

洛陽古今談



月 一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贈 著 者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洛陽古今談



3 0662 4529 5

洛陽古今談序

洛陽自周公始基。歷九朝都會。聲華文物。炳耀寰區。實我國歷史未有之盛紀也。觀夫位處中州。據嵩嶺黃河之間。當晉陝人豫之地。西控潼關。東聯汴鄭。俯瞰川鄂。弼輔幽燕。此非洛陽山川之形勝者乎。文德既昭。武備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戈矛若林。牙旗繽紛。邱陵爲之搖震。日月爲之奪明。此非洛陽當年武功之修明者乎。至若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勞綏百蠻。庭實千品。旨酒萬鍾。此又洛陽當年四夷之來朝也。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學校立。庠序興。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此又洛陽當年政教之施布也。故我華夏古代文物制度。靡不以洛陽爲中心。惟迄今代遠年湮。厥多失據。其簡冊散見者。又皆紀載欠詳。恆不無文獻不足之嘆。李君健人。積學士也。自前年執

教分校以來。卽專精致力於洛陽考據之功用。每值公餘。或登山而覽勝。或訪古而尋遺。旁搜博集。歷兩寒暑而成是書。名曰洛陽古今談。夫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故成二代郅治之隆。蓋前朝之史實。俱可爲後代損益參攷之資。善法惡戒。取其長而去其短耳。洛陽蔚爲王都者垂千載。已富有歷史光榮之價值。今 國府定爲行都。更有待於賡續歷史而發揚之。恢宏先緒。其爲我黃帝之子孫乎。甚矣。銅駝荆棘。感切興亡。觀我古代文物之盛。威德之孚。瞻念時艱。不知涕泗之滂落也。是書結構新穎。稽考翔實。固足爲民族文化之闡揚。而觀感所及。士氣以興。其於吾人心之振奮者。尤足多矣。李君兩年苦心。洵不虛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祝紹周序於洛陽軍官分校

洛陽古今談序

洛陽爲吾國歷代建都之地。中華文化發源之區。而夷考其文物。縣誌反未能紀載詳盡。幾令難于卒讀。懷古悲今。爲之感喟者久矣。李君健人。吾之同校友也。積學淵博。尤嗜研史地。嘗慨然有搜集整理之志。而同人亦莫不均以相許。蓋有其學者未必有其志。而有其志者多或困於學。求其博於學。而志復弘毅。且能身親洛地躬作歷久之考查。而能筆之于書者。舍吾友李君其誰與歸。李君以公餘之暇。礪研考據。博採旁搜。閱兩寒暑。而始克蒞事。觀其條理明晰。考古證今。其用力之勤。積學之深。而其志之遠。尤令人嘆服不置。李君歲甫逾卅。而遽能成就若此。其前途甯有涯乎。李君勉之哉。是爲序。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劉海波序于洛陽軍校

自序

洛陽地居天下之中。陰陽所和。符苞所啓。周召之所營。帝王之所宅。典章文物。遺範宏遠。事蹟照垂。炳彪史簡。有非他邑所能比美者。故在漢、班固張衡有賦。晉、陸機華延雋有記。至唐、麗正殿學士韋述、則爲兩京記述。宋、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復演之而爲河南長安誌。攷諸韋記。其詳不啻十數倍。司馬溫公謂其真博物之書也。然居今視之。誌雖可攷。而猶略也。宋元以後。邑乘散佚。清順治十六年、知府朱明魁纂修河南郡志。舉綱列目。較之宋誌爲備。康熙二十四年、知府孫居澍重修之。雍正五年、知府張漢又繼輯之。乾隆四十四年、知府施誠又復因之而創修河南府志。爲卷一百有二十。條列詳目。開編粲然。自河南郡之有志。當以施誌爲最完善。至同治六年、知府陳肇鏞增刊。無所增益。此後則無聞焉。惟是、河南府志記載洛陽史蹟。猶不若洛陽縣志之詳且備。洛陽縣志、始自明嘉靖間、洛陽令路敬夫、就一統志而草創。嗣後漸加潤色。勒成一書。經流寇兵燹後。蕩然無存。清順治間、知縣武攀龍得其書於吳門。檢其漫漶殘闕之餘。以授諸梓。更十年、知縣吳公源復加輯修。康熙四十年、知縣錢肇修又繼輯之。但其書皆簡略。多有不醇不備之憾。迄乾隆十年、知縣龔崧林重修舊志。視舊倍之者三。後知縣魏襄復校

訂補刊之。是後卽失修。至于今百數十年矣。在此百年之間。革故鼎新。人物事變。不知凡幾。前人不舉。待之後人。而遞遭至今。邑乘欠修。載藉無聞。典章墮廢。誠憾事焉。今者、舊刊之府縣兩志。購至不易。偶或於古書肆中。檢得殘編。其零簡闕文。不可卒讀。近洛陽市上。流行有石印本洛陽縣志。乃是魏志之翻版。文句錯訛百出。而售價極昂。至其書、體例之陳腐。綱目之繁雜。使今人讀之。更少有不欠伸思睡者矣。健、遊食洛邑。不揣淺陋。有志輯而新之。爰於公暇。操筆從事。先取舊志之煩者汰之。缺者增之。誤者正之。然後博取史藉。傍採雜家小說。以詳其紀載。而新其體裁。俾可稍備於舊志。閱歲餘而撰成是書。共分五編。一曰、總論。二曰、山川今古記。三曰、歷代都會變遷攷。四曰、名勝古蹟錄。五曰、洛陽小品。舉凡歷代洛陽都會之興廢遷徙。與夫古先之遺跡。以及人物掌故異聞。無不備述。因名書曰、洛陽古今談。非敢居於著作之林也。要不使洛陽史蹟失聞於今世而已。至其舛陋缺略。容或不免。博雅賢達不棄。爲正其誤而教之。則幸甚焉。時、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卽墨李健人謹序于洛陽客次。

洛陽古今談序

洛陽古今談 目錄

于右任先生題簽

祝紹周先生序

劉海波先生序

自序

圖表

歷代洛陽都州郡縣沿革表

歷代洛河水災統計表

洛陽河流故道圖

周公營洛邑圖 漢魏晉迄後魏洛陽故城略圖

隋唐五代宋洛陽京城略圖 元明清河南府治形勢略圖

洛陽名勝古蹟照片（銅版圖十四幅）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洛陽名稱沿革攷釋

第二章 洛陽地理形勢

洛陽古今談 目錄

671.3301
293
2

（附第一編）

（附第二編）

（附第三編）

（附第三編）

（附第三編）

（附第四編）

（一九）

（一）

（二）

一

第三章 洛陽爲歷史之古都……………(四)

第四章 洛陽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六)

第二編 洛陽山川今古記……………(一〇—三六)

記上 山嶺……………(一〇)

一、邙山……………(一〇)

二、周山……………(一四)

三、伊闕山……………(一四)

四、香山……………(一六)

五、萬安山……………(一六)

六、黃華山……………(一六)

七、委粟山、并諸小山……………(一七)

記下 川流……………(一八)

一、洛水……………(一八)

二、伊水……………(二五)

三、瀨水 澗水……………(二七)

四、穀水……………(三〇)

第三編 洛陽歷代都會之變遷……………(三七—四六)

第一章 周洛陽都會……………(三七)

第一節 周公營洛邑……………(三七)

第二節 周之王城建築制度……………(三七)

第三節 平王遷都洛邑居王城……………(三九)

第四節 王城遺蹟攷……………(四〇)

第五節 周下都之建築規制……………(四〇)

第六節 敬王自王城遷居下都……………(四一)

第七節 下都遺蹟攷……………(四二)

第八節 東西周之分……………(四二)

第九節 周中央政治組織及教育制度……………(四三)

第十節 周洛陽社會經濟及其民情風俗……………(四五)

第二章 漢雒陽都會……………(四六)

第一節 漢高祖初都洛陽……………(四六)

第二節 後漢光武帝定都雒陽……………(四七)

第三節 後漢雒陽都城之建築……………(四八)

第四節 後漢雒陽政治組織……………(五四)

第五節 後漢雒陽都市經濟……………(五六)

第六節 後漢雒陽學術之發達及其太學制度……………(五八)

第七節	後漢雒陽都會之破壞	(六〇)
第三章	魏洛陽都會	(六一)
第一節	魏文帝定都洛陽	(六一)
第二節	魏洛陽都城之建築	(六二)
第三節	魏洛陽之教育文化情形	(六六)
第四節	魏洛陽都市經濟之衰落	(六七)
第四章	晉洛陽都會	(六八)
第一節	晉武帝建都洛陽	(六八)
第二節	晉洛陽都城之建築	(六九)
第三節	魏晉洛陽之政治組織	(七〇)
第四節	晉洛陽都市社會經濟之發達及其衰落	(七三)
第五節	晉洛陽都會之破壞與其影響	(八〇)
第五章	後魏洛陽都會	(八六)
第一節	孝文帝移都洛陽之經過	(八六)
第二節	後魏洛陽都城之建築	(九一)
第三節	後魏洛陽京師行政組織	(九八)
第四節	後魏洛陽都市社會經濟之發達情形	(一〇〇)
第五節	後魏洛陽佛教及其佛寺概況	(一〇六)

第六節	後魏洛陽都會之破壞……………	(一一四)
第六章	隋洛陽都督……………	(一一一)
第一節	隋初以洛陽爲東京……………	(一一一)
第二節	煬帝徙都洛陽……………	(一一二)
第三節	隋營洛陽東都工役之繁重……………	(一一四)
第四節	隋洛陽都城建築制度……………	(一二五)
第五節	隋洛陽東都之行政組織……………	(一三三)
第六節	隋洛陽都市經濟之繁榮與其影響……………	(一三六)
第七節	隋洛陽社會文化之發展……………	(一四一)
第八節	隋洛陽都會之破壞……………	(一四九)
第七章	唐洛陽都會……………	(一五五)
第一節	唐洛陽都會之變遷……………	(一五五)
第二節	唐洛陽都城之建築……………	(一七一)
第三節	唐洛陽東都之行政組織及教育攷試制度……………	(一七九)
第四節	唐洛陽都市社會文化情形……………	(一八四)
第五節	唐洛陽都會之破壞……………	(一九六)
第八章	五代洛陽都會……………	(二〇二)
第一節	五代十國之亂……………	(二〇二)

第二節	五代洛陽都會之變遷	(二〇二)
第三節	五代洛陽都城之建築	(二〇九)
第四節	五代洛陽京師行政組織	(二一一)
第五節	五代洛陽都市經濟之復興及其破壞	(二一二)
第六節	五代洛陽都市社會文化	(二一七)
第九章	宋洛陽都會	(二二一)
第一節	北宋以洛陽爲西京	(二二一)
第二節	北宋洛陽都城之建築及修葺	(二二二)
第三節	洛陽在北宋時爲學術之中心	(二二五)
第四節	北宋末季洛陽都城荒圯	(二二八)
第十章	南宋以後洛陽都會之變遷	(二二九)
第一節	隋唐洛陽都城之最後破壞	(二二九)
第二節	金曾以洛陽爲中京	(二三〇)
第三節	元以洛陽屬河南行省設河南府	(二三〇)
第四節	明重修洛陽封藩置府改洛爲維	(二三一)
第五節	清時洛陽城之再建	(二三三)
第十一章	今日之洛陽及其新建設	(二三四)
第一節	國民政府定洛陽爲行都	(二三四)

第二節	今日洛陽之自然環境	(二三五)
第三節	民國以來洛陽行政機關之變革	(二三六)
第四節	洛陽今爲國防建設重鎮	(二三七)
第五節	水利交通之建設	(二三七)
第六節	文化教育情況	(二三九)
第七節	城市工商業與人民生活風俗	(二四三)

第四編 洛陽名勝古蹟錄

一、城廂附近名勝古蹟	(二四七)
------------	-------

周公廟	(二四七)
孔子入周問禮處 老子故宅	(二五〇)
銅駝街	(二五二)
夾馬營	(二五三)
上清宮	(二五五)
二、城南名勝古蹟	(二五六)
龍門名勝記	(二五六)
關帝塚	(二六八)
蘇秦故里	(二七一)
平泉別墅	(二七三)

午橋莊 綠野堂·····	(二七五)
呂蒙正故里·····	(二七六)
獨樂園·····	(二七八)
安樂窩·····	(二八〇)
天津橋·····	(二八二)
三，城東名勝古蹟·····	(二八四)
白馬寺小志·····	(二八四)
周翟泉·····	(二九〇)
漢平樂觀·····	(二九二)
漢魏國子太學遺址·····	(二九三)
金谷園遺蹟攷·····	(二九四)
四，古蹟拾遺·····	(三〇二)
五，歷代古城遺蹟攷·····	(三〇三)
六，歷代帝王將相陵墓·····	(三〇六)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三二五)
(一) 金屬 玉器 陶器 泥作·····	(三二五)
(二) 石刻(碑 墓誌 造像記)·····	(三二六)

第五編

洛陽小品

(三四五—四一一)

漢代石刻 魏代石刻 晉代石刻……………(三二六)

北魏墓誌銘……………(三二八)

北齊墓誌銘 北周墓誌銘……………(三三三)

隋代墓誌銘……………(三三四)

唐代墓誌銘……………(三三七)

五代墓誌銘……………(三四二)

宋代墓誌銘……………(三四三)

明代墓誌銘……………(三四四)

第一章 人物……………(三四五)

一、政事武功類……………(三四五)

二、忠節類……………(三五五)

三、操行類……………(三五八)

四、俊逸類……………(三六四)

五、風流類……………(三七四)

第二章 文章……………(三八二)

洛陽古今談 目錄

10

太史公史記	(三八二)
班固前漢書	(三八四)
陳壽三國志	(三八五)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三八五)
虞初周說	(三八六)
蔡倫造紙	(三八六)
第三章 洛陽景	(三八八)
洛陽八景	(三八八)
洛陽春	(三八九)
洛陽花木	(三九〇)
洛陽牡丹甲天下	(三九二)
天下名園重洛陽	(三九五)
第四章 異聞 三十則	(三九八)
洛陽懷古詩鈔	(四一三)
校後贅言	(四一九)

洛陽古今談

卽墨 李健人 譔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洛陽名稱沿革攷釋

洛陽者、禹貢爲豫州之地。迄商爲周南地。司馬遷自序云、太史公（司馬談）滯留周南。摯仲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至周初稱邠。邠山名、邠地邑也。武王克殷。定鼎於邠。邠是也。或曰邠者、蓋以黃帝時有蓐收國建國於此故稱。（見路史）惟不可攷。又稱洛邑。水經注曰、洛陽者、周公所營洛邑也。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故謂之洛邑。一曰、洛陽乃周之成周。春秋昭公卅二年。晉合諸侯大夫城成周之地。所謂成周者何。公羊曰、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然則洛陽之名。果自何時始稱耶。據戰國策載、蘇秦過洛陽。國策爲周末人所作。是周末已稱洛陽矣。又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由此足見洛陽之名。乃著於周末秦初之間也。至云洛陽者。蓋以水北爲陽。水南爲陰。洛陽者以城處洛水之陽故稱。洛陽、至漢光武感於五行生剋之說。以漢火行。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變洛陽爲雒陽。至三國魏文帝、又以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得水而柔。宜除佳加水。故復詔改雒陽爲洛陽。是洛陽名稱之又一變也。迄後。歷代或都、或司隸郡、城制有別。或爲尹爲州爲路爲府縣、名稱有異。然其總稱洛陽則一也。

。至明泰昌中，又以洛陽改雒陽。清復改洛陽。今因之。惟是、洛陽有東洛西洛之分。蓋自周公於瀕水東瀕水西營洛邑，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地在今縣偏西。又於瀕水東營城曰下都。地在今縣東三十里。原用以處殷民。後敬王自干城東遷居於下都。是洛陽在周時已有東西二城。至秦於洛陽設三川郡。前漢高祖因之而設河南郡於周之下都。并置洛陽縣。至莽改洛陽縣爲宜陽。又於周之王城設河南縣。自漢迄北魏。（又稱元魏或後魏）洛陽縣皆在今縣東三十里。是即稱爲東洛。故北魏以前。凡稱洛陽者。即指東洛言。隋時、東洛城廢。煬帝乃移都而西。東距舊洛陽城十八里。洛陽縣亦由東而徙治於瀕水之西。即今縣地。是謂之西洛。隋唐以後。凡稱洛陽者。皆指西洛而言也。

第二章 洛陽地理形勢

洛陽河山控戴。自古形勢甲於天下。昔武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二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非違天室。此言洛陽形勢之勝也。誠以其地左據成皇。右阻澠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居天下之中。三河若鼎足。所謂崧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是也。

傅毅洛都賦、則稱洛陽被崑崙之洪流。饒伊洛之雙川。挾成皇之殿阻。扶二脩之崇山。此言其山河之壯麗矣。張華曰、周在中嶽。西阻崧谷。東望荆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嶽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凶險

之國。惟其爲四險之國。故爲古兵家所必爭之地。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超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洛陽不僅爲歷代用武之地。在交通經濟地理上言、亦具有優越之形勢。如孔穎達所云、洛陽居澗瀨之中。天地不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澠穀。據關河之勝。胡交修則曰、其川河洛。圖書之瑞。珍符是興。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宅土中。實帝王之居也。故陳建都論中有言曰、按古今天下大都曾有四。然論時宜地勢。盡善盡美。則皆不如洛陽。夫建都之要。一形勢之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建都。惟洛三善咸備。所論極是。宋初周昭儀節度使李繼筠舉兵南向。其從事閻邱仲說筠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寒虎牢、據洛邑、東向而聲大譏於天下。筠不能用。終以孤軍勢危而敗。北宋太祖趙匡胤、初議都洛。阻于其弟光義。宋於是據開封四戰之野。至靖康難作。攻守無措矣。誠若棄汴守洛。何至宗社覆沒若彼之慘且速耶。雖云人事之不臧。寧非地勢使然。

惟是。吾人居今日而論洛陽形勢。山河猶在。而時代已變矣。論海陸交通經濟財富。其中心已在東南。而不存洛陽矣。且洛陽自南宋以降。迭蒙兵燹之禍。歷元明清三朝。又以距京師偏遠。因而文

物涓沉。日即於退化。迄於今日、隴海鐵道貫通於東西。交通已便。東南雖稱雄富。而處強敵威臨之下。一旦禍起。南京地勢不足恃以應變。以是朝野有遷都西北之議。商賈興開發西北之利。因之。國府定長安爲陪都。洛陽爲行都。由是洛陽之地勢位置復被重視矣。今日之洛陽。其襟山帶河。形勢天險猶昔也。文化之復興。經濟之建設。端在人爲。而其地控隴海路之中心。居西北之咽喉。用以爲都可。用以建設國防。則尤爲急要也。

第二節 洛陽爲歷代之古都

言洛陽歷史、盡人皆知洛陽爲九朝都會。爲吾國歷史上之古都也。考諸史籍、建都於洛陽者。不祇九朝。所云九朝都會者。僅言其梗概而已。夫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爲王者制度臨四方也久矣。昔夏后初都陽城。去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逾洛陽五十里而近。皆捨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定鼎郊鄴。厥後成王立。召公先相宅。周公營洛邑。然僅遷九鼎。而未都也。至平王方棄鎬京東遷於洛邑。有周卅六王。其都鎬京者十二王。平王以下廿三王。皆都洛陽。歷時凡五百一十五年。漢高初欲都洛。以婁敬 席言。乃西駕長安。光武中興。定都雒陽。傳世十一。歷一八六年。以後曹魏因之都四十六年。西晉繼之。又五十二年。元魏孝文帝遷洛。又爲都四十一年。東西魏分。周篡齊奪。漢魏舊都。因以墮廢。隋室統一寰區。至大業元年、煬帝又去故都十八里營新城而徙都焉。僅十五

年而隋亡。唐初、王世充據洛稱帝。不旋踵即滅。唐太宗改隋都爲洛陽宮。高宗之季。復稱東都。迄後武則天、中宗、玄宗、以及唐末昭宗昭宣帝、均因隋城而都之。歷四十餘年。其間安祿山。史思明竊據洛陽稱帝者。亦有數年。唐滅、而五代興。朝汴夕洛。爲都不常。可言者、惟後梁都洛十五年。後唐十三年。後晉年餘而已。餘則有都之名。而無都之實矣。其後來以洛陽爲西京。金稱中京。率爲行都。後歷元明清三朝。惟稱府（河南）縣（洛陽）。即都之名亦無矣。至民國二十一年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不一年復宣言由洛陽遷回首都（南京）。而以洛陽爲中華民國之行都焉。由是洛陽復具有都之名也。綜上言之。則都於洛陽者凡十朝。曰周、漢、魏、晉、元魏、隋、唐、五代梁、唐、晉。其名洛陽爲都者。猶不只此十朝也。（見附歷代洛陽都州郡縣名稱沿革表）計其年約九百二十四。將近千年。此洛陽之所以爲歷史之古都也。

攷歷代都城之建立於黃河流域者。始于黃帝都涿鹿。終于渭都北平。計時共四千一百五十年。而都洛陽時間。則佔其四分之一。若以黃河流域之四一五零年。加長江流域建都年代之六零五年計。共四七五五年。洛陽亦佔其五分之一。即以歷史上六大都會長安、洛陽、北平、開封、南京、杭州。比較言之。長安歷周、秦、前漢、西魏、北周、隋、唐、七朝建都。爲時九百餘年。亦不爲不久矣。然較之洛陽猶有遜色。且長安自唐末朱溫劫昭宗東遷洛陽。焚毀長安宮闕。盡投其材於渭水。都城已

丘墟矣。降至五代。僅設郡帶縣。迄後更無名之爲郡者。餘若南京爲都四〇九年。開封一九五年。杭州一五三年。北平之六〇〇年。其一經朝代。一歷年月。更不足以與洛陽併稱也。

第四章 洛陽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

我國文化之演進。乃由於西北而趨於東南。析言之、卽文化由黃河流域漸進而發展至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黃河流域爲吾民族文化之策源地。有史以來。吾民族卽據黃河流域以創造與發揚偉大之文化。觀古帝王宅都所在。均在黃河流域。亦可知矣。夫都者、乃一國文明或文化之中心點。非僅爲政治之重心而已也。邵康節曰、洛陽之爲都、卽居天下之中。有應天之王氣在焉。蓋言洛陽處黃河流域之腹心。故歷代帝王多都於此、悠悠爲歷史之古都。洛陽自漢迄於唐宋。宮室之壯麗。人物之殷蕃。商旅之輻輳。每爲天下甲。其與吾國文化之淵源最深。而所積也亦至厚。當黃河流域文化燦爛創造時期。洛陽實爲其中心點也。

夫有文字。卽後有文化之積極創造。傳說文字之始創也。由於河出圖。伏羲因之畫八卦。倉頡繼之以造字。夫然後有文字。而典章文物之興也。由於洛靈獻書。聖人觀象知理。因之以昌教化。河圖洛書。雖涉玄妙。無可稽攷。然足以證明河洛之間。實古代文化之所發源。三代以前無論已。憲章文物。至周而盛備。平王東遷。周室雖衰。典憲猶存。文化中心。依然在嵩嶽河洛之間。禮樂征伐。

禮盡出於諸侯。然文物制度。何一而非取之於王室。齊魯之治盛矣。無非周公之禮樂。孔子聖人也。猶入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問禮於柱下（成周藏書之處）史老聃。柱下授言。道德五千。道之始也。訪樂於萇弘。弘亦周人也。而春秋五霸、尊王以服天下。其會諸侯盟於成周者數矣。成周之民。親觀其盛矣。以此言之。則春秋戰國五百餘年間文化之煌然燦然者。亦以成周爲其策源。是洛陽乃爲東周文化之中心點也。

自東周以後。北宋以前。歷代學術文化之中心。即在洛陽。班固有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言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代也。）詩分爲四。（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思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故武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至哀帝時向子歆繼之。乃總括羣篇撮其要爲七略。（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伎）成書三萬餘卷。王莽之亂。悉爲焚燒。是前漢長安文化已毀矣。光武中興。定都洛陽。尊儒講經。四方鴻生鉅儒。自遠奔集東都。太學生且至數千人。開臺石室藏書充積。又於東觀校書。校書郎班固因之以爲漢書藝文志。白虎觀諸儒講經。又纂而成白虎通議。故論經術。應推稱後漢東都之盛。熹平之世。蔡邕以經有今古文之爭。因奏定六經文字。刻石立碑於太學。自漢石經立。而後有魏正始石經。繁衍而爲石經傳事。後學讀經。咸得取正

焉。自佛教入中國。吾國學術軒然發生巨波。漢明帝時、彼摩騰竺法蘭者。遠踰葱嶺。來至洛陽。由是百千億佛始萌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而白馬寺立。爲中國伽藍之始。降至魏晉。清談以興。東漢經術氣節。爲之泯沒。南北朝時。佛教最盛、元魏遷都洛陽。有千數百寺。貴賤士庶。莫不膜拜禮佛。崇佛之盛。甚於南朝也。隋唐盛世。佛法大弘。武則天時。大師神秀。至洛陽演成禪宗。（禪宗發源於嵩嶽而成立於洛陽）五代喪亂。前世學術毀棄。至宋雖以洛陽爲西京。而二程（顥、明道先生。頤、伊川先生。）之學。起於伊洛間。道學張載邵雍。儒臣文彥博司馬光皆集洛濱。由是理學以興。闡聖道之微妙。革佛老之流弊。理學後分濂洛關閩四派。然言其淵源。固仍稱洛學也。迨至北宋傾覆。中原衣冠人物。悉南徙江左。由是洛陽衰矣。而黃河流域文化。亦隨之而衰。中國文化亦復因之而竭蹶不振矣。李文叔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蓋言洛陽爲古代文化之中心點。未有洛陽已治而天下亂。洛陽未治而天下不亂者也。是以洛陽盛。則中原文化盛。洛陽衰則中原文化亦衰矣。

以經籍文字學而論。自倉頡造六書。史籀大篆。李斯小篆。程邈隸書。文字日趨簡便。東漢張芝（伯英）作今草。章帝時、史游創急就篇。王愷楷書。而後文字有正、草、隸、篆、四體之分。許慎說文解字。爲文字學之鉅製。凡此東漢文字學之創造。皆在洛陽也。至於吾國經籍之富。莫盛於隋唐。煬帝重文學。於東都觀文殿藏書三萬七千餘卷。最稱博洽。隋末喪亡。玄宗開元中。又集文學之士

歷代洛陽郡州郡縣沿革表

	朝代	唐虞夏商	周	秦	前漢後漢	三國魏西晉	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中華民國
郡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州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縣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洛陽
備	三川郡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河南縣	封呂不 高帝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洛陽初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王城	
致																

「註」歷代洛陽都會之變遷、詳見第三編、此僅為略表、便於稽閱也。(作者)

張說等校羣書於東都。集賢殿藏書之富至五萬餘卷。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所藏者相等。安史之亂。兩京傾陷。羣籍蕩然。東漢宦者蔡倫發明造紙。嗣後書冊傳寫，無需乎刻簡書縑。迨至五代。後唐明宗時、馮道等於洛京雕版刻印九經。自是經籍刻板。學者再無筆墨傳寫之勞矣。實創吾國印刷術之新紀元。他若文學、詞章、音樂、美術、天文、醫學。歷代皆亦盛於洛陽。由漢及宋。名士大夫之卜居於洛陽及生長於洛者衆矣。是以歷代衣冠人物。則尤以洛陽爲最盛。是故經學興於洛陽。佛教傳於洛陽。理學淵源於洛陽。此文化史上之三大學術主流。無一而非發源於洛陽。流播於四方。垂傳於後世也。東周藝壤。漢唐名都。其爲古代文化之淵藪乎。

△附歷代洛陽都州郡縣沿革表。

第一編 洛陽山川今古記

洛陽背負邙山。面對伊闕。闕外爲三塗。闕東連嵩嶽。闕西接宜陽山。城西又有周山。此五山者。凡洛陽諸山均與之連體。其水之大者。洛伊瀘澗。四川並列。大河介其後。疇昔更有穀水。由西而繞城東注。會伊洛而入於河。河南府志載。舊時北則河與穀洛夾北邙。次南則伊洛夾周山。次西南則洛與伊夾宜陽山。而東南則伊洛帶嵩嶽之北。潁水出嵩嶽之陽。汝水又出三塗之西南。惟汝潁二水則爲別流。茲據府志所記山川。旁徵方輿史籍。以明其今古之變遷。

記上山嶺

一、邙山

邙山名稱之沿革。山、首言邙山。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亙四百餘里。爲北嶺山脈支脈嶧山脈。河南府志載、自邙山之首馬頭山至神尾山。凡三十三山。經繩池、新安、洛陽、孟津、偃師、鞏六縣、凡三百八十餘里。邙山亦作北山。左傳昭二十二年。王田北山。卽邙山也。又稱北芒。近洛陽出土後魏史增墓誌銘云葬於北芒。又、後魏齊郡王元裕墓誌、亦云遷窆於河南洛陽北芒之舊塋。酈道元水經注曰、洛陽廣莫門。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是邙、亦作芒也。一曰北邙。後魏景明二年、獮

於北邙。邙山雖迤行數百里。經五六縣。而山名以縣各異。只以洛陽言、邙山之西北五十里連孟津界山、爲穀城山。明史地理志曰、洛陽西北有穀城山。亦曰磬亭山。孫盛魏春秋、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於穀城之山。穀城山南爲縞羝山。山海經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再東爲平逢山。亦稱邾山。山海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北望穀城之山。汲冢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鑿於洛水。北因乎邾山。名勝志、平逢山、邾山之別名也。河南府志言、平逢山南下爲古王城。平逢東阜爲翠雲峯。其上樹木森列。蒼翠如畫。東南下爲今郡城。(今洛陽縣城)在王城東。又、邾山西稱邾鄆陌。水經注曰、洛水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邾鄆陌也。邾山東轉入孟津境。爲宜蘇山。再東南入洛陽爲無澗山。魏志、司馬芝傳、曹洪乳母嘗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之神。無澗山、在今洛陽東北。山阜高平無深澗。再東卽爲古洛陽。(今洛陽東三十里故城舊址)北邙山。水經注、稱其連嶺修亘。苞總衆山。始自洛口。西隴平陰。悉芒墟也。邙山北垂爲白馬山。一曰白馬阪。(在今洛陽東北三十里)阪下爲孟津縣西白地鎮。白馬阪、古戰場也。後魏孝昌三年蕭寶寅以關中叛。蕭贊在洛陽聞之。懼而出走趨白馬山。隋大業九年。楊玄感引兵向洛。弟元挺爲先鋒。自白馬阪隰邙山南入。五代梁開平末、朱弘存勳屢破梁兵。朱全忠懼。引兵屯白馬阪。如上言、古之邙山。乃在今洛陽縣城東北也。

邙山爲古戰場。邙山者、洛陽天然之屏障也。自古洛陽有事。北邙乃兵家所必爭之地。晉大安二年、成都王穎自鄴舉兵內向。帝軍於邙山以拒之。後魏永熙三年、魏與高歡隙。因發河南諸州兵大闕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旣而歡自晉陽南犯。魏主勒兵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西魏大統四年、東魏候景圍金鋪。宇文泰馳救。景解圍去。泰追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旣而敗走。東魏武定初、高歡引軍渡河。據邙山爲陳。宇文泰自纏曲夜登邙山以襲歡。爲歡所敗。明日夜戰。歡敗走。後周保定四年、宇文憲等軍於邙山。齊將段韶自晉陽馳救。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與周軍遇於太和谷。(邙山東垂)周師敗遁。隋大業十四年、李密據金鋪。擁兵三十萬。屯於北邙。唐武德初、王世充攻密僞師。密自金鋪引精兵出僞師、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出邙山。伏谿谷中。及戰、伏兵發。乘高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後三年、李世民攻王世充。大軍屯於北邙。以逼洛陽。世充出戰。臨穀水拒唐兵。世民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望之。知可擊。渡水大戰。充敗走。唐肅宗上元二年、李光弼自河陽與史思明戰於邙山。由上言、邙山之爲軍事要隘明矣。試再論邙山之經濟地理價值。厥推防河功用。黃河歷代泛溢。而洛終未遇河兇者。以有北邙天然之防堤也。魏志載、明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見孟津。待中辛毗諫曰、若九河滯溢。洪水爲害。邱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古帝王陵寢多在北邙山上。邙山又爲古帝王將相陵墓之地。方輿紀要曰、古陵寢多在其上。廣輿

記稱、東漢諸陵及唐宋名墓。均在邙山上。白居易詩。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時邙山上壘壘然盡諸陵墓也。俗諺。生在蘇杭。死葬北邙之語。亦道邙山爲埋骨之鬱鬱佳城也。數千年來。陵墓浸毀。周漢諸陵。盡毀於董卓之亂。後千數百年。戰亂頻因。遂致幽室被盜。硃押離體。珍寶見剽。園陵化墟。周墉無遺堵矣。迄於今日。皆屬層疊方田。禾黍草長。更非疇昔舊觀矣。唐張藉詩、山頭松柏半無土。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王建北邙行詩曰、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着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阪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幙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襯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萑草少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碑文字滅後。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桑滄之感。自唐已然也。民國以來。北邙所存陵墓。被盜掘幾盡。今洛市古物肆中所售古銅鏡斷瓦殘玉。皆邙山墓中物也。

今日之邙山。今人來遊洛者。行城北五里許。觀邙山高不過二百尺。名山而實一黃土嶺。絕無樹木。惟古墓可數耳。古之北邙。亦不可再見。惟山勢平延。東西橫亘。因經雨水冲刷。多成南北溝道。深者至數十丈。兩崖土壁削立。如刀斧削成。鄉民開墾層疊作田。以種麥棉。又以土質堅固。有就

崖下洞穴而居者。在高處不見人家。深至溝底。仰望人家。又似懸居空中。猶古時之穴居野處。吾人今視邙山一土阜耳。已非古藉所稱道者。然偶一登眺。則伊洛山川之勝。盡收眼底。仰懷古之賢哲。俯覽山貌之改變。每徘徊低戀而不能已也。

一、周山

邙山之外、有周山。一曰秦山。水經注、洛水故瀆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塚。皇覽曰、周靈王葬於河南城西周山上。又東北逕柏亭南。周山在柏亭西北。又東北逕三王陵。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詳見古蹟名勝錄）周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下有周谷。即周之采地也。李濂通志、秦山在府城西南。世謂秦頭魏尾。據今攷之、洛陽縣西南十五里。過澗河橋。迎面一山。上有三高塚。土人稱爲三王塚。有村名三王村。當是周山也。周山首爲嶠山（永甯）。至周山止。二十四山。經永甯、澗池、宜陽、新安、洛陽五縣。凡三百六十里。周山之西。有山名隗山。山海經、嶠山交觴之水出於其陽。而南流注於洛。俞隨之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河南府志言、俞隨水即孝水。在洛陽西二十五里。

二、伊闕山

宜陽山起自盧氏縣熊耳山。入洛陽抵伊闕爲龍門山。一曰鍾山。隋書地理志曰、興泰有鍾山。又

稱闕塞。春秋之闕塞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知欒趙缺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又、定公六年、周伐周闕外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亦曰伊闕山。水經注、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國策、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攻周。敗於伊闕。史記、秦昭王十四年。白起攻韓魏之師于伊闕。後魏正始初、魏主幸伊闕。熙平初、胡太后作石窟寺于伊闕口。隋大業九年、楊玄感亂。圍東都。分兵守伊闕道。方輿紀要曰、闕塞山在洛陽南三十里。一名闕口山。一名鍾山。又爲龍門龕山。山之東曰香山。西曰龍門。是伊闕又稱龍門。後魏景明初、嘗遣宦者白整鑿二佛龕于龍門。隋書本紀載、煬帝登北邙。觀伊闕。謂侍臣曰、得非龍門耶。唐初、討王世充。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是龍門亦爲昔時兵家攻守要隘。至謂龍門爲禹鑿以疏水之說。原屬無稽。宋司馬光會辯之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闕之然後通也。蓋以伊闕天生險峻。壁若斧削。後人因嘆造化神功。習而不察。乃以禹鑿之說附會焉。溫公之辯是也。或曰、禹導河自積石。而禹鑿之龍門。乃晉陝邊黃河入口處之龍門。非此龍門也。(在今山西河津韓城兩縣間。)史籍所載、則龍門一山。歷代異其名稱。大約周秦時稱闕塞伊闕。漢以後則伊闕龍門並稱。鍾山之稱較不常聞耳。今則雅俗皆呼龍門。偶亦或稱伊闕。爲洛陽之名勝。在縣南二十五里。有龍門鎮據其前。據方輿記要稱、伊闕、洛陽南面之險也。自汝穎北

出必道伊闕。其間山谷相連。阻阨可恃。是名勝而並險要也。近人僅目爲遊覽勝地。而不知其爲古之險阻。豈非去古愈遠乎。

四，香山

名勝志、香山、在洛陽南三十里。以地產香葛故名。今爲龍門東山。上有香山寺。

五，萬安山

萬安山、面對洛陽。居伊闕西南。聳然起於洛、偃、登、三縣交界處者之山。則爲大石山。水經注謂、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於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陽山請雨。總盡除山祀。唯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卽是山也。山又稱玉泉山。名勝志、玉泉山在洛陽山東南三十里。上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龍祠。祈禱甚應。一曰、大石玉泉。又通曰萬安山。歐陽修自云、遊萬安山之玉泉寺。足資參證。山在今縣東南四十里。

六，黃華山

大石山西、有山爲黃華山。洛陽志載、黃華山在萬安山之陽。俗名萬華堆。范文正公（仲淹）墓

在焉。河南府志按語云、文正公墓碑云、葬萬安山下。唐姚崇墓在其東里許。是黃華山亦萬安山也。以上大石，玉泉，黃華，萬安山者。皆由嵩嶽而來者也。

七、委粟山 并諸小山

古有委粟山 在洛陽故城南。今城東三十里伊洛之間。水經注引地記曰，洛水東入於中提山間。東流會於伊。中提山、委粟山之別名也。魏景初元年，曾於委粟山營園丘。後魏太和十九年、亦如山定園丘。然謂山、原僅一小阜。今已堙歿。不可見矣。此外小山。如縣西南四十八里與宜陽交界處，有憩鶴山。相傳爲仙人憩鶴處。縣南三十里青羅山。古傳有仙人王旻常居此。同列又有厥山。伊水上、又有桃花山者。花傳爲仙人種。縣西三十里有八將山。唐尉遲敬德與單雄信八將會戰之處。在今縣東四十里古洛陽城中。有景陽山遺蹟。魏明帝景初元年於芳林園築土爲之。東北望邙山東有鳳凰山。以形如飛鳳故名。亦稱馮王山。以後魏馮熙墓得名。綜覽洛陽古今之山。如邙僅一土嶺。闕塞僅一石壁關口。初非高且大也。而名甚顯著者。實以其古時爲用兵險阻。後則爲名勝之地故耳。由是，知山之有名，因不在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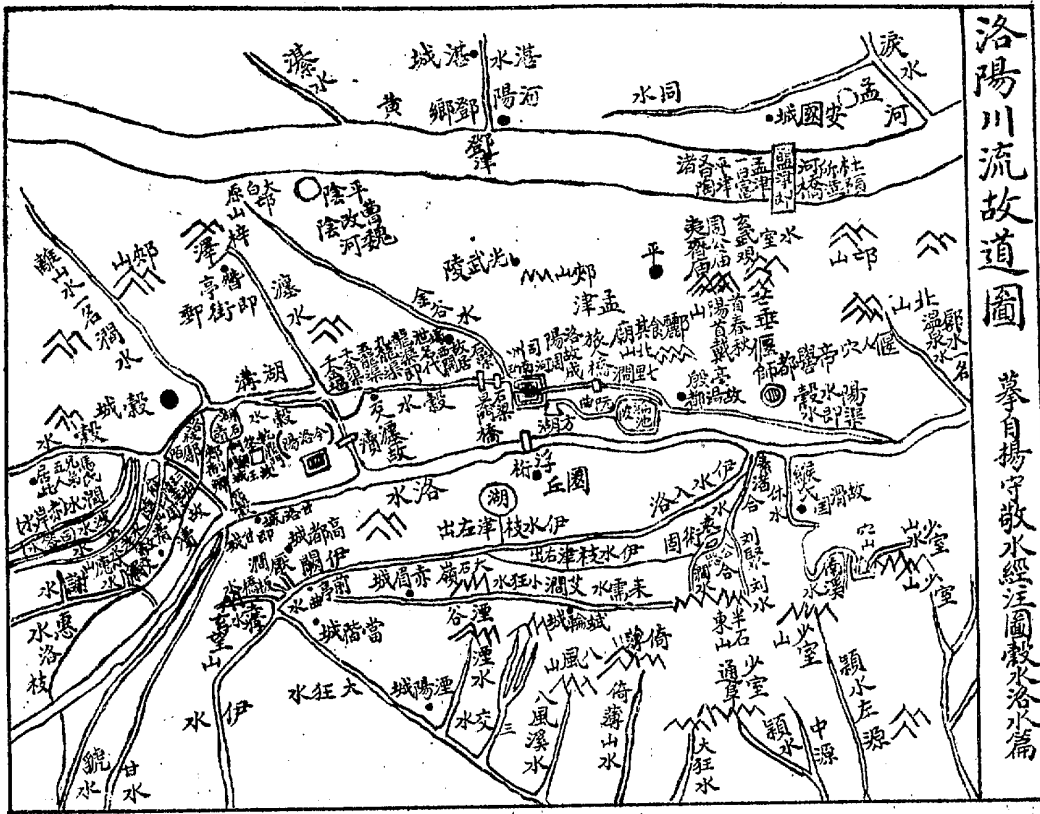
記下 川流

一、洛水（亦曰洛河）

河道之變遷 洛水、魏今縣城南二里。源出陝西雒南縣灌舉山少華山南秦嶺山脈陽。灌舉山、卽冢嶺山也。東過熊耳山。（商城西五十里有熊耳山）萬貢、道洛自熊耳山是也。東南流入河南境。東北歷盧氏洛甯宜陽縣。納上流諸溪水。再由洛陽西南界迤邐而東北迤三王陵。卽芻山也。舊有枝瀆迤北出迤入於穀水。河南府志、東北出散關南。左爲洛水故枝瀆。水經、洛水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焉。注曰、故瀆東出關、絕惠水、逕清女塚南。又東逕周山。又東北迤三王陵。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城西。歷邾鄆陌。枝瀆又北入穀。蓋經始周啓。瀆久廢不修。攷散關、在宜陽東北十餘里。北踰周山與新安函谷新關相連屬。枝瀆自散關傍周山北、屈入穀水同過王城。絕灋水貫古洛陽、又名陽渠。至偃入洛、惜今古道已不復存矣。洛水過王城故址。又東過洛陽縣南。方輿紀要簡覽曰、在府城南十五里誤矣。通志略地理記云、穀水從西來入焉。今穀水已堙沒。水經注、引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灋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在今城東、故瀆不存、）而河南府志、洛水又東北入洛陽。甘水東北流注之。又東北穀水從西來會之。（卽澗水、禹貢雖指、洛水至王城西

洛陽川流故道圖

摹自揚守敬水經注圖敷水洛水篇



歷代洛水災統計表 附伊洛河調河

Table with columns for Dynasty (e.g., 民國, 清, 明, 宋, 元, 唐), Year, Disaster Description (e.g., 水勢, 災情), and Source (e.g., 水經注, 竹書紀年). The table lists various flood even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附 一、民國以來年年風水，以上記其大者。 二、洛水為洛水災統計表。

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舊穀澗合流故云。東過洛陽縣南。澗水從北來會之。通志略地理志曰、又東過偃師。澗水從西來會之。與府志所載不符。疑似穀水與澗水之合稱。因澗水曾由千金渠東合穀繞故洛陽都而東注入洛也。又東過洛陽故城東南入偃師。又東過偃師縣南。伊水從西北來會之。攷水經、則稱過洛陽縣南。故洛陽也、伊水從西來注之。注、引地記、洛水東入中提山間。東流於伊是也。按水經稱伊水在洛陽故城南入洛。今改在偃師南入洛。則昔時伊入洛在上流。故酈道元注曰、合水流注于洛水也。今伊入洛在下流。故合水入伊而不入洛矣。又東北過鞏縣納諸水。東又北入于黃河。洛自冢嶺山至鞏入河。過洛陽縣南、行千七十里。自洛甯合高門水至洛汭。洛汭河口也、今鞏縣東北。凡有四十六水入洛。經洛寧、宜陽、洛陽、偃師、鞏五縣。凡四百六十里。其上下流河道之改變者頗矣。惟其變不自洛。而變在伊洛澗穀四水入洛之間也。

交通之利 洛河水勢。西卑東高。傾斜甚急。冬春水淺。泥沙游漫。寬有里半。北岸近邛而高。水蝕岸常坍塌。下游則茫茫數里。水盡見沙。然遇夏秋山洪暴發。勢若奔馬。每至泛溢。蕩毀村舍。故頗不利於舟楫。自洛陽下至偃師。因納伊澗諸水。其勢始大。是以船舶翻聯。羣結集於鞏洛之間。水盛時、乘舟自洛陽溯流而上。行百六十里可達宜陽。又五十里至洛寧。再二百餘里即盧氏。沿岸均有大鎮。如宜陽之韓城。洛甯之王范。商業均爲繁盛也。洛陽南關有竹器木材店。其竹乃來自洛寧。

木材來自嵩縣盧氏。概由洛河結筏裝運而下者也。是以豫西土產。可由洛河水運東達鞏縣。並由洛河口出黃河轉達東售。故洛宜十數縣之交通。實利賴之。惟其水行迂緩。且近洛寧公路修闢成功。隴海路交通便利。人多捨水而就陸矣。洛陽縣志載、隋時通遠市南臨洛水。東連漕渠。郡國舟船萬計。可見古時洛水舟運。實勝於今日也。

洛水景物 洛河景物絕佳。前代詩人多有歌詠。邵雍詩曰、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游既各有時。雖頻無倦日者也。春秋佳日。遊河上。水自清。波自奔。激湍雷鳴。遠水澄碧、羣山結青。山川相映。北顧邙山。南望伊闕。兩岸上綠樹繞村。翠滿田野。三五鸞鷲飛翔波上。不啻畫圖也。坐沙灘仰視白雲。誠足樂而忘憂也。至如泛舟河中。臨流濯足。沙間覓石。實樂遊之餘興也。洛水清可鑑。嚴冬不冰。金吉甫曰、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故謂之溫洛。一是大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礪石。礪石者、蓋洛水石也。洛河底沙中多卵石。色兼五彩。大者升斗。小者如卵如粒。佳者可玩。粗者可用作修路石料。古人稱之爲洛水石。雲林石譜、西京洛水出碎石。頗多青白。間有五色斑斕者。其嵌白色入鉛和藥可燒變假玉。酉陽雜俎載、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嘗閒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鷄卵。黑潤可愛。斲之、行一里、剗然而破。有巧婦（烏名）飛去。洛水淺。不宜魚活。春秋之際。間有捕魚。扁舟往來上下。然張網所捕皆小鯽魚。味泥腥。不可佐酒。

• 讀洛陽伽藍曰、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埤雅廣要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又海山記、洛水漁者獲金鯉。煬帝問漁者姓解。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放之北海。後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帝看魚額朱字尙存。惟解字無半。隱隱露半字。是洛河古以產鯉著稱。而今人則稱黃河鯉。莫知洛河鯉矣。

洛水神話 洛河爲歷史上著名河流。非僅因其與洛陽同盛衰者歷數千百年也。而以其(一)居黃河流域之中。(二)據民族文化發源地帶。是故古來附會洛水之神話。流傳甚多。雖其中或託諸假設。虛中生有。然爲適合於洛陽文化之前史與社會史之研究。未便抹煞。故附記於下。

(一)洛書 古稱河圖洛書。傳說不一。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禮含文嘉)或曰洛書魚獸。黃帝得之。天老告黃帝曰。河有龍圖。洛有龜書。帝遊翠嬀之川。有大魚出。沒而圖見。(挺佐輔)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帝王世紀流下有於海二字)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攷地在今洛陽故城南。舊伊洛會合處。又曰、洛書龜獸。乃赤文綠字。黃帝、倉頡、堯、舜、禹均得之。黃帝巡洛。龜書亦文成子象軒。(尚書中候)水經注又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綠字。在今鞏縣洛水入河口處。倉頡爲帝南巡。登陽盧之山。臨于元瀨洛汭之水。

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河圖玉版，元滬水在今洛甯縣。有造字台。）又稱、堯率羣臣東沉璧於洛。退至於下稷。（音則或作赤下辰）光起，靈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尙書中候）水經注記、堯帝又修壇河洛。擇良卽沉。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堯。舜又習堯禮。沉書于曰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於棧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符圖壇畔赤文綠字。以授舜。舜以禪禹。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孔安國書傳）至河圖洛書何以出。記載亦甚玄虛。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王者沉禮焉。論衡曰、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又有黃龍青龍出洛獻文字之說。符瑞圖記、舜時黃龍從洛水出。鱗甲成字。舜與羣臣臨觀。黃龍五彩。詣舜前。又尙書中候載、湯在亳。東觀於洛。降三分璧。黃龍雙躍出。濟於壇化爲黑玉赤文。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之。三年天下悉合。又、宋書符瑞志載。成王七年、周公與王觀于河洛。沉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是自黃帝堯舜後。帝王凡祀河皆行沉璧之禮。然則所謂洛書之說。蓋古代祀河禮儀式之傳說也。

（二）洛出錄圖 淮南子曰。至德之世。河出丹書。洛出錄圖。河圖挺佐輔載、黃帝遊於河洛。

至澤鴻之泉。有大鱷魚負圖以授帝。闕葉朱文。名曰錄圖。一作綠圖。其錄圖文爲渾渾鳴鳴。棼棼雉雉。與物俱化。

(三) 洛壁書 尙書中候載、帝堯率羣臣東流於雒。刻壁書、傳壁書文曰、天子臣放。助德薄施。行不元。元、善也。

(四) 洛出玉雞 帝王世紀曰、漢高祖母曰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而生帝也。攷水經注、地當在今洛陽故城南。

(五) 洛納五子歌 洛納、卽洛水入河口也。山海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今在鞏縣東北。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歷第五人。御其母以從溪于洛之納。五子屈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水經注亦云、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于洛納。作五子之歌。其詞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曩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一)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二)惟彼唐陶。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叶)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龍墜厥緒。覆宗滅祀。(其三)鳴

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願厚有怵。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其四）其曰洛汭。亦稱什谷。史記張儀傳云、儀說秦王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卽此也。竹書記年載、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凰見。古今樂錄、成王時鳳凰翔舞。成王乃作歌、曰鳳凰操。（玉海作鳳凰儀）其詞曰、鳳歌翔兮於（一作舞）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續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初學記引此、宋符瑞記亦載此、臻作輦）古今樂又載、秦始皇祀洛水。與羣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一作紀征）洛濱醴禱。色連三光。

（六）洛水之神 洛神傳說有四。一曰、洛伯。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異鬥。是洛神乃洛伯用也。二曰、洛神宓妃。水經注稱今洛陽故城南舊伊洛合流處。乃洛神宓妃之所在。攷宓妃、伏羲女。下嫁諸侯。夫死、妃因投洛水以殉。遂祀爲洛神焉。漢志、袁紹子婦甄氏、魏曹丕納爲后。後被郭后譏死。曹植爲作感甄賦以哀之。丕聞、索觀其賦。植懼、易題爲神洛賦。辭極淫靡。遂使宓妃受數千年之誣。甚有人以爲洛神卽甄后者。據此、然則洛神豈爲女性乎。三曰洛水神爲駱子淵。伽藍記曰、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旁皇於此。元寶俱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

遂見館閣崇寬。屋宇華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只見高岸對水。綠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年可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矣。此段記載。尤見怪誕。而神以溺死之童子鼻中血作酒。更使人驚駭。慎莫溺死。令洛水神刺鼻血作酒飲也。四曰洛水有龍神。洛陽志拾遺記載、唐武后時大旱。勅選洛陽僧徒數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祈雨。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僧曇林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神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知之乎。曰安得不知。然雨須天符。乃能致之。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天后。命使往嵩陽。召孫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大雨滂沱。是洛水神即龍。能化老翁。並能致雨。與上述之說相異。

一、伊水

伊水源流及其變遷 伊水在縣南十五里。源出盧氏熊耳山。水經曰、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葛渠山。地理志載、伊水出宏農盧氏熊耳山。蓋南陽有三熊耳。盧氏之外。宜陽陝俱有之。水經以其混而無別。乃據山海經曰葛渠之山。伊水出焉。以立文。又恐葛渠之名不顯。故云南陽魯陽縣西盧氏熊耳。

山在魯陽縣之西。縣西北九十里有歇馬嶺，道出盧氏。惟舉此爲名無疑也。水東北歷鸞川。水經注曰、鸞川亭北，茲水出，茲水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目伊水爲鸞水。茲水爲交水。故名斯川爲鸞川也。又東過嵩縣。水經曰、東北過陸渾縣南。舊陸渾今嵩縣。合諸小水由洛陽西南界逕過伊闕中。水經注、伊水逕前亭西，又北入伊闕。按前亭、卽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泉、古周地也。伊水折而東，至偃師縣南會洛合流至鞏縣入於河。按水經曰、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是伊水會洛。舊在今洛陽城東三十里故城之南也，水經注曰、伊水自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河南府志載合水昔注洛，今注伊。）同注公路澗入於洛。今無水。按後魏時亦無是水。國策載、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說以下水可以病東周。以水下必復種稻。種稻而後奪之。是東周受命于君矣。西周遂下水。卽是水之故渠也。水經注繼曰、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於洛。（今無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園丘東。（乃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建之。舊在洛陽故城南七里）又東北流注於洛水。故今之伊水入洛河道。已今古不同矣。河南府志記、伊水自郭落山（按卽熊耳山之東北。蓋洛水出自熊耳山之上流。伊水出熊耳之下流。下流有名郭落山者也。）至入于洛。水入伊者凡二十二水。經府屬嵩縣、洛陽、偃師三縣。凡四百三十里。惟據水經注釋目錄記云、伊水、漢志

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漢稱洛爲雒）過郡行四百五十里。又多二十里也。

伊水灌溉之利與特產 伊水古稱伊川。與洛與河并稱三川。戰國時以河洛伊爲三川。張儀曰、三

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今河傍縣南與洛水夾成長洲。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卽所謂夾河。爲洛陽種植土地最佳之處。昔宋程氏頤居伊水旁。故號伊川先生。古藉又載伊水產魴魚。味至美。今已難覓得。廣志、又記伊水出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山海經又稱其爲獸。名曰馬腹。狀如人面虎身。音如嬰兒。與汚水注盧厓水之水虎頗相類。酈道元則以人魚釋之。司馬遷謂之人魚。故著史記曰，始皇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今龍門南伊水中產團魚。烹食之，味至肥美。豈鯢魚之遺類歟。

一一，灤水 澗水

灤澗二水對歷代都城之影響 洛陽之水有四。曰洛伊灤澗。然其影響古代洛陽都會之變遷者。

實推灤澗二水。蓋自周公卜澗水東灤水西以營王城後。歷代建都於洛陽者。其都會之變遷。莫不與灤澗二水有關焉。灤水唐避武宗諱曾改吉水。宣宗復故名。今在縣東郭。其上跨石橋曰灤河橋。明建、清代重修。禹貢曰、東會於澗澗。卽此處也。源出穀城山古磬亭北梓澤中。（今俗呼曰高廟溝）與九

眼泉合流。由孟津西南入本縣境。南北長四十二里。至縣城東南入于洛。今河水淺。褰裳可涉。久淤塞。河底有闢田種禾稼者。惟秋後水漲成河。餘時雖名河而實無水。此與古之灋水。大不同也。

灋水入洛處 據水經曰、灋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攷故穀城在今洛陽西北十八里)注曰、縣北有禱亭。灋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而南。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禱亭之處。卽潘安仁西征賦所謂禱街亭者也。注曰、我卜灋水西、謂斯水也。東南流注穀水。自千金塢東注爲之千金渠也。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偃師。又東入洛。是古灋水入處在偃師。而非在洛縣之東也。然又有說焉。洛陽舊志引縣人袁孝廉良諱云、漢晉時引水入都城。自宮掖流出。始注入洛。故在偃師。方輿紀要曰、自東漢引穀洛之水以通漕。而穀洛非復故道也。胡冊明言、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灋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西灋水東爲王城。灋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於灋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於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塢。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灋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灋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東未至偃師也。(水經注釋目錄)

今灋水已復禹貢故道 河南府志曰、今灋水已復禹貢故道。蓋隋時引穀注洛不東入灋。穀復故道。則灋亦復故道矣。隋猶引金渠水繞皇城北東入灋。今則金渠水亦入穀不入灋矣。又禹貢錐指、以周靈壅穀合澗，其時猶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迨東漢建築千金塢，灋穀乃東注古洛陽至偃師入洛，不

知千金渠東流卽陽渠也。陽渠周公所制。潁穀東注。不惟不起於東漢。並不超於周靈也。

澗水河源。試再論澗水。澗水在今縣西七里。俗稱七里河者是也。源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地理志曰、澗水在新安、東南入於洛。摯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穀澗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舍以爲名。在今河南。卽今縣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較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尙有故居處。斯則澗水也。卽周所謂我卜澗水東者是也。東北流歷函谷東。(漢函谷關在新安縣東二里。樓船將軍楊僕以家僮徙關於新安卽此。)入特阪東流、折而南至本縣西南七里入於洛。南北長四十里。今水較澗河水深。自西宮二里至河。上建橋曰澗河橋。其水清。北岸有自來水廠。吳佩孚鎮洛時建。近軍校築水塔。水之來源卽取自澗河者也。

澗河有四。酈道元水經注、列言澗水有四。一爲山海經出新安縣白石山南之澗水。二爲孔安國出澗池山之澗水。孔安國曰、澗水出澗池山。今新安縣。(府志注、爲搭泥鎮。)西北有一水。北出澗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於穀。安國以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澗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澗水也。三爲慈澗水少水。註曰、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四爲離山水。原註曰、河南有離山亦謂之爲澗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邨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入洛矣。或以是

水並爲周公之所相下也。呂忱曰、今河南死水。疑其是此水。據攷山海經、白石山之澗水。卽今慈澗水。慈澗上流俗呼城潢河水。自新安東南、東流入慈澗。山海經所謂白石山、婁山、瞻諸山、皆在其南。合澗水波水少水出三山之陰者同注慈澗。是以知澗水常爲波水少水合流而成東注之水也。

澗澗之變遷 澗河與澗河同變遷。且均屬人力所造成。據禹貢推指言、澗澗水道之變。自東周始。靈王壅穀使東出一變也。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門。將毀王宮。王壅之。舊有遺儼三堤。今已堙。東漢引水爲漕渠一變也。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五年穿渠引穀水注洛。又張純傳、建武二十四年穿陽渠引洛水注漕。魏晉引水灌苑囿三變也。魏文帝明帝營宮殿分引支水流灌注花柳。延及於晉。川谷亦漸移矣。元魏決水注澗水四變也。元魏遷都。營都邑之漕渠。隋煬引水而都城五變也。煬帝大業改建東都。大變成周之輪。起通濟渠以穀洛水周匝都城。更此五變。禹迹豈可復聞。言非過甚也。迄於明正德之年。羣盜猖獗中州。知府劉鐸濬濬城壕深十丈。闊近六丈。猶能引澗澗水入壕。以資防守。時至今日。卽築壕更深。恐澗澗之水。亦難引入矣。

四、穀水

穀水源流 尤有一水、曰穀水者。河南府志載、穀水源出自繩池土壕至入于洛。入穀者凡廿五水。經府屬繩池新安洛陽三縣。凡一百八十五里。吳世勳河南地誌云、穀水源出崑山東。源流較長。至

澗池縣東合澗水東流。經新安縣城南。至洛陽縣西境。會孝河。又東南入於洛河。是則今之穀水已合澗水而爲一也。洛陽縣志云。穀水在今縣西四十里。源出澗池穀陽谷。至新安界內澗水注之合流入本縣界。東流折而南。至縣西南七里入於洛。是亦言穀水合澗流。然昔之穀水則與今異焉。

穀水變遷與古洛陽文化之關係 自周靈王時穀洛門。穀水之名顯。歷漢魏晉後魏隋唐數代、二千餘年間。其漕渠水利之或盛或衰。因而影響其時代農業經濟之榮枯。與夫都城之東西變遷者。固無一而不與穀水息息攸關也。昔時穀水、自王城西北經千金塢而東注繞流故洛陽城四周。再東注入洛。穀水所經之地。引作漕渠。用灌農田。國計民生。賴之而充裕。但至隋時、故洛陽都城堙圮。穀水流塞。不復東注。曩日水利遂廢。煬帝改建都城於纏西。一變成周舊制。帝復引穀洛一水貫注新都。惟穀洛水周匝都城爲急。復引穀南流入洛。穀水河道之變自隋始也。河南府志按曰、穀水自周靈王壅穀水。其勢必與瀨水合流經王城之東以南注。迨東漢建都。自河南城東北十五里之千金塢、引水復東出都城穀門北。繞至上東門合於陽渠。東經偃師縣南抵鞏入於洛。以溉京師而疏漕運。方貢委輸之利莫大焉。至隋移東都。始廢千金塢。澗澗復歸故道。今邙山之麓。猶隱隱見澗水（卽穀也）東下虜瀆之逸焉。所攷尙是。今洛陽城東八里馬坡村出土隋郭玉墓誌云葬穀水之陽（北也）。又東董家村出土後魏元爽誌云葬穀水北。今水雖無。廢迹可尋。穀水道廢。隋於洛水南開漕疏渠。斯後灌溉之利。遂自洛

時卽無水矣。）又逕河南王城西北。（卽今縣城西北）再東南入洛。至言穀水溝渠。始自周營。昔周有穀水渠穀水堰。引穀水過王東注下都。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門。毀王城西南。王壅之使東流并作堰以防水。由是穀水與澗水合流而東。河南府志曰、穀澗合流。因得通稱。禹貢洛誥以澗名。靈王後乃以穀名著。以穀水源遠也。周公營洛曰澗水東。初營時猶是禹貢故道。及啓枝瀆制陽渠（詳後）而澗水已東合澗水過下都。故韋昭曰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迄漢則築陽渠。引穀水繞貫都城。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故洛陽城）之西南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渠在古洛陽。依漢魏引穀洛過今洛陽北。東入古洛陽。則周公所引者必穀洛二水。後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注、陽渠在洛陽城南。渠至後魏時猶存。曹魏時有穀水湖。又名死穀。水經注、河南故王城西北。穀水之右。舊有石蹟。蹟南出爲死穀。甄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卽世稱之死穀是也。北爲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洛。造溝以通。東西十里。決湖以注澗水。河南府志、死穀者、穀澗自王城西入洛故道也。所謂湖澤者卽韋昭所謂穀在王城北東入澗之故道也。至魏乃有湖澤之名。魏復築立千金塢、千金渠、五龍渠。水經注曰、穀水逕王城乾祭門（北門）北。東至千金碣。魏太和五年所立也。塢積石爲之。塢上立石人勒修碣年月。河南十二縣境、河南縣東十五里。有千金碣。今地爲縣東之九龍臺也。穀水衡流塢上東注。其下開

南北五溝渠。藉泄澗溝暴漲之水。因稱千金渠亦曰五龍渠。晉時重修千金渠曰代龍渠。水經注、千金渠逮晉世。以大水暴注，溝渠壞泄。又復修之。又云、張方入洛陽破千金塢。永嘉初、汝南太守袁罕修之。便利漕運，公私賴之。水積年半渠塌毀。後魏太和中復修之。代龍渠、引穀水東合舊澗。東有晉惠帝所造之石梁於水上。水經注、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改治石巷水門。巷東西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澗口三丈。石梁又謂之壘門橋。（橋在故城西北）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石崇之金谷園即在金谷澗中）又東北逕金墉城（魏明帝於故城西北角築之）洛陽小城北（城是永嘉亂後結壘爲之）又東歷大夏門、（故夏門）東經宣武觀。又東逕廣莫門北。又東屈折而南逕建春門（卽上東門）石橋下。此卽後魏遼城北之穀水渠也。再言其遼都城南之穀水渠。水經注曰、穀水自陽渠（周漢遺制在城西）逕圓闔門（漢上西門）。逕土山東。（漢梁冀築）南出逕西陽門。（漢西明門）又南逕白馬寺（漢明帝建寺今存）再南過皇女臺東。又南過西明門。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門南城西首門）東逕宣陽門。南直浴陽浮桁。門左洛陽池。東爲漢舊平城門。又東逕靈臺北。過昌平門南（正南門故平門）。又明堂北（光武立下辟爲雝）。又東逕開陽門南。再東國子太學石經者。（地爲今大郊村北）穀水於城東南隅分北注逕青陽門東。（東城南首門故清明門）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太倉西。再北入洛陽溝。後魏時穀水渠又分枝渠。其遼城北之穀水枝分入城者一，在大夏門入。其遼城西之穀水枝分入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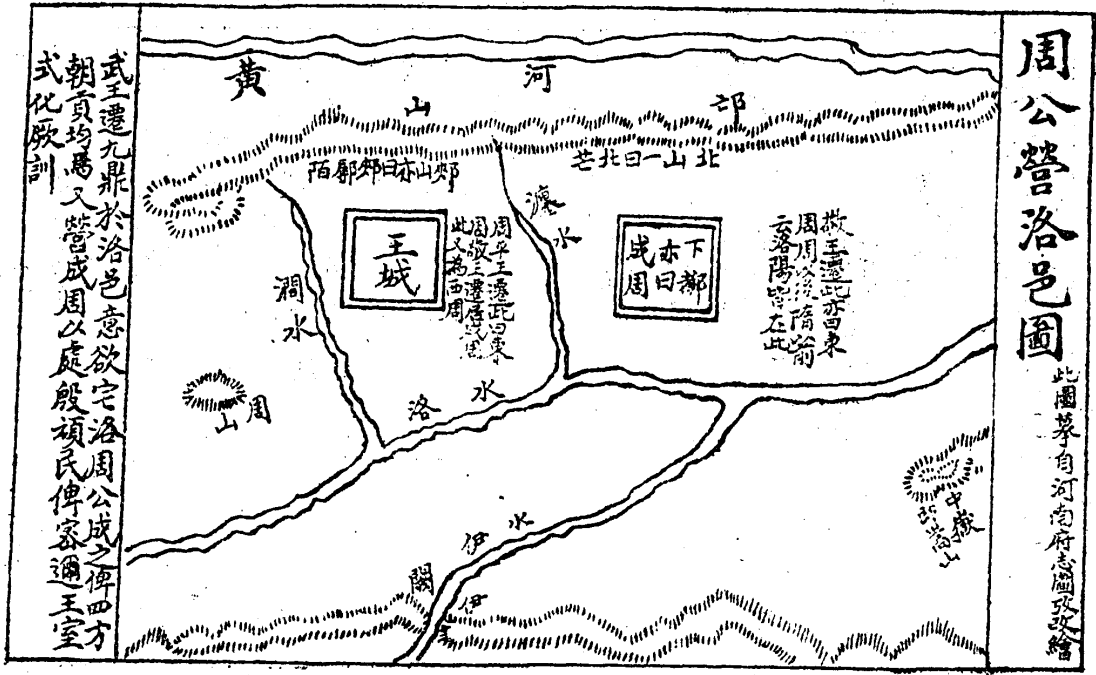
二。一在城西北枝分歷故城石橋東。一在西明門左枝分入城。茲據水經注分述之。其一。大夏門枝分入城渠。穀水歷大夏門下。枝分南入華林園歷蔬圃南、景陽山北。東注天淵池。再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池卽故霍泉。（今霍泉村）後改爲東宮池。其二、城西北枝分入城渠。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故晉金市。南直千秋宮門右。又枝流入石逕伏流注靈芝九龍池。水又自千秋門南流歷龍虎宮門下對雲龍宮門。又南逕通門掖門。又南流東逕闔闔宮門南。渠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鈿街。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渠水又自駝銅街東逕司馬宮門南。又東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陽渠。其三、西明門枝入城渠。水東流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前。又東於青陽門右下注陽渠。上二渠皆言下注陽渠者。蓋穀水遶城南至城東通名陽渠。再後魏都城東南穀水渠。水經注言、水自城東南隅東流左迤爲池。又東石出爲方湖。再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又東注鴻池陂。其水又東、右合七里澗。（故城東非今之七里河）城北穀水則自建春門石橋下過樂道里東出陽渠。又東逕馬市過石橋至七里澗與城東南隅穀水匯流。過七里澗。逕旅人橋下（今偃師界石橋鎮是故址。）東流毫般（湯都偃師尸鄉）南。又東逕偃師城南。東流注于洛。以上言、卽穀水自發源至遶洛陽故都歷代變遷之情形也。其經過之宮殿勝境不可數計。歷朝漕渠（隋前）之興廢已可由穀水之流注以明其概要。今者穀水東注故瀆。久已堙泯。至

所謂周漢陽渠魏之千金五龍二渠。晉之石梁、代龍渠，以及金谷水。并後魏之溝渠台池亦均化爲塵土矣。此誠洛陽山川之極變也。

綜上、洛陽諸水。自古卽著名者、曰洛伊瀨澗穀五水。以洛水最長。後人言洛陽者必道洛水。然與古洛陽文化盛衰之變遷關係最密切者。當稱穀水。自後魏亡而穀水壅塞。隋唐以後、惟恃洛水以疏通漕運不能追周漢魏晉之盛矣。至今，非僅穀水不復舊觀。卽伊洛瀨澗四水。亦莫不有變。古時、諸河水深流溢、歷代漕渠亦利。亦賴之以興。都市農商經濟復因之而繁榮。迄後世變亂頻仍。漕渠荒廢。水利不修。而河更非故河矣。若是、居今日而欲再見古時之洛陽豈可得耶。祇空餘一片殘山剩水。供後人於斜暉悠悠中登臨憑弔而已耳。今洛陽民困於旱。誠能求訪求昔日河渠遺道。整修水利。凡故蹟之可攷者悉以疏之。亦繁榮洛陽之要道也。

周公營洛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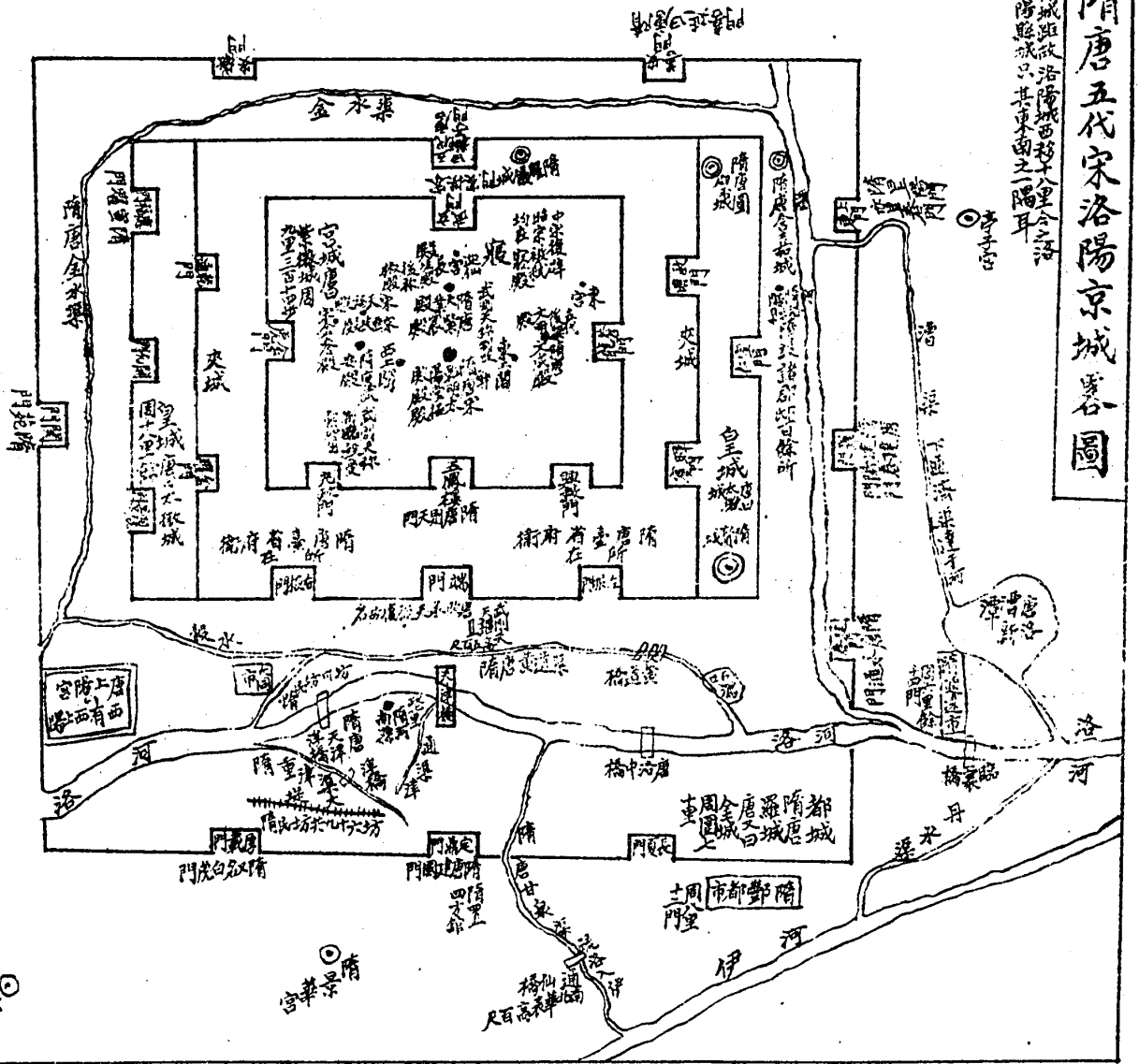
此圖摹自河南府志圖說



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意欲定洛周公成之俾四方
朝貢均焉又營成周以處殷頑民俾安適王室
式化厥訓

隋唐五代宋洛陽京城舊圖

隋城距故洛陽城約十里今之洛陽縣城只其東南之一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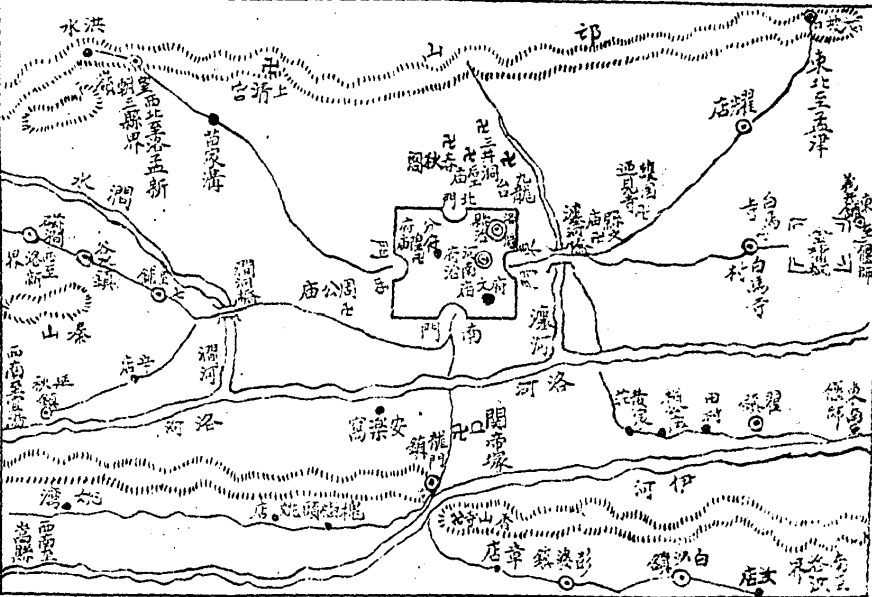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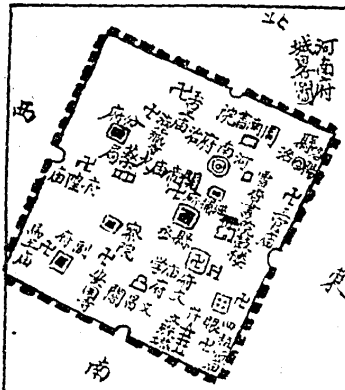
① 王城

北地城隋曰西苑唐曰林林在苑周曰百餘里

隋天德宮
隋西華宮

元明清河南府治形勢圖

(附河南府城池圖)



說明圖例

◎ 府治
 ◎ 縣治
 〇 衙署
 〇 寺觀
 〇 橋梁
 〇 河流
 〇 鎮市
 〇 山路
 〇 書院

此圖摹河南府志圖
 改府治山川圖改繪

第二編 洛陽歷代都會之變遷

第一章

周洛陽都會

(民國紀元前2681—2167)

第一節 周公營洛邑——王城與下都

洛陽之爲都城。始於周公(旦)營洛邑。而卜地爲都。乃武王也。武王克殷。西都鎬京。東定鼎於郊鄩。史記周本紀、武王對周公曰、自洛汭延於伊瀆。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又云、成王立。使召公(奭)復營洛邑。如武王之章。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是武王卜地郊鄩以定九鼎。欲營洛而未果。至成王、繼武王遺志。乃使周召二公營洛邑也。通鑑外紀曰、(成王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卅六王、八百十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帥復卜。申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又曰、周公復營成周。成王居洛邑。遷殷庶民於成周。復歸還西都。(卽鎬京)是成王固會一度至洛邑。定九鼎畢而後去也。

第二節 周之王城建築規制

洛陽古今談 第三編 洛陽歷代都會之變遷

周公之營洛邑。分作二城。其一曰、王城。書序、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漢書地理志、王城故邠鄘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然則王城之制何如。汲冢周書作洛解曰、周公敬念於後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鄘方七百里。(博物志作鄘方七十里。玉海釋詩地理作鄘十七里。)晉太康地道記、王城南北九里七十六步。東西六里十步。汲冢書續謂王城、南繫於洛水。地因乎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土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設丘兆於南郊。建大社於周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咸有四阿、(廟之四下也)反玷、(外尙室也)重亢、(累煉也)重廊、(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孺也)藻稅(畫梁柱也)設移(承屋)旅(別)楹憲常畫。(言皆藻飾畫列柱爲之也)內階、玄階、堤唐、(唐、中庭。堤、高也)山牆、(畫山雲)應門、庫臺、玄閭。(門皆有臺又以石爲階。)此言城內之制也。又、王應麟玉誨記之曰、王城面有三門。凡十二門。以通十二子。禮官司門。注、王城十

二門。南城門曰闔門。見莊二十一年。春秋大事年表、莊王二十一年子頹之亂。鄭虢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闔門入。虢叔自北門入。闔門爲王城南門。東城門曰鼎門。九鼎所由入也。北門曰乾祭門。春秋大事年表、昭二十四年子朝之亂。晉士景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杜注、乾祭王城北門。每門有塗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南北之道爲緯。途闊二十步。王宮當塗之經。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有五門。宮有六寢。周官宮人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其內有王后六寢九嬪以下分居之。近郊三十里之地爲明堂（在國南）以祀天子祀上帝。以上、卽王城建築規制、宮室、以及市政之大概也。

第三節 平王遷都洛邑居王城

周都王城。自平王東遷始。初、周公營王城畢。成王蒞洛以定九鼎。仍西返鎬京。而以周公留居東。（陝以西召公治之、陝以東周公治之。周公西還。成王以周公次子君陳守洛邑。）傳至幽王。寵褒姒。犬戎入寇。殺王於驪山下。申侯與諸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周平王。畏戎狄之逼。爰棄鎬京。東遷洛邑。居於王城。史稱東周。蓋以幽王以上皆都鎬京。鄩在西（今陝西長安西南、）故稱西周。王城在東、因又稱東都也。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以下十二王。（桓王、林、二三年。莊王、佗、一五年。釐王、胡齊、五年。惠王、閔、二五年。襄王、鄭、三三年。頃王、壬臣、六年。匡王、班、

六年。定王、瑜、二一年。簡王、夷、一四年。靈王、泄心、二七年。景王、貴、二五年。赧王、延、五九年。皆都王城。歷二五一年。隋唐以後都洛者、皆因王城遺蹟而營都焉。

第四節 王城遺蹟攷

周之王城遺跡。今已堙歿矣。攷其故址、唐書地理志云、王城故址、在禁苑東北隅。唐之禁苑、當在今縣西金谷園村西偏。(另詳)孔穎達曰、澗東瀍西。今河南城(即指現洛城言)西。即王城也。皇甲謚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北有鼎中觀是也。按、鼎中觀廢久。春秋大事年表稱、洛邑王城。今河南府洛陽縣城西偏。即其故址。是王城在今縣之西。洛陽縣誌云、西距城五里。顧炎武作圖、以王城在今金谷園村之地近是。(天下郡國利病書五一卷)洛誥明言、王城在澗東瀍西。今澗水自西來過谷水鎮而東南折流約九里入於洛。距縣西十里。王城故址當不逾此。且澗水自古未四徙。澗水曾一度兼稱穀水。周靈穀洛門毀王宮。(詳山川今古記篇)以澗水考之。王城故址當爲今金谷園村左近。炎武所見是也。又、考汲冢書、周公作洛邑。南繫於洛水。北因乎郟山。名勝志、郟山即平逢山。南下爲古王城。平逢山東翠雲峯、今峯上有上清宮。其西即郟山。若是、則王城爲金谷園村西之地。尤可攷。

第五節 周下都(成周)之建築規制

周公又於王城之東營城曰下都。亦稱成周。用處殷之頑民。書、洛誥、周公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書序、東郊成周。伏生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春秋昭三十三年城成周。傳、天子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杜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是謂下都。書謂之東郊。又、成周乃指王城下都之通稱。地理通釋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今之洛陽縣即昔之河南縣也）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故洛陽城今縣東卅里）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軍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至下都城制規模。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言、成周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初、晉合諸侯於狄泉。以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狄泉而廣焉。晉元康地道記、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六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外有溝渠。華延雋洛陽記則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傳亦云九六城。兩記所言城之大小里數有差。方輿紀要、以爲城係後漢曹魏增修之故。蓋已非周公遺規。當有徵焉。

第六節 敬王自王城遷居下都

周之下都。原用以處殷民。平王東遷。都於王城。是王城乃周之都也。然下都亦爲周都。蓋自平

王傳十一王至景王。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子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自立。是爲敬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卽下都地、今縣東、水經注、翟泉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是下都者。周敬王所徙之都也。敬王傳十王（元王、仁、七年。賈定王、介、一八年。哀王、去疾。思王、叔。立未數月均被殺。考王、鬼、一五年。威烈王、午、二四年。安王、驕、二六年。烈王、喜、七年。顯王、扁、四八年。慎靚王、定、六年。）至慎靚王、共歷二〇五年。皆都下都。至赧王復西居王城。周下都、歷漢、魏、晉、迄北魏、均因之而都焉。

第七節 下都遺蹟攷

下都、卽故洛陽城。孔氏曰、灑水東今洛陽（言古洛陽）卽下都也。括地志曰、洛陽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也。晉太康地道記、則以爲四十里。按括地志言二十六里者。乃以隋時灑橋東土城門爲言。地道記乃據今洛陽縣西王城舊址東去四十里爲言。其實則一也。今言之、下都故址、當在今洛陽縣治東三十里也。

第八節 東西周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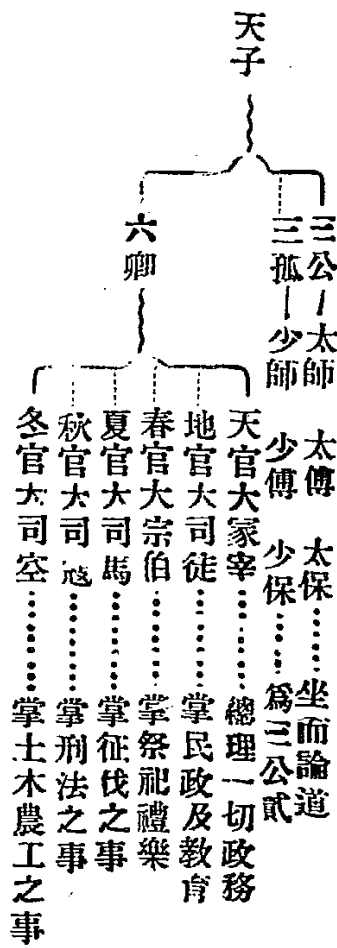
綜言、周三十六王、卽十有二王（武王至幽王）都鎬京。自平王以後十有二王都洛邑之王城。因西對鎬京。東西相望。故王城又稱東周。敬王以下十王。又自王城東徙四十里都下都。（亦曰成周）赧王又都王城。是王城對下都。下城在西。下都在東。故下城前以東周稱。後又以西周見稱也。元、吳澄東西周辨云、東西周之名。蓋起於考王封弟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桓公。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今鞏縣）以鞏與下都在東。故稱東周。班之兄則襲父爵居王城在西。故稱西周。是洛陽同一周地。而有東西周之分稱。蓋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又云、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周之分東西自此始。史記譚東西周分治者卽指此言也。所論極是。

第九節 周中央政治組織及教育制度

一、中央官制 周自成王改商官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官。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用於百事。又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以弼天子。又以三少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成王時有左右相、周召二公是其任也。周官九命（漢官級以秩別魏晉以後分品）。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等。多於

八命、則為上公，服袞龍與王之後同。（按九命、一命、受職、二、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九作伯。）封建之制、至周為詳備。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中央官吏數約千六百四十二人。諸侯同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禮記王制）其制亦備矣。較之夏商兩代為完善。平王東遷。王室衰微。官失而百制亂。諸侯併爭各有變制。

周中央官制表



二、教育制度 三代學制、以周為詳。學校有大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至於門閭、鄉遂、家里、皆有學。屬於中京近郊百里內設六鄉、則有鄉序六、州序三十、黨序五十。遠郊百里內設六遂、制如六鄉、則有遂序六、縣序三、鄙序百五十。郊甸之內、距王城二百里而近。面積等於今之一大郡。設學多至三百七十餘所。而學記又有家有塾、何休公羊註所謂里有校者、不在此內。合而言之、邦畿千里、當有數千小學矣。教育之方法、則小學、八歲入學。教以長幼之序、洒掃應對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鄉學畢業者，卿大夫掌之，大司徒用爲鄉遂之吏。由國學（大學）升者，大樂正掌之，大司馬用爲大夫士。而人才必本於學校，選舉必本於德行。（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養才選士之制詳備如此。此後世之所以稱美也。

三 刑法禮樂 秋官之職掌邦刑。建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又有墨、劓、宮、剕、髡五刑之法。屬類凡三千。其後又作九刑，卽除五刑外加流、贖、鞭、朴。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是刑至寬而法至精也。以言禮、三禮、罔詳言之矣。禮樂之興。肇自周始。其餘祀用吉禮 凶禮以哀死亡、軍禮以用衆、賓禮以規朝聘樂享之節、嘉禮（六禮）以成男女。皆後世之所法也。

第十節 周洛陽社會經濟及其民情風俗

春秋戰國時代、商業資本、十分發達。貨幣交換商品經濟盛行於齊之臨淄、趙之邯鄲、秦之咸陽等大都市。手工業亦有特殊之發達。商人當時在政治上之活動力量頗巨。若子貢（端木端）行商、禮聘各國、得與諸侯分庭抗禮。陶朱公（范蠡）經商致富、在政治上有運動一國之大赦力量。呂不韋陽翟大賈得至拜相封侯。寡婦清以家擅金穴之利。秦王爲築懷清臺。東周洛陽、當時亦爲一商業繁盛之

都市。人民多趨商賈。故至俗尙富賤貧、貴財賤義、而巧僞趨利、盡反於古之樸素矣。史記蘇秦傳云、周人之俗、治產業、利工商、逐什一以爲務。貨殖傳云、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商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務以久買、數過邑不入門。又、前漢書地理志、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商富下貧喜爲商賈、不好仕宦。則當時洛陽商業之發達情形以及民風、由此可以見矣。

第一章 漢雒陽都會（前漢2113、2—5。後漢1887—1692。）

第一節 漢高祖初都洛陽

秦莊襄王元年（公元前2160年）滅東周。以洛陽十萬戶封相國呂不韋爲文信侯。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132年）削平六國。一統天下。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洛陽置三川郡。後十五年爲楚義帝元年（2117）沛公劉邦至灞上。子嬰降、秦亡。翌年三月、漢王以五路諸侯入洛陽爲義帝發喪。又三年、即漢高帝五年（2113）二月、漢王劉邦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西都洛陽。居南宮。張良傳、上（高帝）居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今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是洛陽南宮已自秦卽有矣。意者、秦雖都關中。猶仿周東都之制建宮闕於洛陽也。水經注、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周）景王塚焉。是南北宮者乃呂不韋因成

周城而建之者也。漢高初欲長都洛陽。時有戍卒齊人婁敬過洛陽。求見帝。乃說之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高帝以問張良。良復以敬言進。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漢高帝五年五月間事也。（史記、高帝本紀、并見前漢書本紀。）顏師古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漢高五年二月都洛陽。五月而西徙都長安。都洛僅三月餘而已。至漢元帝時。（民元前1259—1944）時戎狄爲患。危震長安、中郎翼奉上疏、勸帝師盤庚改邑以興殷道之意。徙都成周。以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與天下更始。帝異其意。終不果行。（前漢書翼奉傳）元帝崩後五十一年、至更始帝元年（188）十月、北都洛陽。惟二年二月又復西遷都長安。都洛僅可五閱月。綜計前漢都洛爲時實暫、尙不及年餘。

第二節 後漢光武帝定都雒陽

光武中興。定都洛陽。史載、更始三年六月、蕭王劉秀、行至鄴。（在陝西）卽皇帝位。是爲光武帝、後漢世祖也。改元建武。（民元前1887）是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惑於五行圖讖之說。以漢火德忌水。故改洛陽爲雒陽。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下傳十一帝。「明帝、莊、十八年。章帝、烜、十三年。和帝、肇、十七年。殤帝、隆、一年。安帝、祐、十九年。順帝、保、十九年。冲帝、炳、一年。質帝、續、一年。桓帝、志、廿一年。靈帝、宏、廿二年。獻帝、協、

三十一年。上歷一九六年。都於雒陽。惟獻帝初平元年（1722）三月董卓挾帝遷都長安。後六年、卽建安元年（1716）秋七月、楊奉韓暹奉帝還雒陽。旋被曹操遷帝於許昌。是獻帝居洛爲時實不久也。

第二節 後漢雒陽都城之建築

後漢一百九十六年。女治之隆。武功之盛。與夫典章制度。燦然煌然。實足以垂範後世。匹美前代。惟其間黨錮之酷、宦者外戚權奸之禍亦烈矣。漢洛陽都城規模之宏偉。宮殿台閣建築之煥美。班固之東都賦張衡之東京賦。固已讚稱之矣。茲紀其略。

都城之建築 後漢都城乃因周下都遺址而拓大之。城東西七里。南北九里。（華延雋洛陽記）洛陽縣志則載曰、大城東西七里。南北十餘里。洛河穿城中。「河南府志、洛水在漢時貫城中。在南北宮之間。魏晉以後洛水方南徙。惟水經注未言及此。意者當係引洛水成渠。以繞汴都城。並非洛河貫城中也。府縣兩志當誤。」帝干世紀、則言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又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三十六步。各記雖異。然大體言之。城爲東西短而南北長而成一長方形者也。城門有十二。每門各設侯一人。又置城門校尉司馬等官。百官志曰、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門。城門每門侯一人、六百石。應劭漢官儀曰、雒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名上東門。東觀漢記曰、邛惲爲上東門侯。光武嘗夜出。

還、詔開欲入。憚不納。上蓋重之。次南曰中東門。再次南曰望京門。（一作耗門。劭記缺。今從洛陽伽藍記補。）上東中東二門均留校尉、司馬、侯各一人。城南四門。東首曰開陽門。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玕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之良是。遂堅縛之。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中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侯。設立司馬。（秩二千石）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次西曰苑門。（一曰小苑門）西首曰津門。城西面有三門。南首門曰廣陽門。次北曰雍門。再北曰上西門。門以丹漆鏤之。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泛於成。故以丹漆鏤之。設有銅鑼玉衡。以齊七政。城北面有二門。西首曰夏門。東首門曰穀門。以上言十二城門之大概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城門十二。門皆有亭。漢官典職儀選用記、雒陽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二城門。門皆有亭。一漢制、十里爲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三老。一漢雒陽南北宮。後漢雒陽有南北二宮。其制、漢官典儀式選用記云、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洛陽縣志、南宮在河陰。北宮在河陽。相去七里。爲複道三。中道轡御。旁兩道、列侍衛儀仗。首言南宮。後漢書所紀事之涉南宮者。不可勝舉。如帝紀、光武幸南宮却非殿。順帝卽位尙書以下從轎到南宮。馬后紀、諸貴人徙居南宮。列傳中、顯宗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爲四姓小學開學於南宮。賈逵入講南宮雲臺。靈帝徙南宮。

閱錄故事。詔封楊賜臨晉侯。

南宮諸殿 據攷所得。其正殿初爲却非殿。後改在南宮前殿。建武十四年建。文選注、前殿路寢。前殿者却非之前殿也。崇德殿在其西。明帝永平中置。九龍殿在東。東京賦注、九龍、周時殿名。門上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故曰九龍。比連嘉德殿。孝仁后紀、居南宮嘉德殿稱永樂宮。殿前有玉堂後殿。（見靈帝紀）便殿、有宣德殿。馬援引見於此殿。嘗鑄銅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下。故又名銅馬殿。（東觀漢記）次曰陽明殿。嚴子陵與光武帝同寢處也。（會稽典錄）其餘南宮之殿。猶有和殿。（亦稱無跡殿）長秋殿。顯宗圖二十八將於雲台。卽是殿。宣室殿。萬龍殿。千秋殿。萬歲殿。或曰、千秋萬歲爲一殿名。再曰、玉堂殿。靈帝紀、中平三年春二月復修玉堂殿。鑄黃鐘四。及天祿蝦蟆吐水。次、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竹殿。樂成殿。承福殿。建始殿。仁壽殿。（以上見玉海）楊安殿。董卓傳、獻帝返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以楊名殿。蓋臨時修繕成者也。以上言殿。

次言南宮諸門 張平子東京賦注曰、闕門南方正門。洛陽宮記曰、洛陽有端門、應門、中門也。崇賢東門也。金商西門名也。却非門、却非殿門也。九龍門、在北闕道西、當宮東北隅、白虎威興門。據玉海稱洛陽南宮有司馬門、掖門、承明門、金馬門、鴻都門、青鎖門、崇德殿之正門也。是知南

宮宮門外、殿亦各有門也。東京賦曰，又有諺門。李善注、冰室門也、或曰別門。華延雋洛陽記曰、洛陽城內宮殿府藏寺舍、凡有一萬一千二百十九門。南宮又有闕。(闕者、風俗通曰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爾雅曰、觀謂之闕)曰朱雀、蒼龍、白虎、玄武四闕。(玉海)靈帝元和三年曾鑄四銅人、列于蒼龍玄武闕。水經注言玄武闕爲北闕。諸闕中以朱雀爲最。漢官典職曰，假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

再述漢洛陽北宮。北宮者、漢明帝造。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八年十月北宮成。按周代亦有北宮。惟與漢制異。周王北宮乃在王路寢後、王后所居。漢北宮則對南宮之稱也。

北宮正殿曰德陽殿。月朔歲朔，天子臨朝受軒賀、百官受賜宴饗辨朝儀均在是殿。(禮儀志)李尤德陽殿銘曰、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高宏麗。包受萬方。內總朝貢。外供避荒。德陽殿崇高華麗冠絕他殿。蔡質漢儀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三丈。皆文石作壇。激洛水於殿下。書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廊以青翡翠。一往三帶。韜以赤緹。洛陽宮閣薄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此外有殿曰百官朝會殿。外朝也。殿以之治大儀決國策與受朝賀者也。應劭曰、國每有大儀。天子親幸其殿。在德陽殿後有宣明殿。乃內朝以時引見羣臣之殿。其他各殿、或以冠小侯、或以立貴人、或以儒臣侍講、或以女色選入天子不時臨御、要之、皆便殿也。如、章臺殿、

肅宗於殿冠常從小侯子鉅。（馬防傳）合德殿、天祿殿、溫飭殿、迎春殿、永甯殿、壽安殿、（壽安、德陽宮內殿）梁后紀、陽嘉元年於壽安殿册立貴妃爲皇后。華光殿、楊賜傳、賜乃侍講於華光殿。殿北有崇光殿、章德殿。竇后初入宮肅宗見后於此殿。（竇后傳）尙有溫德殿、宣平殿、顯親殿、顯揚殿、雲氣殿等。惟北宮猶有以宮名者曰、永安宮。玉海、永安宮周廻六百九十八步。百官、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有小宮園池。曰濯龍宮、或曰殿名。曰承光宮、卽太子之東宮也。

至言雒陽北宮諸門。玉海曰、漢建禮門。方輿紀要、北宮禁門亦曰省門。又名章臺門。省門內有崇光諸門、門內卽德殿陽。又有承明門。北宮北門曰朔平門。續後漢書馬融傳、融對策於北宮端門。五行志、又有北宮盛饌門關東掖庭。南北宮掖門俱屬衛尉。其餘東、南、北、三方面宮門。均設屯司馬。惟西宮門無官。如、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南門）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平朔司馬主北門。漢時南北宮警衛極嚴。南宮衛士、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漢書百官志）宮中夜漏起、宮城門擊柝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徹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衛宏漢舊儀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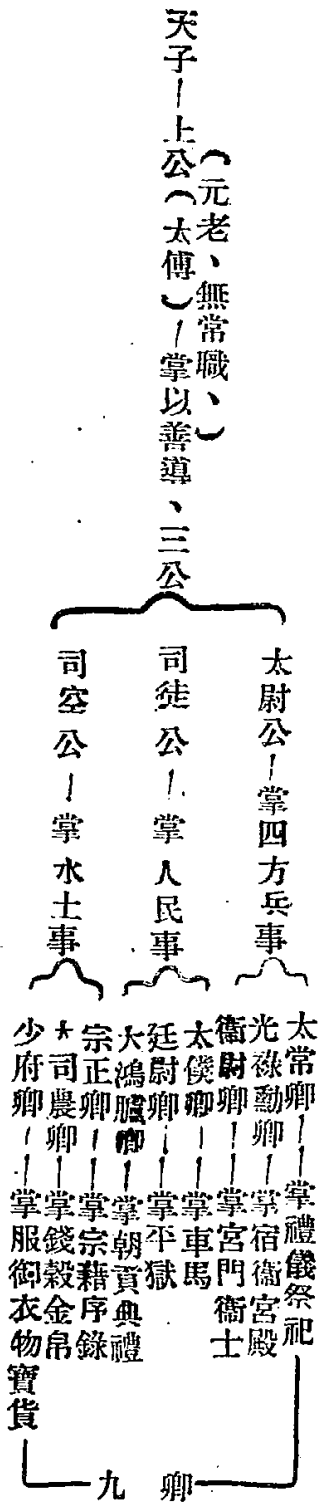
除南北宮外。在都城外西南廣陽門外（城西南首門）又有胡桃宮。（漢書南匈奴傳）再、後漢郊

山之制。因有關後代文物聲教。亦不可缺紀。用之於郊祀者曰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以祀山川神祇。又、於城南建明堂。蔡邕曰、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崇禮以配上帝者也。明堂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無水。水經注云、明堂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隔十二堂。去明堂二百步則立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漢明帝永平二年曾於上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身。其右立靈臺。望雲物也。高六丈方二十步。東京賦所謂複道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禱禳災者也。

他若帝王郊獵之苑。則有上林苑、（今洛陽縣西接新安界）靈囿、芳林苑、西苑、鴻德苑、顯揚苑、東西竄圭苑、（靈帝造、各周數千步、在宣平門外）長利苑、靈琨苑、菟苑、遊賞之觀。則爲東觀、承風觀、白虎觀、增喜觀、聽訟觀、（明帝常臨聽訟躬決疑事）平樂觀、承祿觀、臨洛觀、百尺觀。宴樂之臺閣館池。言臺則有溫明、清涼、皇女諸臺。閣有藏書。石渠、廣內、祕書、麒麟、天祿諸閣。殿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宮之閣凡七百餘間。館有平樂、裸遊之館。（靈帝於西苑起裸遊館。綠苔被堦、引渠繞流、乘船以遊。）池有濯龍、靈芝、御龍之池。餘若宅里、鄉聚、屯堡、津梁、制度亦詳備焉。以其無關於興廢。姑從略。

第四節 後漢雒陽政治組織

一、中央行政組織 後漢中央官制。多承前漢。中央官吏位最尊者曰太傅上公。然無常職。蓋用以優禮助臣也。綜總衆務則有三司，又曰三公。曰太尉、司徒、司空，即宰輔之任。分部九卿、處置政務。至哀帝時，三府（即三公）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官。（少府卿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備道聽治而已。後漢全國官數有七千五百六十七員。較前漢減少。（前漢十二萬餘人）官職、不以品別尊卑。乃以秩分、自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其中中央官制表解於下。



二、司隸校尉河南尹雒陽縣 前漢高帝置河南郡雒陽縣於成周故城中。光武定都雒陽。設司隸校

尉（一人、比一千石）掌察舉百官以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建武十五年、改河南郡爲河南尹。（尹、正

也。詩曰、赫赫師尹。(屬司隸。河南尹屬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僅十二人百石。(漢官)轄城卅一。永和五年戶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零一萬八百廿七。(後漢書地理志)河南尹下屬雒陽縣。縣治卽設於都城。(魏晉後魏皆因之)雒陽令、秩二千石。丞三人。員吏七百九十六人(漢官)漢官儀云、萬戶以上、(縣份)爲令。萬戶以下爲長。又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是雒陽縣固爲後漢時擁有萬戶以上之大縣也。漢又於周于城故址設河南縣。按、洛陽之柝置爲河南洛陽二縣者。實自後漢始也。

三、雒陽市之行政機關 史載有後漢雒陽市。如：後漢書、(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火。惟市政制度漫無攷。據漢官曰、掌市之官曰市長。雒陽市、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 斗食十人。佐、又有檝權丞三百石。(主船舶)別治中水官注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此雒陽市行政組織之大概也。市長爲維持全市治安之責。後漢書周景傳云、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竇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可證。至市交通之建設。則(一)、雒陽有街亭。共二十四街、街二亭。十二城門、門一亭。又有都亭。卽驛亭、爲郵傳止息之處。此外有旗亭、一曰市亭。市人常聚於是亭。亭者、停以息也。漢、每十里一亭。鄉亦

有亭。以備行人停息。(二)雒陽街道、有灑水車灑道。後漢書、靈帝光和三年、作翻車渴鳥洒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洒道之費。其市之里或坊。亦皆井然有序。後代之有市。皆因漢制而有增減。是漢雒陽市政、實上繼前代下開後世市政之基也。

四、政治之腐敗 後漢自章帝以後、降至桓、靈之世。政治日趨腐敗。外戚宦官之禍頻興。梁冀爲河南尹枉濫法度、至御史有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埋輪之恨。靈帝聚斂、公開賣官鬻爵。晉書食貨志曰、靈帝出于候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資助治宮室、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初、光武孝明之世、選官之法、乃行選舉、以四科取士。(四科者、一曰德行高妙、二曰學通行修、三曰明達法令、四曰剛毅多略。)至此則法已廢矣。

第五節 後漢雒陽都市經濟

貨幣經濟 前漢時貨幣經濟、已見發達。自孝武元狩九年(206)立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前漢書食貨志)貨幣通行之廣可見。迨王莽變漢制。改鑄大錢。百姓憤亂。其貨不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光武中興除莽貨泉、然貨幣雜用布泉金粟、至爲紊亂。建武

十六年（1873）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之世穀價貴。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之。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曾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競爭。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繁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有不鑄而足。帝乃不鑄錢。（晉書食貨志）此段言明當時貨幣經濟對農業經濟之破壞情形。貨幣澎漲無已。人民購買力低落。致社會經濟日趨惡劣也。既董卓焚雒陽宮殿。劫獻帝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長安飛廉之數充鼓鑄。濫鑄無限。漢世幣制復亂。貨輕物貴、穀一斛竟至錢數百萬。曹操爲相後、乃復用五銖錢。然貨幣經濟已破壞矣。

商業之發達 在貨幣經濟發展之下。商業資本極爲發達。雒陽市爲當時商業最繁華之地。王符潛夫論曰、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僞巧、充盈郡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雒陽、浮末者衆什於農夫。虛僞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

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仲長統昌言、稱當時雒陽之商業盛況曰、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瑤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而書籍之商品化書肆出。現於市場、亦始於後漢之雒陽市。後漢書王充傳、王充家貧無書。常遊雒陽市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可爲一證。又、劉梁、宗室子也。少孤貧、賣書於（雒陽）市以自資。（劉梁傳）拾遺記、王溥、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賣於雒陽市。後以一錢輸官得中壘校尉。雒陽市商業交易最盛之處、莫若粟市。明帝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賦尤輕、府廩充積。姦因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賜聖侯家。自相馳驚。馬若飛龍。照映軒簾。光華前載。（晉書食貨志）以上略言後漢雒陽都市經濟發達之大概也。

第六節 後漢雒陽學術之發達及漢太學之制

吾國學術思想、鼎盛於春秋戰國。次焉、厥稱漢世。後漢儒學、尤盛於前漢。通經者多、而著述亦豐。儒生在政治上頗居優越之地位。大者可位至三公、不得、亦可爲郡國掾吏。或居博士弟子。從大師學者如張興著錄且萬人。牟張前後亦萬人。蔡玄萬六千人。樓望九千餘人。宋登、姜玄、曹增、

楊倫、杜撫、張玄皆弟子數千人。鄭玄在馬融門下、曾三年不得見、學者之衆也。而太學至後漢末年遊學者至三萬餘人。以學者之衆、故自光武迄於靈帝時代。有古今文學派別之爭、辯難之激烈、後世則罕見。至學風之盛、學術之昌興。帝王倡導、與有力焉。漢儒抱樸守經、重尚氣節。皆後世之士所未及。惟是圖讖五行之說盛行於前、佛老思想濫觴於後（明帝時佛經入中國。張道陵創道教、方術之士見用於帝王。）被及於經學範圍。儒者多根據天人感應之思想。以解釋經籍。則爲詬病耳。

再記後漢太學之制。太學中有五經博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紀綱也。後世綜稱曰五經博士。按、博士者博古通今、士辨於然否。本秦官也。博士秩六百石、限年五十以上、入平尚書出部刺史。其爵亦尊矣。

後漢太學、光武建武五年所立。光武本紀曰、建武五年（189）十月幸魯、初起太學。又、李通傳、建武二年帝征四方。令通居守宗師起學宮。東都賦曰、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言其盛也。王制云、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弟子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陸機洛陽記言、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有太學讚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講堂。永建六年制下學堂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

嘉元年舉、刊于碑。水經注云、順帝陽嘉元年立碑、文曰、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刻石紀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太學建築工程。浩大如此。明帝以李躬桓榮爲三老九更。講經于太學。諸儒執經問難。冠帶縉紳之人圍橋前而觀者蓋億萬計。（明帝紀）是爲最盛。明帝尙儒學。自太子詡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爲四姓小侯（外戚郭陰吳馬諸氏子）立學于南宮、爲置五經師。靈帝元和六年、又置鴻都門學生。課試至千餘人。又於國子太學外立石經。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于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千餘輛、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此卽世稱之漢一字石經也。爲古代重大之文獻。後漢講學之所。猶有章帝之白虎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班固因纂爲白虎通一書。國家祕籍藏書之所。則有東觀。光武都洛、經籍祕書車載二千餘輛（前漢長安所存者）。至孝和增至三倍。後漢諸儒多於東觀校讎焉。是東觀者、猶今之國立圖書館也。至武學則有平樂觀。爲天子閱軍之所。修文講武、此後漢之所以盛也。

第七節 後漢雒陽都會之破壞

後漢雒陽都會、宮闕建築之壯麗。政治文化制度之宏偉。可謂極矣。惜至獻帝時、權奸董卓焚燒

、(董)卓遷帝都長安之情景云、於是盡徙雒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屯留鞏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獻帝本紀則載曰、(初平元年)三月、己酉、董卓焚雒陽宮廟及人家。二年二月、孫堅戰敗卓將胡軫、卓乃發掘雒陽諸帝陵。西入長安。孫堅入雒陽修塞諸帝陵而還。至建安元年(1716)秋七月、楊奉韓暹等奉帝還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其情狀之慘、千古未有也。故曹子建(植)詩曰、步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者好。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諱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曹子建集送應氏詩)荒涼至此。豈可爲都。是以曹操入朝。乃挾獻帝移居許昌矣。

第二二章

魏洛陽都會 (民元前1692—1647.)

第一節 魏文帝定都洛陽

魏文帝(曹丕)、以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民元前1692)虛應禪讓故事、篡漢。卽皇帝位於許昌。廢獻帝爲山陽公。改元爲黃初。是年十二月、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因後漢舊城定都焉。（見三國志魏書文帝本紀）又以魏行次土、不同漢火行忌水、故詔改維陽爲洛陽。（魏略）水經註曰、魏田漢祚、復都洛陽。以洛陽、譙、許昌、長安、鄴、爲五都。魏都洛陽。譙、許昌等、祇備行幸而已。文帝在位七年。傳五主。（明帝、叡、₁₀年。齊王、芳、₁₅年。高貴鄉公、髦、₂₀年。陳留王、奐、₂₅年。）計四十六年。魏都洛之年代。較東周後漢爲短促。然周漢洛陽都城之所以歷盡劫灰、終于未墮廢者。實魏之經營洛都有以致之也。

第二節 魏洛陽都城之建築

魏洛陽都城、仍漢之舊規。惟都城四面城門、名稱略異而已。而晉都洛陽、更因舊城門舊稱焉。茲據晉書地理志洛陽伽藍記二書所記、都城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閭闔、三門。北有大夏、廣漠、二門。漢城門名之未改稱者、只南之開陽、西之廣陽。餘皆改稱。魏城之足紀者、厥稱魏明帝所築之金墉城。水經注曰、洛陽西北角築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闈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卽此地。上架木爲榭、故曰樓矣。皇居（言後魏也）創徙、宮極未就。止蹕于此。宵榭于故臺。所謂臺以停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桁于塹、以爲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邏門。城上四門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置一鐘、以和漏鼓。西北連廡函蔭。墉比廣榭。炎夏之日、常以避暑。爲綠水

池一所。在金墉者也。金墉一城耳。然其與魏晉迄後魏三朝興廢、關繫殊深。史實累載、撮要言之。金墉之在魏也。嘉平六年、司馬師廢其主芳、遷於金墉。延熙二年、魏主禪位於晉、亦出舍金墉。其在晉也。楊后及愍懷太子賈后之廢、皆徙金墉。永康二年、趙王倫篡位。惠帝則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改曰永昌宮。其後每有廢置。輒於金墉城內。劉裕伐秦。前鋒至成臯。秦將趙元勳姚洸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洸不聽、遣軍迎戰。軍敗、洸出降金墉。後魏時、城南有瑤光寺、太和中廢后馮氏、延昌末太后高氏、皆徙居於此。後至於隋、李密攻金墉不克。明年、密大敗王世充於鞏。乘勝進據金墉。唐初以洛陽治故金墉城。貞觀六年移於郭下。（即今縣治）金墉遂廢。（方輿紀要）金墉之過去、或爲廢主棄后之幽居。或作兵家戰爭之地。其在歷代興亡變亂之際。所處之位置。詎不重哉。攷金墉城、舊在故洛陽城西北隅。今故城遺址、獨有存者。而西北隅絕無金墉遺址。於故城中間稍東、明以前有金墉鎮。石刻顏故城上。今則俗呼爲李密城。鎮名金墉、蓋以李密據金墉而稱。而李密之據金墉也。已非魏晉後魏之金墉。蓋舊在西北隅、李密所據之金墉、乃隋時移洛陽入新都。而以漢魏以來故宮地統名金墉城。密所據之城、實漢以後之宮城故址、非魏之金墉也。今人不察、每以今存李密金墉城、卽魏之金墉。甯非一誤再誤耶。

魏洛陽宮殿 率因漢宮廢址。重建新殿。亦甚壯麗。三國志魏文帝本紀云、帝營洛陽宮。裴松之

注曰、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廡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河南府志攷 漢建始殿在南宮、魏在北宮。蓋以漢時洛水貫城中。故分南北宮。魏時洛水南徙。南北宮不別地。故魏引穀水繞城中。而宮殿之起、則仍漢故基也。

魏明帝始治工不之功。青龍二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臺。（三國志魏明帝本紀）魏略紀其建築盛況曰、是年大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波池。棋檣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較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嘗游宴於內 乃選好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書可。數道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蛤令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馬車、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并馬倒騎、備如漢西宮之制。築闔闔諸門闕。外累息。其築宮殿之華麗。由此足見矣。又諸書記明帝修芳林園言、帝起土山于芳林園西北阪。使公卿僚皆以土成山。立林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高堂隆傳曰、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浚雲臺凌霄闕。百役繁興。作者數萬。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墾之。凌雲臺之構築、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

。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薄曰、凌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又徙長安諸鋪簾囊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壩上。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見魏略并洛陽縣志〕魏洛陽宮略如上。若言其殿、則有太極殿。魏明帝所築。是爲正殿。〔漢崇德殿故處〕初學記曰、歷代殿名。或法或革。惟魏之太極。自曾以降。正殿皆名之。正殿之在魏文時、則爲建始殿。〔魏文初都洛、朝羣臣於此殿。〕其他殿名、則有九龍。青龍三年、崇華殿災、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以及芙蓉、九華、承光、昭陽、諸殿。魏洛陽宮諸門闕。據水經注言、魏改雉門爲闔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所書。迄魏北宮榜題、咸至梁鵠筆。南宮旣建。明帝令侍中章誕以古篆書之。又有承明門。洛陽記曰、後宮出入之門。言闕。則有陵霄闕及青龍二年所築闔闔諸門闕、外采憲。〔一曰復思、謂之屏。鹽鉄論曰、垣闕孛思、言樹屏隅角所架也。〕穎容曰、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廣雅釋、孛思在門外。孛、復也、臣將入請、于此復重思之也。〕

至魏郊祀之禮、仍因漢舊制。其可紀者、曰、營園丘於故洛陽城南伊洛會水處之委粟山上。園丘者、魏郊天之所。明帝景初平元年十月、準漢故事建之。其他、魏代之所制作者。如聽訟觀。〔明帝

聽訟處）崇文觀、總章觀、以崇文學。而游宴則有陵霄、昌都之觀。而台有凌雲、九筆、硯子、辟寒、燭臺之勝。明帝養嗽金鳥於辟寒臺、用水精爲戶牖、飼鳥以珍珠龜腦。鳥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之、用鑄銀珮。稱之爲辟寒金。燭臺高三十丈。築土爲之。列燭於臺下。望之如列星之墜地。樓有凌雲、百尺之樓。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丹陽記曰、漢魏殿觀每以複道相通。故洛宮之閣七百餘間。又有苗茨之堂。楊銜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元武、渭陽之館。靈芝、天淵、芙蓉、灤汜諸池。卽此亦可見魏四十餘年之制作。不爲不宏矣。

第三節 魏洛陽之教育文化情形

魏亦繼漢制創立太學於洛陽。文帝五年四月卽立太學并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至魏主齊王芳正始間、又於太學立三體石經。觚騰釋三體曰、古篆隸之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教體。隸用程邈體。又刊魏文典六碑於漢石經碑西。（一曰堂西）石長八尺橫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板廣二十丈。一併見晉書衛恆傳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今洛陽有出土魏正始三體石經。石藏河洛圖書館。市上碑賈處可購得墨拓本。此亦魏一代之盛事也。迨晉武帝、承魏制、咸甯四年（一說二年）立國子太學。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人。（通志略選舉）然魏晉太學、皆成立於戎馬徑德之際、名存而已。漢代養士選材、行四科選舉之法。至魏則新創立九品中正之制。州

郡置中正、以九品法取士。晉代因之。流弊殊甚。他若文學藝術、魏世多有創造。魏文（曹丕）陳思王（曹植）均富有詩才。而文學之士如劉楨等皆一世之選。故魏代文學頗稱盛也。餘若運用巧思營構發明如司馬車之屬。猶不一而足焉。

第四節 魏洛陽都市經濟之衰落

魏承漢殘破之局。國窮民困。晉書食貨志、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人多相食。且以三國兵亂頻繁。都市經濟破壞無遺。即以貨幣論、董卓於初中二年毀五銖錢更鑄小錢。貨幣即不通行。魏文帝黃初二年、又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嚴刑。亦不能禁。司馬芝等乃上議言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然戰爭荒亂。破壞貨幣信用。都市商業經濟終至於衰落。而漢之洛陽市更不可想見矣。晉書食貨志有言曰、魏明帝不恭。淫於宮嬪。百僚偏于行役。（指營芳林園言也）天下失其躬耕。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輿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繼。胡可勝言。都市經濟。衰頹趨勢之終于不可挽救者、有如此也。魏時人口、較漢時亦銳減。張繡傳曰、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杜恕傳又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者（漢）之一州之民。洛陽者乃帝都之所在。然初時以卓亂至於百里內無烟火。吳志、孫堅

傳注、舊京（洛陽）空屋。數百里中無烟火。直至魏文帝、雖徙冀州之民以寄河南郡。然洛京仍樹木成林。人烟蕭條。如王旭傳曰、旭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三國志鍾繇傳曰、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民戶稍實。人口之衰減如此。都市又焉得以繁榮。

第四章 晉洛陽都會（民元前1647—1596）

第一節 晉武帝建都洛陽

魏咸熙二年冬十二月、（民紀元前1596）晉王司馬炎、（司馬昭之子也）又以曹丕之篡漢者篡魏。陳壽三國志、記魏亡事實曰、十二月壬戌、（延熙二年）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臣公卿士。具議設壇于南郊。使使者授皇帝璽綬册、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鋪城。而終館于鄴。炎卽皇帝位於洛陽。廢魏主奂爲陳留王。改元泰始。是卽晉武帝也。仍因魏洛陽宮城而都焉。武帝在位二十五年、下傳三主、一惠帝、衷、十六年、懷帝、熾、六年、愍帝、業、五年。一計五十二年。史稱西晉。迄元帝（睿）、（民紀元前1594）以五胡之亂、東南遷都建康（南京）以後。史乃稱爲東晉。西晉五十二年間、變亂極矣。惠帝以下、內有八王之亂。外有五胡十六國之侵逼。在上者昏庸之主。（惠帝昏愚無能）社會流清談之風。際此戰亂頻仍。帝宅時處動搖不安之中。而西

晉洛陽都城之興建創制。政治經濟之設施、亦有可觀者焉。

第一節 晉洛陽都城之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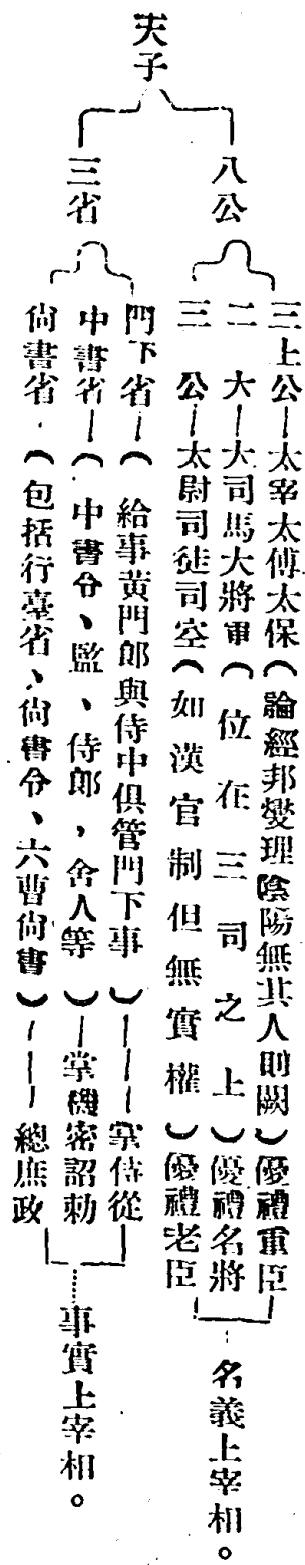
晉洛陽城，仍漢魏舊制。方輿紀要曰、東漢定都洛陽。魏晉亦相繼都焉。漢洛陽凡十二門。晉永安初、成都王穎入京師還鄴。其黨石超率兵屯十二城門。是因前制也。新築者、惟有一洛陽小城。又號洛陽壘是也。至晉洛陽宮殿、大抵因曹魏宮室。其正殿亦曰太極殿。〔武帝受禪卽位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崇正殿、太子之宮也。惟新置有宮闕。玉海曰、晉宮闕名洛陽宮、有崇陽闕、延明、通明、修雲、通福、徽音、承休、元明、元暉、崇禮、白藏闕。又宮中有九觀。陸機洛陽記曰、宮中有臨高、凌雲、宣曲、廣望、閔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着窗。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陸機又言洛陽城外有七觀、曰宣陽、千秋、鴻池、泉城、揚威、石樓等觀。城外又有鼎中觀。而華延雋洛陽紀、洛陽城十八觀。皆施元檻鉄籠。疏雲母幙。建康宮闕薄又載、洛宮有元覽觀、東汜觀、清覽觀、高平觀、竹松觀、見親觀、高樂觀、凌雲觀、章臺觀、宣曲觀、萬年觀。是又十一觀也。各家所記不同。要之、晉宮諸觀、或晉因魏舊。或魏因漢舊。稍增飾之已耳。惟觀有名宣武觀者、乃晉武帝閱軍之所。在城北。宮中有堂。名可記者曰、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仁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一作樂品）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堂、五

禰堂、嘉甯堂、堯母堂、永光堂、長壽堂。（見玉海所記）又有宣猷堂。陸士衡有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詩。言園、則有華林園。各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干寶晉紀曰、武帝泰始四年二月幸華林園、與羣臣賦詩。晉宮闕名云、華林園有車下李。陸機洛陽記、言園中有魏築景陽山。山之東有九江、直管則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又有芳疏園。拾遺記曰、咸甯四年立芳疏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葵、名曰芸薇。晉宮闕名曰、洛陽有春王園。言池、則晉有舍利、都亭、靈芝、濛汜、潛靈、綠波、諸池。（見初學記）濛汜池爲最。晉張載濛汜池賦曰、激通於千池、承瀕洛之長川是也。而池之最著者、曰東宮池。晉惠帝爲太子時聞蝦蟆聲處也。其二曰天泉池。陸機曰、天泉池南石溝、引澗水、池西積石爲禋堂。本臨水流杯飲酒修禋之勝地也。晉起居注曰、三月三日臨流杯池。晉時修禋。三月三日、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禋洛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餘略。

第三節 魏晉洛陽之政治組織

一、魏晉中央官制之興革。魏晉中央官制、多因後漢、然亦有興革。如三公之官、魏初置三公、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與後漢同。然皆不與朝政。自魏文帝封司空崔林爲安陽亭侯、此後三公得封列侯。此與漢不同也。迨晉武帝卽位、則以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司馬、大將

軍爲八公。同時并置。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是變三公爲八公矣。然其太尉司徒司空仍稱三公、太宰太傅太保則并爲上公。司馬大將軍則武官之比公者。故三公之職仍舊也。後漢初以三公爲宰相。後則事歸台閣、尙書官爲機衡之任。魏晉或能司徒改丞相、相國、然省置無常。自魏晉初元年置中書監令掌樞機。由是中書官多爲宰相之實任。迄後則又有門下省尙書省中書省三省之創制。凡一切政務。悉歸三省矣。此與漢制異也。至魏晉中央官吏數則少於漢。官之有品、自魏晉始置。其官俸如第一品食俸日五斛。後至晉則春秋給絹。率與漢異。茲附魏晉中央官制表於下。



二、司州河南郡洛陽縣 魏氏受禪。卽都漢宮。以後漢司隸所部河陽、河東、河內、弘農、并冀

州之平陽、合五郡爲司州於洛陽。晉仍居魏都。遂定名司州。仍因漢制以司隸校尉統之。司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戶四十七萬五千七百。（晉書地理志）司隸校尉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等員、凡吏一

百人、卒三十二人。行政組織範圍頗大。及晉室渡江後。乃罷其職也。

司州領河南郡。(後漢曰尹)統縣十二。戶一十一萬四千四百。(晉書地理志)魏晉之制、凡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晉書職官志)河南尹屬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魏河南郡、省河南縣(漢置)入洛陽縣。至晉則并置河南洛陽二縣。河南縣即周東都王城邾鄉也。(偏令城西)洛陽縣置令并四部尉。(晉制凡縣置方略吏四人)其屬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曹掾等員、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縣下又置四鄉。(萬戶以上之縣依此制)鄉置廩夫一人、辦理鄉政。洛陽縣設三市。(金市馬市羊市)城東西七里南北九里。司隸校尉河南尹及百官皆列城內也。(晉書地理志職官志)

三、官吏冗多政治之腐敗 魏晉中央官制及洛陽地方行政組織制度、略如上言。今述其政治之腐敗情形。王導曰、自魏氏以來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尚。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宴於安息。遂使奸人乘釁。有虧至道。(王道傳)晉時洛陽官吏冗多、公卿腐敗。傅咸言之曰、晉戶口比漢十之一。而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留置官屬。諸所寵給皆取給於民。(傅咸傳)晉自武帝太康六年以陳羣奏儀、令郡置中正之官、州置大中正。取本土之人任朝官。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施行之後。弊損層多。故劉毅論曰、今之中正者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是以有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故中正九品者、實開賄賂買官之路也。至晉代買官器備、甚於漢。晉武帝自比桓靈。公然以賣官錢入宮。劉毅（司隸校尉）答武帝問曰、桓靈賣官、錢入宮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劉毅傳）至惠帝時、賣官之風尤盛。因之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第四節 晉洛陽都市社會經濟之發達及其衰落

財·富·人·口·之·集·中 魏承後漢殘破之局。且處於三國兵爭紛亂時代。都市經濟因而衰落。洛陽雖居京師。然以明帝專意宮室之營。勞民傷財。故不能恢復後漢時洛陽都市發達之景象。晉承魏後。統一中國。天下財富集中。遂又造成繁榮之都市。晉書食貨志曰、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此言財富之集中。再言人口之集中情形、溯自東漢安順以降、至於三國鼎峙、紛擾足百年之久。遂致人口驟減。土地盡蕪。都市破壞。以實際數字計之、東漢人口莫盛於桓帝永壽三年、約有一千零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戶。至曹魏景元四年滅蜀時、魏蜀二國戶口、合計僅為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戶。不及盛漢十分之一。計其年不過六十餘。而人口衰減竟至於如此。迨晉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社會暫告平息。人戶滋殖。約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較諸漢雖有遜色。但比魏則增加一倍有餘也。是時洛陽為京師。地稱司州。人民多四方來集。計戶有四七五、七

○○。且屢有增殖焉。

都市商品貨幣經濟 財富人口均集中於洛陽。乃促成都市商品貨幣經濟之發達。而因貨幣經濟之發達。故當時追求貨幣之風氣。盛行於社會。南陽隱士魯褒因著錢神論以譏時。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墮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嗟矣富人。哀此僇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去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當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文見晉書魯褒傳)由褒錢神論、可概見當時貨幣之發達及其支配社會力量之巨大矣。由於貨幣商品化。乃使都市商業愈加繁榮。然而貨幣經濟之充分發達。使商業資本集中。形成都市之發達。而握有貨幣及土地私有權之貴族富商。

由於土地買賣及佃租制口賦制度之推行。乃更加緊其對農民之剝削。其結果以農業為基礎之自然經濟。遂因而日加衰落。故傅玄曰、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擬於王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但商業經濟之發達趨勢。猶若洪流不可阻遏矣。即如貴為皇太子之司馬遼、亦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又在於西園之美葵魚園鷄麵之屬、而收其利。朝野上下。趨利於市。故晉洛陽都市經濟遂有空前之發達。是時也、洛陽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城內、處宮城之西、金墉城之南。水經注、凌雲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二曰馬市。在城東、亦曰牛馬市。亦即刑稽康之東市也。司馬昭陷害稽康、將刑於東市。康素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三曰羊市。在都城之南。是謂晉之三市。（見陸機洛陽記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而洛陽東門（建陽門）外有臺、築亭曰朝旗亭。上有鼓、懸鼓繫之以罷市。是市之早放晚收、均有定時也。都市商業發達。水利交通亦因之而開闢。水經注記晉之素洛曰、洛水東逕計素洛、中朝時百官貢計所輸、故洛得其名。素洛者 當為漕米所集聚處也。武帝本記曰、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中注洛以通漕。從此四方財富集中於洛陽。京師繁富。甲於天下。

都市繁富與貴族豪奢 干寶晉紀總論言、太康之中。牛馬被野。行旅草舍。外閤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賈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稱未治。未足以明吏守法。民樂其生。

百代之一時也。社會既富足如此。帝王公卿之家。尤見豪富。晉書食貨志載曰、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如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灶之盛。連徭帝室。布金罍之泉。粉珊瑚之樹。如石崇、財產豐積。屋宇宏麗。水碓田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玕命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而築榭開沼。殫極人巧。宅室輿馬。僭擬王君。是時貴戚王僧羊綉之徒。亦稱豪富。而以崇爲最。石崇曾與王愷鬥富。愷以羊糞澳釜。崇用灑作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乃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泥壁。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鉄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石苞傳)王武子亦富。世說新語、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是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埽)又曰、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并用琉璃器。婦子百餘人。皆綾羅綉縠。(一作搗)以手擎飲食。酒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愷石崇所未知作。其富豪生活、可以概見。

都市中奴隸之使用 貴族豪富。又擁有多數奴隸。晉書荀勗傳、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

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刁協虞傳、刁氏素殷。富奴客縱多。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蠶。由此足見當時凡稱豪富之家。必餽養多數奴婢。奴婢之待遇、至爲殘酷。或無故彼殺、或發奴爲兵。如王愷置酒、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殺人。石崇每宴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至於發奴爲兵。晉書惠帝本記、太安二年、方決千金竭。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又武帝咸寧元年十二月、詔令以鄠奚官奴隸。著新城化田兵種稻。至於奴隸之來源。多由於掠奪或買賣。史載有慕容廆掠夫餘種人、賣于中國。(夫餘傳)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元帝本記)張方入洛。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張方傳)奴隸之買賣公開、如商品之交易。乃爲官府所特許。惠帝永平七年、詔骨肉相賣者不禁。(本紀)而祖逖傳又有奴價倍婢之紀載。均可資證。

都市社會生活之奢侈與墮落 貴族豪富。既擁有巨量財產。又蓄養多數奴隸。故其生活之驕奢淫佚。開歷史上之新紀元。一般社會生活。亦趨於奢侈。傅咸言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百姓競豐其屋。賈豎皆厭梁肉。媵妾被服綾羅。賤隸乘堅驅肥。土廣人稀。而患不足。至若士族豪奢尤甚。誠如傅玄所云、上之人不節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曾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慾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慾。而婦女男子生活。復過於淫佚。如愷帝本

紀言婦女之淫佚生活曰、婦女莊飾織衽。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食酒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男子生活尤爲荒唐。咸甯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效仿。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晉書五行志）晉武帝太康二年、平吳後、選孫皓宮人五千入宮內。朝夕淫樂宴遊。怠于政事。其掖庭殆將萬人。又乘羊車遊寢宮庭。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掃地以引帝入宮。後宮亂寵。無次序矣。社會以淫靡相尚。此西晉之終于亡也。

天災流行農村破產 都市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士族豪貴。生活奢侈淫佚。乃西晉洛陽都市之唯一特色。然而與都市之繁榮相反而行者。乃是農業生產力之底落以及大災流行。促使農村經濟整個崩潰。農民破產流亡。結果造成西晉末年之流民暴動。茲略引史實以明之。農民生產力之底落。一、由於用奴隸耕田不力。傅玄曰、耕夫務多種而耕墾不熟。徒費功而無收。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寬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數十斛。自頃一來。日增田頃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二、由於游手者衆荒廢土地。如齊獻王攸傳記、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天下通課之。則饑者必不少矣。束皙又曰、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之九州。數過萬計。

。傅玄則言、農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三、由於廢事農工生產、以事畜牧。東晉曾論曰、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壞。以供無業。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斲草于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也。以此論、則中原人口最繁之處。膏腴之地。竟事牧畜。農業生產力。焉得不衰減。生產力既減。蓄積無多。勞力不至。水旱乃易於成災。故咸甯以降。卽屢遭天災。水旱疾疫。相繼侵襲。致使農民生活。陷於饑饉中。關中、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永熙元年、十年之中。無年不旱。竟至關中米斛萬錢。饑疫荐臻。咸寧二年、荊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三年、益梁八郡水。四年、荆揚郡皆大水。而太康元、四、五、六、七、八年、大水者又數十郡國。九年、郡國三十二大旱。二十四郡國蝗災。元康五年至八年、又是水旱疫相繼。永寧元年郡國十二旱、六蝗。天災頻仍。迄無甯歲。於是流民暴動起矣。流民暴動、言其大者。則爲永寧九年四月、鄴人張承基妖言聚黨數千爲亂。泰安二年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元熙元年二月、東萊劉柏根反。迄於永嘉、流民暴動乃與蠻族橫行充斥中原矣。

士大夫崇尚清談。天災流行農村破產。但都市仍然維持其畸形之繁榮。居都市中人。沉湎於酒色享樂。士大夫有閒階級。日事清談。清談者何、卽所談不關於一切世事、而專論玄理之謂也。西晉清談、倡於何宴王弼。何宴爲吏部尙書。有位望。談客時盈座。王弼字輔嗣、十歲便好老莊。適辯能言

。後何宴見而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遂以補臺郎。司徒王戎、太子舍人阮瞻、河南尹樂廣、長史謝鯤、工部侍郎畢卓、均以清談虛名任顯。王戎既貴爲三公。竟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其弟王衍。自比子貢。聲名藉甚。惟談老莊爲事。每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故世人號其口中雌黃。與樂廣二人、競尙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二人每談論終日。義理愈精。言如瓶懸。口若懸河。朝野之人。多慕效之。樂廣又與王澄阮咸等皆以任放爲達。而阮藉、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肆意酣暢。世則謂之竹林七賢。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宗老莊、黜六經。放蕩而不尊儒術。浮虛而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朝野之間、翕然成風。幾無一人以國事爲念矣。當時有裴頠者、著崇有論力斥其弊。而終無救於時事。漢代之士皆以苦節爲貴。魏晉之士乃專務與時浮沉。放誕不羈。兩漢學者偏重經傳。魏晉之士則宗稱老莊之學。直言于虛無玄妙。此魏晉之所以終不能追兩漢之盛也。

晉世繁榮之洛陽都市。卽在社會奢侈浮佚以及清談風氣之下積極腐蝕。於是大災流行農民暴動結束其黃金時代。

第五節 晉洛陽都會之破壞與其影響

八王之亂對洛陽之破壞 洛陽都會之破壞、由於戰亂。八王內亂十六年之久。繼而五胡亂華。終

致西晉傾覆。首言八王之亂。蓋自武帝死。惠帝繼立。愚闇無能。賈后（南風）亂政。殺楊駿、廢太后、毒死太子適。淫惡無度。乃引起宗藩八王之內亂。

（一）汝南王亮。初賈后亂政。亮爲太宰。楚王暕憾之。乃誣亮與太保衛璠有廢立之謀。因承賈后旨矯詔殺之。（惠帝永康元年）

（二）楚隱王暕。賈后又用張華計執於武賁署、以矯詔罪殺之。（惠帝永康元年、民元前1621、）

（三）趙王倫。至賈后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毒殺太子適。倫乃舉兵誅賈后殺其黨。廢惠帝。篡立稱帝、同、顓、穎、三王聯兵討之。賜死金墉城。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永康元年至永甯元年、民元前1612—1611、）

（四）齊王冏。以討倫功擅政。（爲大司馬）顓穎二王起兵自外討之。長沙王又內應之。徑入宮發兵攻冏。城內大戰。惠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枕藉。冏敗、被斬於閭闔門外。并誅其黨二千餘人。（泰安元年、1610）

（五）長沙王又。顓穎二王誅廢惠帝不遂。同舉兵反。又與戰三月餘。斬獲六七萬。戰久乏糧。東海王越收又。居金墉城。朝臣方謀劫出。被領將張方執而次殺之。（泰安二年永興元年1609—1608、）

08、）

（六）成都王穎 又死、穎被立爲皇太弟。居鄴、目中無帝。惠帝親征鄴。六軍敗績。侍中稽紹死之。帝被穎劫至鄴。旋返洛京。王浚等伐穎、敗之、爲范陽王熲長史劉輿遣使縊殺之。（永興元年至光熙元年1608—1606）

（七）河間王顥 初穎挾帝自鄴返京。顥將張方兵屯洛陽。廢羊后及太子覃。逼帝西幸長安。東海王越起山東兵討顥。顥殺張方求和。尋變計拒戰。敗走入太白山。越迎惠帝返洛。顥被南模遣將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時間同成都王穎）

（八）東海王越 以上七王既死。越專朝政。殺清河王覃及朝臣王延等。石勒入寇。越憂懼死。勒焚其輿。數十萬衆均被勒騎圍射殺盡。王公庶士死者十餘萬。毗及宗室卅六王。咸隕身鋒鏑。慘矣。（懷帝永嘉元年至五年、民元前1605—1601。）

以上八王內亂之經過也。晉書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馬接而宗廟墮。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也。

永嘉亂後洛陽宮城化爲邱墟。永嘉之亂。（民元前1605—1600、計六年。）五胡亂華。侵擾中原。其結果非僅破壞洛陽京師。且促使漢族自北向淮南江南大批遷徙。造成東晉偏安之局。并結束三代

秦漢魏以來之中原文化。而開始南北朝之黑暗時代。此誠中國歷史上之劇變也。洛陽都市經濟文化。由於五胡擾亂完全破壞。永寧之初、洛中尚有帛四百萬匹。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駕反塞桃。在御隻鷄以給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晉書食貨志）惠帝本記載張方之掠洛陽也。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乃掃地無遺矣。自五胡侵擾京師後。情形尤慘。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自相啖食。魏異記曰、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圍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邱墟。都市化爲珠玉是也。愍皇西宅長安也。餓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疋之麩屑而供帝。君臣相虧。莫不揮涕。（全上）王彌、劉曜、石勒、劉聰、之相繼寇陷洛陽也。相使焚築郡城。化爲戰場。魏殿宮殿。盡爲邱墟。其經過情形則如下所載、永嘉三年九月、（王）彌（劉）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一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晉書王彌傳）四年、劉曜石勒圍洛陽。十一月、東海王越率衆出許昌。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并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永嘉五年五月、司馬越死於軍中。王公以下死者十餘王。越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被石勒殺害。大將軍句晒表遷都倉垣。諸臣不敢奉詔。宮中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懷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

得進而還。六月、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土宴、竟陵王、尙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尙書閻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被虜也）「見晉書懷帝本記」王彌傳言曰、彌與（劉）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京城之南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

洛京傾覆中原文化爲之衰落 西晉洛陽都城宮殿。經劉曜王彌劉聰等寇掠焚燒之後。盡成瓦礫灰燼。曩昔榮華。化歸烏有。至於帝后被幽辱。王公被殘殺。景况之慘。前所未睹。亦一代之浩劫也。從此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泪。（晉書劉淵載記）而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且也、中原衣寇大族。盡舉室南遷。北地則淪爲胡有。腥羶干戈。暗無天日。晉書王導傳曰、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明何喬遠閩書、言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詹、丘、何、胡、是也。由此中原文化爲之衰落矣。

東晉偏安與桓溫之移都洛陽計議 洛京傾覆。西晉亡。元帝（睿）渡江稱帝。是爲東晉。建都揚

州。（今南京管揚州地）當時司、（洛陽地也）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歿。江南所得但有楊荆江梁益交廣諸州。其徐州僅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東晉偏安東南。終不能匡復中原。重開一統之業者。此固由於晉室君臣之無遠謀。亦東南地勢未可利用而使然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民元前156）車灌袁真等曾持節至洛陽修復五陵。時征西大將軍桓溫力主移都洛陽。表疏十上。竟不許。哀帝興甯元年、（民元前152）桓溫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掌握兵權。欲經緯中國。以河粗平。復欲還都洛陽。故上疏曰。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螻蛄以待龍伸之令。潛蟠以候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綿邈五十餘載。先舊殂歿。後來童幼。斑荆輟音。積習成俗。遂絕望於本邦。寔安於所託。舛言道之。不覺謬焉。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宣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陰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實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兼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鬃。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甚。夫人情味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功。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經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晉書桓溫傳）疏上、朝臣盡耽安於江南景物。不思北土。且以中原蕭條。人情疑懼。

皆持論不可。又以懷德溫勢。不敢爲異。故莫敢先諫。獨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諫以不可。其論洛陽也。則言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慘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困夏蕭條。井壞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而其言江南也。則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故曰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踞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雖增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遠者。又言、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避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晉書孫楚傳）綽疏上。事遂不果。嗣後、東晉君臣。悠悠歲月。更無復懷念洛京之意矣。

第五章 後魏洛陽都會（民元前479—534）

第一節 孝文帝移都洛陽之經過

拓拔珽、鮮卑族人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民元前468）崛起代北。稱帝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國號、初稱大代、旋改代爲魏。改元祚國。是即後魏之道武皇帝也。在位二十三年。下傳四主。（明元帝、嗣、一五年、太武帝、熹、二八年。文成帝、濬、一四年。獻文帝、弘、五年。）歷八十五年。至孝文帝（宏）即位。延興元年、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民元前471、是時、後魏

已廓平河朔。統一北方邊徼民族。闢壤經世。奄然大國。而與南朝之宋對立。自宋劉裕建國都建康（HONG）後魏拓拔燾統一北方。兩大國對立。遂分南北朝。孝文幼承洪緒。聖容英發。有囊括宇內一統天下之雄志。太和十七年九月、（HONG）孝文帝親率大軍南伐。（伐齊也）師次洛陽。周巡故宮基址。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野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又觀洛橋、幸太學觀漢魏石經。（魏書高祖本紀）大軍自發平城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額於馬前。帝曰、長驅之謀。廟算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李）冲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慙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遠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甯獨有誤。當有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向鑿。卽常移都於此。（洛陽）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植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

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協定羣議。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伐。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魏書李冲傳）

孝文既定遷都之議。乃詔徵司空穆亮、尙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等經始洛京。又設壇於滎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計。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於代京（平城）。翌年（太和十八年）二月詔天下喻以遷都之意。惟是時、代京舊臣。仍懷戀故舊。不思南遷。孝文帝乃還至平城。臨太極殿、喻在代羣臣以遷都之略。且使羣臣各言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熊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旣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恆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尙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又喻羣臣曰、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羣臣遂不敢復言。旣是、乃部分留遷。（資治通鑑齊紀五）（太和）十九年八月、金墉宮成。孝文帝引羣臣歷宴

殿堂。至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由是後魏都洛陽矣。

孝文帝既移都洛陽。乃行用夏變夷政策。其一、曰曾儒興學。勅有司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又復崇聖祀孔子。稽古爲則。制禮作樂。準漢魏故事。定園丘於委粟之山。營方澤於河陰。以事郊祀。孝文以前各帝多重武功。至是文教乃大昌。其二、曰改胡姓。北人原以土爲拓、后爲拔。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拔氏。孝文以土爲黃中之色。黃物之元。故詔改拓拔姓爲元氏。是故後魏自孝文後又稱元魏也。代北之人隨帝南遷河南者。先是與文帝爲之定爲複姓。或爲三字姓如步孤六氏。或爲四字姓如非疆六斤氏。其音多似西域梵書。有二合三合四合者、皆指一字之音。孝文皆爲之改單姓。如、改拓拔氏爲長孫氏。奚達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孤六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魏書百官志）改姓賜名。歷代有之。然盡改胡姓從華夏單姓、使胡人因之漢化者。實孝文之偉勳也。其三、代北人遷洛者後悉爲洛陽人。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即洛陽）。不得還北。於是代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矣。隋書經籍志曰、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卅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并爲河南洛陽人。自此和族血統完全混雜。胡人悉漢化矣。其四、曰變易胡俗。孝文欲變北俗。引羣臣論之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

。一從正音。其年卅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卅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爰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資治通鑑齊紀八）又禁士庶胡服胡語於中。然孝文帝之變易胡俗也。魏宗室多所不樂。如、旣變胡服。朝臣皆變衣冠。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獨胡服於其間。孝文以其宗室奢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又 太子恂、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孝文賜之衣冠。恂則常私看胡服（後被杖廢）。由是可見孝文改制之艱難也。

慨自永嘉播攘。神州雜穢。諸胡橫行。禮壞樂崩。後魏崛起朔漢。底定燕趙。奄有中原。然太和以前。多事征伐。經國軌儀。舉多粗略。孝文卜宅洛都。用夏變夷。文物典章。煥乎復振。洵軼符秦而跨江左（兩朝也）。惜乎早年厭世。（孝文崩僅年卅三歲）窺慮未從。隆至世宗（宣武帝 471—499）致意玄門。崇尚釋氏。太和政教。爲之一衰。泊胡后（充華孝明帝母。）當權。諸閣用事。（

1397—1388。）至於海內傾圮。紀綱泯然。外藩首禍。變故迭興。始則爾朱氏張莽卓之兇饑。（爾朱榮弑胡太后幼主立孝莊帝。1381—1382。爾朱世隆弑孝莊立節閔帝。1382—1379）繼則高歡宇文泰效曹馬之故智。迄孝武帝永熙三年（1378）高歡挾孝靜帝東遷於鄴。宇文泰奉南陽王寶炬又稱帝於長安。（1377）由是東西魏分。而魏祚移矣。〔東魏篡於北齊（1362）西魏篡於北周1355。〕

綜計後魏都洛陽之年數。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營洛都（449）至孝武帝永熙三年十一月、高

歡遷孝靖帝（清河王世子善見。是年天平元年。）都於鄴止（1387）。共歷四十一年。孝文帝居洛六年、以下都洛陽者六帝。（宣武帝恪）六年。孝明帝翊一二年。孝莊帝子攸三年。節閔帝恭一年。孝武帝修二年。孝靖帝善見一年。）

第二節 後魏洛陽都城之建築

後魏洛陽都城。因魏晉都城而拓大之。東西長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洛陽城門。多依魏晉舊名。楊銜之伽藍記所述、東面三門。曰建春、曰東陽、曰青陽。南面三門。東首門曰開陽門。次西平昌門。次西曰宣陽門。（魏晉稱津陽門）西面四門。南首門曰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次北閭闔門。北首門曰承明門。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孝文帝所立也。北面有二門。西曰大夏門。營造三層樓。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蓋棟千雲。東頭門曰廣莫門。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每一門皆有三道。即所謂九軌是也。城內、南北東北。各開御道。極寬廣。至言宮城。首曰金墉宮。宮成於太和十九年八月。孝文時初徙洛都。宮城未就。止躡於此。即魏所築之金墉城也。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形製猶如初時。孝文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名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徧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見伽藍記）

後魏洛陽宮殿。悉因魏晉故基重建。宮城門、正南一門、曰閭闔門。門外、夾建巨闕。闕前渠水

（穀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門東、有司馬門。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並遠。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宮城西有四門。北首一門、曰千秋門。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原爲魏文帝所築。臺上有八角井。孝文帝於井北起造涼風觀。登之望遠。目極洛川。臺下有碧苑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異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牖戶。雲起梁棟。丹楹窳桶。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湧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此數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洛陽伽藍記）千秋門南。有神虎門。東對雲龍門。宮城東門也。二門衛楸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水注經）又南、有通門掖門。均宮城之便門也。宮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後魏宮殿門桁榜題。皆令中書舍人沈含驛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勅符節令江式易以大篆。南北宮、帝后路寢。均在宮城內。以言諸殿。正殿、曰太極殿。亦增飾魏普故殿而成、爾朱榮之亂。卽奉莊帝肇升太極殿以朝羣臣也。又有太極前殿。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10）十二月初成。曾舉羣臣于此殿。賜布帛有差。其他、曰觀德殿、式乾殿、光明殿。孝莊帝手刃爾朱榮於此殿。宣光殿。孝明帝朝皇太后之殿。常係內殿。顯揚殿、亦爲內殿。熙平二年八月孝明宴太祖以來宗室年五十以上於顯揚殿。中家人之禮是也。

園池亭臺 宮城北有華林園。亦魏晉故園也。園東翟泉。卽春秋王子虎晉狐偃所盟處也。孝文因名齊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魏文帝九華臺。孝文於臺上造清涼殿。宣武帝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蜺蜺閣。乘虛往來。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豈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寒露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元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聚。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澈。得霜卽熟。皆傳云出崑崙之山。柰林南、有魏明帝所立苗茨之碑。孝文於碑北作苗茨堂。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虐。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氣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均見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記云、華林園內、有疏圃。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繚石爲口。工作精密。又言、園北有瑤華宮。南卽景陽山。山上都亭堂。一曰都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鸞。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險。雲臺風觀。纓帶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貌沒鸞舉矣。是則園圃之樂。堪

與漢魏比美也。

再略言官署。宮城闔闔門南一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太尉府。南有將作曹。曹南九級府。府南太社。社南凌陰里。藏冰處也。御道東、有左衛府。南卽司徒府。再南有國子學堂。國子堂南、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太廟南有護軍府。西陽門內御道北。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闔闔宮門。南至昭元曹御史臺。東陽門御道北、有大倉署導官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建春門（城東面北首一門）內御道南、有句斤典農耕田三署。藉田署南、有司農寺。而在御道北有空地。晉太倉故處也。倉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孝文於泉北置河南尹。出建陽門。東北行。經建陽里。東卽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攄德碑。典虞曹、則在東陽門外敬義里內。（皆引自伽藍記）除以上所記官署。後魏又創築四夷館。蓋用以招接東西四方來歸之蠻夷。館在永橋之南。永橋在宣陽門外（正南一門）四里洛水上。橋、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橋以南。圓丘（祀天之所）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曰金陵館。燕然館。扶桑館。崦嵫館。御道西、有四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東對四館。伽藍記載曰、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後、賜宅歸正里。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內三千餘家。北夷來附者。處燕來館。

。三年後、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旃巖館。賜宅慕義里。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閻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極其盛也。而永橋南。道東、猶有獅子、白象兩坊。白象者、乃永平二年、(民元前二〇〇)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客數人。常養象於乘黃署。因時走壞屋牆傷人。故徙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

宅里坊之制。後魏都城。中。廟社宮室府曹以外。猶有里。亦一代城市之制也。里者、方三百步爲

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一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伽藍記)王公侯爵宅第。以及商賈人民。均聚其類。宅處各里內。茲略記各宅里、并及諸王公臣卿府第。(一)城內宅里。西陽門內。御道北、延年里。有同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西陽門御道口、又有永康里。內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閭闔宮門南。御道西。有義井里。東有大將軍高肇宅。東陽門內。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嘗掘地下。得金象一軀。高三丈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始二年荀勗造。里北有昭儀寺。寺中有池。隱士趙逸云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青陽門內。(東城南頭一門)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故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有水、冬夏不竭。太傅錄尚書事長孫稚、尚書右僕射李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

尉術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猶館斂。當時名爲貴里。(二)城東宅里。其著者、卽建陽門外之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是晉朝旗亭。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鍾一口。撞之聞五十里。胡太后以鐘聲送遠。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建陽里、卽晉時白社池。董威壘所居處。屋內有瓔絡等十寺。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剝養。百姓所供也。東有綏民里。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中、宣明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目不瞑。尸行百步。人以爲枉死。里東、崇義里內有京兆杜子休宅。趙逸見而嘆之曰、此宅晉太康寺也。掘地得磚數十萬。銘有太康六年王濬造字。崇義里東。有七里橋。晉杜預之荊州出頓之處。(朱氏偃師縣志云在治西十里三門村西。似今地屬偃師。)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人號之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今偃師縣城西九里三門村。)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有東安里。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洸、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瓚等四宅。再東一里。御道北、有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祕書監鄒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修和宅。是吳主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東陽門外。御道西、有昭德里。內有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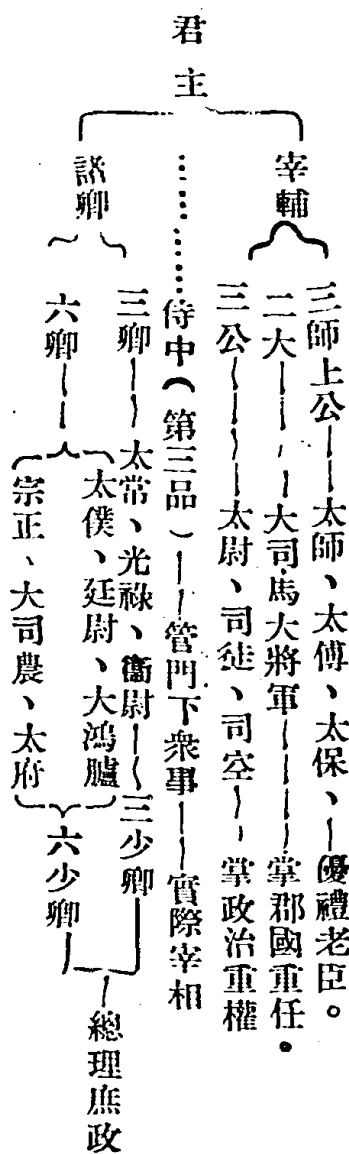
。居室儉素。唯倫最爲豪俊。齋宇光麗。埽比王侯。且有園林山池之美。（今地皆尉假師）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孝敬里。有廣平武穆王懷宅。堂宇宏美。獨顯當世。御道南、有景帝里。太和中、太保司徒公司馬椿所創居。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并居是里。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又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里東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三）城南宅里。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利民里。南有三公令史高顯宅。嘗於堂前掘地。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故人謂爲蘇秦舊宅也。開陽門外三里。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漢魏立石經。孝文題爲勸學里。東有延賢里。有尙書令王肅宅。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爲高陽王雍宅。雍爲爾朱榮所害。捨宅以爲寺。（四）城西宅里。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有太傅清河王暹宅。宅第豐大。西北有樓。出凌雲台。俯臨朝市。極目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有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宅。北有侍中尙書臨淮王彧宅。又西三里、有壽邱里。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爲王子坊。河間王琛、東平王略宅第。亦均在此里中。閭闔門外一里許。御道南、有廣平王懷宅。北瞻芒嶺。南眺洛水。東望宮闕。西顧旗亭。宇高形勝。後舍宅爲大覺寺。東、宜生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再七里卽長分橋。晉時穀水注城。多壞民舍。故立石橋。以限水之長分流於洛故名。一云。張方橋。晉河

間王顥將張方、屯軍於此。民間訛呼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五)城北宅里。大夏門御道西、有闕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廣漠門外一里。御道東、有永平里。堂太上王廣處。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東北、故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孝文改名開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甃子。人皆棄去住者恥。惟寇軍將軍郭文遠、游憩其中。宇園林。匹於京師。又有煨人宋雲宅。(詳伽藍記)以上漢魏晉迨後魏都城宅里之大概也。

第三節 後魏洛陽京師行政組織

一、後魏中央官制 後魏道武帝皇始元年、始建曹省。(一曰臺省)置百官。制度粗舉。官名乖疏。孝文太和十七年、南朝梁王肅來奔。爲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遷洛後、又改次職令。班爲永制。三公之職。異於漢晉。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後增置太宰、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爲二大。太尉司徒司空是謂三公。然握政柄則絕非三公二大。多以侍中輔政。任侍中者率貴族皇室。爲樞密之任。猶漢尙書郎、魏晉之中書監令。可稱爲實際宰相。至漢晉九卿官職。後魏亦因之。惟分三大卿三少卿六大卿六少卿。後魏官吏數有七千七百六十四員。超過漢晉官數。官階、自魏晉行九品。後魏復因九品而品各置從。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階。凡卅階。從品及階之職次。前世所無亦一代之別制也。

。官俸多給以絹絲粟等。宰民之官則隨地給公田（如刺史十五頃）。其中中央官制表解如下。



二、司州河南郡洛陽縣 後魏於洛陽置司州、設司州牧。（同漢之司隸校尉。從第二品。）下屬

河南郡置尹（第三品）。河南郡丞（第六品）。洛陽縣令（第六品）。僚佐尉吏主簿功曹等與漢晉

略同。降至東魏天平初、則改司州爲洛州、置刺史。領郡六、縣十二。戶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九。口六

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其郡縣爲洛陽郡、領洛陽、緱氏（今偃師）二縣。河陰郡領河陰縣。（孟津）

新安郡領新安、東垣、河南三縣。河南郡領宜遷縣。（東魏改洛陽爲宜遷）餘中川、陽城兩郡。（魏

書地理志）

三、後魏政治之腐敗 後魏任官、因汴州郡置中正掌選舉。因魏晉深弊。先門第而後賢才。魏

主（孝文）雅重門望。當世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五姓者、卽范陽盧氏、清河崔氏、瑒陽鄭氏、太原

王氏、隴西李氏也。率皆清望家族。皆使其世與貴族王公互通婚媾。至代北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尤動着當世。不使其充猥官。其重視族姓甚於東晉之論斤於閭閻。由是貴族弄權。賢士避世。膏粱子弟盡居要津。而政治之路塞矣。降至末季。用人尤猥濫。士流恥居其位。以至政教陵替。國傷民勞。元氏覆沒矣。

第四節 後魏洛陽都市社會經濟之發達情形

(甲)、後魏國庫之富積與貴族生活之驕侈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十戈。或斃於饑饉。幸而自存者。十有五焉。拓拔氏世居朔漠。不事農耕。地瘠民苦。實稱窘困。迄道武(拓拔珪)定中原。世祖平方難。吞滅諸胡。掠奪其子女玉帛。以充府庫。國因大富。魏書食貨志曰、登國六年、(道武)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卅餘萬。牛羊四百萬。漸增國用。又言、世祖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養滋息。馬至三百餘萬匹。羣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降及孝文徙都洛陽。又以勸農屯田疏漕開鹽池之利。國復殷富。直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賞賜動輒數十萬緡。靈后(胡充華)當權。閹宦得志。宦者之家。積金滿室。楊銜之伽藍記曰、于是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莫不稱力而去。國家之富足。可以概見矣。

後魏盛世、洛都社會繁榮極矣。楊銜之云、當時四海宴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莞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食。洞戶連放。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當時隱士趙逸云、晉洛京民少於後魏。而王侯第宅豪侈則與後魏時相似。是則魏晉競富鬥奇之豪侈生活。又復重見於後魏矣。永安中、南朝陳慶之送北海士琛入洛僭帝位。事敗、還奔蕭衍。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季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夫登太山者卑培樓。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褰衣博帶。被及秣陵。(伽藍記)是後魏洛陽社會之繁盛堪匹晉世。然其驕侈淫靡之風。則亦相作者也。貴族生活至爲豪侈。言其最甚者、則曰、高陽王雍。伽藍記云、正光中、雍爲丞相。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檐反宇。轆轤周道。僮僕六千。婢女五百。隨珠魚目。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夾道文物成行。入則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伴於禁苑。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語人曰、高陽一食

。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次曰、河南王琛亦富。嘗與高陽（雍也）爭衡。伽藍記稱其豪富放誕。猶晉之石崇。琛造文柏堂形加徽音殿（見宮殿）。置玉井金鑪。以金五色績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篳、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出爲秦州刺史、無政績。惟遣使向西域求名馬。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况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瓷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器亦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絢纈油綾絲彩越葛錢絹等、不可勝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俯嘆。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雍）一人寶貨多。誰知河間（琛）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伽藍記）再如清河王懌亦稱豪富。宅第園林之勝冠於當時。懌愛賓客重文藝。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瞻望南臺。珍肴具設。琴笙并奏。芳醴盈壘。嘉賓滿席。使梁王懷兔園之遊。陳思慚雀臺之燕。他若司農張倫、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踰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

王莫及。偷造景陽山勝者自然。天水人姜質爲作亭山賦行傳於世。（伽藍記）貴族王公彙侈如是。社會間則以淫靡相尚、此爲後魏洛陽都市社會之特色也。

（乙）後魏洛陽都市貨幣商品經濟之發達

五胡亂後。晉代繁華之洛陽都市經濟。在野蠻民族之財產與領土之掠奪以及殘酷蹂躪之下。殘破殆盡。然都市殘破。絕非都市消滅之唯一原素。如一旦交換經濟得仍然進行。則殘破之都市。便能迅速恢復其往昔之繁華。後魏遷都洛陽後。四方財富畢集洛京。交換經濟因之發達。遂造成後魏洛陽都市商業之空前繁榮。言其貨幣經濟。則後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孝文帝遷洛。始詔天下用錢。於太和十九年、鑄錢曰太和五銖。令京師及諸州鎮皆行之。內外百官俸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造錢。工備冶爐。（魏書食貨志）然因各州鎮隨毀鑄錢貨。甚或只行絹不通錢貨。而民間私鑄。流品極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孝明帝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魏書食貨志）河北諸州。以少錢貨。猶用他物交易。錢不入市。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而河南州鎮。盛行土錢。有所謂鷄眼鑿者。錢品不一。民間多有盜鑄。毀大爲小。巧僞百出。至四方州鎮。用各不同。（同上）由是知後魏之貨幣經濟實未有普遍之發達。然以落後之游牧民族。建國中原。承喪亂之餘。猶能繼漢魏貨幣之遺制。推

行廣用。亦大不易也。且後魏貨幣經濟。實以戎馬在郊。江疆未一之故。致未能普及於諸州鎮。但洛陽京師、貨幣經濟固甚發達也。熙平初、尙書令任城王澄奏請統一幣制、推行錢幣。其言云、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而不入徐揚之市。又言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甯可專買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平通典。卽此亦可見洛京貨通行錢幣也。魏書任城王澄傳、澄死、賜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更可見錢幣應用之廣。

貨幣經濟發達。乃促使商品交換經濟發達之唯一要素。後魏洛陽京師既盛行錢幣。故造成極繁華之洛陽商品市場。楊銜之伽藍記、言後魏時洛陽城西、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城東、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孝義里東、有洛陽小市。城南、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過永橋南、有市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此三市者、商業皆極爲發達。(一)洛陽大市 伽藍記曰、市周回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至於鹽菜貴賤。市買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西比南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由商賈之富侈。表現當時商業資本之極度發展。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

趙者。善吹箏。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延伯每臨戰場。令僧趙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馬入陣。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賊師萬俟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憫。左右謂伯牙之失鐘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喪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醜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醞善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蒸晞。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滯。還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曰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鳴賓釀酒之蕃。路逢盜賊。飲之卽醉。皆被禽獲。因復命爲姦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別有準財金肆二里。乃富人之所居。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瓦屋。層樓疊臺。重門啓扇。開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中、以上商上僧。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據伽藍記所言洛陽大市之繁盛。實令吾人不能不加以贊嘆。而其市場設置之完善。職業分工之精密。以及商業資本家勢力之大。（如金銀錦繡之禁令不行）無一而非具有近代商業都市之特色。前代所及未也。（二）洛陽小市。伽藍記載之不詳。惟其地近租場。（在建春門外、距市約六七里、）爲天下貢賦之所聚。而漢之粟市、晉之牛馬市、亦併設城東。若是則洛陽小市所行交易之商品。似亦不外乎

牛馬粟米之類也。稱之爲小市者，蓋以其市場之規模、商品之交易、均不及洛陽六市也。（三）
四•通•市•乃•國•際•貿•易•市•場•也。伽藍記曰、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天下難侍之貨。咸悉在焉。魏書食貨志曰、至於南徙洛都。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即言四通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四通市、民間又稱之爲永橋市。伊洛之魚。多于此賣。士庶須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復以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故時人又稱爲魚鰓市。後魏商品市場發達概況、略如上。至市場工商營業。亦有徵稅之事。魏書食貨志言、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一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此猶今世所徵之營業稅焉。

第五節 後魏洛陽佛教及其佛寺概況

佛教流傳中國。最古之紀載、爲前漢武帝元狩中（2032-2030）霍去病討匈奴。斬獲至祁連山。渾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降。獲金人長丈餘。武帝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是爲佛像入中國之始。及後張騫使西域、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196）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然至中土。人多未之信。迨後漢明帝以夢金人。傅毅始以佛對。及遣蔡愔秦景使於天竺。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得釋迦立像佛經四十二章。洛人孟福張蓮任筆錄譯經之勞。由是緘經於闌臺石室。立白馬寺於洛陽城雍門西。是爲中國最古之佛寺。而此後中國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也。然漢初雖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沙門多胡人。皆衣赤布。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書釋老志高僧傳佛圖澄傳）章帝時、禁王英喜爲浮屠齋戒。見雄王室以致自殺。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陽翻譯。最爲通解。漢末、竺融依陶謙。侵占廣陵下邳諸地委輸。大起浮屠。時有月氏僧三支行道中國。（支讖、弟子支亮、亮弟子支謙。）三國魏黃初元年（190）孫權起昌樂寶慧二寺於武昌。漢人出家依佛戒剃髮爲僧。亦自三國魏始有。文帝時、朱士行首以漢人出家。士行、河南潁川人。往西域至于罽國得經九十章。晉太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歷代三寶記、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似在魏末矣。）明帝時、有中天竺人曇摩迦羅至洛陽宣譯誠律。自是中國始有誠律。至西晉、洛中佛寺有四十二所。（釋老志伽藍記）全國佛寺一八〇所。僧尼三七〇〇人。不爲不盛矣。迨五胡亂華。晉室避難江左。干戈擾攘。生民塗炭。人皆厭亂。佛教出生不滅之說。深能迎合人心。以是佛教得乘機盛傳於中原。如道安惠遠之顯於東晉。佛圖澄鳩摩羅什之顯於石趙姚秦。惠遠開廬山結蓮社爲中國佛教講壇之始。（後演成淨土宗）羅什譯大乘經典。大乘教始入中國。晉安帝時、法顯橫雪山至印度取經航海東歸。爲中國遠至印度求經之第一人。然大規模傳戒。仍在北方

。洛陽尤爲佛教流傳之中心地。石勒破洛陽後。佛圖澄見重於勒。大弘佛教。立寺八百九十三處。弟子近萬人。姚興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至者五千餘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空矣。胡族統有中原。尊佛爲戎神。故獎許人民出家信佛。南北朝時代。佛教傳播尤盛。北朝之局開自後魏。自道武至獻文七主。皆崇奉佛法。廣事寺觀。工役之大者、如平城京西靈巖寺。鑿山開石窟、鑄彫佛像高至七十餘尺。(今大同雲崗石佛)孝文帝移都洛陽。帝后皆崇信佛法。貴族王公卿附之。士庶趨從之。以此佛教獨盛於洛陽。而非南朝所能及也。茲紀其盛如下。

(一) 講經之盛行 孝文以後各帝、多崇信佛法。每親講經理闡揚佛理。如、宣武帝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明僧。弘明善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釋老志)帝長釋氏之義。每至講經。連夜忘疲。又、永平元年帝於乾式殿爲諸僧朝講維摩結經。(本紀)孝明帝母胡后掌政。胡統寺尼工談義理。常於宮內與太后說法。神龜元年冬十月、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至正光三年冬還。凡得一百七部、皆是大乘妙典。(伽藍記)融覺寺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善提流支、知名西土。曾譯曇謨最大乘義章傳之西域。沙門東向遙禮。曇曇謨爲東方聖人。崇真寺比丘惠曇偈說過去未來禍福禪。自後京師比丘悉皆誦禪。不復以講經爲意矣。孝莊帝被爾朱榮縊於晉陽三級佛寺。臨刑猶不忘禮佛。作五言偈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

出國門。舍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新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伽藍記）臨死求救於佛。誠與南朝梁武、遙遙成對也。永熙二年、孝武曾率百僚作萬僧會。（本紀）至貴族之家亦有開佛經講筵者。陳留王景偁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京師各大法師咸預其席。（伽藍記）

（二）僧尼之衆多。魏書釋老志、正光已後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即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此言全國也。若計洛陽僧尼又豈只其十之一二哉。皇后妃嬪多有出家爲尼者。士庶更無論已。伽藍記、瑤光寺爲椒房嬪學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士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魏書皇后列傳載云、孝文皇后馮氏（馮熙少女）居瑤光寺爲練行尼以終。宣武后高氏、孝明即位尊爲皇太后。以延昌三年四月出俗爲尼。徙居瑤光寺。崩、以冠禮葬於北邙。爾朱榮亂、胡太后盡召肅宗（孝明帝）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至若政治上犯罪者多逃佛寺爲僧以免禍。梁陳慶之兵敗、即削髮爲沙門。廣陵王恭、永安中亦遁跡龍華寺以避害。當時僧尼有免役調特權。故人民多以賦役繁重。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數甚衆。魏書釋老志載曰、孝文時有司奏言、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故詔遣其無藉僧尼罷遣還俗。計遣還俗僧尼合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又言、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

。宵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由上言、則僧尼之猥濫。以及對當時社會秩序之破壞可以概見。貴族之家、奴婢實衆。以不堪虐待。亦相率出家。熙平二年靈太后詔、禁奴婢出家。私度以違旨論。然私度之風仍不能遏止。後魏政府對於僧尼曾頒有單行法。俾共遵守。名曰僧制。太和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九條。永平元年又詔定僧制。言其要、則僧徒遊行須領印牒。僧徒犯罪、除殺人仍依俗斷。外餘悉以內律僧制處之。有僧五十以上方准造寺廟。又限制度僧。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六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人。以為常準。（魏書釋老志）法亦精嚴矣。

除漢人之出家為僧尼。胡沙門之居洛陽者亦甚衆。伽藍記曰、時佛法經象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自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故立此（永明）寺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南有中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又記曰、胡沙門僧摩邏至洛陽立法雲寺。凡西域所齋佛舍利骨及經象皆在此寺。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邏受戒。至若禪宗之祖菩提達摩、（伽藍記云波斯國人）時自天竺至中國。先至建康（南京）見梁武帝。譚機不諧。於熙平中來洛陽。後卓錫嵩山。

僧尼之著名者。魏書釋老志載、自世宗（宣武）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

深、僧邈、道欽、僧獻、道暕、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并見重於世。又曰、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由是足見當時佛教人物、實北盛於南也。而爲後所不及者焉。

(三) 佛·寺·概·况。楊銜之伽藍記云、後魏洛陽京師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猶有四百二十一所。然此僅以京師表裏言之。餘外不在此數也。佛寺之發達、實由於捐產於佛寺者衆。楊銜之曰、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士庶豪家、舍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栴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土木締結、被朱紫而已哉。(伽藍記自序)。資治通鑑曰、(胡)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尚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通鑑紀五)。一既崇佛。下彌企尙。士庶多有謁資供養佛寺者。伽藍記言洛陽城東建陽里內有瑠瑠等十寺。里內士庶一千餘戶。皆崇信三寶。衆僧剎養。百姓所供也。至於私人捐產捨宅以立佛寺者。則尤爲普遍。河陰之役(爾朱之亂)。王公卿死者衆。其家多捨宅以施僧尼。由是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夫造立佛寺。原爲祈福。今竟全國上下。各自高尙。貧富競爭。費竭財產以供僧衆。建立佛寺務存高廣。是造福未至。先傷其生業矣。拓跋氏終于不振者。其由此歟。

後魏洛陽佛寺構築。莫不偉麗。伽藍記所述三十餘寺。無一不具建築之巧妙。且絕不類同。寺觀之最精麗者。首稱永甯寺。伽藍記云、寺是熙平元年靈太后（胡充華）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外國獻經象皆在此寺。寺中有九級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去地一千。去洛京百里已遙見之。刹上有金寶餅。容二十五石。下有承露金盤卅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鉄鎖四道。引刹向浮圖（塔也）。浮圖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廿金鐸。浮圖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屋上有五行金釘。復有金鑲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至於高風永夜。窮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長金象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五軀。作工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鎖綺疏。括柏松椿扶疏拂檐。藜竹香草。布護毼榻。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于斯也。（常景河內人博學知名）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宮牆。四面各開一門。南面門樓三重。去地卅丈。圖以雲氣。畫彩仙靈。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壯嚴煥炳。世所未聞。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來至洛陽。見金盤炫目。光耀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永甯寺之壯麗既如上記。次

焉爲景明寺（宣武帝立在城南）。裝飾華麗侷於永寧。瑤光尼寺（亦宣武立）有浮圖、美將永寧。再如景樂尼寺（文獻王擇立）有象盤、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千秋寺（宦官劉騰立）裝飾佛事。悉用金玉。其餘公私寺塔。盡皆偉麗。（詳伽藍記）佛寺建築工程之浩大者。則爲伊闕石窟。窟由大長秋卿白整中尹劉騰鑿造。凡爲三所。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畢工（計經廿四年）。役工八十餘萬人。（魏書釋老志）今之龍門石佛卽其遺蹟焉。

佛寺於每年四月間皆舉盛會。各寺競出其寶象。奏其技樂。爭勝競奇。萬巷皆空。京師男女。盡至各寺崇福。歡樂如狂。伽藍記載曰、時世好崇福。京師諸象。皆來此（景明）寺。尙書祠部曹錄象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是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駭動天地。百戲騰驪。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崇佛之盛如此。則洛陽誠爲佛都矣。

孝文移都洛陽。立都城制度。佛寺建立。頗有定制。城內惟擬永寧寺一所。郭惟擬尼寺一所。餘悉在城郭外。宣武帝景明初、微有犯禁。故詔城內不許立佛圖僧尼寺舍。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然時尙虛名。捐資營寺。僧尼貪其利。亦樂爲之。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神龜中。城內私營佛寺爲數甚多。馴至破壞里巷、盜賣公田。侵奪民居。弊害不一。尙書令任城王澄奏禁私營佛寺、其言曰

、私營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又曰、（私營）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檐接響。像塔纏於腥膻。性靈沒於嗜慾。真僞混居。往來粉雜（魏書釋老志）。不特僧俗混雜。而且寺奪民居。故澄又言曰、自遷都以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佔田宅（全上）。澄書上、奏可。未及施行。而天下亂。又以捨宅立寺者衆。由是都城逼爲塔寺矣。迨至永熙多難。孝靖遷鄴。諸寺僧尼。與時俱徙。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楊銜之自云、彼武定五年重至洛陽。目睹寺觀灰燼。廟塔邱墟。昔日有千餘寺。今則廖廓鐘聲罕聞矣。計其間僅數年。而一旦荒涼至此。是破壞之偉大實勝於建築之偉大也。

第六節 後魏洛陽都會之破壞

一、爾朱氏之亂爲第一次之破壞（1384—1381、）

後魏宣武帝殞後。政綱不振。肅宗冲齡統業（孝明帝）。靈后（胡充華）婦人專政。於是發起四方。禍延畿甸。武泰元年二月、孝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陰通長樂王子攸（卽孝莊帝）。乃率兵逼京師。謀廢幼主（臨洮王世子釗、靈后立）。四月十日榮渡河內。長樂王夜涉雷陂（孟津西）北渡赴榮軍所。十二日、榮進軍據邙山之北、河陰之野。遣騎執胡太后幼主至河陰（今孟津地）。沉於河死。十

三日、百寮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迎莊帝於河梁。榮以兵權在己。遂懷異志。私語所親慕容紹曰、洛中人士繁盛。驕奢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引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力諫。榮不聽。乃請莊帝循河西至陶渚。云欲祭天。百官既集。乃引百官於行宮北。列胡騎圍之。遂縱兵殺害。計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公欽、儀同三司恆芝、儀同三司東平王略、廣平王悌、常山王邵、北平王超、任城王彞、趙郡王敏、中山王叔仁、齊郡王溫等王以下公卿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此卽史稱之河陰之役。慘毒絕千古矣。是時也、榮欲自立。既而悔。終奉莊帝入洛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敢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咸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於是詔濫死者普加褒贈。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自民贈郡鎮。又遣使循城勞問。自此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又以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十石賞散侯六千石以上賞散伯、子、男等爵、職人輸粟加大階。）初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既帝卽位。榮猶持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尙書元湛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欲抵湛罪。爾朱世隆回諫乃止。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榮乃嘆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慮。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尙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魏書孝莊帝紀爾朱榮傳伽

監記資治通鑑梁紀）然自此洛陽衰矣。而河陰役後。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如壽邸里。原爲宗室王子貴戚所居。今則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他若河間王琛宅改河間寺，高陽王雍宅改高陽王寺等是。諸王豪華門第。頓成舊迹。繁華都城。化爲荒漠。良可慨已。

迨後、爾朱榮擅權。莊帝用城陽王徽計、手刃榮及元天穆二賊臣於光明殿（1382）。笈弟世隆乃總衆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旋率胡騎千餘白服攻城郭。莊帝募敢死之士與世隆兵戰於郊外三日。李洵燒孟津河橋。世隆乃退。大剽生民北上太行。立長廣王曄於長子。爾朱世隆與爾朱兆又舉兵侵京師。兆軍自雷陂涉渡。禽莊帝於式乾殿。（一云帝步出雲龍門外被兆騎執之）鎮帝於永甯寺樓上。兆營於尙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爾朱后所生）。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尙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定、城陽王徽等。縊殺孝莊帝於晉陽二俊佛寺。初、爾朱兆世隆之破洛陽也。焚太常樂庫。鐘磬俱盡。又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李苗切諫。洛京得獲安全。然自莊帝被囚。宮室空近百日。惟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遁。盜賊不作。故洛陽都市。猶得恢復繁榮。但繁榮不久。又繼之以第二次之大破壞。

二、高歡之亂爲第二次之破壞（1381—1378、）

爾朱世隆入洛後。卽廢長廣王曄而立廣陵王恭爲帝。是爲節閔帝（民元前1381）、爾朱世隆專擅國

權。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必先白隆而後施行。天子拱手南向坐而已。而爾朱天光專制關右。爾朱兆奄有并汾。爾朱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仲遠尤甚。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由是四方之民皆惡朱爾氏。高歡者、原爾朱氏之將也。因機利便。興師聲討爾朱兆等。連擊破爾朱天光、兆、仲遠等。又誅爾朱世隆。爾朱氏號稱百萬之衆。盡皆敗潰。歡入洛陽。廢節閔帝而立元修爲帝（民元前538）。是爲孝武帝。歡爲大丞相。掌軍國重權。侍中斛斯椿勸孝武置閣內部都督部曲。增武直人數。皆選四方饒勇者充之。以備事變。孝武又密結諸鎮將。謀以敵歡。時宇文泰定秦隴。威竊關中。亦陰與高歡相抗敵。後孝武帝廣徵州郡兵。謀伐晉陽（高歡）。不意謀泄。初歡以洛陽久經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孝文）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欲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未幾而歡反（民元前548）。帝乃下制書數歡咎惡。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陣於邙山之北以迎歡軍。宇文泰賀拔勝等均率兵來赴。不期兵敗。帝率南陽王寶炬、滎河王賈、廣陽王湛等、西奔長安投宇文泰。沙門惠臻負輿持千牛刀以從。帝鞭長馬驚。糗糧之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宇文泰使趙貴梁禦率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備儀衛迎帝。見於步陽驛（今陝西臨潼新豐鎮東）。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孝武帝既西奔長安。高歡

遣將追之不及。既入洛陽。乃遷怒百官。於是殺尙書僕射章雄、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尙書崔孝芬、都官尙書劉廙。兼度支尙書天水楊機等。而以清王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尙書省。歡督軍西進。兵屯華陰。啓請帝還洛。孝武不答。歡乃東還洛陽。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還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甯負陛下。不負社稷。孝武亦不答。歡遂立滑河王世子善見爲帝。是卽東魏之孝靜帝。卽位於洛陽城東北。○（民元前1378）十月、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改司州爲洛州。以尙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自此洛都曠廢矣。而孝武帝居長安、以與宇文泰有隙。遇仇而殞。○（民紀元前1382十二月）秦奉立南陽王寶炬卽位於長安城西。是爲西魏文帝。魏旣分裂爲東西魏。洛陽乃成爲兩魏兵爭之地。戰亂之頻繁。亘二十餘年之久。○（自民元前1378—1356西魏亡止。後魏洛陽都城因之而化歸邱墟矣。

三、孝靖帝遷鄴後洛陽都會破壞無餘

後魏自孝靖帝遷鄴。洛都曠廢。加之連年戰亂。遂至生民塗炭。宮城灰燼。試分述其破壞之情形。

（甲）人民流離戶口衰減。後魏正光以前。時爲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及經爾

宋之亂。東西流移。人口衰減。高歡遷孝靖帝於鄴。發洛陽四十萬戶北徙。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郎已上非隨從者。盡令乘驢（資治通鑑齊紀十二）。孝靖帝初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於是洛陽城郭。人畜爲之一空。司馬光資治通鑑曰、魏自孝昌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率內徙。就食齊晉。高歡因之以成霸業。東（魏）西（魏）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通鑑梁紀十四）其人口之衰減、經濟崩壞之慘象。由是可見。

（乙）宮殿焚燬城郭墮廢。東魏天平二年、尙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迄後、高歡與宇文泰屢戰於洛陽。戰禍所及。宮殿遭殃。如西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七月民前574）候景高欢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于金墉城。高歡帥大軍繼之。景乃悉燒洛陽內外宮寺民居。存者什二三。初、孤獨信至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木運入洛。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乃間道西走。同年八月、高歡與宇文泰屢戰於北邙。泰戰失利。被俘虜甚衆。泰燒營西歸。留長孫子彥守金墉。歡乘勝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至是洛都宮殿盡燬矣。後魏撫軍司馬楊銜之、於武定五年、曾至洛陽。據彼所紀當時洛陽都城之荒涼景象。實令人慘悽。其言曰、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潰。宮室傾覆。

寺觀灰燼。廟塔坵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後魏之洛陽都城。始自孝文帝鼎河洛。以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宣武乃畢。今竟舉數十年之營造構築。一旦而破壞之無遺。甯非痛事。

(內)禮樂散逸文獻喪失。資治通鑑曰。魏自孝武西遷長安以來。禮樂散逸。丞相(宇文)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大統五年)稍備(通鑑梁紀十四)。是孝武西奔後。後魏禮樂卽已散逸不存矣。文獻之喪失。其最著者。卽爲漢魏石經之毀於後魏。石經爲吾國最古之文獻。蓋後漢時五經文字謬誤。儒者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故議郎蔡邕等乃奏定正六經文字。邕自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漢石經創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光和六年癸亥。歷九年方成。世之言雕板攷據之學者。不能不首推漢之石經。石經字體用今文(隸字)、故又稱一字石經。漢末變亂。經有損毀。至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降至晉室。陸機記漢石經猶存四十六碑。惠帝時曾議補刻石經、未成事實(晉書裴頠傳)。迄於後魏、漢魏石經之存者。由酈道元水經注及楊銜之伽藍記二書所記、似合有六十餘碑。(張演石經跋言之甚詳)神龜元年、崔光請補之。以亂作未果。歷代都洛帝王。對於石經無不重視保存。蓋以其攸關文化不可毀損也。然至東魏武定四年八月

、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孝靖帝本紀）隋書經籍志曰、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石經於鄴。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及大半。此誠文獻史上之一大浩劫也。漢魏石經大規模之殘毀。蓋由於東魏。又據張演石經跋云、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砲石。董道廣川書跋、則言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爲軍人破壞。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致溺。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若是、則石經之遭劫尤慘。此皆由於後魏洛陽都城破壞影響之所致也。後魏洛陽廢、則漢魏舊城亦墮廢矣。

第十八章 隋洛陽都會（民元前1307—1293。）

第一節 隋初以洛陽爲東京

南北朝紛亂之局，垂一百五十一年。至隋而統一。北朝、北魏亦稱後魏、未分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魏周均鮮卑族建。北齊漢族建。自北魏統一北方。至隋篡北周。凡一百五十三年。約民元前一四七三至一三三一年。隋朝、宋、齊、梁、陳。漢族所建。自宋篡晉至隋滅陳（開皇九年）。凡一百七十年。約爲民元前一四九二至一三三三年。南北朝之對峙。約一百五十一年。民元前一四七三至一三三三年。隋文帝（楊堅）篡周。定都長安。後周曾於洛陽置東京六府。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尚書省。旋廢之。仁壽四年、（民元前一三〇八）太子楊廣弑文帝自立。是爲煬帝。冬十一月詔以洛

陽爲東京。

第二節 煬帝徙都洛陽

煬帝初卽位。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水日王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冬十一月、(卽仁壽四年)遂幸洛陽。登北邙。南望伊闕曰、自古何爲不建都於此。蘇威曰、前代留以待陛下。帝大悅。乃決意遷都洛陽焉。并詔曰、雒邑自古帝王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維日復一日。越暨於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破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內。周遷殷人。愈在於此。况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塿。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卽便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隋書煬帝本紀)。由是於大業元年三月、(民元前1307)詔尙書令楊素、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至五年春正月、詔改東京爲東都。東都以對西都長安言也。)二年春正月、東京成。四月帝臨洛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

入於東京（隋書煬帝紀）。煬帝既徙都洛陽。其西京長安則命太子昭留守。至於六宮百宮眷屬。多移東京。楊玄感之謀逆也。欲圖東都。李密慮其不克。玄感曰、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遂引兵向洛陽（通鑑隋紀）。又、煬帝之解突厥雁門之圍也。（大業十一年秋八月被圍九月解圍）重駕還至太原。蘇威勸帝還西京。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是知百官家口。俱隨煬帝移洛也。隋煬帝在位十三年。盛治宮室。專事巡遊。頻事征伐。三駕遼左。驕怒之兵屢動。旌旗萬里。土木之功不息。徵稅百端。百役繁興。因之饑饉。人民流離道路轉死溝壑者。不可勝言。於是羣盜蜂起。天下騷亂。隋室亡矣。終宣¹之世。以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故居洛都之日實少。大業十四年春三月（民元前583）、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等以饒果作亂、弑帝於行宮。時李淵已奉代王侑（太子昭子）稱帝於長安。是爲恭帝（民元前582年十一月至584年五月）。未一年、唐王李淵稱皇帝。（大業十四年五月、煬帝崩後二月餘。）而洛陽羣臣得宇文化及弑逆凶耗。太府卿元文都等、乃共奉立越王侗（煬帝子）爲帝。改元曰皇泰。（民元前582）又不一年、王世充稱帝。侗幽居於含涼殿。旋被鴆弑。（皇泰二年四月被幽廢、五月被弑。距卽位之日、不及一年耳。）世充僞諡爲恭皇帝。自煬帝大業元年徙都至越王侗被弑止。隋都洛陽年代。僅有十五年而已。

第二節 隋營洛陽東都工役之繁重

煬帝營洛陽東都。以周漢魏晉後魏故都。荒頽不堪。（初、北周大象元年二月、以洛陽爲東京。發山東諸州兵四萬人。治其宮室。又自鄴遷石經還洛。未幾而傷堅暴周。遂罷役未就。）乃東距故洛陽都城。西移十八里。營建新都城。其建築工程之浩大。工役之繁重。古今所罕聞。隋書食貨志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唐張玄素曰、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鉄爲之。若用木輪。即便火出。鉄轂旣生。行一二里。卽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唐書張玄素傳）。資治通鑑隋紀、（煬帝大業元年三月）勅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地當宜陽縣境）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以上宮城之營築。至於東都交連之開拓。則由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汜水）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開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漕貫揚州城）。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後世稱爲隋堤）自長安至江都。沿途置離宮四十餘所。煬帝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

數萬艘。東京宮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比至河陽。相望於道。
。（資治通鑑）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女從役。
。（隋書食貨志）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通鑑）。交通建設之外。復
置洛口倉於鞏縣東南原上（大業二年冬十月）。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十
二月、偃回洛倉城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蓋用足民食也。古來帝王之營建都城。
其工程規制之大者。當首稱隋煬也。

第四節 隋洛陽都城建築制度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至隋而詳備。後世多因之。少有所改作也。呂氏曰、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
先王之法。然畦分基布。闔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逃亡姦僞。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門居
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唐人蒙之以爲治。更數百年。不能有改。其功亦豈小哉。（宋敏
求長安志引文）開皇三年、詔建都城制。先築皇城。次築宮城。次築外郭城。煬帝之築洛陽東都城也
。其規建制度。多依西京（長安）規制。而宮殿苑囿。則偉麗過之。茲試述隋洛陽都城建築規模之大
概。

一、都城。即外郭城。亦曰大城。或稱羅城。周圍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東越瀨水

。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去漢魏故都十八里。故又謂之新都。洛水貫城中。以象河漢。跨洛建天津橋。城牆不崇高。僅以短垣圻之。城門凡十。南面三門。中曰建國門。東長夏、西厚載。（或云白虎門。）東面三門。中曰建陽。南永適、北上春。西面二門。南麗景、北宣曜。北面二門。東延喜、西徽安。

二、宮城包括皇城（周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禁城（周九里三百步）言之。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高四十七尺。城牆、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即所謂夾城是也。宮城南北東西。街陌縱橫。其間并列臺省寺衛諸官署。禁城內、乃路寢宮殿之所在。兩漢以後。都城并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時改制。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人民則附居郭下。蓋在使公私有辨也。大業十三年、宇文密略河南。兵入東都外郭。居民悉遷於宮城。臺省寺府皆滿（資治通鑑）。由是可知人民均聚居於外郭內也。宮城南臨洛水。四面開門。共十門。正門曰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南去端門五百尺。端門即皇城南正門也。

三、宮殿。在宮城之內者。其一、曰乾陽殿。則天門內永泰門。東西坐宿衛兵。門內有乾陽門。并重樓東西。亦軒廊周匝。門內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鸛尾。高一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陸軒。文棍鏤檻。纒摠白重。案拱千構、雪楣綉柱。華椽碧瑤。窮軒薨之壯麗。其柱大二

十四圍。綺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十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而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業雜記）。其二、曰大業殿。乾陽殿北有大業門。門內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三曰、文成殿。乾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又南行。有東華門。門東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四曰、武安殿。乾陽殿西。有西上閣。入內宮。閣西又行。有西華門。出門西道北、有武安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大業雜記）。大業、文成、武安三殿。爲御坐朝臣之處。殿庭、并種批把、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餘尺。深百餘尺。三殿之內。爲內宮。殿甚多。不詳其名。其他殿、曰元靖殿。在元靖門內。宮內別供經像之處。曰修文殿。在元靖門東。觀象殿。宋元嘉中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隨書天文志）。觀文殿。有東西廂貯書。含涼殿。王世充稱帝。幽越王侗於此殿。其次在都城之外。亦別置宮殿。其在城南者。一、仙都宮。天徑宮。二宮均在都城之西南。大業雜記云、建國門（羅城正南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卽西苑）。傍城行三里。有天徑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大業四年造。二、景華宮。在建國門西南十二里。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大業十二年、煬帝於景華宮徵求焚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其在城東者。有亭

子宮。大業雜記云、上春門東十二里（上春門東城北首門）。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澗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都城外宮殿之壯麗者。莫若甘泉宮。宮一名芳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逼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圓風亭、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澗、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雜記）

四、寶城。宮城之外。大城（羅城）之內。猶有寶城者。方輿紀要云、寶城、隋志在洛陽羅城郭內。自爲一城。附于宮城東南。唐六典曰、卽皇城也。以內有寶城朝堂而名。唐兵攻王世充。世充遣其弟世偉、守寶城。皇城之南。又有南城。皇城之東。又有東城。是則隋東都城中。猶有附屬小城也。寶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桲林叢林。有葡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射堂。對閭闔門。（大業雜記）

五、官署宅里街坊館邸（附宮城皇城諸門）王公宅第。并百官府署。均列居皇城之內。宮城左右。大業雜記載云、（一）左右藏。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內一里有重光門。卽東光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并重觀。門內卽左右藏。左藏、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二）諸小城。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卽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

北關含嘉城。含嘉倉城也。城北德獸門。出含嘉、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元武門。門內即宮。又闔闔門內有寶城。白虎門西苑城。承福門內有東城。(三)諸王宅。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暕煬帝子)宅。第二院燕王(煬帝孫)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侗煬帝子)宅。西抵周古王城。城西、即入苑。(四)臺省府衛。(西朝堂一二三街)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署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棗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南第二街。北壁即右饒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三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祕書省。省西連尙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醢署。署西連良醞署。署西至粳米窖坊。(東朝堂一二三街)則天門南、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饒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東抵右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皇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東太陽

門一三四街）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街、卽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卽尙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五）入宮諸門及宮內官司（章善門會昌門）則天門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尙食進食尙藥進藥。內尙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尙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門東有東宮。（明福門景運門）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由景運門入。道西、左有內史、內省、祕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元壇。接西馬坊。（六）皇城正門。曰端門。西有右掖門。南過黃道渠橋。道西、有右後衛府。端門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至於皇城外。外郭城以內。街市里坊。則爲人民聚居之處。（七）大街。稱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外郭城正南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以上大業雜記）。其街道之制。亦可觀矣。（八）里坊。隋書地理志云、東里一百三。市三

。〔東市豐都。南市大同。北市通遠。詳後節。〕多在外郭城內也。坊之制度。隋稱完善。出端門。西行、過洛水天津浮橋。南至重津渠。南行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并爲重樓。飾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大業雜記〕〔九〕郡邸。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道。道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在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郡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十〕四方館。唐六典注、隋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等。是猶後魏之四夷館、今之各國駐華使領也。以上東都建築制度之大概。其城廓、宮、殿、街、市、里、坊、規制之精。建築之宏偉。歷漢魏諸朝未之過也。

六、隋東都西苑。唐六典云：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於禁苑之間。資治通鑑隋紀曰、〔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三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葉。華綴於枝條。色淪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茨。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設饌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十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大業雜記則載曰、〔大業〕元年、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扇曲周繞龍鱗渠。一延光、二明彩、三合香、四承華、五凝輝、六麗景、七飛英、八流芳、九耀儀、十結綺、十一百福、十二寶林、十三長春、十四永樂、十五清暑、十六明德（十六院名）。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各院冬剪雜綵爲之。色淪則改。沼內、冬月亦剪綵爲菱荷。院門并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卽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爲海周十餘里。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出水百餘尺。每月夜、（煬）帝引宮人三五十騎。開閭闔門（皇城西門也）入西苑。歌管達曙。作清夜遊曲數十首、奏之。西苑中、宮殿亦甚多。言其大者。曰青城宮。隋之齋宮也。明德宮。大業初、建于禁苑中。西苑瀛洲諸山上。有總仙宮。曲水池、有曲水殿。三月上巳。煬帝與羣臣饌飲之所也。兩京記云、隋東都苑、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草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東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所謂會通苑、芳華苑者。諒亦西苑之別稱也。煬帝之營西苑也。其奢華靡麗。非特漢靈帝之靈琨苑、梁孝王之菟苑、魏明帝之芳林園、不能望其項背。卽漢武之上苑。亦不過此也。今洛陽縣城西。金谷園村以西、至於新安縣境。北自邙山。南直伊闕諸山。皆隋時西苑之地。而遺蹟蕩然。難尋故址。追想昔日繁華。令人惆悵。

朝野僉載會記西苑逸事二則。容非史實。以文頗饒奇趣。錄之於下。（其一）煬帝一夕泛舟遊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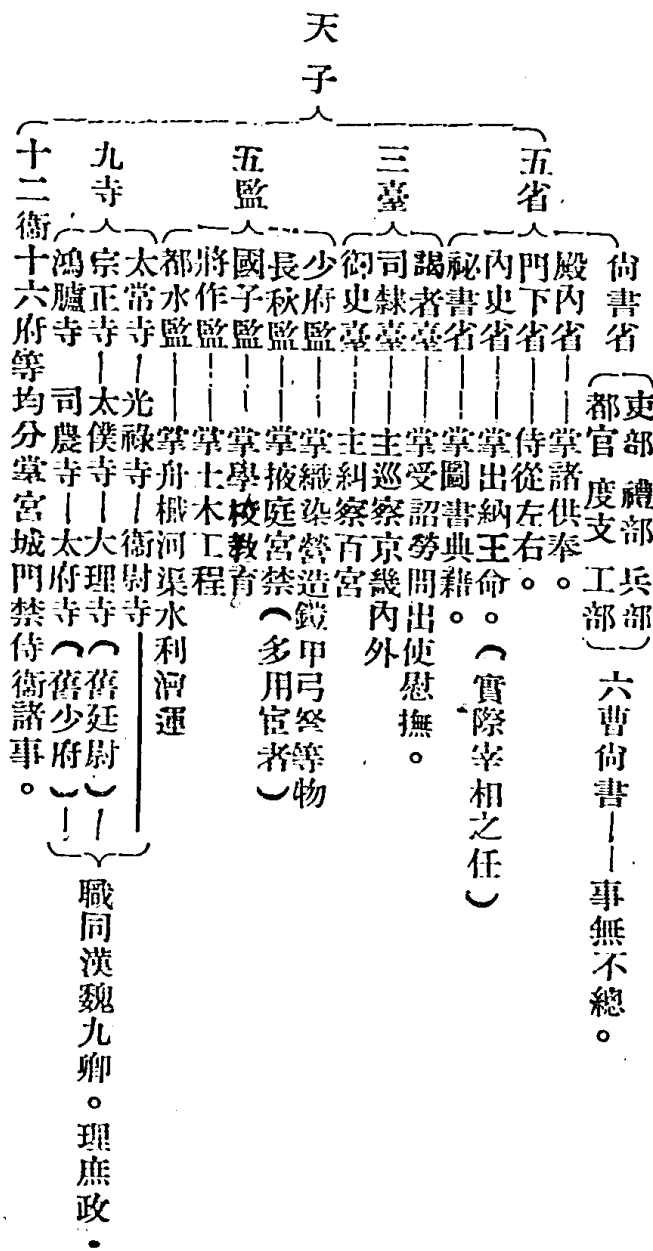
海（西苑之海也）。升海山。時月色曠曠。萬籟俱寂。忽水上有一小舟。只容二人。帝意爲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忘其死。（陳後主叔寶死於隋文帝仁壽四年冬十一月）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淇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怨叱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歿於水。吳公臺在揚州。越王侗皇泰元年（1294）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葬煬帝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其二）西苑十六院中。各樹奇木。一日、明霞院楊夫人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且是夕、聞空中若有人語云、李木當茂。泊曉視之。已茂盛如此。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亦繁盛。煬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妃曰、楊梅味清酸。不若玉李之甘也。帝嘆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抑天意乎。後楊梅枯死。帝果崩於揚州。

第五節 隋洛陽東都之行政組織

一、隋中央政治組織至煬帝大業中。多所改革。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之稱。隋書職官志、大業三年定品令、自第一至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罷諸總管。廢

三師（三師三公之官自隋廢）特進官。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下監名以爲殿內省。并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以爲五省。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爲少府監。改內待省爲長秋監。

隋中央官制表



國子學爲國子監、將作寺爲將作監、并都水監、總爲五監。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騎尉、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加併左右禦、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

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爲前後焉。以上或是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軍爲內官。內官之數共二千五百八十一員合郡縣官等。計一萬二千餘人。京宮祿秩、一品祿九百石其下皆以百名爲差。四品以下以五十石爲差。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又京官給職分田。如第一品五頃。九品爲一頃。隋中央官制見附表。

隋室設官分職備制如上。惟煬帝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藉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通鑑唐紀八張玄素答太宗問政）是隋之中央官制、僅備而已。煬帝末年任官猥濫。法制虛廢。選舉之制。煬帝始建進士科。大業三年使吏部侍郎分掌尙書職事。創法新穎。開唐代貢舉科試之法。

二、隋河南郡河南縣洛陽縣。東魏於洛陽置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隋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尙書省。其年廢尙書省。二年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總監。十四年於金墉城別置總監。東魏所置洛陽郡河陰郡亦於開皇初廢。煬帝大業元年移都。改設豫州。三年改爲河南郡置尹。統縣十八。戶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里一百三、市三。并置河南洛陽二縣。舊時郡治縣治并在故洛陽城（今縣東）。自煬帝營新都東距故城十八里。大業元年郡治縣治併西徙入焉。大業雜記、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

皇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是均在都城內也。隋制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京兆（言長安）河南（洛陽）則俱爲尹、並正三品。置贊務一人以貳之。次置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庫兵法士曹等。河南洛陽二縣與大興（隋於長安設大興縣）長安縣、置令、並增爲五品。下設戶曹法曹功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復加置而爲三司。司各二人。（舊時令下置縣尉。煬帝改縣尉爲縣正。尋改正爲三司。）

第六節 隋洛陽都市經濟之繁榮與其影響

洛陽都市經濟。至隋時亦發展至最高點。試分述之。

一、人口之集中。資治通鑑隋紀曰、是時（大業五年）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通志食貨略云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洛陽東都。爲天下之中心。四方仕宦商賈。莫不奔集。是以戶口最盛。隋書地理志、言河南郡有戶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戶。大業元年、初營東都。每月役丁二百萬。非國家人口繁盛。曷克臻此。煬帝徙都之始。曾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東都。又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隋書本紀）。人口集中於洛陽。遂造成隋代洛陽之繁榮都市。

二、商業之繁盛

隋書地理志云、隋東都有三市。胡三省曰、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通鑑隋紀注）。大業雜記言三市規制。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十里。（皇城南羅城之內）通遠市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遠市。市有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舻萬計。市南臨洛水。是則船舶商業之集中地也。至言豐都市。在羅城東南。位於臨寰橋南（通遠市南、洛水上有臨寰橋）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中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葺瓦齊平。遙望如一。榆柳交蔭。通衢交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若是、則其商品交換經濟之發達。可謂盛矣。各市交易、不限漢人。即胡人亦可入內交易。資治通鑑隋紀載曰、（大業）六年春、諸蕃請於豐都市交易。（場）帝許之。先命整飭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寶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藉以龍鬚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

至於貨幣經濟 隋初曾於揚州、并州、益州、各置五鎰、以鑄錢。又於鄂州白紵山、置十鎰鑄錢。因之、錢幣得通行一時。大業後、王綱弛紊。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

一斤。或剪鉄鑠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以至錢賤物貴（隋書食貨志）。洛陽當時、有東西錢坊。鼓鑄錢幣。然只通行於京師。未能普遍州郡也。

三、水利之建設 隋東都洛陽。洛水貫城中。又疏洛成渠。縈繞都城。既利農業灌溉。尤便漕運。唐以後 代蒙其利。言其渠。（一）黃道渠 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二）重津渠 過洛水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時開闢以通樓船入苑（西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大業雜記）（三）通津渠 亦在洛水南。元和志云、通津渠在河南縣南三里。隋大業元年、分洛水西北。名千步躋。渠東北流入洛水。（四）甘泉渠 在都城之南。近伊水處。自重津（渠）南行盡各坊（民坊）。有建國門。（羅城南門）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五）丹水渠 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六）金水渠 方輿紀要、金水、在城西（今城）二十里。隋時引水邊皇城。不流入澗水。河南府志、隋時引穀洛通西苑。不入漕渠。在今府城南門外洛水北。是穀水不過河南城北矣。惟金水行城北。所謂遼皇城是也。以上諸渠。分流都城內外。西苑中有龍鱗渠等。不關國計民生。從略。（七）通濟渠 都城東南。猶有通濟渠。卽清渠也。大業元年三月、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

水達於河是也。大業雜記、出上春門（城東北首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是渠在洛水北。（八）石瀉口。用以通泄都城內各渠道水。大業雜記、端門（皇城正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傍城西二里。南有石瀉口。石瀉、東西二百餘步。深八尺。并用青色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并用大鉄爲細腰。互相鉤牽。亦非常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於是填塞。瀉成、不過一年卽破碎。後更修補得立。二年後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三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以上水利建設之大概。計有渠。渠上有橋。渠傍有堤。疏通渠水、復有石瀉口。建制備至矣。

四、交通之發達與開闢國內外商品市場 煬帝開通濟渠及汴渠。以通河淮。長有千餘里。修邗溝以通江淮。穿江南河自京口（鎮江）至餘杭（杭州）八百餘里。穿永濟渠。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由是自洛陽西去長安。南達杭州。北抵涿郡。東至於海。水利運輸。因以無阻。史稱煬帝之幸江都也。龍舟及雜船數千艘。行江淮間。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又、大業七年、煬帝三征高麗也。發江淮以南民夫。及搬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僅此二事。已可概見其水上交通之便利矣。其陸路之交通建設。用於腹部地者。有江淮間之長堤。廣凡四十步。而又北築長城。開榆林馳道二千里。以通塞外。至如煬帝北巡至燕支山（今甘肅武威）。三征高麗。遣劉方南伐林邑。命陳稜東

擊琉球。令薛世雄西征伊吾。裴矩破吐谷渾。四方用事。由是而非僅國內之陸路交通修闢。卽中國對外之交通。亦廣爲開拓矣。水陸交通之發達。洛陽實居其中心。因通濟渠邗溝得以溝通東南。以制大江南北。因永濟渠以通東北。藉以東控渤海。國內外交通修闢。縱橫四達。洛陽以處中心位置。遂形成其縮殺中原之地勢。此歷代建都洛陽之帝王所未計及者也。而煬帝竟一手成之。其在交通上之建設。厥功甚鉅。實爲中國交通史上之偉人。方之秦皇漢武。不稍讓焉。今隋開之通濟永濟二渠。因黃河遷徙。故道已不復存矣。

國內交通便利。商業隨之發達。除洛陽爲當時國之商品經濟中心市場外。若揚州杭州等處。亦爲商業繁盛之都市。至國外交通亦爲發達。此由大業中、四方諸國朝貢使節頻繁。往來洛都。足以證明。如、大業二年、突厥啓民可汗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四年、西突厥赤土國、東方倭國（日本）均來入貢。五年、西域諸國。來朝獻地。六年、諸蕃來朝。由對外交通便利。對外貿易遂因之而興。隋初、閩廣商船。有自錫蘭島、沿西印度海岸而西者。至於阿拉伯波斯人之通商於廣州泉州者亦頗多。河西諸郡。尤隋時東西交通之中樞。西方胡賈。來聚者數十國。其貿易之中心市場。遠在張掖。（今甘肅地）設互市監以掌之。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煬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復使矩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

。每歲鉅億萬計。（資治通鑑）是西北部中外通商業務固甚發達也。

第七節 隋洛陽社會文化之發展

一、衣冠文物之盛 資治通鑑隋紀載、大業二年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輜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煬帝）意。又載、煬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又、官吏常服、依品色制定者。亦自隋始。大業六年、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隋紀）。南北朝紛亂之後。衣冠文物。至隋而復振也。隋代東都衣物文物之盛。致使單于解辯突厥請襲衣冠。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日。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衣冠。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辯。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通鑑隋紀）。又、啓民可汗復上表、言願率部落變改衣服如華夏。帝以爲不可。（全上）

二、工藝美術之進步 大業中、工藝人材。均集中於洛陽。以是洛陽新式工藝製造品。乃層出不窮。煬帝自身、卽多工藝巧思。其對工藝家。極爲優待。如宇文愷爲將作大匠。何稠爲太府少卿。固

無論矣。雲定闕毗、初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爲奴婢。煬帝卽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爲朝奉郎。其重工藝人材也如此。至當時工藝製造品之精巧者。有下列數物。

其一龍舟。煬帝遊幸江都之所乘也。龍舟中、有殿臺閣。輿陸無異。猶有翔螭舟（皇后所乘）及其他深彩諸舟數千艘。均尾附龍舟。皆製造瑰麗。大業雜記云、車駕幸江都。自漕渠口（都城東南）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有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素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并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綵絲襖子行纏鞋襪等。分爲三番。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其殿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并三重、珠絲網絡。已下殿脚爲兩番、番一百人。諸嬪妃乘大朱航三十六。名深彩船。并兩重、加網絡。殿脚百人。又有朱雀航、蒼龍航、白虎航、元武航。各二十四。其駕船人。亦名殿脚。又有飛羽航六十。青鳧舸十。凌波舸十。宮人（卽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乘之。又有五樓船、三樓船、板船、黃篋舸、並給黃衣夫。（資治通鑑云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其船又有道場玄壇等。）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縹緗五百艘。八楸舸二百艘。舴艋舸二百艘。并十二衛衛兵所乘。載兵器帳幙。其造舟工藝之發達。可以見已。大業十一年、楊玄感

之亂東都也。龍舟水殿。皆爲焚。後又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是則其造舟工藝之製造力。亦甚大也。

其二、觀風行殿 煬帝北巡所乘之車輿也。通鑑隋紀載曰、大業二年、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櫺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

其三、六合板城 煬帝大業四年、北巡出塞之行宮也。乃木製之城。其製造之巧。過於觀風行殿。隋書禮儀志曰、行宮設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設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棺車。車載六合之板。其車輪解合交叉。卽爲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輪馬槍。皆玄其轅。以爲外圍。次內皮鉄菱。次內施蟄韃。每一蟄韃。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枕陸插鋼鬚。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張則雖皆外向。其牀上施璇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矧周圍行宮二丈。一鈴一柱。柱舉矧。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施槌若連矧。以機發之。有人觸矧。則象鈴發響。槌擊兩若。以知所警。名爲擊磬。又曰、太

業八年征遼（高麗）。又造釣陳。以木板連如帳子。張之則綺。卷之則直焉。帝御城與賊城相對。夜中設六合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闕。面別一觀。觀下開三門。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衛仗合六百人。一宿而畢。望之若真。高麗且忽見。謂之爲神焉。由上。六合板城構造之巧。機弩設置之精。卽與今日之機器相較量。亦無遜色。

其四、妓航酒船 資治通鑑隋紀載曰、大業十二年三月上巳、煬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琴。能成音曲。

其五、機製風亭月觀 大業雜記載、西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山上有總仙宮。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

其六、垂幔飛仙 資治通鑑隋紀云、煬帝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其餘工藝製品之奇巧者。名類殊多。不可勝列。

三、音樂之昌興 音樂戲曲。亦昌興於洛陽。其原因、則在於音樂家之薈集東都。（大業二年九

月）煬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煬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資治通鑑隋紀）後復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自是南朝音樂之精華。復興盛於洛陽。卽煬帝本人。亦富有音樂天才。且善能製曲。資治通鑑載、帝多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齊後主仇愛音樂家曹妙達安馬駒等至有封王開府者）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愁態殊可笑也。又、隋書音樂志載、煬帝欲創新樂。故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榮、祕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并令制新聲。遂制高祖廟歌九首。定殿前樂正歌十四首。太常又刪定議修一百四十曲。由是而禮樂大備。爲隋代之盛事。至於雜技藝人。亦多徵至洛陽。大業三年冬十月、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資治通鑑隋紀）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全上）鷹師者、善調習鷹隼者也。東都宮城內有鷹坊。

隋時洛陽。盛行百戲。百戲初以宴饗朝貢之胡蕃。後乃習以爲常。盛行於都市。百戲之起源。隋書音樂志言、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瀾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利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

名爲百戲。是百戲者。自齊始有。其中節目。猶今之馬戲然。百戲之演奏。極爲熱鬧。大業二年、(煬帝)初閱百戲於芳華苑(西苑內)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獸。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欄。鱉鼉魚鼈。水人虫魚。偏覆于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目。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載竿其上有舞。忽然騰躍而換易之。又有神鯨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疇。(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皇城正南門)。建國門(羅城正南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宮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繪彩。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繪彩。爲之中虛。至百戲優伎。則皆於太常教習之。(全見上)

(又：大業六年正月、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可汗以下。皆國王親來洛陽朝賀。(至十五日)乃於天津街(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設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擗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全上)。終月而罷。煬帝數微服往觀之。(隋書本紀)後世、每逢歲首正月十五元宵行樂。蓋始倡於隋也。

四、文學之創造。有唐三百年文學之盛。實由隋煬奠其基礎。煬帝頗富文學天才。史稱其恃才傲

物。如云、（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資治通鑑隋紀）。煬帝亦犯文人相忌之病。如薛道衡文學之士、以見嫉被殺（大業五年）。琅玕王冑善屬文。以楊玄感亂。羅捕得誅之。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燕子否。王冑死。煬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全上）。然煬帝固重文學。撰述亦豐富。如大業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非重文學不能爾也。至其撰述。資治通鑑載曰、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開皇十年）。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於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部。萬七千餘卷。隋時、天下祕籍圖書。均藏於洛陽東都。初、西京（長安）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資治通鑑隋紀）。隋書經籍志記曰、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

又於西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由上可見其圖書館制度。已甚完備。而目錄學分類學。亦發達矣。

五、宗教信仰 隋初重佛教。開皇元年。文帝曾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至於京師（長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又別寫藏於內閣。於是天下之人。從風而靡。民間佛像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煬帝改佛寺爲道場。改道觀爲玄壇。大業中。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諸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隋書經籍志）。是佛經、至隋煬已大集洛陽矣。大業雜記又載、寶城東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形似批杷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故又呼爲林夾道場。然佛經雖集洛陽。而佛寺之數。則不及後魏。至於道教。隋書經籍志曰、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多。其所講經。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大業雜記載、皇城外東南。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并是禁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至於宮城西明福門內。又有通真玉清二玄壇。爲道士說法之所。由是言之。則道教於隋時亦盛行於洛陽也。且以一事爲證。嵩高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煬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役。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

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資治通鑑隋紀）卽此道士陳丹一節。足證道教在當時實有相當之勢力。

六 文化之向外發展 煬帝征討四方諸胡。拓地數千里。因對外交通之開發。促使中外商業貿易之發展。凡此、均能推廣中國文化之向外發展。資治通鑑載、大業三年、煬帝駕發榆林。胡人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盧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展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此國威之宣揚也。至於禮樂文物之感化資治通鑑載曰、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帝於城東（涿郡）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又、帝至燕支山（今甘肅、武威）。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嘖咽。周亘數千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又、煬帝御觀風殿。（卽觀風行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縱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之戲以娛之。賜賚有差。凡上皆爲洛陽文化之向外發展。亦隨室之極盛也。

第八節 隋洛陽都會之破壞

洛陽今古談 第三編 洛陽歷代都會之變遷

隋煬帝之營洛陽東都也。其建築制度之宏偉。以及交通之開發。水利之建設。多爲前代所不及。惜自大業九年之後。以帝巡幸征伐。勞師糜餉。府庫空竭。人民流離。遂至羣盜蜂起。天下大亂。常隋之盛。全國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其衰也。以至於唐貞觀間。綜計、戶猶不滿三百萬。其戶口之耗損如此。亦見當時之擾亂矣。洛陽帝京。處全國混亂之中心。故其蒙禍也亦最烈。略而言之。

一、楊玄感之亂（599）大業九年、煬帝二次征高麗。天下苦兵役。所在盜起。禮部尙書楊玄感、乘機於六月反於於黎陽。引兵向洛陽。從之者如市。於是進圍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拒城嚴守。且與之戰於瀨水東邨山一帶。於是洛都城外。皆化爲戰場。煬帝聞變。自高麗引軍還。分遣來護兒宇文述屈突通衛文昇等旋師救東都。八月、玄感敗走。被執。磔於東都市。楊玄感亂後。煬帝使御史大夫裴蘊與留守樊子蓋等、推玄感黨與。蘊與子蓋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耕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初玄感圍東都。曾開倉賑濟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於都城之南。其他坐黨伏誅者甚衆、洛都經此浩劫。人口喪亡多矣。煬帝於是年冬十月、至東都。顧阿衡稱。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日平楊玄感。殺人尙少故也（通鑑隋紀）。然而隨之便有第二次更殘酷之破壞。

二、李密之亂（1295—1294）隋洛陽都城之大破壞。乃由於李密與王世充文化及等戰爭相繼。着二年有餘。人民死亡饑饉。都城建築物之破壞。亦以此期間內爲甚。戰爭之影響。首爲市場之破壞。

。大業十三年三月、李密將孟讓帥步騎兵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京居民。悉遷於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通鑑隋紀）。又考異曰、三月李密遣孟讓將二千餘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其次、則爲交通之破壞。同年三月、李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倉（城北）。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尙有三十萬。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十三。（通鑑隋紀）天津橋、煬帝使宇文愷造。至是盡燬。其三、人民饑饉情形。隋書食貨志、時（大業年）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又、通鑑隋紀曰、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已燒矣）。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宮、首尾相應。以備密。密率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按、回洛倉、藏米甚富。倉失、東都是以饑也。當時（大業十三年冬）東都米斗千錢。人饑死者什二三（通鑑）。大業十四年、（越王侗）皇泰元年（元前184）正月、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笏而朝者不可勝數。通鑑隋紀又載曰；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鑽。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越王侗）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而坐。備子禮北面拜之。其四、爲宮苑建築之破壞。是時都城內外均成戰場。惟宮苑建築

尙無大破壞。可紀者有一事。考異曰、（大業十三年）三月、密部衆入自七春門。及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燒上春門及街南十里門樓。火接宣仁門。因逼門爲陳。與城上弓矢相接。是都城東之破壞也。通鑑隋紀曰、密兵鋒其銳。每入苑與隋兵相戰。是西苑亦成爲戰場矣。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園、漢魏平樂觀。在都城之東也。然李密亦有建築。（一）、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大業十三年二月）。洛口城、卽煬帝所築之洛口倉城。地在今鞏縣。（舊小說所云瓦崗寨蓋卽此城）（二）李密大破王世充。（大業十四年春正月、充軍大敗。溺洛水死者萬餘人。洛北諸軍皆潰。是夜風雪。凍死道路又萬餘。充僅以身免。）乘勝進據金塘城。乃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金塘城址今存）。是時宇文化及亦率衆與密戰。自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混戰之後。洛陽蹂躪不堪。宇文化及爲密戰敗。北走河北。後被竇建德斬死于聊城（1293）李密降唐。旋以叛、被盛彥師追斬於陸渾縣南。於是擾洛陽者三人。只餘王世充一人耳。

三、王世充稱帝與唐李世民伐鄭（1293—1291）。隋皇泰二年四月。王世充自稱皇帝於洛陽。國號鄭。改元開明。廢隋皇泰主侗爲瑊國公。幽居於含涼殿。旋縊殺之。（是年五月、侗臨死禮佛、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諡曰恭皇帝。同年八月鄭公（侑）亦死於長安。唐諡曰隋恭帝。）至是而隋亡。世充稱帝後。頒命置百官。法度多從隋制。無可訕者。唯有一事。較差可人意。世充於闕下及

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表章。或輕騎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有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判史。親覽庶務。常與士庶共詳朝政。尙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資治通鑑唐紀）。奈其後多行不顧言。法令乖謬。且濫用非人。嫉才忌能。如世充將丘懷義居門下省。召越王君度、漢王充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姜飲博。所任如此沒濫。豈能創基建業。通鑑唐紀載、世充每臨朝。殷勤詢論。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似此人物。尙曷言治平。而世充之法令乖謬者尤爲古今少有。通鑑載、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唐）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之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設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以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夫以宮城爲大獄。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由是言之。鄭焉得不亡。唐武德三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連戰皆敗世充軍。翌年二月圍洛陽宮城。夏王竇建德率衆救鄭。世民於泥

水擊破之。車騎將軍白士讓追擒建德於牛口渚。於是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鄭遂亡。計世充稱帝至降。爲時僅二年餘已。

當唐李世民之圍攻洛陽也。戰有一年零數月。洛都城郊。大軍進退者屢矣。由是洛陽遂又遭一度之破壞。要言之。曰、饑饉加甚人口驟減。通鑑唐紀載、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侗）之遷民入宮城也（見上節）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允。尙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餓死。饑饉程度。較之李密亂時爲尤甚。而戶口竟自三萬家降至於三千家。其破壞之酷烈。殊堪驚駭。其次爲宮殿城闕之被焚毀。李密之亂。祇都城外郭一帶。略受破壞。并未毀及宮殿。至李世民降鄭。入城觀隋宮殿。嗟曰、昔侈也、窮人欲、無亡得乎。乃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通鑑唐紀）。隋室宮殿。至是毀矣。又有羅士信者（行軍總管）。曾於武德二年十月、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武德三年十月，士信又圍都城東之千金堡。（舊千金坊故處）夜遣人計賺開堡門。突入屠之。死傷殊衆。焚燒屠殺殊爲慘也。而最堪痛惜者。則莫過於文化上之損失。煬帝所置東都修文殿觀文殿之圖書祕籍名畫古蹟。自經此

次破壞。因而散亡。隋書經籍志曰、唐武德四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蹟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沂河西上。將至京師（長安）。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什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漸滯。時有殘缺。至隋之圖籍制詔。亦被毀無遺餘。通鑑載曰、李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至李世民凱旋長安。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則隋之東都文物。爲之一空矣。

第七章 唐洛陽都會之變遷

第一節 唐洛陽都會之變遷

一、唐初廢隋東都改曰洛陽宮

唐德武四年、平鄭王世充。毀洛陽宮闕。於是廢隋東都之稱。至唐太宗（世民）貞觀中、乃號洛陽宮。史稱、太宗貞觀四年六月、詔發卒修洛陽宮（隋都故處）。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帝顧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有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通鑑唐記）由是而罷。至五年九月、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以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麗。遂命毀之。免璡官（全上）。是太宗終未能忘情於洛陽也。終太宗之世。屢幸洛陽。如貞觀十一年二月如洛陽

宮（新唐書本記）。三月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通鑑唐記）。十月獵於洛陽苑。十一月自懷州還洛陽宮。十五年春正月如洛陽宮。十一月獵於伊闕（新唐書本紀）。十八年十月車駕行幸洛陽宮。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十九年二月自將諸軍發洛陽。（征商麗也）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通鑑唐紀）

二、高宗末年始移都洛陽改稱東都

唐太宗崩（貞觀二十三年五月）。高宗（治、太宗第九子）繼位。至顯慶二年二月。車駕至洛陽宮。十二月詔改洛陽宮爲東都。洛州官吏員品。并如雍州（西京畿輔）。高宗之自長安發駕洛陽也。實循皇后武氏之請。武氏、諱璽。原爲太宗才人。永徽五年、高宗召入宮拜爲昭儀。擅寵。六年十月、譖廢王皇后蕭淑妃。高宗因册立爲皇后。武后復遣人杖王氏（后）蕭氏（妃）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流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自此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長安內宮城之東北）。復見之。故勸高宗東幸洛陽。而武氏後亦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也。史稱顯慶五年十月冬以後。高宗苦風疾。司百表奏。皆委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十數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爲二聖、自顯慶以後。高宗嘗往來東都西京（長安）之間。計其時月。居洛陽時尤較居長安時多。蓋已以洛陽爲都也。對東都多所營建。以司農少卿韋弘機主東都營田苑。帝嘗謂弘機曰、

兩都東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農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帝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新唐書韋弘機傳〕至永淳元年（1230）四月、關中饑饉。米斗三百。高宗乃決移東都。遂發京師。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薛光超等輔之。餘百官悉扈從東行。自是車駕至洛都後。再未返長安矣。〔至武后光宅元年五月、靈駕西還〕次年、弘道元年七月、帝不豫。八月詔太子赴東都。十二月崩於貞觀殿。年五十六。遺詔太子〔顯、中更名哲、高宗第七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並取天后〔武則天〕進止。

三、武則天稱制改東都爲神都

中宗卽位。改元嗣聖。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成取決焉。旋以中宗欲任韋玄貞〔韋后之父〕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是年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中書令裴炎羽林將軍程務挺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旋遷廬陵王于房州。又遷于均州、故潁王泰宅。而立雍州牧豫王旦爲帝。是爲睿宗。

。改元文明。居於別殿。不得有所預。太后自是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與之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托公亦猶是也。仁軌上疏辭以衰老。太后使武承嗣（祕書監）齎圖書慰諭之。武則天臨朝稱制至九月、改元光宅。改東都爲神都。武氏稱制凡七年之久。（光宅元年二月至天授元年九月、民元前1238—1239）諸武用事。唐宗室舊臣。或被殺戮。或被流徙放黜。於是人人自危。衆心憤惋。乃相繼亂。以圖匡復。然自李敬業敗後。（敬業光宅元年九月起兵揚州。太后使李孝逸擊殺之）武后乃疑天下人多圖己。又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其心不服。遂決行大誅殺以威之。於是盛開告密之門。加之以訊囚酷法。無辜死者。不可勝計。資治通鑑曰、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至天授元年、唐之宗室。殺戮殆盡。幼弱存者。均流嶺南。親黨亦多被株連遭戮。叛離既平。由是武氏乃謀稱皇帝矣。

四、武則天稱帝改唐爲周以神都爲周都

天授元年九月（1239）、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均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武氏。羣臣上言、有鳳凰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

楹桐之上。久之飛入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資治通鑑唐紀）。武則天知威柄在己。於是御則天樓（宮城正南門）。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神聖皇帝。以皇帝睿宗（旦）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九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武承嗣等均封王。諸姊妹皆爲長公主。復封官設職。凡參與革命者。（非今之革命）皆邀殊賞。又定旗幟尙赤。置社稷於東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廢唐宗廟祭祀。一切法令。重新創立。初、武則天之稱制也。武承嗣請立七廟。中書令裴炎阻止之。及李敬業反。則天下炎獄、殺之。嘗一日召羣臣曰、朕輔先帝（高宗）踰三十年。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托。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遣老臣伉屨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敬業原姓徐賜姓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早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新唐書武后傳）。及後盡受唐宗室大臣殺之殆盡。舉皆屈伏。更不敢有異議。至是改唐爲周。自稱皇帝。羣臣且諛迎之。咸莫敢或異也。武周立國十五年。（自天授元年至長安四年。民元前 618—690）武則天以一婦人主天下。其對於政治文學頗多創造。而對洛陽神都亦頗興營建之役。雖伊之盛事刑戮。淫穢宮室。不無訾議之處。然大體論之。亦英明之主。歷觀古今中外女主。實少出其右者也。

五、中宗復辟改神都爲東都

中宗神龍元年（707）正月、時武則天寢疾。居長生院。（卽長生殿在洛陽宮城、寢殿也。非唐玄宗華清池之長生殿）張柬之爲相。久蓄匡復之志。至是乃與崔玄暉桓彥範敬暉等、帥左羽林軍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等、詣東宮迎太子。（廬陵王於聖歷六年三月武氏以狄仁傑言還神都、八月以帝爲太子十一月以豫王旦睿宗爲相王。）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衰。北門（宰相）南牙（謂羽林軍）。同心協力。以誅凶豎（指張昌宗張易之言）。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於是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宮城北門）。斬關而入。武則天時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則天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高宗）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齡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羣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返臥不語。於是中宗復卽位。赦天下。惟易之黨不原。其爲武周所枉者。咸令清雪。昌宗易之等均梟首天津橋南。又徙武則天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皇帝。中宗每十日率百官詣上陽宮問起居。二月、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

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於是周滅唐興。是年冬十一月、武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十二月、中宗始御同明殿見羣臣。中宗卽位後。愚闇無能。其后韋氏、干預朝政。亦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但荒淫無政。紊濫綱紀。實稱女禍。至神龍二年十月、中宗還都西京。以李懷遠（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計都洛陽僅二年而已。

六、玄宗開元中會都洛陽

玄宗（隆基容宗第三子也）於睿宗太極元年八月卽位（750）。開元五年己後。數往來行幸於長安洛陽兩都。唐書李林甫傳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也。開元之初。君臣協心。（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韓休、均良相。）除舊布新。其治、差及貞觀。中興之治。爲唐之盛。玄宗往來兩都。雖未久居東都。然開元盛事。洛陽固不減色於長安也。按之史籍。縷縷可述。通鑑所紀、玄宗行幸東都。計五次。居東都凡十年。（開元五年二月至東都。六年十一月返長安。十年一月至十一年三月、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十月、十九年十月至二十年冬十二月、二十二年一月至二十四年冬十四月、還西京。共計居洛陽時間九年零九月餘。）玄宗第一次行幸東都。在開元五年二月。（754）自開元二十四年十月還西京後。車駕便不復東幸矣。至其何以東幸與不復再幸東都。亦有說焉。其一、由於關中食糧生產不能足給故幸東都。開元二十一年九月、關中久雨穀貴。玄宗將幸東都

。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運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通鑑唐紀）。此言甚明。唐代帝王之屢幸東都者。蓋以關中財用不給故也。如、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至東都後。玄宗曾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二十二年五月）又、如命嬪以下宮中盲蠶。使知女功。（十五年五月）再、二十三年春正月、玄宗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數畝。其儉苦勤政如此。非無因也。至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又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等。然後運輸交通發達。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在城東北、下通漕渠。）代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自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在晉境）。由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開元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五年三月）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關中由是漸富足。故至開元二十五年九月、（玄宗二十四年冬十月自東都返西京）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遂勅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穀粟各數百萬斛。俾今年江淮所運租米。自是關中蓄積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通鑑唐紀）。其二、由於權奸李林甫主政開元政衰於是不再。

幸東都。玄宗開元初、頗稱聖主。宰輔賢良。勵精圖治。惟恐不及。以關中窘乏。於是幸東都以開江淮運輸之利。及開元二十四年冬玄宗西還長安。李林甫漸用事。未幾張九齡首以得罪罷政事。李林甫繼之爲中書令。大權獨專。自是賢哲去位。小人得志。碌碌之輩。惟容身保位。無復直言矣。玄宗乃漸耽於荒逸。無意治理。尙何暇行幸東都嘗艱苦哉。此開元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作也。通鑑載、初玄宗自東都還。李林甫知玄數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積蓄稍豐。玄宗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力士對以不可。玄宗不悅。由是力士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唐紀）。至於安祿山之亂。亦肇因於東都。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張守珪使安祿山（時爲平盧討擊使左監衛將軍）討奚契丹。兵敗執送至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必爲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晉時、石勒年十四隨人敗於洛陽。王夷甫見而奇之。斷其必爲害天下。遣人執之不及。）竟赦之。後安祿山果於天寶十四年（1157）反於范陽。

七、安祿山反據洛陽稱帝

唐室之衰。由於安祿山之亂。然祿山之反。實昏主庸臣誤國所致。自開元二十九年、玄宗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卽寵信無加。迄後祿山竟得出入宮中。累封至范陽節度使、東平郡王、河北採訪處置使、又兼河東節度使。十年之間。寵信極矣。祿山專制北方。陰蓄異志。初以玄宗待之厚。欲俟玄宗死後。然後作亂。會楊國忠（楊貴妃兄、時爲相）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玄宗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玄宗。祿山由是決意反。天寶十四年八月、安祿山遂發所部兵十五萬反於范陽。引軍南向。時海內承平久。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至。遠近震驚。而祿山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所過州縣。望風瓦解。是年十二月攻陷東都。至次年、（天寶十五年）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據於洛陽。時常山太守顏杲卿與其從弟顏真卿（太原太守）、拒賊於河北。兵敗被執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超至太守。無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謂平盧范陽河東）。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劓之。杲卿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鏑者三十餘人（通鑑唐紀）。此卽後世所稱美之常山罵賊也。或曰罵賊者顏真卿。實誤。今據史正之。祿山自此皆居洛陽。（祿山自反後未至長安）至玄宗以哥舒翰統二十萬軍于潼關。（天寶十

四年十二月）原諱固守。楊國忠又慮其不利於己。乃言於玄宗趣使進復陝洛。翰不得已引兵出關。遇祿山將崔乾祐兵於靈寶西原。與戰大敗。潼關因失守。哥舒翰亦被執送至洛陽。降於祿山。此天寶十四年六月事也。潼關既破。玄宗乃倉卒奔蜀。祿山遂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由是兩京皆陷矣。初玄宗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象馬犀象。皆詣洛陽。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洛陽禁苑中有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而西向長安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通鑑唐紀）天寶之樂。由是而散矣。玄宗既奔蜀。太子（亨玄宗第三子）即位於靈武。（天寶十五年七月、H156。）尊玄宗爲太上皇。改元曰至德。是即唐肅宗也。徵四方軍。命廣平王俶（肅宗子）帥衆討祿山。至德二年正月、祿山子慶緒使閹宦李豬兒弑安祿山於寢宮。慶緒繼卽帝位。是年九月、廣平王俶將朔方諸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收復西京長安。十一月、郭子儀等與回紇大破安慶緒將嚴莊張通儒十五萬衆於新店。慶緒乃帥其黨自苑門（東都西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降而被囚）程千里（拒戰被執）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遂入東都洛陽。許安祿山據洛陽稱帝。

（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入洛陽次年稱帝）至安慶緒走河北。（肅宗至德二年十月）其盤據洛陽。爲時、計二年零二月也。忠臣義士之被殺死於洛陽者。難以宗計。民生之塗炭。更不堪言。誠有唐一代之浩劫也。

八、史思明父子亦曾據洛陽稱帝

安祿山死。史思明又於肅宗乾元二年春正月、（753）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是年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兵潰於鄴城。（原圍安慶緒、史思明趣擊潰之）思明入城殺慶緒。收其士馬。引兵還范陽。夏四月、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以范陽爲燕京。至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自率諸郡兵向河南。未幾克汴州。乘勝西破鄭州。李光弼時爲朔方節度兵馬元帥。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洛城不可守。不若移軍河陽。叛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受。（光弼乾元元年爲侍中）光弼不聽。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使率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兵既至河陽。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遂激戰於河陽。至上元元年（760）閏三月、史思明始入東都（一曰東京）。從此思明即據洛陽爲帝矣。上元二年二月、肅宗納魚朝恩言。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初謀固守以待賊疲而後擊之。至是不得已出兵。光弼使衛伯玉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僕固懷恩則陳於平原。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

敗。死數千人。史思明既破光弼。遂乘勝西入關。兵至陝州。其子朝義遣部將駱悅等弑思明於柳泉驛。
○（陝城東。唐制三十里爲一驛）以能裹其尸。秦駝負歸洛陽。朝義乃於洛陽卽皇帝位。改元顯聖。
○（上元二年三月）至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合回紇可汗兵會攻洛陽。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
朝義乃將輕騎數百東走。於是東京克復。計自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入據東都。○（上元元年閏三月始入城）至史朝義於寶應元年冬十月離洛陽東走。○（後於代宗廣德元年正月（二二七）至廣陽溫泉柵被李懷仙兵追及、自縊死於林中）所謂大燕皇帝者。據洛陽爲都僅三年餘。

九、代宗欲移都洛陽未果

唐自天寶以後。變亂迭興。干戈塗炭。於斯爲極。代宗（初名俶後改豫）承喪亂之際。繼承帝位。卽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四月（二二〇）。初謀致治。而吐蕃入寇。廣德元年冬十月（二二七）西京陷落。代宗倉皇奔潼關。東至陝州。詔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責以收復。是時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爲相、專權自恣。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憚欲害之。吐蕃寇入。諸道兵皆恨元振居中。莫有至者。）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收復長安）。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行有日。郭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諫以爲不可。○（奏見舊唐書郭子儀傳）且論關中形勢利害。棄之不宜。表上。代宗乃卽自陝州還京師。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由是移洛之議遂

作罷。

十、昭宗末年遷都洛陽

昭宗（傑即位後改暉。懿宗第七子。僖宗儼之弟。於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民元前1024、）踐位。逢黃巢亂後。天下疲弊。帝初痛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頗有恢復前烈之志。不期後來竟受制於朱全忠。而唐室終不能復振。朱全忠者、原名溫。本黃巢降將。（溫於僖宗中和二年八月降唐。民元前1030、）討黃巢及秦宗權之亂。又誅宦者第五範等七百餘人。（宦者欲行廢立）肅清宦官之禍。以是頗有功勳。至昭宗天復元年（1021）封至東平王。又以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全忠轄地。今又使兼領河中。其勢更大。）天復三年、全忠破李茂貞於關中。威震天下。遂存篡奪之志。宰相崔胤懼、陰爲之備。全忠覺之。因遂積不相能。初乾寧三年（1016）秋七月、李茂貞兵逼西京。昭宗奔華州。藩鎮如楊行密表請遷都江淮。王建則請幸成都。宰相韓建用事。曾出崔胤鎮湖南（武安節度使）。胤至是密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乃與河南尹張全義、上表請遷都洛陽。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外出。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胤於是密結全忠。內外用事。不料至此又相猜忌。全忠欲遷昭宗都洛。深恐胤立異論以沮之。乃於天祐元年（1008）正月、先殺崔胤及其親黨。於是朱全忠遷都之計乃得行矣。昭宗之遷都洛陽也。實

迫於權臣。不得已而行。其遷徙情狀之慘。又與董卓之劫獻帝西都長安同比。惟方向不同而已。茲錄
資治通鑑所記其遷都經過情形。

遷都之準備 初、昭宗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遷都洛陽。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
張全義繕修宮室（通鑑唐紀下同）。

威逼遷都官民懷怨。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引兵屯河中。（廿一日）昭宗御喜樓。朱全忠遣牙將
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過畿甸。（時楊崇本即李繼徽、李茂貞連兵侵逼西京故云）請遷都洛陽。及下
樓。裴樞（首相爲全忠薦引）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二十二日）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
、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襁屬。月餘不絕。

昭宗東行後長安丘墟（正月二十六日）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
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汾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又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
義治東都宮。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

行至華州（正月二十八日）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昭宗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
主矣。館於興德宮（即華州府署）。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飄
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

駐蹕陝州（二月九日）車駕至陝（陝州）。以東都宮室未成。暫駐於陝。（十日）全忠自河中來朝。昭宗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全忠辭、先赴洛陽督修宮室。昭宗與之宴。羣臣既罷。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昭宗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外。

昭宗在陝州告難求救。昭宗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四川）。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泚兵（朱全忠兵）。不得進而還。昭宗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

離陝州（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昭宗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昭宗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來。

（以臣迎君此何等語）（閏四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

至洛陽（同月）昭宗憩於穀水（洛陽西）。自崔胤之亂。六軍（侍衛）散亡俱盡。所餘擊球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昭宗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左右職當使命。皆全忠之人矣。車駕發穀水。入宮。御

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殿爲正殿）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卽天祐元年）以上昭宗遷都洛陽經過之紀實也。（節引通鑑唐紀八）是年（天祐元年）秋七月、朱全忠自大梁（開封）引兵西討李茂貞。過東都入觀。旣引兵西行。又以昭宗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以謀禪代。乃遣判臣李振至洛陽。與樞密使崔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諒等圖之。於是八月、昭宗被弑於椒殿（皇后殿）。立太子祝。（原名祚、昭宗第九子）是爲昭宣帝。時年十三歲。在位三年餘。至天祐四年四月、（民前Hous）朱全忠篡位。廢爲濟陰王。唐乃亡。計昭宗天祐元年遷都洛陽。至昭宣帝被廢。爲時四年。

十一、唐都洛陽約四十年

綜唐一代都洛陽年月計之。則高宗都洛一年餘。（行幸者凡十四次均除外）以後、武后稱制七年。以唐改周稱皇帝又十五年。中宗二年。元宗開元中居洛十年。昭宗一年。昭宣帝三年。約計四十餘年。至於安祿山、史思明輩。稱雄割據。不旋踵而覆敗。不足道也。

第二節 唐洛陽都城之建築

唐洛陽都城乃因隋都。是以唐李度東都賦曰、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也。（唐文粹）其都城之名。屢有更稱。如太宗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高宗顯慶二年曰東都。武后光宅元年曰神都。中宗神龍元年復曰東都。玄宗天寶元年曰東京。肅宗寶應元年又曰東都。至都城建築制度分述

如下。

一、都城。一曰金城。卽外城也。唐書地理志曰、隋大業元年自洛陽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北據邙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杜牧詩、天津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是也。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城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新唐書地理志言、都城東西五千六百一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連苑北。自東城而東二千五百四十步。周二萬五千五十步。其崇丈有八尺。武后號曰金城。是則唐洛陽都建築規制、與隋無甚異。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武周長壽元年、則天始命鳳閣侍郎李德昭築之。都城四面門。南面三門。中建國。平王世充時被焚。後又修復。東曰長夏。西厚載。東面三門。中建春（隋之建陽）。北曰上東（隋曰上春）。南永通。西面一門。關門。後又開苑門。以通西苑也。北面二門。東延喜、一曰安喜。昭宗改宣仁門。西徽安。

二、皇城。一曰太微城。新唐書地理志、皇城長千八百一十七步。廣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宮垣。名曰太微城。其門凡七。南面三門。中端門（隋名）。神龍（武后）初、改曰承天。左右掖門。東面一門曰宣仁。南曰承福。西面三門。中開化、南麗景、北宣曜。夾城自此漚通上陽宮。北、應福門。官寺衙署。均在皇城內。與隋同。

三、宮城。一曰紫微城。貞觀中稱爲洛陽宮。武則天名爲太初宮。卽禁城也。唐六典曰、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或曰在皇城中西北隅。）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新唐書地理志云、宮城在皇城北。長千六百二十步。廣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衛。曰紫微城。武后號太初宮。宮殿均在宮城內。唐高祖武德四年、平洛陽。隋宮遂廢。貞觀中、太宗復治之。高宗顯慶以後、營繕益密。舊唐書地理志曰、宮內別殿、臺館三十五所。又曰宮城有隔牆四重（夾城）。正門曰應天。正殿曰明堂。（卽乾元殿武后作明堂）明堂西有武成殿。卽正衙聽政之所也。方輿紀要、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重。東二門。南曰賓暉。北曰啓明。西二門、南曰金輝。北曰乾通。至宮城門凡六。南面三門、中應天。（原名則天）。門左與數。右光政門。（原各長樂門昭宗遷洛後改）東面一門曰蒼龍。西面一門曰金虎。北面一門曰玄武門。至宮城內諸門及殿。據攷得者爲、（甲）宮城南面正門應天門內、有門曰乾元門。門左曰萬春。右曰千秋。其內卽乾元殿正殿。武后改作明堂。玄宗後改爲乾元殿。殿後一殿曰紫宸殿。武后光宅元年常御此殿稱制。乾元殿左有春暉門。右曰秋景門。北曰燭龍門。（乙）宮城南面左與教門內有會昌章善二門。（丙）宮城南面右一門曰光政門。門內有廣運門。其北曰明福門。明福門東曰武城門。其內有武成殿。光宅元年、武后稱制卽御此殿受朝賀。武成殿北有長壽殿。明福門西有崇賢門。其內有集

賢殿。原名集仙。玄宗開元中改集賢殿。北有仙居殿。東億藏殿。又東同明殿。武則天死後。中宗始御此殿朝羣臣。(丁)宮城西北出曰洛城西門。其內有總昌殿。北曰儀鸞殿。南出曰延慶門。又南曰韶暉門。西南曰洛城南門。其內有洛城殿。天授元年策貢士於此殿。(戊)宮城北門曰玄武門。門內通迎仙宮。宮內有長生殿。神龍元年、中宗復辟。張柬之斬張昌宗張易之於此殿廡下。又據東京記言、東都宮城有九洲池。在仁智殿之南、歸義門之西。其他曲象東海之洲。居地十頃。水深丈餘。魚鳥翔泳。花卉羅植。要皆宮城之內苑也。唐末、昭宗遷都洛陽。重葺宮城。以宮城前殿爲貞觀殿。殿內崇勳殿。再內、內殿。皇后所居之殿、曰椒殿。朱溫弑昭宗於此殿。及昭宣帝卽位。何太后居積善宮。被朱溫弑死。蓋此時宮殿均非舊觀矣。

四、唐上陽宮、上陽宮、爲唐洛陽都城建築之最壯麗者。唐書地理志云、上陽宮城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拒穀水。東卽宮城。北達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亭臺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通鑑作調露元年韋弘機造)高宗之季。常居以聽政。通鑑載、神龍元年。中宗復辟。徙武則天於上陽宮。帝每十日率百官詣觀風殿(正殿)間起居。武則天後卽崩於上陽宮。唐六典曰、上陽宮南臨洛水。北拒穀水。東面二門、南曰提象門。北曰星纒門。提象門內曰觀風門。南曰浴日樓。北曰七寶閣。其

內曰觀風殿。北曰成化院。西南曰甘露殿。殿東雙曜亭。又西曰麟趾殿。東曰神和亭。西曰洞元堂。觀風之西曰本校院。又西曰麗春殿。殿東曰含蓮亭。西曰芙蓉亭。又西曰宜男亭。北曰芬芳亭。其內芬芳殿。宮之南面曰僊洛門。又西曰通仙門。其內曰甘湯院。次北東上曰玉京門。門內北曰金闕門。南曰太初門。玉京門之西有客省院、蔭殿、翰林院。宮西曰含露門。玉京門西北出曰仙桃門。又西曰壽昌門。門北曰元武門。門內之東飛龍殿。又攷諸雜藉、上陽宮南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又引洛水爲中州於宮之東。園池之美。於斯稱佳。上陽宮殿之壯麗。可云至矣。故唐李庾東都賦讚之曰、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鴛瓦鱗翠。虹梁盪壯。橫延百堵。高聳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也。王維詩云、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蕭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澗橙花發。玉輦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遊。（全唐詩）勝景可以想見矣。

攷今洛陽縣城西四里許、有地名西宮。內軍校航校和平村。迤西南一帶。蓋卽唐上陽宮故處也。此外在萬安山上有萬安宮。縣城西北上店（邙山）有避暑殿。皆武后所建。

五、禁苑、唐之禁苑。卽隋之西苑。唐書地理志云、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西臨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飛山。苑城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方輿紀要云、禁苑東距上陽宮七里。西面四門。南曰迎秋、次遊藝、次籠烟、北靈溪。苑中有三

陂一積翠、二月陂、三上陽。以穀洛二水泛溢。故爲三陂以防之。至於禁苑中宮亭池臺。唐六典曰、禁苑在皇城之西。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之渠。洛穀二水。會於其間。周圍一百二十六里中有合璧、冷泉、高山、龍鱗、翠微、宿羽、明德、望春、青城、黃女、凌波等十一宮。芳林金谷二亭。泛翠碧凝之池。資治通鑑唐紀載、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使蔣玄暉徵昭宗諸子德王裕等九王。置酒苑中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是苑中猶有九曲池也。

禁苑之外。復有上林苑。或云、今龍門花家寨、卽是故處也。全唐詩註、天授二年、(唐改周)臘、鄉相欲詐稱花發。請武則天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云、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

六、都城中之宅里。茲言其大者、(一)十王宅。開元十五年、玄宗建。附苑城爲大宅。分處十王。(卽慶、忠、棣、鄂、榮、儀、台、穎、永、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於內。是爲十王宅)初、皇子多居禁中。自始居外。就夾城起參起居。既孫漸多。又置百孫院。(二)魏王泰宅。東都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唐書本傳)(三)長寧公主宅。公主下嫁楊慎交。造第東都。第成、府財幾竭。崇臺蜚觀相屬。無慮廢二十里。(唐書公主列傳)(四)宗楚客宅。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石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塗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著吉莫靴者

行則仰仆。既被逮。太平公主（武后愛女）就其宅看。嘆曰。觀其行坐處。吾輩虛生浪死。（朝野僉載）（五）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狄仁傑、張說、盧全、等諸公鄉相。均各治第東都。不贅。里之有名者。曰履道里。白居易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散騎常侍楊弼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里在都城東南（唐書本傳）。次曰集賢里。唐書裴度傳、度見闔閭擅威。不復有經濟志。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三曰、樂和里。李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相公（唐書本傳）。四曰尊賢里。宋璩善羯鼓。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璩女。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羯鼓錄）。再言坊。曰明教坊。崔融與宋璩均宅於此坊。環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兩京記）。殖業坊。有酒家婢。兵部郎中朱前疑悅之（朝野僉聞）。尊賢坊。坊有田令宅。紫牡丹發花千朵。振德坊。居皆貧民。賀知章目爲糠市。

七、壯麗奇偉之建築物（甲）明堂、一曰萬象神宮。又曰通天宮。武則天使僧懷義建明堂。於垂拱三年十二月造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一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戶。上爲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榘檠。藉以爲本。直之以鉄索。蓋爲鸞鳳。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下施鉄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紵大像（佛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

矣（資治通鑑唐紀）。故王求禮曰、（侍御史上諫則天不報）古之明堂。茅茨不翦。朱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紂）瑱臺。夏癸（桀）瑤室。無以加也。至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明堂被火焚。於萬歲通天元年（次年）三月、又成新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廣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鉄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舊唐書禮儀志）。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命將作大匠康眞素之東都毀明堂。眞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歸爲乾元殿。自此明堂毀矣。

（乙）鑄銅鉄爲天樞。武則天延載元年八月、武三思帥四夷會長請鑄銅鉄爲天樞。立於端門（皇城正南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桃鑄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鉄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次年、（天冊萬歲元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十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丈。四龍上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槓。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會長名。則天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通鑑唐紀）。玄宗開元二年毀天樞。發匠鎔其鐵。歷月不盡。其建築工程之大。卽此可知矣。

（丙）鑄銅爲九鼎、及其他。九鼎。神功元年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卽明堂）。各依方位列焉。神都（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益州名日觀。青

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各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則天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璉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觀其五彩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爲炫耀。乃罷。自玄武門（宮北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舊唐書禮儀志）。又鑄有七寶金輪。其制不詳。通鑑僅紀云、武則天作七寶金輪（長壽二年）。七寶、一曰金輪寶。二曰白象寶。三曰女寶。四曰馬寶。五曰珠寶。六曰主兵臣寶。七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庭。想爲擺飾品也。復鑄銅爲廳、垂拱二年、武則天欲周知人間事。以受天下密奏。待御史魚承暉之子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廳。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通鑑唐紀）。機器製造。是於唐已發達矣。以上唐武周特殊建築物及工藝製造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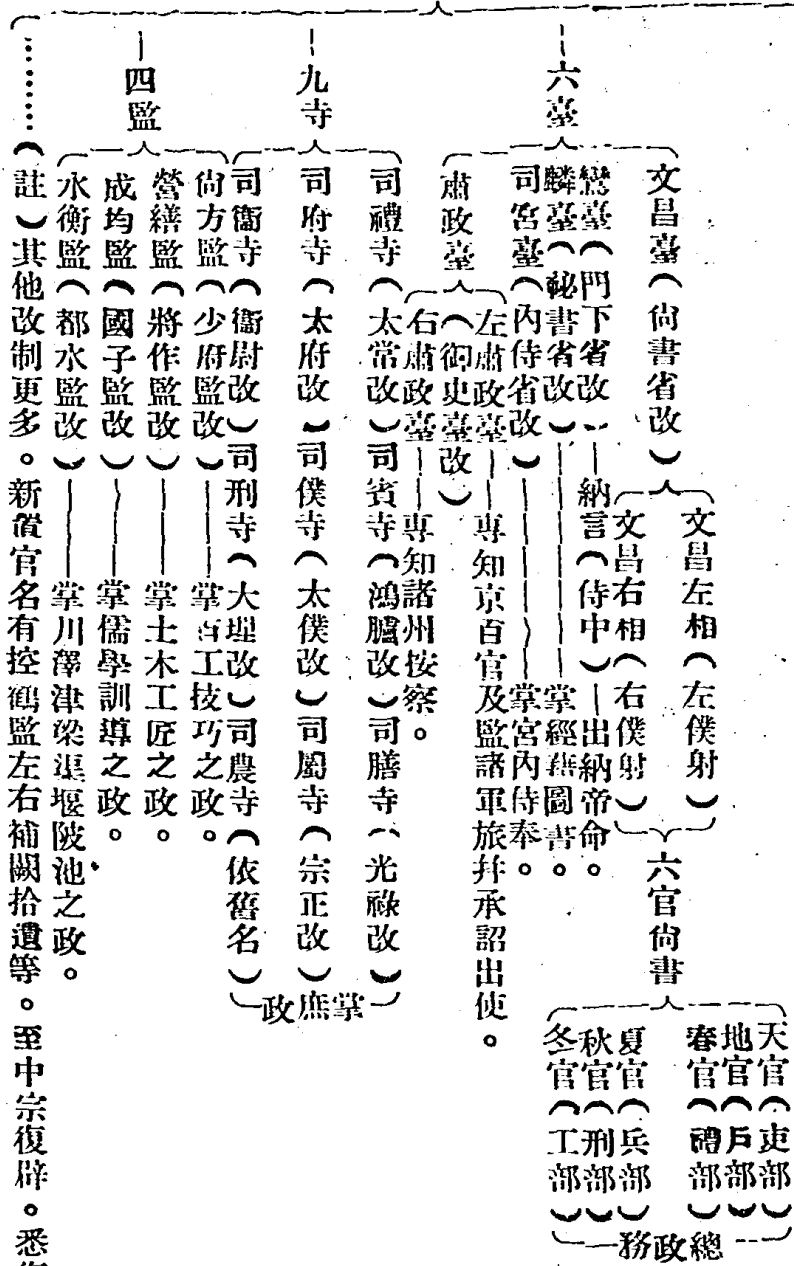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唐洛陽東都之行政組織及教育攷試制度

一、唐中央官制與武后之改制 唐中央官制。多因隋舊。官司略與隋不同者。則唐以尙書省。門下省、（出納帝命與隋異）中書省、（新置。掌軍國政令）祕書省、殿中省（隋稱殿內）內侍省（隋有內史掌不同）爲六省。廢隋之謁者、司隸二臺。僅設一御史臺。餘九寺同隋制。五監、隋有長秋監、唐無。而另置軍器監。宰相之任。則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尙書令共議國事。此真宰相也。其

後名稱不一。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自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後。有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以及同中書

一閣——鳳閣（中書省改）內史（中書令改）——掌軍國政令。

武（天則）周中中央官制表



門下平章事、同中書省門下三品、及平章軍國重事等稱皆亦宰相。宰相名號至爲繁雜。官品亦雜。除

正從卅階之外又有視正從。(如視正五品視從七品)謂之視流內。(隋稱正從品爲流內)又置勳品(共九品)謂之流外。官俸、唐制錢穀各半。如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餘依推。至武則天改唐爲周。光宅元年、更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或參用古典。官名與舊大異。但制則仍舊也。(武周中

央官制附表如上)

二、河南府河南縣洛陽縣 唐改隋河南郡爲河南府。初、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置洛州總管府。領洛鄭熊穀嵩管伊汝營九州。洛州領河南洛陽偃師鞏陽城緱氏嵩陽陸渾伊闕等九縣。同年又罷總管府置陝東道大行臺。九年罷行臺。置洛州都督府。貞觀元年移治所於河南縣之宣範坊。十八年廢都督府。顯慶二年置東都。官員準雍州(長安)。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河南府領縣二十六。戶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口一百一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三。開元分天下爲五十道。河南府屬河南道。唐於東都置都畿採訪使。糾察官民。昭宗改爲皇城使。河南府與京兆(長安)太原二府。置牧各一員。從二品。尹一員 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二員。下司錄參軍二人、錄事四人、功倉戶兵法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一人、府以參軍事六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八人、醫藥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廿人。府官吏數倍於隋也。(舊唐書地理志職官志)

河南縣隋舊。武德四年權治司隸臺。貞觀元年移治所於大理寺。二年徙理金墉城(故洛城)。六

年移治都內之毓德坊。(武后)垂拱四年分河南洛陽置永昌縣治於都內之道德坊。永昌元年改河南爲合宮縣。(中宗)景龍元年復爲河南縣。洛陽縣。隋舊。武德四年權治大理寺。貞觀元年徙治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內之毓德坊。(武后)垂拱四年分置永昌縣。天授三年又分置來延縣治於都內之從善坊。龍朔元年廢來延縣。(中宗)神龍二年改洛陽爲永昌縣。唐隆元年復爲洛陽(唐書地理志)。以上兩縣之變遷。次言其行政組織。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焉(通志略職官六)。河南、洛陽、與長安萬年(均在長安)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亦)。設令一人、正五品上階。丞二人從七品。下、主簿二人、錄事二人、佐二人、史四人、尉六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均有佐、史、)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唐書職官志)

三、唐教育致試制度。唐代教育制度最稱完備。其在中央者有國子監太學(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弟爲學生)四門學。(五品以上子弟)及書學畫學律學算學等。玄宗又立麗正集賢兩書院。(猶今之研究院)郡縣亦各有學。唐代取士行科舉。自後帝王多以科舉籠絡天下士。唐太宗曾登洛陽闕門。見四方進士應舉者魚貫而入。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自唐之後。士人多以科舉束縛其一生。少有所創造作爲也。唐代選舉之法爲三。由學館選者曰生徒。由州縣舉者曰鄉貢。此二者爲歲舉之常選。又

有由天子特選者。謂之制舉。蓋用以待非常之士。選舉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書、)明算、一史、三史。猶有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士族所響趨者唯明經進士二科。易於博官也。唐代秀才最貴。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舉進士易於秀才者矣。明清科舉。則貴進士。異唐制也。攷試項目。有對策、帖經、墨義、口試四項。武則天都洛陽時。選舉攷試多有創制。

其一曰殿試 天授元年二月、則天親問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也。(新唐書選舉志通鑑唐紀)

其二曰試官 長壽元年春一月、則天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全上書)

其三曰武舉 武則天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負米二十斛行廿步)身材之選。每歲如舉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全上書)

然制度雖佳。而任官實濫。武則天爲務收人心。故無賢愚悉加擢進。長壽元年試官。舉人之授補闕拾遺侍御史者凡百餘人。時諺語曰、補闕連車載。推遣平斗量。權推侍御史。脫腕校書郎。又、鳳閣侍郎秦宗客以首勸進則天稱帝。歷衣青綠朱紫(自九品至三品)。時謂之四時仕官。李矯知天官(

吏部）選事。廣置員外郎至二千餘。悉勢族親家。至與正官爭殿。劉承慶嘆曰、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九品服深青五品以上緋色服）象板多於木芻。（五品以上芻用象以下用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猥濫極矣。降玄宗。章后與武三思太平公主內外用事。宦臣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至於門墜墨劄斜封授官。內外盈溢。無廳以居。當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員外郎皆無處坐也。濫任官吏。以至如此。玄宗盡除其弊。天寶亂後。爵封復濫矣。

第四節 唐洛陽都市社會文化情形

一、唐洛陽都市之交通

自隋場經營之後。洛陽實爲隋唐兩代中原交通之中心點。所謂運山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路。引淮汴而通舟是也（唐東都賦）。洛陽在唐盛時。爲江淮租米漕運轉輸之地。諸舟米船集者動千數計。由洛再水陸運西以實關中。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唐時、自洛陽陸行至長安八百五十里）裴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假以過水。至大足元年開有洛漕新潭。以置租船。潭在天津永濟二橋之間。楚揚等州租船。均停於此。唐書五行志載、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瀋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漂

失揚壽光和廬杭瀛棣諸州租米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錢絹雜物等。因開斗門決（石）假引水南入洛漕。水渫乾竭。以搜漲沒官物。十收四五焉。卽此可知當時江淮租船均駐都城南之洛漕中也。以上水利運輸交通之概況。

再言都城內外之交通。唐東都城縱橫有街。街各分坊。規制井然。皇城以外。右掖（門）通東。西掖洞西。籠故地之銅駝。（縣東猶有銅駝巷）抱舊里之玉鷄。御溝接派。苑樹通堤。抗鳳樓與內庭。豔端門於天街（唐李庚東都賦）。交通四達。卽此可見。然實仍隋制也。略言橋梁建築。唐書百官志工部尙書注曰、天下石柱之橋四。洛陽有三。曰天津、永濟、中橋是也。天津橋、隋造。唐開元中改造、毀皇津橋爲一。橋下石脚兩孔。以便水勢。（玉海）又、方輿紀要曰、隋天津橋係用大船連以鉄鎖。南北起夾樓。後李密燒毀。武則天長壽中命李德昭鑿石爲脚。橋因以固。中橋、咸亨三年造。顏常山被安祿山剄死於此橋。亦在皇城南洛水上。洛中橋、韋弘機上元二年徙於長夏門。廢利涉橋。又、唐洛陽朝市圖載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皆在天津橋北。重津橋在南。并爲疏導洛水。橋外十里石假曰分洛橋。引水入小河東南入伊（唐會要）。以上各橋。除天津外、餘皆無蹟可攷矣。

二、都市之繁華情形

唐洛陽都市經濟。較長安爲發達。而自武則天改唐爲周。於天授一年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

實洛陽後。人口於是集中洛陽。遂繼隋而愈盛。至於玄宗開元中都洛陽時。都市更爲繁華。是以唐李庚東賦都曰、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賫。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貉。貧庾而稻。賤筭而稅。比屋相視。恥衣空帛。開場分賜。不列麩麥。同軌同文。晝呼夜譟。父懌子愉。去徑即盤。此誠可稱爲莫愁城也。惟當時人民。多集居皇城南、洛水南岸。北岸、以近皇城較少。過天津橋。東西望、盡爲里坊。故賦又曰、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城職職。市鄙駢集也。

三、文學之特盛

有唐三百年文學特盛。而唐詩尤著。初唐至於盛唐。文學特盛於洛陽。唐初、帝王多好文學。每行幸。常攜詞章之士以相從。太宗幸洛者六。高宗幸十四次。以是文學之士。多集東都。或歌詠以忘返。或卜居以終老。遠之如初唐四傑、王勃楊炯廬照鄰駱賓王皆曾流戀於洛濱。其後如高宗之季、上官儀嘗循洛水堤步月緩轡詠詩。悠然自得。武則天時東方虬宋之門有奪錦袍之詩。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東方虬詩先成。以錦袍賜之。宋之問詩後成。則天稱其詩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玄宗開元天寶前後。詩人亦薈萃洛陽。如張說賀知章李白杜甫等。又如裴度居綠野堂、日與劉禹錫把酒論詩。

白居易終老洛陽。曾與香山老僧如滿結香火緣。手寫洛中集納于香山寺藏經堂。又有香山九老會。諸如此類盛事。不能言盡。文學之盛。由於帝王倡導。武則天實一富於文學天才之女主。高宗之季。則天專政宮闈。卽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萬頃、左史劉祿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有煬帝爲揚州總管時之風焉。則天又使諸學士參決朝廷奏議。以分宰相之權。時謂之北門學士。迄至稱制爲帝後。其寵信文學之士。始終不衰。如修三教珠英。文士如王無競、李通、尹元凱等多預焉。徐敬業之反也。則天見其檄文而憐賂賓王之才。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并遣使求其文。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照爲墨、天爲丙、地爲峯、日爲㊦、月爲冂、星爲○、君爲風、臣爲忘、人爲生、載爲鳳、年爲垂、正爲聿、又有證爲鑿、睡爲聖二字。詔行之。則天自名墨。是又爲文字學上之一大革命。雖後世不行。則天創造之功不可泯歿也。則天時、鳳閣中多才學之士。如鍾紹善書。洛陽宮殿明堂題署及銘九鼎皆其筆。歐陽詢之子歐陽通。亦以善書名。書法家言、通亞於詢。其他如路敬暉尤明語學（氏族譜系）。王元感、祝欽明、郭山暉、韋叔夏、王紹宗、盧彖等。亦并皆當時之六儒。故陸贄言、則天知才善任。陳子昂所謂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也。玄宗開元之隆。文學盛事尤多。開元五年十二月、詔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三十餘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於東都乾元殿編校羣書。

又於明福門外置集賢書院。（原殿名集仙殿改稱集賢殿）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下置學士員校讎其間。修成經史子集四部錄二百卷。書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唐書經籍志洛陽宮記）翰林盛事云、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都上陽宮含象圖寫術贊述之。玄宗十八學士贊略曰、張說、詞林秀色。翰苑光輝。徐堅、英詞婉麗。雄辨抑揚。賀知章、學優藝博。才高思遠。趙冬曦、情詞雅韻。博文強識。康子元、才識洞遠。言談幽祕。侯行果、理窮擊象。動中威儀。韋述、六義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振衣講習。臨庭振藻。趙元默、才比邱明。學兼儒墨。東方朔、三文足用。六夷斯齊。李子釗、諷諫遺缺。啓發篇章。呂向、考理篇藉。抑揚風雅。毋睨、罪詩聞禮。有才有識。陸去泰、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原業、郁郁高文。英才博識。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孫季直、雄詞卓異。雅思縱橫。又、集賢注記、張燕公等獻所賦詩。玄宗各賜贊以褒美。以五色箋八分書之。此固風雅韻事也。至於君臣宴會間。率多以詞章應酬。如開元十三年、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宜春院女妓）。玄宗自書千韻詩賜之。其他文人雅事。小說曲集。流播猶多。散見載藉。不贅矣。

四、音樂盛事

音樂至唐亦最發達。其原因固由於歌詞曲調之進化。而自六朝迄隋以來音樂精華。萃於唐。加之對外交通之發展。外來文化隨之入華。由是佛曲胡歌。紛紛畢集。鎔一鑪而冶之。乃成唐代音樂之盛也。武則天稱制。音樂上尤多創造。時親撰歌詞。譜之管絃。舊唐書音樂志、長壽二年正月、則天親享萬象神宮。先是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至如玄宗、可稱爲音樂大師。舊唐書音樂志、稱其善音樂。每設讌酺會。卽百樂畢陳。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子弟。（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院教供奉新曲。每凌晨鼓笛亂發。教院廩食常千人。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并新製樂譜。（霓裳羽衣曲亦新聲也）每初年望（十五）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夜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卽遣宮人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若繩戲竿木。絕異巧妙。固無其比。此誠太平之盛事也。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之在洛陽也。命都城（東都、唐人亦呼爲都城）酺三日。玄宗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讀隘。樂不得奏。金吾自挺如雨。不能過。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校勝負。懷州刺史以童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汝州屬）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歌名）。玄宗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通鑑唐紀）由此常知開元時、洛陽音樂之盛。天寶十五載、玄宗蜀奔。安祿山遣人載西京樂器樂伎盡至

洛陽。宴其徒於碧凝池。其工皆梨園子弟教坊伎人。時王維（摩詰大畫家宮詞尤著名）被祿山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碧凝池頭奏箏絃。既肅宗克復兩京。維以此詩獲免罪。祿山亂後。天寶之樂散傳民間。聞者皆悱惻。由是成爲絕響矣。

五、宗教之信仰

唐時宗教最爲發達。佛教、至唐經年已久。蔓延勢盛。諸家所見多異。各立門戶。因而分爲十三宗。如律宗、三論宗、淨土宗、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真言宗、等是爲最八大宗。其流播之廣。可概見矣。唐玄奘之西渡流沙。遠逾雪山。入印度取佛經舍利而還。（貞觀時自長安出發十九年方回）較東晉安帝時之法顯功績尤大。他若回教、（穆罕默德、阿拉伯人）景教、（乃施脫利安、東羅馬人耶教之別派）祆教、（瑣羅斯的、波斯人又名拜火教）摩尼教、（摩尼、巴比倫）均亦由回紇人大食人及其中國教徒。傳於中國。對於中國學術思想影響甚大。而中外文化之接觸。復因之而愈密切。中國文明之東渡於日本。亦至唐爲甚。洛陽當盛唐之都會。佛教爲最盛。

武則天升釋教於道教之上。武則天天授元年、稱帝之初。東魏國守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則天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闍浮提主。則天大悅。制頒於天下。至是年九月、將稱大周聖神

皇帝。又有沙門道士合六萬人奉表勸進。以是則天以釋教開革命（即改唐爲周）之階。乃升釋教於道教之上。并勅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大雲經僧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帶。

佛教之盛行於洛陽 武則天時、佛學大師神秀曾至洛陽。神秀、原姓李氏。隋末出家。師事弘忍。弘忍師道信。道信師璨、璨師慧可、慧可師即達摩。爲達摩嫡傳五世弟子。神秀住荊州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當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上及京師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卽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大通禪師。（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爲禪宗北派之祖。禪宗至唐成宗。其始祖、在印度曰摩訶迦葉（釋迦弟子）。在中國爲達摩。元魏時至洛陽。其成宗分派。則在武則天時。初、神秀至洛陽。嘗奉則天追其同學僧慧能（與神秀行業相埒居韶州廣果寺）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弘忍）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一曰青原派。慧能爲南宗。一曰南嶽派。是禪宗南北分派。固在武則天時也。神秀旣死。（佛家謂之寂）其弟子普寂義福、并爲時人所望。舊唐書神秀傳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臨普寂。乃度爲

僧。及神秀卒。天下號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領其法衆。開元十二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都城士庶。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并襄廬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道間里爲之空焉。神秀雖禪門之傑。然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卽洛陽）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義福、亦神秀之弟子。開元十一年從玄宗往東都。途經蒲饒二州。御史及官吏士兵皆齋幡苑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唐書神秀傳）由上知唐時洛陽佛教之盛。而禪宗實發祥於洛陽也。

佛·教·中·之·野·狐·禪 佛教雖盛。僧徒實濫。佛教中人語非正道者爲野狐禪。茲言當時佛教中之野狐禪。有馮小寶者。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幸於武則天。乃度爲僧。名懷義。爲修故白馬寺。以之爲寺主。懷義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又爲則天造明堂。僧懷義以功封拜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僧人之賜爵封官者。實未之前聞。（懷義後因驕恣被則天縛執殺於瑤光殿）時復有河內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妖言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來。什方自云吳赤鳥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薛師卽僧懷義則天曾使馮紹父事之故稱）容貌愈少。則天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以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蓋亦宰相）。制云、邁軒代之廣成。（廣成子

古仙人）逾漢代之河上。（河上公亦仙人）稱讚至矣。老尸則著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什方白云、能合長生藥。久之無成。後皆被殺。

供佛造像靡費巨款。則天時、佛寺盛起。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明堂旣成。則天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以麻布夾縫爲大像今謂之麻主是也）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竭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則天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踏踐有死者。如、天册萬歲元年正月、則天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白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一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像於天津橋南（民所聚居之處）設齋。（通鑑唐紀）武則天又稅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作大像於白司馬阪。（邙山北）令春官尙書武攸寧檢校。靡費巨億（通鑑唐紀）。浪費之巨如此。以致經濟破產。貨幣不通行。（原因在於用銅鑄佛像之多。民間私鑄盜販者亦有之。）而玄宗又繼之。佛寺佛像、更遍於天下。降室武宗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藉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新唐書食貨志）。卽此可見佛教徒之衆。寺產之富。奴婢之廣（寺院奴婢）。而均徒事消費。不爲生產。此唐末世財用竭蹶不振之一因也。

又、近洛陽出土唐人墓誌、至有沙門爲俗家男婦撰書墓誌文者。如、唐王平墓誌（貞元十六年）、嵩岳沙門溫雅撰。唐左衛驍府兵曹參軍李進榮墓誌（貞元十七年）沙門靈昭撰。唐何夫人邊氏墓誌（元和七年）沙門文皎文書。唐宋氏夫人墓誌（元和十五年）沙門齊諸文。（郭玉堂編著千唐誌齋藏石目錄）婦人死而煩僧人爲撰書墓誌。其越禮法也極矣。按貞元、唐德宗紀元（1127—1107）元和爲憲宗紀元（1106—1092）。是則德宗憲宗兩代。人死倩僧爲撰墓誌之風。必甚流行於社會也。

道教亦盛行於洛陽。道教爲我國固有。唐以與老子同姓。（世謂道祖老子姓李）曾爲玄玄皇帝。詔諸州各立道觀。至玄宗注道德經。立爲學科。於是道教亦風靡一時。開元中、道士及方士之來東都者亦多。如方士張果、不知何許人也。人傳其有神仙術。自云年數千歲矣。往來恆山中。則天屢召之不至。開元二十二年、玄宗遣中書舍人徐僦齋繻書迎之。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邢和僕者、善算人而知壽夭善惡。玄宗令算果。則僦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夜視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今夜光視之。進曰、果今安在。終莫能識。由是玄宗頗好神仙。而欲果尙公主。果不奉詔。後懇辭歸山。制封銀青光祿大夫。號迴玄先生。爲造棲霞觀於隱所。（詳舊唐書張果傳）道士葉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

、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吾爲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効。其病乃愈。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末死、贈越州都督。（舊唐書葉法善傳）

六、天文學醫學美術之進步

天文學、唐初李淳風精天文學。創銅渾天儀。允稱精妙。至武則天時、天文家如李嗣真、博學曉音律、善陰陽推算之術。永昌中爲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尙甫獻、尤善天文。初爲道士。則天召拜爲太史令。嚴善思、則天時爲監察御史權右拾遺內供奉。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歷數及卜相之術。天文家集於洛陽。故武則天有歷法之創格也。至玄宗時、僧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市。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市。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刻自然擊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共稱其妙。於開元十三年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儀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僚。無幾而銅銹漸澀。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舊唐書天文志）。此文儀器之發明也。又復制游儀規。并分遣天文家至諸州測日晷長短等。天文學之進步。可謂至矣。次

醫學。洛陽人張文仲、少與鄉人李虔縱、長安韋慈藏、并以醫術知名。仲尤善療風疾。武則天時爲侍醫。命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諸方。仲奏言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中終于尙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李虔縱官至侍御醫。韋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舊唐書方張文仲傳）此又言唐洛陽醫學之進步也。至若美術。書法家如則天時之鍾紹歐陽通。固均以善書名。而他如王友貞、書知名。盧鴻一善籀篆楷隸。道士劉道令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凡此皆當時書法家也。畫家如王摩詰（維）破墨山林。李思訓之金碧山水。開五代宋元明清之南北畫派。尤其奇著者。則爲吳道子之壁畫。圖書見聞誌載、開元中、將軍裴旻詣吳道子。請于東都天宮寺畫鬼神數壁。道子因請纏結舞劍一曲。以通幽冥。旻乃揮劍如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莫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猶有衣飾奢侈之美術品。如張易之爲母阿臧爲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爲象狀犀簾。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尙方織成毛裙。合百鳥毛。正看爲一色。旁看爲一色。日中爲一色。百鳥之狀。并見裙中。凡造兩裙。計價百萬。又令尙方取百獸毛爲鞞面。視各見本獸形。（舊唐書五行志）是則衣飾之製作亦精絕矣。

第五節 唐洛陽都會之破壞

唐洛陽都城建築。最稱壯麗。其都市文化。亦最稱發達。然自經安祿山之亂。破壞甚重。繼之又
有史思明重加破壞。至於黃巢亂後。則城闕爲墟。民無孑遺矣。所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信不虛言
也。

一、安祿山之破壞（史記前1157—1155）

安祿山、天寶十四載十二月，親率五萬鉄騎攻陷東都。據洛陽稱當年餘。其子慶緒弑之。肅宗至
德二年冬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兵克復洛陽。慶緒走河北。計其得失時日。僅二年零數月。但對洛陽
之破壞則甚重。其一、焚掠。安祿山初陷東京。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封常清戰於都亭驛、敗走
。退守宣仁門（皇城西門）久敗。乃從苑西壞牆而走（通鑑唐紀）。至慶緒敗走。回紇兵入東京。又
是一番掠奪。通鑑唐紀載曰、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子女玉帛掠得少也）俶患之。父老
請率羅綿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又舊唐書回紇傳言、初收西京。回紇欲入城劫掠。廣平固止之。
及收東京。回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井市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其二、則人口之喪亡
。祿山亂後。洛都人口。什無七八。李廋東都賦曰、天寶之季。漁陽起兵。旗南指。我無堅壘。市
甸蹂動。衝天羯腥。門開麗景。（宮門、祿山自此門入宮）殿據武成。（殿名祿山坐此殿稱帝）殺人

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依。胤師後誓。（肅宗靈武誓師）傷四年之委燼。奮二將（郭子儀李光弼）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摧陣幟。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無七八。情況慘極矣。其三、則曰文化之損失。天寶十九載、玄宗西幸四川。祿山遣其黨載京師（長安）樂器樂伎盡入洛城。尋而肅宗尅復兩京。將行大禮。禮物盡闕（舊唐書音樂志）。不特此也。開元中所修四部書。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東都一部。置之於乾元殿。自祿山之亂。兩都覆歿。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舊唐書經籍志）其四、唐宗廟爲之毀棄。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曰、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徽宮內新造小屋之內。（舊唐書禮儀志）又曰、東都神主。大歷中始於人間得之。

二、思明之破壞（貞元前 1153—1150）

安祿山亂平。洛陽瘡痍未復。而史思明又陷洛陽。時肅宗乾元二年九月也。次年（上元元年）閏三月、思明入東京稱帝。再一年、（上元二年三月）被其子朝義縊殺。朝義於寶應元年十月棄洛敗走。思明父子共據洛陽三年餘。人民逃亡。東都已空。先是郭子儀等九節度使步騎六十萬。被史思明擊潰於鄴城。子儀以朔方軍（子儀時爲朔方軍節度使）斷河陽橋（在孟津）。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警駭。奔散山谷。留守尹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鄆。（

通鑑唐紀）既史思明逼臨東都。李光弼退守河陽。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是東都人民已喪亡殆盡矣。再言當時州縣丘墟饑饉死傷之情形。上元元年閏三月、史思明鑄順天得一錢。常開元錢百。賊中物價騰貴（通鑑唐紀）。思明乃遣將寇掠江淮民食。至史思明死。朝義稱皇帝時。洛陽四面數百里人相食、爲墟。（舊唐書史思明傳）既回紇兵入東京。（回紇二次助唐討叛逆）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擄掠。三月而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通鑑唐紀）。舊唐書回紇傳言、回紇至東京。以賊平。恣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騎二閣以避之。回紇縱火焚二閣。傷死者萬計。累旬火燄不止。及是朝賀。又縱橫大辱官吏。時東郡再經賊亂。朔方軍及郭英又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回紇縱掠坊市及汝鄭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衣經者。洛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亂後。破壞實不堪言。故至廣德九年（口占）吐蕃寇陷長安。代宗東奔。欲遷都洛陽。郭子儀乃上疏諫以不可。且言當時洛陽之荒廢曰、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幾內。不滿千戶。井色榛棘。豺狼所啗。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汴鄭達於徐方。北至覃懷經於相士。人烟斷絕。千里蕭條。（舊唐書郭子儀傳）是可見洛陽經安史破壞後情形爲何如也。

三、黃巢之亂（公元905—1013）

黃巢曹州冤句人（山東菏澤）。僖宗乾符中，仍歲凶荒。人饑爲盜。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乾符二年、（1087）仙芝敗死。巢勢獨盛。率其黨數十萬。轉戰河淮江浙閩粵湘鄂。所過焚燒無遺。後復陷洛陽。僖宗奔蜀。巢入長安。稱大齊皇帝。沙陀李克用收復長安。巢敗走至山東泰山狼虎谷。被其將林言所殺。（中和二年—1028）綜計巢亂凡十年。殺人數十萬。巢死、秦宗權繼而爲亂。殺掠尤慘。後爲朱全忠所殺（1027亂1028死）黃巢之亂也。不僅東都丘墟。卽長安宮室亦成灰燼。民無遺餘。河淮之間。千里無人煙。茲言其對洛陽之破壞情形。（一）都市建築灰燼。居民不滿百戶。僖宗廣明元年九月（1032）、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城東北門）焚掠市肆。自長夏門去（通鑑唐紀）。十一月、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元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勢問而已。閭里宴然。（見通鑑唐紀）是巢對東都城廓。似并無若何破壞也。然至秦宗權將孫儒陷洛陽城時（光啓元年六月民元前1027）則大不相同。通鑑唐紀載曰：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鷄犬。舊五代史唐書張全義傳曰、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二）其破壞區域甚廣。黃巢亂後。周圍東都郡縣千數百里內。皆無人煙。至以人爲食。甚而軍士四出。則載鹽屍而從。殘酷無匹。舊唐書黃巢傳、自唐鄆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圍陳郡百日。

關東（潼關以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爲巨碓。數百人納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又、孫儒陷孟洛陝虢至於長安。張晔陷汝鄭盧塘攻汴州。賊首皆鏃銳。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荆棘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爲儲。軍士四出。則載鹽尸而從。（舊唐書秦宗權傳）是洛陽士民。卽不被殺於黃巢孫儒。亦無處可逃生矣。（三）曰文化毀滅自祿山亂後。經藉散亡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相繼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添寫開元四部書。及廣明（僖宗紀元）黃巢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囊時遺藉。尺簡無存。及昭宗遷都洛陽。經藉亡佚又多。由是唐室載藉。後世罕得聞見。至堪痛惜也。

唐洛陽都城。至黃巢亂後。蕩然無遺存。及後朱全忠劫昭宗遷洛陽。雖以張全義修葺宮室。并發河南北諸鎮丁數萬以助之。然不過潦草成事而已。隆至五代離亂。兵火破壞。昔日繁華。盡付流水矣。宋李格非曰、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燼。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矣。（洛陽名園記）

第八章 五代洛陽都會（公元前1003—974）

第一節 五代十國之亂

唐衰而五代興。天下變亂極矣。朱全忠起自楊山一氓。劫弑唐昭宗、廢昭宣帝、而自立。建國號梁。繼之者、有唐、晉、漢、周。是爲五代。初、朱梁立。蜀王建謀聯各方鎮使。協圖興復唐室。然卒無應者。王建乃稱帝於蜀。并遣晉王沙陀李克用書云、請各帝一方。侯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未許之。故其子存勗滅梁。仍建國號唐也。自王建首稱帝。繼其後者、又有錢繆之吳越（都杭州）。劉隱之南漢（都廣州）。高季興之南平（都江陵）。王審知（子延翰始稱帝）之閩（都福州）。楊行密之吳（都江都）。馬殷之楚（都長沙）。李昇之南唐（都江寧）。孟知祥之後蜀（于建子衍時、唐滅蜀、知祥繼之）劉晏之北漢（都太原）。是爲五代時之十國。各據犄角尺土。建號稱帝。其間興亡分合。凡五十餘年。約自公元1005—952。又十九年。宋太宗滅北漢（933）。中國方統一。而夏夷相蹂。兵連禍結。刑戮慘烈。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其禍亂之烈。可謂甚矣。

第二節 五代洛陽都會之變遷

新舊史職方考曰、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改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

西京。漢周因之。然據新舊五代史、及資治通鑑各書攷得、其都洛陽者。惟梁唐晉三代。而梁僅中世都洛陽。晉則自洛移都開封。其始終以洛陽爲都者。惟後唐耳。餘者僅名洛陽爲都。備行幸而已。略言五代洛陽都會之變遷於下。

一、後梁自汴遷都洛陽（1003—989）

梁太祖、朱晃（原名溫隨黃巢爲賊、降唐改名全忠、篡唐稱帝、改名晃）於開年元年四月、（民元前1005）受唐禪。被弑晃卽皇帝位於汴州（開封）。國號大梁。廢唐昭宣帝爲濟陰王（遷於曹州。旋弑之）。以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改唐故東都洛陽爲西都。廢故西京長安。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長安稱府。自後梁始。（後唐復名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永興。周因之。自是不復稱都。）帝之初稱皇帝也。興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其兄朱全昱（封廣王）、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碣山一民也。從黃巢爲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家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通鑑後梁紀）是非之公竟如此。至開平三年、（1003）春正月、帝遷都洛陽。先遷太廟神主於洛陽。然後百官扈從發駕西遷。以博王友文（次子、本姓康名勳、乃假子也）留守東都（開封）。帝至洛陽。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俸給。蓋自唐廣明喪亂已來。百官俸祿。額存而已。至是全復。乾元二年（1000）閏五月。帝疾甚。時李存勗

（克用子）屢破梁兵。故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通鑑後梁紀）。是年六月、鄧王友珪以帝將傳位於假子友文。乃與左龍虎軍統軍韓勗合謀。一日、以牙兵五百雜控鶴士（禁兵）伏於禁中。中夜斬闥入。至寢殿、友珪僕馮廷諤刺帝腹、又出於背死。七月、友珪遂篡立稱帝。改元鳳歷。殺朱友文。時詭宿將多憤怨。冀土朱友諒陰謀乘之、不果。均王友貞（太祖第三子）、嗾左右龍驤軍將殺反。鳳歷元年二月十七日、袁象先等在洛陽發難。引禁軍數十人突入宮城。友珪聞變。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刎。都軍十萬。大掠都城。百司逃散。洛城一空。事定、象先遣趙徽齋傳國寶至東京、迎請均王即位於洛陽。均王曰、夷門（大梁）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此東。命將出師。利於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册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即謁洛陽陵廟。是日、均王即位於東京。乃去鳳歷之號稱乾元。至是梁又都開封矣。然以其太廟神主均在洛陽論。則洛陽仍宜稱都。開封陪都而已。（古時帝都所在、必置太廟）戶部尚書趙岐言於均王曰、陛下踐祚以來。尙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於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朱溫墓）。通鑑後梁紀載、貞明三年（953）均王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開楊劉城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至大梁。遂罷郊祀。而奔歸大梁也。故今計後梁都洛年代、仍將均王

友貞（卽位改名鐔，又改瑄，史稱末帝）在位時間算入，共合十五年。（民元前1003—989）分言之，太祖都三年零六月，友珪在位八月，計四年零四月。均王友貞在位十年零七月。（乾元三年三月至龍德三年十月999—989）居開封東都。

二、後唐建都洛陽（989—976）

後唐莊宗（李存勖，克用長子，原姓朱邪，沙陀人）於後梁龍德三年四月，卽稱帝於魏州。以爲興唐府建東京（又以太原府置西京，真定爲眞州府建北都）是年十月，擒梁大將王彥章。（號王鈇鎗，爲五代時名將。彥章被擒。梁兵潰敗。遂至於亡也。）於是進克大梁。梁均王貞使皇甫麟弑之死。梁滅。莊宗旣至大梁。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爽（卽全義），來朝獻幣馬牛千計。并請莊宗遷都洛陽。從之。十一月，詔文武官先詣洛陽。十二月，莊宗至洛陽。後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汴州宮苑爲行宮。以洛陽爲洛京。後改稱東都。以長安爲西京。行唐正朔。唐藩鎮舊名。悉復其舊。凡朱梁所刪改唐朝律令格式，均焚之。朱溫之篡唐也。天下均惡之。至莊宗滅梁。莫不稱賀。莊宗卽位之初。尙似有作爲。後漸荒淫。伶官宦者，并起干政。笑柄不一。是以不能久長也。及同光四年（985）二月，鄴都亂。莊宗遣李嗣源討之。嗣源反引兵向大梁（開封）。進取洛陽。四月，亂兵攻入宮城與教門。燕室中流火。皇后遣宦者進幣。須臾帝殂。（凡中矢飲水可活，遇胎必死。）善友斂廡下樂器，覆

莊宗尸而焚之。劉皇后攜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等。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北門）北走。宮人逃散。諸軍大掠都城。既李嗣源入洛陽。方拾得莊宗骨於灰燼之中。殮之。百官三牋請監國。入居興唐宮。旋即皇帝位。是爲明宗。改元天成。悉革莊宗之弊政。允稱英主。且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年穀豐登。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惜者、登極之年已逾六十矣。至長興四年十一月、帝疾甚。秦王從榮舉兵反。殺誅。帝驚駭而殂。明宗殂四日後。宋王從厚（明宗第四子）至洛陽。十二月爲明宗發喪。卽帝位、改元應順。是爲閔帝。卽位未數月。應順元年三月、瑯王從珂（本姓王、明宗養子也）、自鳳翔舉兵向京師。時內外多叛。四月、帝不得已率五十騎出玄武門北走。至衛州驛遇石敬瑭。原冀共圖恢復。不期敬瑭盡殺其左右并從騎。置帝而去。趣洛陽迎瑯王、瑯王既至洛陽。太后（明宗后曹氏）乃令瑯王卽位。廢閔帝爲鄂王。（旋被縊殺於衛州驛）瑯王改元清泰。在位二年餘。石敬瑭反。借契丹兵南下。清泰三年十一月（976）、瑯王與曹太后劉皇后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初皇后欲積薪燒宮闕。以雍王重美諫乃止。洛陽宮城幸得保存。既石敬瑭入洛陽。唐將皆解甲。百官率降晉。唐於斯亡。計莊宗在位二年零五月。（同光元年遷都洛陽起算）明宗七年零五月。閔帝五個月。瑯王二年四個月。計後唐都洛陽凡十三年。（實數十二年七個月）

三、後晉初都洛陽後徙大梁（976—974）

後晉高祖石敬瑭。父臬振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李存勗原姓朱邪唐賜姓李）歸唐。石姓不知其何所得。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碯。石姓由此。殊難稽攷。初、敬瑭之反唐也。（清泰三年五月）患唐勢疆。乃求救於契丹主（耶律德光阿保磯子）。令其屬桑維翰（洛陽人）草表稱臣。且請以父禮事之。并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甯知他日卒如知遠言。宋室遼金之禍。已肇於此也。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以中國有梗可乘也。自其母（阿保磯妻）述律后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乃果然。此天意也。（吾國今日疆域之日盛。豈亦天意乎）。遂親將五萬騎、號三十萬。南下助敬瑭。既運破唐兵。會敬瑭于晉陽營中。謂之曰、吾三千里赴難。事須必成。觀爾器貌量識。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久之。既而將吏復勸進、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一曰柳林）。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解衣冠授焉。敬瑭卽割幽、薊、瀛、冀、滌、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等十六州。（今山西以東及河北一帶）以賂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卽位後、改元爲天福。是月、卽入洛陽。唐王自焚死。士民避亂竄匿者亦尋復業。劉知遠部署京城。城中秩序肅然。閩人聞唐亡。嘆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

聞也。將如吾君何。（時閩主王繼鵬虐民故云是耳）。晉初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桑維翰勸敬塘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財貨。數年之間。中國稍安（通鑑後晉紀）是晉草創之初。桑維翰之功甚大也。天福二年（975）三月、范延光將作亂於魏州。會敬塘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適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州不過十驛。（三十里一驛蓋三百里也）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於是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四月、敬塘至汴州。未幾而范延光反。使張從賓發河南兵討之。從賓竟與延光同反。并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義。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是洛陽又遭一度蹂躪矣。既而從賓敗（是年七月）。敬塘詔東都留守百官。悉赴汴州。（契丹於是歲十二月改國號大遼）天福三年九月、范延光降。十月、契丹遣使奉寶冊加敬塘尊號曰、英武明皇帝。敬塘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乃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北宋。皆都於汴。後以汴州爲開封府。以洛陽爲西京。以長安爲晉昌軍節度使。截止此 計後晉高祖都洛陽約爲時一年零十一月。（卽自天福元年至三年十月、976—974、）晉後被遼滅。劉知遠如汴稱帝。建國號漢（965）。按、石敬瑭謹事契丹。奉表稱臣。謂契丹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則於別殿拜受詔勅。歲輸金帛三十萬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異

珍相繼於道。至於太后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皆以爲恥。而敬瑭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敬瑭之世。與契丹無隙。及敬瑭死。子重貴繼位。契丹口不先承。遂即帝位。遣使書讓。而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於是禍起。晉終被契丹滅。佛代國家之下場如此。可以鑒諸矣。

第二節 五代洛陽都城之建築

五代洛陽都城。仍因唐昭宗遷洛陽時、朱全忠使張全義修葺之宮城。無他新創。據新五代史張全義雜傳曰、河南遭（黃）巢（孫）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朱全忠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是唐洛陽都城已毀於巢儒。張全義對洛陽實有再造之功。五代梁唐晉均因而都之。蓋已非盛唐之洛陽都城矣。至於都城皇城宮城諸門及宮殿名。梁唐晉亦多仍隋唐舊名。略有改稱。據新舊五代史攷之於下。

• 宮殿 唐宮正殿曰乾元殿。卽明堂。後梁改乾文殿。後唐復改爲明堂。晉又稱宣德殿。後梁開平三年二月、改唐貞觀前殿爲文明殿。朱全忠遷都洛陽。卽御此殿受朝賀。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至於後梁太社之數宴百官之文思殿、崇勳殿、亦均爲聽朝正殿。梁太祖紀云、開平三年八月一日、常朝不

御金鑾崇勳兩殿。只於便殿聽政。由是可知矣。開平三年九月、梁又改乾文殿爲文思院。行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弓箭庫殿爲宣武殿。其餘如興安殿、保甯殿、宣威殿、新殿、崇政院、以及友珪行弑之寢殿、皆唐昭宗遷洛後所定名。後梁新修者、有天驕院。梁紀曰、開平四年十一月、以新修天驕院開宴落外。內外并獻馬。是宮中養馬之殿也。又五鳳樓朝元殿、亦梁重修。五代史梁羅紹威傳云、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常時所有。終架于地。沂流西立於舊址之上張設。宮城門、後梁改者爲、章善門改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卻改爲左右興善門。并以門禁過去不嚴。勅皇牆使、令嚴肅諸宮門禁。諸司使竝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至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亦不得進。千秋門內。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不用逐日開閉。蓋朱梁初都。法紀荒弛。諸官均自由出入宮門。不得不然也。既後唐莊宗都洛。改梁朝元殿復曰明堂殿。莊宗至次卽御明堂殿受朝賀。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解卸殿爲端明殿。文明殿仍舊稱。其他有絳霄殿。莊宗殂被焚處也。嘉慶殿。明宗入洛劉后所棲之殿。集賢殿、端明殿學士所處。廣壽殿、雍和殿。明宗疾由廣壽移雍和殿列。二儀殿、遷明宗梓宮於二儀殿。閔帝柩卽位是也（五代史本紀）。莊宗新建之宮殿。則曰長壽宮。迎曹太后居於是宮。其次有臨芳殿。清異錄云、莊宗建。殿前有牡丹千餘本。長春殿、莊宗紀云、同光二年九月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再興唐宮、明宗入洛監國。朝羣臣於此宮。莊宗又新造清暑樓。史言、同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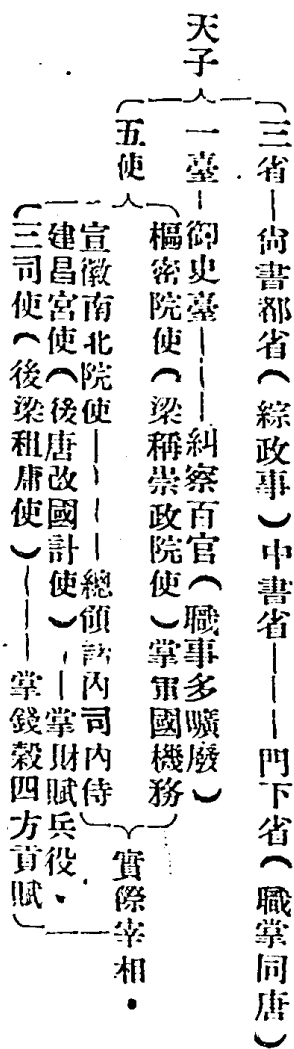
三年六月、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意。宦者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與慶宮、樓閣百數尺。今大內宮殿。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至明宗、以洛都舊府邸改曰至德宮。其餘宮殿。仍隋唐之舊稱耳。宮門。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改應順門爲永曜門。太平門爲萬春門。通政門爲廣政門。鳳明門爲韶和門。萬春門爲中興門。後唐都洛陽時。莊宗詔諸道節度使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等、並于洛陽修宅。是以內外諸王公百官。均修宅第於洛陽。後晉高祖石敬瑭都洛陽。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餘皆仍舊。未幾遷都大梁（開封）。天福二年、河南尹留守高行周、曾奏修洛陽宮。以范延光反、諫議大夫薛融諫曰、宜俟海內平宴。營之未晚。由此罷議。

第四節 五代洛陽京師行政組織

一、中央官制 五代官制紊亂。大體言之仍唐舊制。略有釐革改制。其官司曰、三省。卽尙書都省、中書省、門下省。職掌同唐制。次曰一臺、卽御史臺。御史之職。在唐最重。諸道進奏官見御史大夫或中丞。猶胥吏之見長官然。五代國家皆以軍興。武人跋扈。御史臺拱手而已。無有作爲。唐末、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後梁改爲崇政院使。并加置直崇政院學士二人。後唐復稱樞密院使。實際卽宰相之位也。至殘唐宣徽院南北使（與樞密使同爲宰相之任）仍舊。後梁新置有建昌院

使（改稱建昌使）。掌諸鎮兵事賦稅諸色課利等。後唐改為國計使。為財政要任。旋廢之。又新置三司使。三司者、卽鹽鐵戶部度支三尚書。凡關錢物皆屬之。初委宰相一人專制。謂之判三司。改曰三司使。是職與後梁所置租庸使相類。官制之可言者。如斯而已。附表如下。

五代梁唐晉中央官制表



二、河南府河南洛陽縣。五代梁唐晉仍唐之舊制。於洛陽京師設河南府、置尹。張全義一人歷居

梁唐兩朝河南尹之職。河南府屬河南道。道亦唐制。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河南道為上。（唐以關內道為上）以近洛陽帝都也。河南縣洛陽縣亦舊制。後唐閔帝應順元年三月、宗正（卿）上言、故事諸（帝）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舊五代史職官志）由是知河南洛陽竝置縣如故也。

第五節 五代洛陽都市經濟之復興及其破壞

後梁之農業政策 後梁都洛陽時。在兵革頻興之中。農業生產、極其衰落。故後梁政府力謀農業之復興。以足食足兵。而梁太祖朱全忠、原本出自田間。河南尹張全義、又自號田舍翁。君臣如此。對於農業生產。當然重視。五代史所記梁太祖農業政策約如下。(甲)滅除苛煩 如開平三年勅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同年十一月、又制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斂貢求。免(人民)至流散靡依。凋敝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民。凡關庶獄。每望輕刑。乾化元年正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長兵須藉於賦租。稅粟尙煩於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舊五代史梁太祖紀)(乙)救災卹難 五代史梁太祖本紀曰、帝愛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衍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又開平二年正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二月、命庶官偏祀於羣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按古法以釀祈。旬日乃雨。又開平三年八月、以秋稼將望。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於社稷諸祠。乾化二年二月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四年五月又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競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其他關於禁屠救貧等紀載亦多。

(丙)獎勵農業生產 朱全忠既重觀農業。故時親至田間或農家觀察。如本記所載、開平三年閏八月幸西苑觀稼。開平四年二月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四月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乾化元年二月、幸曜村民舍閱農事。至其任用官吏。凡明習農事者。無不蒙優渥。如韓建、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於稼穡利害軍旅之學。需度經費。每盡詢焉。恩澤特異。於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舊五代史太祖紀)韓建之農業政績。實甚可觀。如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汚萊。勸課農事。樹植桑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韓建傳)。而張全義爲河南尹。後封至太尉中書令魏王齊王。對於洛陽農村建設。厥功實偉。爲朱全忠所最寵信者。其本傳云、每農祥勸耕之始。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又洛陽縉紳舊聞記曰、王(卽全義)每喜民力耕織。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賜裙衫。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好聲伎。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卽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禾者。必下馬令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人少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卽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

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爲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饑民。按、全義自唐末經梁及後唐、前後治洛四十餘年。對於當時農村之建設。貢獻匪淺。後梁君臣。既以全部精力從事復興農業。故其結果。誠如舊五代史食貨志所稱、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內闢污萊。厲以耕桑。薄以租稅。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菴蓮。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由此論之。則後梁政府。實爲一模範之農民政府。朱溫實唐末農民暴動中一領袖。後梁者、卽農民所建立之政府。故其對貴族之壓迫也亦甚。而對農民本身利益。則力謀增進。惜終被貴族勢力以推翻。享祚不久耳。以社會學觀察之、朱梁政府爲當時貧農民傾覆貴族勢力所樹立之農民政權。然因農民本身勢力渙散。內部分化。卽一部轉化爲貴族（如張全義）。一部仍然被壓迫。同時、唐末士大夫依附地方地主封建軍事力量。聯合爲一。（如王建在蜀唐士大夫多往就之）而向朱梁攻擊。因之、此新建之農民政權。遂至於消滅。而夷狄勢力。亦在此兩大勢力鬥爭之間乘釁而入。如沙陀族之主中原。契丹助石敬瑭之稱帝是也。

後唐時洛陽都市商業之復興。五代時、雖南北混亂。然北方如汴洛太原等處。商業仍然發達。至於長江流域之揚州、杭州、以及福州、長沙。亦均爲當時之新興商業都市。因商業發達。故商人之勢力甚大。如趙在禮者歷十餘鎮（汴洛鄴滑徐州等）。善治殖貨。積財巨萬。兩京（汴洛）及所屬藩

鎮。皆邸舍（中古時商店）羅列（舊五代史卷九十）。又、太谷韓家楊夫人、爲後唐時大商人。助其夫李嗣昭及二子（繼勣繼忠）軍費。以助莊宗滅梁。舊五代史記之云、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李嗣昭傳）又新史三十六卷載、繼勣（嗣昭子）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李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蓄有助焉。至是（繼勣曾降梁莊宗將殺之）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洛陽）。厚賂宦官伶人。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由是莊宗釋繼勣。不特此也。卽石敬瑭之滅唐。亦多賴楊氏之財。五代史李繼忠傳、繼忠之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石敬瑭）舉義於太原。楊氏已終。繼忠家於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高祖以契丹求賂。乃使人就其第收其積蓄。所獲金銀執素甚廣。旣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故史又曰、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而莊宗皇后劉氏、竟以洛陽宮爲商號。向外推廣其商業。新五代史唐家人傳云、劉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后也）。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貨賂山積。此不啻托拉斯新狄加化之經營也。因商業繁榮。故貨幣經濟特發達。五代史食貨志曰、同光二年度支奏請榜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竝須使入陌錢。又詔令富室不得收貯現錢。又禁工人銷錢爲銅器及商人般載出境。後有江南網商。挾帶舟楫往來換好錢。故又詔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

檢雜惡。鉛錫錢、并宜禁斷。然未幾喪亂起。錢幣通行又被破壞。資治通鑑後晉紀曰、初（後）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鉛錢爲銅器。然商業及貨幣發達。則適足破壞都市農業。尤加重農民之負擔。而促使其破產。五代史食貨志云、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尙虧。加之以兵役。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以此、雖經明宗之振興。猶不能挽其頹勢。乃至於亡也。

後晉洛陽都市經濟之衰落 石敬瑭入洛陽時。因在戰亂焚掠之後。都市經濟完全衰落。而開封因有水陸漕運之利。是以日加發達。中原經濟之中心。漸移於開封。以是石敬瑭乃自洛陽急徙都於大梁也。五代史晉高祖本紀載、天福二年三月詔曰、王者省方設教。靡憚於勸勞。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願惟涼德。肇啓不圖。常移知於煩苛。冀漸臻於富庶。念京城倣擾之後。屬舟船焚燬之餘。饋運頓虧。支費殊闕。將別謀於飛輓。慮轉困於生靈。以此疚心。未嘗安席。今以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畢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寧免暫勞。所期克濟。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此詔言敬瑭自洛移汴之經濟原因甚明也。

第六節 五代洛陽都市社會文化

梁唐晉三代洛陽。以後唐爲最久。唐明宗之世。尤稱小康。餘者均在戰亂之中。豕突狼奔之不暇

。尙何文化創造之可言。然亦有可紀者。其一曰、印刷術之發明與雕板九經之印行。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云、長興三年（980）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資治通鑑亦紀云、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中國之有雕版九經及印賣。蓋自此始也。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長安）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爲鈔寫。仔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軼刻印版。廣頒天下。如諸色要寫經書。并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又愛日齋叢鈔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版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按、雕版印書藉。唐以前無之。凡書多手鈔寫。自後唐明宗馮道始刻印九經。此後典籍。皆爲板本。印刷術之發明。實爲後唐對吾國文化上一大貢獻。而因雕版九經之印賣。故雖離亂之際。九經猶得有託而廣爲流布於四方。斯文因之而不絕也。又詩家草記載云、後唐明宗時。蜀亦有雕版書。如揮塵錄載云、母昭裔貧賤時。常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王衍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藉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仿其製作刊版于國子監。爲監中刻書之始。又有云、唐末已有刻書。惟不盛行而已。游覽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入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

。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自唐末矣。然無論如何。則雕板書籍。實自後唐都洛陽時而後印賣盛行。乃無疑者也。

其二曰、音樂戲劇之盛行 言音樂。梁唐晉三朝。均無若創造。且遠不若隋唐雅樂之盛。舊五代史樂志（上）云、自唐季之亂。咸鎬（指長安）為墟。梁蓮雖興。英 掃地。莊宗起於朔野。經始圖霸。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滅。晉高祖奄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為亂。明法罔法。是往昔帝王祭祀宴饗雅樂。均散絕矣。然而新興者則為戲劇之發達。後唐莊宗便為一大戲劇家。彼不僅富有戲劇天才。而且熱心演劇。以至於為戲劇亡國喪生。如新五代史伶官傳、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中。伶人由是用事。遂至於亡。資治通鑑亦曰、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其母）。莊宗善創造戲曲。五代史補、初莊宗為公子時。雅習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纒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鬥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莊宗之生活。可謂戲劇化。如清異錄載、同光（即莊宗年號）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尙方進御。巾裏名

品日新。今伶人所頂。尙有傳其遺制者也。而其游戲皇后一段尤有趣。伶官傳、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食家。而特諱其事。劉叟往見。被后笞之于宮門。不認其爲父。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藥囊。使其子繼及提飯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及而逐之。莊宗雖貴爲天子。然日猶與俳優爲伍。伶官傳載其一事、莊宗嘗于俳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優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也。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以天子而甘受一伶人之侮玩也如此。又、莊宗曾除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亦古今少有之奇事。至於諸伶之依勢侮弄縉紳肆求賂道。更無論矣。既伶人郭從謙亂。莊宗被弑。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所謂死於戲者。其謂莊宗乎。

其他如宗教信仰。仍是佛教佔勢力。如梁太祖於開平三年十月大明節、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化諸司使咸有進獻。其重佛道可知。而唐莊宗時尤甚。劉皇后喜聚斂。貨賂山積。惟寫佛書贖賂僧尼。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又有僧惠誠、自言能降龍。莊宗及后諸子諸妃拜之。惠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凡此均足證明當時洛陽佛教之流行。

再次、五代洛陽都市。逢歲正月十四、五、六、三日。燃燈祈福。至今此風猶存。諒爲遺俗。如開平三年、梁太祖移都洛陽。下詔曰、今屬創開鴻基。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開坊市。各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致、正月上元燈市。隋唐已行之。唐末變亂。久已不行。至梁復應故事也。

第九章 宋洛陽都會（公元952—1185）

第一節 北宋以洛陽爲西京

宋太祖趙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在今城東關明曰火燒街，）仕周爲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於後周恭帝宗訓元年（951），率軍出禦契丹。行至陳橋驛。軍變。將士擁立爲天子。乃卽皇帝位。國號宋。改元建隆。仍因後周汴京、定都開封（東京汴梁）。而以洛陽爲西京。置留守。遷周六廟于洛陽。建隆二年、廣開封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宋史地理志）。玉海云、太祖生於洛陽。有遷都之意。晉王匡義（改光義、後卽位更名炅、卽太宗）言非便。太祖曰、朕將西遷。欲據山河之固。而去冗兵。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由是、知宋太祖初欲都洛陽而未果行也。又攷得、開寶九年（958）四月、宋太祖至洛陽。祭天地于南郊。郡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言五代也）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威儀。有泣下者。帝欲

留都洛陽。晉王力謂遷汴（洛陽縣志）。是太祖之欲遷都洛。乃開寶九年之事矣。太宗（開寶九年十月即位）以後。洛陽西京。祇備行幸而已。至仁宗（禎、乾興二年（890）即位、）天聖七年、（88）呂夷簡爲相。范仲淹與之不悅。仲淹嘗與仁宗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至是再無以遷都洛陽爲言者。靖康二年（1126）、金人陷汴京。徽欽二帝北狩。同年十二月、金人分道攻陷西京。漸而黃河以北。盡爲金有。高宗（構、靖康二年五月卽位於金陵卽南京）偏安東南。所謂東西兩京者。皆虛廢矣。後人論史、每以北宋都汴梁不卜洛陽爲失計。蓋開封四野之地。依河爲險。旣金人渡河。遂無能攻守。乃至於亡也。

第二節 北宋洛陽都城之建築及修葺

北宋洛陽西京。仍因五代之舊都。宋太祖開寶八年（937）十月、將議巡幸。曾遣王仁珪李仁祚焦繼勛同修洛陽宮室（見玉海）。關於西京之交通。宋亦曾修築。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橫以鉄鼓絡之。其制甚固。橫亘洛水。爲都城之勝。又、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築市橋（在城東）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卽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宋史河渠志）。是宋初對洛陽都城固嘗數度修葺矣。宋史地理志注、（徽宗）政和元年

十一月、重修大內。至六年九月畢。朱勝非言、政和間讒朝謁陵。勅有司預爲西幸之備。以蔡攸妻兄朱昇爲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內。合屋數千間。盡以眞漆爲飾。工役甚大。爲費不貲。是徽宗時亦曾修葺西京宮闕。但僅修大內一部。未及全城也。北宋時、洛陽西京都城宮殿名稱。略與隋唐五代不同。而都城周圍。尤小於隋唐之世。然大體言之。舊規尙存。茲據宋史地理志所載西京洛陽城廓宮殿。分述之如下。

一、京城。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南三門、中曰定鼎。卽隋唐之建國門、東曰長夏門。西曰厚載。東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東曰安善。西曰徽安。宋會要又云、京城內有一百二十坊。

二、皇城。周廻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曰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門。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門相值。中曰開化。與乾通門相直。北曰應福。門內皆諸司處之。

三、宮城。卽大內。會要云、居京城之西北。周廻九里三百步。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舊則天門)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舊名元武。五鳳樓內東西門、曰左右永泰。門外、道北有鸞和門。後改車轡門。右永泰門西、有永福門。興教門光政門內、各三門。曰左右安禮。左右興善。左右銀臺。蒼龍金虎門內。第二隔門、曰膺福、千秋。膺

福門內、道北門曰建禮。正殿曰太極。卽明堂殿。殿前有日月樓、日華月華門。又有三門、曰太極殿門。後有殿曰天興。次北殿曰武德。西有門三重。曰應天、乾元、敷教。內有文明殿。旁有東上閣門、西上閣門。前有左右延福門。後有殿曰垂拱殿。北有通天門柱廊。北有明福門。門內有天福殿。殿北有寢殿、曰太清。卽唐絳霄殿。第二殿曰思政。第三殿曰延春。東又有廣壽殿。視朝之所也。北第二殿曰明德。第三殿曰天和。第四殿曰崇徽。玉海云、(太宗太平興國中、改廣壽第二殿曰明德。天福殿西、有金鑾殿。對殿南廊有彰善門。殿北第二殿曰壽昌。第三殿曰玉華。第四殿曰長壽。第五殿曰甘露。第六殿曰乾陽。第七殿曰善興。西有射宮殿。千秋門內有含光殿。會要、殿東廊後有紫雲樓。拱宸門內西偏有保宿門。門內有清武殿。北又有殿。卽後殿。相對內園。有長春殿、淑景亭、十字亭、九江池、砌臺、紫羅亭。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餘。東二門、南曰賓暉。北曰啓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道。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夾城內及內城北。皆左右禁軍所處。宋會要言、東宮在蒼龍門之西。宮後有飛龍院。西有徵甲殿。宋史、眞宗景德四年。帝如西京謁諸陵。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河南府志攷、殿在太祖誕生之地應大院内。繪聖容于殿中。今在府治(今縣治)東關夾馬營。宋史又載、仁宗天聖元年三月、奉安眞宗御容于西京應天院景靈宮奉眞殿、昭應宮安聖殿、并洪鴻院鴻慶宮、慈孝寺崇眞殿。由上言、則宋洛陽都城宮殿。亦頗宏麗。代洛陽宮殿之制。亦可於宋

洛陽都城詳推之。惟名稱稍異耳。

第三節 洛陽在北宋時爲學術之中心

宋有天下。先後二百餘年。治化之隆。雖不足擬倫三代。然其君臣汲於道藝。朝野以經術爲先務。縉紳士大夫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以是文質彬彬。郁郁乎盛哉。或論宋之不競。實以文勝之弊。豈其然乎。宋代學術之新創。厥爲理學。蓋吾國學術。實以孔孟聖賢之道爲其一貫之思想。秦漢以後。所爲儒者。各立門戶。聖道支離。越魏迄唐。禪學盛行。韓文公（愈）文起八代之衰。著原道以闡揚孔孟。力排佛學。然其晚年。竟亦談禪。馴至儒學衰頹。勢難挽救。至宋儒、則因先哲微旨。探佛老要義。詳析理氣。務言性命。於是合儒釋道三家精義。鎔一鑪而治之。而以儒學爲本體。創清新之學說。垂數百年而不衰。卽所爲理學是也。理學內容。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文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頗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沉於晉魏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孔孟也。其影響於後世者則尤太。理學大儒、如二程（顛、頤）張載、邵雍、均齊集於洛陽。講學談理。伊洛之學是與。由是洛陽乃成爲北宋時學術之中心。推究理學淵源。本出於陳搏之太極先天圖。搏傳之洛陽仲放。放之再世門生。演爲理學。旣一程夫子出。卽獨成一家言。理學雖有濂（周敦頤居濂溪）、洛（程顛程頤）、關（張載）、閩（朱熹）、

之分。實以洛學爲其中心。而推廣之於四方。北宋時、河南實爲學術之中心。而此中心、又以洛陽爲其中心也。

洛陽之所以爲北宋學術之中心者。實以北宋時衣冠人物盛於洛陽。如三次入相之呂蒙正趙普、（宋三次入相者二人卽趙普蒙正）卽家於洛陽。其他宰臣大儒之不得志於朝廷者。亦多來居洛陽。或爲西京留守如富弼、文彥博等。或退老於洛陽。如張齊賢等。或愛洛陽景物。卜居伊洛二水之間。從事著述者。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邵雍之皇極經世及闡明易理之書。以是宋史道學傳儒林傳中、其生於洛陽或家於洛陽者十居七八。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然皆未若宋世之盛也。且言當時人物之盛及其軼事。

理學首推二程。程頤、（字伯淳）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伊川先生、昆季也。以經術爲諸儒倡。四方從之遊者甚衆。人稱之爲二程夫子。然其爲學也亦不盡同。明道重德（理想派）。伊川重知（主知派）。繼明道而起者爲陸（象山）王（陽明）。繼伊川而起者爲朱子（熹）之學。其與二程遊於理學之中者。其一爲張載、字厚安、人稱橫渠先生。僑寓鳳翔。時來遊伊洛之濱。著西銘。闡述其唯理人生觀。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次曰邵雍、字堯夫、康節先生。徙居洛陽。懷內聖外王之學。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尤精易理。至程門弟子尤多著者。如劉絢、李籲

、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率皆當時之理學大儒。伊洛也、宛如一
洙泗矣。司馬溫公、光、字君實、陝人也。居洛十五年。呂公著、字晦叔、父子（希旨希純）俱位至
宰相。居洛與司馬君實爲友。人號爲二龍。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弼以司徒
致仕。慕唐白樂天九老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就資
政院建大庠、曰蒼英堂。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凡十三人。卽富弼、文彥博、席汝言、王尙恭、常少卿
、趙丙、劉凡、馮行己、楚建中、王慎言、張問、張燾、王拱宸、司馬光是也。亦一代之風雅事也。
（宋史文彥博傳邵氏聞見錄）墨客揮犀言、宋洛陽有五相宅。常有詩相府和。乃文潞公彥博、富相弼
、王相拱宸、呂相夷簡、張相齊賢也。伊洛山水之秀。土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語云、吾鄉有宰相
坊侍郎里也。歐陽永叔（修）居洛陽時（爲西京推官）。與邵堯夫、尹師魯、陽子聰、梅聖俞、張大
素、王幾道、號洛中七友。以上、北宋洛陽人物之盛也。諸士大夫旣集於洛陽。養性講學之暇。間以
詩相酬和。或從事園藝。因之北宋時、洛陽園林花木之勝。冠甲天下。誠如蘇轍所稱、洛陽古帝都。
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者、治園池築臺樹草木。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
雖其閭閻之人。輿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
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洛陽李氏園池詩記）而李格非之洛陽名園記、所載之富鄭公（弼）園、

董氏西園（董氏財雄洛陽爲園於城中）等。備稱其園圃之勝。至言花木、洛中園圃、有至千種者。歐陽修之牡丹記、周師厚之洛陽花木記、固已言之詳矣。凡此皆諸卿士大夫、優閒雅興所致。隋唐園池不能相侔也。是洛陽至宋、可謂再盛。未幾金人南下。中原板蕩、洛陽重遭蹂躪。遂至衰落而不復振。豈亦盛極必衰之理而致然歟。然洛陽雖衰。而伊洛之學。二程遺風。則流播江右。啓南宋之文治。理學淵源不絕也。

第四節 北宋末季洛陽都城荒圯

北宋洛陽都城。隋唐宮殿猶有存者。然以宋太祖建都汴京。洛陽虛而不都。僅偶以爲遊幸駐蹕之地。雖云、富弼以中書判河南府、文彥博以司徒爲西京留守、尙寓重視故都之意。惟是輦轂少臨。宮殿曠廢。年久凋零。至北宋末季。已成荒涼。故邵雍洛陽懷古賦有云、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囿棋布。荒而爲平野。變輿會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蔡條鐵圍山叢談記曰、洛陽古都。素號多怪。洛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宋太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等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徽宗）、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變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蜚。或大於斗蛇也。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尙未昏

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鮮血淋漓。擁從甚盛。徐徐行絲殿燕。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待許時。最後有一衛士。似忽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北圖畫所見。偏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於編云。此記雖荒唐。然其言宣和中洛陽宮城之荒廢情景。則真切矣。歐陽修曰、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沐邑。貨布之贏。奉祠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弈棋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并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由上、則洛陽都會之衰落。已始於北宋之末季也。其後、靖康難作。宋室播遷。中原文化。整個破壞。衣冠人物。盡徙東南。從此洛陽人物星散。宮城邱墟。園池蕩然。無復遺存矣。

第十章 南宋以後洛陽都會之變遷

第一節 隋唐洛陽都城之最後破壞

洛陽古今談 第三編 洛陽歷代都會之變遷

洛陽在北宋以前。雖代有破壞。而代有修葺。至金人南下。宋室播遷。南都杭州。中原一帶。盡被蹂躪。洛陽宮闕之殘毀。亦甚於此時。靖康元年十月、金人陷西京。此後洛陽、卽化爲戰場。建炎元年（1125）十二月、金人又分道入侵、陷西京。結沒咄據西京月餘。盡焚洛陽宮闕而去。其後宋金數以洛陽爲攻守之地。劫火之餘。隋唐舊都。殆已破壞淨盡。紹興九年、和議成。宋以方廷實爲三京宣諭使至西京。先朝陵寢。皆遇發掘。秦陵至暴露。廷實解衣覆之。破壞之慘。可以概見。至理宗紹定五年（1234）、蒙古族南下侵金（時河南一帶盡爲金有）。圍攻洛陽陷之。於是洛陽又再度毀於蒙古族之手。故至端平元年（1238）、趙葵謀收復三京。其將楊誼等入洛陽。士庶出城降者。只三百餘家已。洛陽之毀滅。一至如此。故顧祖禹云、女真蒙古再經兵燹。故宮遂鞠爲茂草。是知自南宋末季。洛陽千餘年之建築。掃地以盡。而隋唐宮闕。遂不復再見矣。由是洛陽衰。而中原亦衰矣。

第二節 金曾以洛陽爲中宗

洛陽至北宋以後。稱爲京者。惟金而已。金宣宗貞祐二年（1128）五月、（卽宋寧宗嘉定六年）徙都汴京。興定元年（1211）八月、以洛陽爲東京。設金昌府。金於理宗端平元年（1234）、被蒙古所滅。此後洛陽經元明清三代。皆無都之稱矣。

第三節 元以洛陽屬河南行省設河南府

宋亡（633）元興。初建中書省十二。洛陽屬河南行省。後分二十二道。其二曰河南江北道。設河南府、洛陽屬焉。是元已不重視洛陽矣。

第四節 明重修洛陽封藩置府改洛爲雒

洛陽至明又漸入小康。以洛陽城論之。周公營洛邑在於瀨水東、澗水西。卽所謂王城是也。秦置郡縣。則在成周。卽故洛陽城。（成周在王城東三十里）東漢曹魏西晉後魏皆都之。隋煬帝大業元年、又去故洛陽城、西移十八里營新都。週迴七十里。西拒王城。東逾瀨澗。宮城南臨洛水。移洛陽縣治於光通坊。隋以後、唐、五代、宋均因之。唐末摧圮殆盡。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命留守武行德葺之。宋景祐六年、以王曾判府事。復加修築。是卽今城。至於金元。舊城盡毀。仍舊址修築。然於周都縮五之四。擬之隋唐。東南一隅耳。歷代俱土坦。至明洪武初、設河南府并洛陽縣。兼置河南衛守之。六年、明威將軍陸齡砌以甌石。濬以滾塹。周圍八里三百四十五步。高四丈。基廣如之。濬深五丈闊三丈。城門爲四。東建春、西麗景、南長夏、北安喜。上建重樓。外築月城。又構角樓四。敵臺三十有九。成化宏治間、指揮張傑王臣相繼修葺治。正德六年、羣盜猖獗。中州戒嚴。知府劉鐵督役濬濬。深如舊、闊倍之。又引瀨澗二水入濬。築堰以資防禦。七年三月、寇至。環攻不得渡。城保無虞。萬曆初、守道楊俊民、督縣衝重葺。改四城門樓、東曰長春。南曰薰風。西曰瑞光。北曰拱辰。

日久傾圮。崇禎四年、知縣楊四重、謀于紳士捐三千金。委庠生張秉厚董其後。歷二年餘功竣。值流寇渡河。窺城者四。民得恃以無恐。繼任劉宏緒、復於濠邊環以攔馬土牆一匝。高一丈、周一千五百六十八步五尺。濬疏開口、以瀨水入濠。知府王厚長以寇屢薄城。關箱罹害。與宏緒議。於郭外築土城一座。延袤三十三里。高一丈三尺、闊一丈。居民賴之。崇禎十四年、流寇李闖至。環攻二十日。城陷。屠民平城。土城一時并毀。河南府署、舊在洛水南。元後徙水北。元、洛陽路總管荇治在城內大街。明洪武元年重建。天順元年再修。居中大門。啓建高臺三丈許。上有中州勝概樓三楹。砌以磚石。觀餓餓觀。門內樹戒石碑。正中太守公廨。堂名第一。取吳公治行天下第一之義。四廳正宅後。梅花六株。名梅花堂。兵燹後俱廢（李闖焚毀）。河南府志載、洛陽縣署舊在成周。漢魏晉後魏悉因之。隋大業初、徙置瀨水西光通坊。唐宋金元至明悉因之。萬曆四十二年修建福王府。移城東北隅迎恩巷之北。明末、併河南府署燬於兵。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封皇子橈爲伊王。（太祖庶二十五子）一云、建文三年封。永樂六年、就藩河南府。十二年薨。是爲伊厲王。其下有伊簡王（顯焮）、安王（勉堡）、悼王（謚釗）、定王（謚綽）、莊王（訐淵）、敬王（訐淳）、典僕（襲爵以罪降庶人）、光陽榮靖王（勉旃）方城懷僖王（謚鏞）、方城下傳六世。以福王就國遷汝州（永寧）。福恭王、（常洵神宗庶三子）萬曆二十九年封。四十二年就藩河南府。崇禎十四年、闖賊陷洛陽。

遇害。妃鄒氏及福王世子走河北。賊火王宮。三日不終。福王宮即今國民政府。舊清河南府地址。福王世子（由崧）於思宗吊死煤山後（崇禎十七年五月）。卽位於南京（1662）。是爲明弘光皇帝。明光宗泰昌元年（1629）、以光宗名常洛。避諱、故改洛陽爲雒陽。是至東漢後、再度改洛爲雒矣。明洛陽城破壞於李闖。當時流寇屠殺之慘。致使洛陽一帶，鷄犬無聞。百里無人煙。故自元後集居於洛陽人民。經流寇之亂。死亡殆盡。今之洛陽人。爲清末自各處移居而來者也。

第五節 清時洛陽城之再建

清因明制。於洛陽設河南府屬洛陽等縣。併河南衛入於洛陽縣。又改雒陽爲洛陽。明洛陽城已毀。順治二年、守道趙文蔚草創修築。謹完西面。六年、知府金本重捐俸倡修。聲明福藩廢府碑甃。甃砌佐之。三面俱完。四門四維建八樓。墜甃視昔猶加。康熙四十四年、知府趙于京、知縣吳徽、重修南門月城。建樓于上。又改東門額曰迎恩。四十六年、署府趙光榮修東門。建城樓。六十一年、知府劉天爵知縣魯汝爲修西門。建城樓、額曰萬安。修北門。建城樓、額曰長慶。雍正六年、知府張漢知縣王箴與修南門。額曰望堡。乾隆二十七年、知府傅爾瑚知縣王宇修。清因明舊。設河南府治於洛陽。舊府署燬於流寇。順治初、於城西南隅寄治民舍。康熙二十八年、知府汪楫移駐東北隅舊提督府衙門。通判署在城西北隅舊府署西。學院行署在府城西南隅。卽舊察院署改建。洛陽縣署、順治七年知

第三編 第十一章 今日之洛陽及其新建設

二三四

縣武攀龍就舊基迎恩巷之北創建。歷任知縣先後補葺增修。以至於今日。（詳見河南府志洛陽縣志）

第十一章 今日之洛陽及其新建設

第一節 國民政府定洛陽爲行都

辛亥鼎革。一舉推翻數千年君主專制。而創立中華民國。然自袁氏（世凱）竊國。軍閥擾亂。生民塗炭。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繼續孫總理（中山先生）遺志。於十五年誓師北伐。十七年統一全國。建首都於南京。方期統一建設。推行自治。樹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國。詎料有十九年之叛亂。且繼之以二十年長江黃河流域各省之大水災。內憂正殷。外患踵至。於是九一八事件發生。遼吉黑三省、一旦盡被倭寇侵佔。此誠千古之奇痛也。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寇上海。淞滬之戰機開。南京首都感受強敵威脅。國民政府乃決計遷都洛陽。於三月遷洛。四月召集國難會議於洛都。（會議地點即今中央軍分校廣寒宮大禮堂。原爲吳佩孚所建。國府遷洛時爲中央黨部大禮堂。）決議長期抵抗等案。五月、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十一月國民政府復宣言自洛陽遷回首都。而以洛陽爲行都。以西安爲陪都。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不及一年。然自元明清以來。洛陽僅一郡治之地。今以行都稱之。雖不都、然其地位則日漸重要矣。

第一節 今日洛陽之自然環境

洛陽位於豫省西部、介於嵩嶽黃河之間。南行三十里越伊闕與伊川縣相接。東至偃師縣義井舖三十五里、至偃師縣城七十里。西至新安縣界礮礮三十五里。至新安縣七十里。北至孟津界孟莊三十里、東北至孟津縣城五十里。西南至宜陽縣城七十里。東至開封省城四百二十里。全縣面積約四、八七五方里。（王幼僑河南方輿人文志略則云四、〇三〇方里。）東西闊約七十里、南北長約七十五里。較之周漢時代縮小、即與明清洛陽縣境比較亦為縮小。舊時龍門南彭婆鎮、府店、白沙一帶皆屬洛陽。今則為伊川縣境矣。地勢、四面皆山。洛陽處其中。形若仰盂。為一小盆地。拆言之、洛河以南。伊洛二河交流。其間之地。實一天然之小三角洲。溝渠錯綜。悉為沃野。洛河北、直達邙嶺。為一平原。多井澆田。亦膏腴之地。惟邙山龍門山一帶。僅宜種蕃薯植棉。地土乾燥。遇旱則荒。洛陽氣候溫和。冬不苦寒、夏無酷熱。春秋尤佳。惟遇久不雨。則氣候乾燥。或起大風沙。頗使人不耐耳。

洛陽人口。盛於漢唐。人口之衰減。莫甚於明末流寇劫後。河南府志載、清順治十六年見在活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三丁。此猶以河南府屬十縣（洛陽、偃師、孟津、宜陽、登封、永寧、新安、繩池、嵩縣、鞏縣。）合而言之也。至乾隆四十年編審戶口。府屬十縣男婦大小共一百四十四萬二千零三十三丁口。則戶口繁滋殊速也。洛陽縣編戶共四萬七千七百五十三戶。男婦大小二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八丁口。至於今日、全縣住戶約八萬。人口約五十二萬餘口。較清則增加一倍。人口分佈之情形。東

關北郊民治村馬坡等處。爲回教徒所聚居。約佔全縣人口百分之四強。一般言之、多聚族而居成村落。各立土城堡。以資防盜。大者千數百家、小亦二三十家。城關人口較爲稠密。洛河兩岸。土地肥沃。村莊亦密、餘者山嶺溝坡之處、則人煙較稀。

第三節 民國以來洛陽行政機關之變革

今日之洛陽城。仍清之舊耳。(周圍約九里)惟行政機關。入民國後。頗有變革。民國初、廢州府。行政採三級制(卽省道縣)。故於洛陽設縣。三年、設道尹公署。(署址卽明福藩故宮清河南府治今爲國民政府)十一年、改設省長公署(自開封移洛)。十三年又改護軍使署。以後改設警備司令部。二十一年、國民政府遷洛。既國府遷回首都。府址則時用作駐軍機關。洛陽縣治。仍在迎恩巷。現稱縣前街。今設河南省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并保安司令部。專員兼縣長。故併設縣政府焉。洛陽縣、舊爲府道治所。政府文化地位。冠於豫西各縣。以是河南省政府特於洛陽設自治實驗區。推行保甲制度。建設地方自治。於縣政府下分設六區署、尋各置署長。綜理全區自治行政。故洛陽又有自治實驗縣之稱。與開封以及蘇之江寧、浙之蘭谿等齊名。所有一切法令與夫政治設施。率由新章。盡革舊規矣。祇此二十餘年間。洛陽由設縣而道尹、而省署、而國民政府、而行政專員公署、而自治實驗縣。其行政機關之變革。可謂頻矣。而洛陽在河南省政治上地位之升降。亦由此可以覘之。

第四節 洛陽今爲國防建設重鎮

洛陽自入民國後。卽成爲練兵之地。今城西行四里許至西工。俗稱西宮。其地有營房。佔地約百餘頃。東西長七里。闊有六里。周建瓦屋營壘。民初、駐軍常有數萬人。東首有和平新村。舊名營市街。其北有飛機站。站後有輕便鐵路通隴海路金谷園站。便於軍事輸運也。營房建於民國二年。原爲袁世凱練兵之地。蓋袁氏主政時。於滎縣設兵工廠。洛陽則建潛營房。後以營制事敗。營地空廢。迨後吳佩孚雄據洛陽。儼然又爲軍事重心。吳氏在洛。多事創建。今日西工之營房規制。樹林道路。皆其遺規。二十二年、中央軍校設分校於洛陽。又復重事整理舊有營房。建聯交通道路。迥非曠昔之荒落矣。今航空分校亦移於此。此二校者、皆爲國家培養健全之軍事幹部人材也。以地理言之。洛陽處西北門戶。控隴海鐵路。交通洞達。地勢險阻。用以建設國防。誠得地利。是故洛陽今後、其將爲國防建設之重鎮也必矣。

第五節 水利交通之建設

古時洛陽水利。極爲發達。而隋唐尤盛。後代因之。年久故渠墮廢。水利失修。故伊洛二水。每易成災。據二十年河南水利局調查、民國十七年前。舊有渠數、十五。灌田畝數爲三八七、四〇〇頃。十七年所開渠數爲四。灌田二六、二〇頃。已測量而未修營者有渠一、伊洛兩河堤二、灌田可六〇〇

、〇〇頃。今年（二十四年）河南省政府建設廳、決定工賑計劃以整理伊洛水利。其工程計劃爲（一）整理洛陽南關洛河河道工程。（二）疏濬瀍河下游工程。（三）修築伊洛兩河沿河堤壩工程。三項工程合計需費洋二十八萬八千五百五十八元。除南關疏濬洛工程費用由省府發給。餘由省水災救濟會撥賑款八萬餘元以工代賑。徵集全縣災民壯丁約一萬三千餘人。從事工役。約二月餘即可畢事。疏濬工程已於本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工。餘兩項工程亦已開始。然此工程。僅就境內原有諸河之淤塞過甚者。稍加以疏濬并培築隄防而已。全部水利之整修。則猶待於異日也。

次言交通。洛陽舊有十省通衢之稱。交通自昔爲發達。今縣當隴海鐵路之要點。西通秦隴。東達蘇皖。城市街道。舊時崎嶇不平。自奠行都。軍校設洛之後。實行兵工築路。自東車站入北門出西關直達西工、關爲石子馬路。行人稱便。近城廂四週道路亦正在修築中。交通工具。舊時城外入城或至四鄉。人多用毛驢代步。今則人力車、有五千餘輛矣。惟汽車不過十數輛。爲軍政機關所用。洛陽有長途汽車行兩家。曰甯洛、曰公興、均設於西關。各有車三四輛。自洛陽至洛寧嵩縣宜陽均有公路。時通汽車。東北至孟津縣舊亦有長途汽車。今停矣。但鄉鎮貨運。仍賴牛騾拖車。極爲笨重。公路、已修成者有洛鄭路。卽由洛至鄭州東達開封。今年冬卽可完成者、爲洛韶公路（至南陽）之洛臨（臨汝）洛潼（潼關）段。伊洛二水河道交通亦便。舟楫時上下往來於洛寧盧氏偃師鞏縣之間。洛陽南

關外洛河。爲船舶所停集之處。今河南建設廳正動工修築伊洛二河橋梁。將於縣城南關洛水上架新式水泥鋼骨鐵橋。其工程費約三十萬元。預計明夏可竣工。至空中交通。國府遷洛時。曾於洛陽西門外關登航空站。歐亞航空飛機、自京滬經漢口鄭州至洛停止。再西飛至西安蘭州。現航空站已移併鄭州站矣。

電話、洛陽有電話局。軍政機關學校商號多裝置有電話機。各自治區署亦置有電話。惟均係手搖機。近洛陽縣政會議決定普及各大鄉鎮。俾消息時通。增加自治行政之效率。電報局一所。現與電話局合併。爲節省開支耳。無線電臺一所。係國府遷都時。交通部所設。郵政、總局在東車站。城內西工各設分局。鄉村中設支局代辦處。因軍校航校及駐軍在洛。故郵務甚形發達。匯兌平均每日可至三千餘元以上。十年之前。洛陽曾設有電燈廠。迄後政局迭變。因而停辦。今歲建設委員會於洛設電燈廠。歸軍校辦理。每日發電可供應數十萬盞電燈之用。軍校新修有自來水塔。惟蓄水量祇可供給該校使用。未能廣及也。綜之、凡近代都市之交通物質設備。洛陽無不畢具。雖云具體而微。然豫西各縣。皆不能及也。

第六節 文化教育情況

洛陽文化教育。今爲豫西冠。古時文化教育。尤爲天下甲。漢唐宋無論矣。自元迄清。學院制度發達。人物輩出。唐時、東都設麗正集賢兩書院。宋代於河南府城西南置同文書院。明有伊洛書院、

在河南府城南安樂窩故址。至清則著名者爲、周南書院、雪香書院。均在城內。東關又有灤東書院。至在民國·教育制度。重新改革。中小學校教育之施設。率與昔異。以言現今洛陽教育情況。

中等教育 中學校、共有十校。省立洛陽師範學校、洛陽中學（今改稱洛陽初級中學第二院）、洛陽初級女子中學（今改稱洛陽初級中學第一院）、洛陽職業學校、洛陽農林實校。外、洛陽縣立師範、女子職業、及私立明德中學、河洛中學、復旦中學。學生共約二千餘人。以省立洛陽師範創辦最早。故其學均經費、教育設備、學生數目、均較優越。以上十校。皆設於城廂內外。猶有第三區鄉村師範一所。學生數十人。

初等教育 民國二十年河南教育廳調查洛陽小學教育結果。爲、就學兒童一五、〇五六人。失學兒童四八、八三九人。初級小學有三四三所。完全小學一八所。今日則較昔發達。在縣教育局主持之下者。完全小學、有縣立一二小學等。區立者約二十校。縣初級義務學校約六十所。女子小學二十所。每校年款八十元。各區鄉村率皆設立小學。通言之、五十戶人家以上之鄉村。即設初級小院一所。其四百戶以上之村鎮。每設有二三所小學。且有附設高級班者。惟小學教師待遇殊薄。完全小學教師最高俸月三十元而已。初小教師待遇。以全年計、其最高者、不過百二三十元。鄉村中、私塾仍林立。洛陽縣教育局近舉辦塾師訓練班。以期漸進淘汰私塾。普及小學。誠法良而意美。然非能收效於一時。

也。

民衆教育與社會教育。洛陽有民衆教育館一所。爲縣教育局設立。民衆學校有四十所。而對民衆教育社會教育之建設者、當首稱中原社會教育館。館爲戴季陶鈕永建先生等發起創辦。館址設於城西關周公廟內。附設有民衆學校。辦理殊佳。去歲、中國社會教育社河南教育廳洛陽縣政府三機關。合力創設洛陽實驗區。而以城東第三區之呂廟村爲實驗村。設有民衆學校。其目的、在以政教合一之力量。推行民衆教育以建設鄉村。以鄉村建設復興民族。故其事業之建設。即以民衆基礎學校爲建設之中心。推廣之以建設政治經濟文化三種事業。如村有民衆基礎學校。鄉有中心民衆基礎學校。區有民衆高等學校。逐漸遞進。繼以擴張。以建立民衆基礎教育制度。至此民衆基礎教育實驗之要點。係以學齡兒童之義務教育、學長失學兒童之短期義務教育、及失學成人之補習教育、均確定爲基礎教育。而將小學校短期小學及民衆學校鎔化合一。組成民衆基礎學校。并以徵學制方法解決招生留生問題。以導生傳習方法普及教育。過去一年。成效頗著。今年仍將繼續實驗。其實驗區建設事業之進行。若政治方面爲村政建設。有公民訓練、與衛生設施等。經濟方面爲農業推廣。合作組織、針織工藝等。文化方面爲基礎教育制度、強迫徵學與傳習留生等實驗。均有相當成就。（詳見中國社會教育社出版社友通訊四卷第一二三三期洛陽實驗區第一年實驗專號）惟是、現今之洛陽實驗區。頗感有經費人材兩相缺乏之困難。蓋實驗區雖由三機關合辦。但經費甚少。且時有拖欠之虞。而實際工作僅五人。以之

建設全區十六村之事業。教導一萬許之民衆。加之民衆智識落後。故事業之發展。難期速效矣。（見陳大白洛陽實驗第一年一文）然其建設事業之前途。則殊未可限量也。

特種教育 由特別經費創辦、而具有特殊性質之學校。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簡稱中央軍分校）內設軍官訓練班與軍士教導總隊。次即中央航空分校。均在西工。猶有中央軍分校所辦之和平小學。附設幼稚園。學生三百餘人。多係軍校航校及駐軍官佐子女。（校址在西工和平村）學校內部設備。不亞於首都各實驗小學。允稱爲洛陽之模範小學。又、西工精忠祠內有義務小學。附設幼稚園成年班。學生二百餘人。亦爲軍校所創立。此外、在城內有洛陽商會創設之商民子弟小學。東車站有隴海鐵路洛陽扶輪小學。乃屬於鐵道部者也。至回教徒所辦之回教小學。天主教所設之教會小學。亦有數處。

圖書館 洛陽城內。有河洛圖書館。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春。乃劉鎮華張鈞等所創辦。館所宏敞雅潔。原爲舊北營故址。西有空院。闢作花園。池沿曲橋臺榭備置。爲洛城仕女遊憩之佳地。館內藏書不富。僅四部叢刊萬有文庫各一部。餘國學古籍若干卷而已。計藏書四千四百餘種。共一萬三千餘冊。分普通特別兩閱覽室。每日閱覽人數尙衆。另設金石部。藏有極名貴之魏正始三體石經殘碑數方。並北魏隋唐宋墓誌、佛幢、碑碣、造像記等百數十方。其古物陳列室中、則常有洛陽出土之三代銅器。

漢唐古鏡。六朝流金銅佛。唐代殉葬之泥人馬等百餘件。至堪珍貴。洛陽民衆教育館內亦附設有圖書館。然藏書無幾。規模殊小。

報紙 一、日報 洛陽祇有河洛日報一種。國府遷洛後。邑人所創辦。每日出版一大張半。發行約三千份左右。二、定期刊有：（甲）黨軍新報。爲中央軍校洛陽分校政訓科編輯發行。每三日出版一小張（四開大）每次印發三千份。（乙）通俗三日刊 社址設於民衆教育館內。每次出版新聞紙八開六一小張。發行約千餘份。洛陽有印刷所二家。其一曰、河洛印刷所 其二曰、洛陽慈幼院附設之印刷部（今夏成立）。各有四開印刷機一部、并二三四五號鉛字銅模。其餘石印館數家。不足稱道。以上略言洛陽最近文化教育之概況。

第七節 城市工商業與人民生活風俗

城市工商業 洛陽新式工業不發達。舊在城西北郊外有晉昌火柴公司。現已停歇。近邑人謀組設棉花打包廠。尙未成立。小手工業則相當發達。如東關南關多木材竹器毛巾造胰織機等製造作坊。然規模均不大。商業、在吳佩孚駐洛時。甚形繁榮。以後連年兵禍。市肆零落。及國府一度遷都洛陽後。中央軍校設立分校以來。市面金融活動。商業乃頓形繁華。惟昔日商業繁盛區域。則爲東關以迄南關街市。最稱繁盛。今則移於城內十字街矣。商店櫛比。高樓層疊。百物繁集。行人踵接。十字街

東、爲中山東街。舊山東大街。多書局古玩肆貨莊。街中有商場。係舊關帝廟改建。攤販羣集。多售土貨。遊客絡繹。其情形猶南京之夫子廟開封之相國寺然。其中猶有落子館茶樓。洛陽商會亦設於內。（本年春燬於火）商場北通北大街（即中山北街）。多飯館百貨店布疋莊腳踏車行油坊。商場南直中山南街（即南大街）有金店錢莊西藥房。近南門處多內莊批發轉運商店。中山西街（即西大街）以通西宮大道。商店尤稠密。照相館南貨店百貨商店軍服莊乾菓舖等。比連接檐。西街中段九佛洞北空場。每晨開糧食市。至於東車站。亦爲一商業區。以接近鐵路。故潞鹽莊煤炭公司旅館等居多數。城市外、西宮街市（城西五里）多小店舖。因毗近軍校。商業亦頗不惡。其餘各大村鎮則有集市。爲鄉民交易之處。

•••••
金融貨幣 洛陽唯一金融機關。爲中央銀行駐洛辦事處。（在東門大街）各行政軍事機關存轉款項及商民匯兌。均經該行辦理。故存放款爲數甚鉅。市面流通之貨幣。因現洋缺乏。遂充斥當二百之大銅子。貿易多用大銅子。當五十銅元實罕見。故物價無形提高。每角可換大銅元四枚。每元換四十枚（即八串）。鈔洋有中央、中國、交通、及河南農工、豫鄂皖贛四省農民等銀行鈔票。至於天津漢口等處雜票。亦得流通市面。不受阻難。至於縣財政情形。據二十年河南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調查、丁漕爲一〇〇、〇〇〇元。漕糧收入則爲四、五〇〇元。近情況較佳矣。

主要物產 洛陽土地。以水利欠修。沃壤不及土地總數之半。因此、所收穫之物產、尙不足自給。惟棉花每年則能向外運銷。旺時可達六百餘萬斤。小麥年產十二萬石。小米三萬石。玉蜀黍五百石。紅薯二千萬斤。蠶繭一千五百萬斤。又、菜蔬果木出產甚豐。著名者、如大白菜、蘿蔔、櫻桃、李、桃、梨、柿等。柿餅均銷售於外。辛店延秋鎮乃爲其集聚處也。外縣土產之經洛轉售外埠者。若嵩縣之木耳、金針菜、板栗、猴頭、鹿茸菜、核桃、白菓。靈寶之棗等。餘如洛陽特產之酒糟蛋、牡丹花、均名傳遐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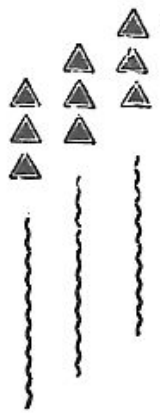
人民生活 洛陽人民生活。多數寒苦。衣則粗布。食則糙飯。住則土洞（本地人呼曰窰）。惟城中富有之家亦特掘地作土窟。以磚砌之。冬日藏食物不腐。夏可用以避暑。城市中人。衣食較鄉民週給。住宅亦多瓦舍樓臺。人民娛樂。四鄉農民於歲首正月間舉行廟會演戲謝神。另有獅子高蹺等雜耍。各村間有自立戲班曰海神者。於人婚喪時演之。亦有社鼓。（社鼓者大可兩人合抱執木槌擊之周環銅鑼和之其聲悲壯）此卽一般農民所用以娛樂者。至城中、則有電影院平劇院各二處。乃非鄉民得時而問津者矣。另有本地梆子戲院一所。聽衆多本地人。其聲嗚嗚、類秦腔。外處人不易入耳。他若留聲機無線電收音機亦有購置者。惟不甚普遍。人民衛生狀況頗劣。鄉農每病多祈神拜佛。少有請醫治者。日常生活飲食。亦不重衛生。每至春秋。流行癘疫。死亡者甚衆。舊時、晉陝鴉片紅丸毒品。多由軍

人庇運至洛。轉售鄭汴。因此洛陽實爲豫西毒品之窟窟。人民頗多染毒品嗜好。近以厲行禁運禁吸。且有禁煙分處戒煙所等之成立。毒氛已漸及肅滅矣。城內街市。尙稱整齊清潔。西醫較發達。醫院林立。公立者有洛陽縣立醫院。私立醫院、其規模設備較爲完備者。惟丁家街之中大醫院而已。次則惠民醫院天主教堂醫院等十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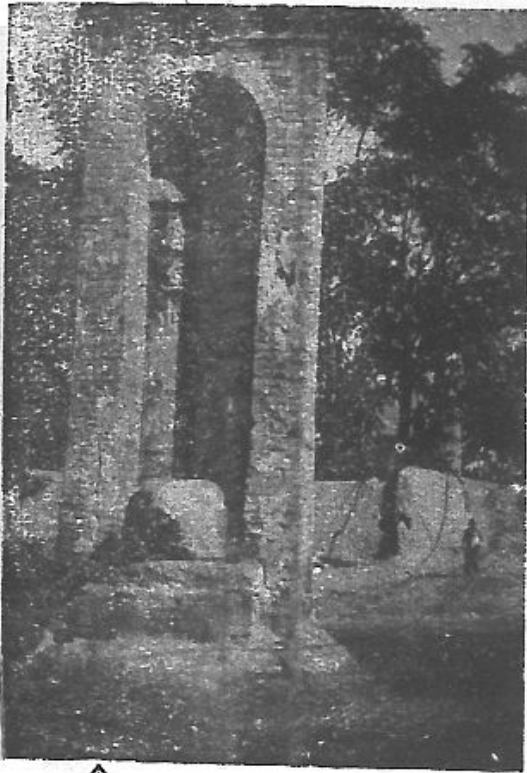
民性風俗 洛陽民性。大都誠樸耐勞。性行淳樸。不事修華。然周人之失。巧僞趨利。古有是說。今亦云然。洛陽年來出土之碑碣古物。巧者多仿製僞作以冒利。精者至於僞可亂真。蘇軾曰、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于今亦然。十族之家猶習衣冠禮儀。文質彬彬。惟洛河以南、民性頗稱強悍。洛中有惡俗曰、打孽者。卽仇殺全家之謂。殊爲野暴。婦女仍多纏足。俗、女子十五歲後。卽幽處閨中待字。足不履戶外。仍舊習也。惟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前後。婦人處子皆得立門外觀燈。亦可於大街行走。俗稱曰、逛百病。卽百病皆可於此逛中消之也。婚喪節禮之俗。落地仍多古風。然與北方各地。亦無大差異。今洛陽盛行新生活運動。其移風易俗之功效。當可立而待也。

宗教信仰 洛陽、在隋唐之世。佛道兩教皆盛。今則基督教傳入。有教堂數處。信徒千餘人。附設有醫院。次爲回教。多聚族而居。一般人民均極迷信。燒香唸佛以老年婦女居多。各寺觀香火殊盛。然佛道兩教則不盛。蓋人民祇有迷信。而乏宗教信仰觀念。迷信者、卽無神而不迷信。固不論佛道也。今戴季陶先生等重建洛東白馬寺。異日佛教或當由是而盛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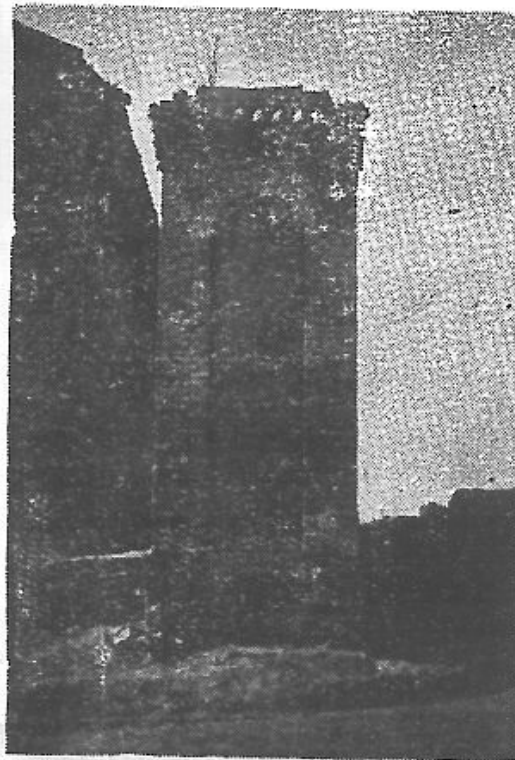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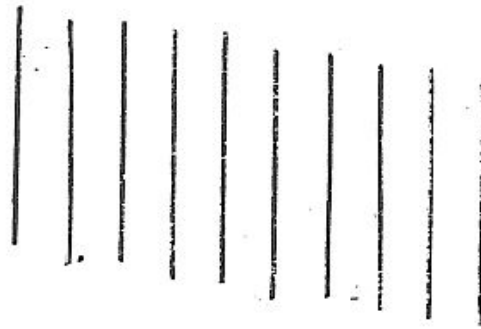
洛陽名勝古蹟照片



(圖一) 周公廟定鼎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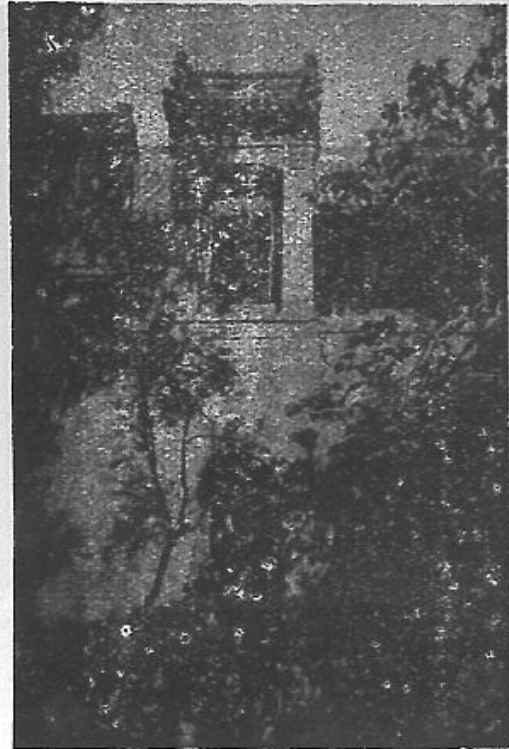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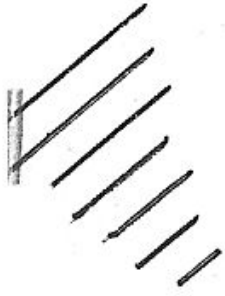
↑ 碑樂禮問周入子孔(二圖)



(圖三) 夾馬營 ←



(圖四) 明建護國迎見寺



(圖七) 龍門奉先寺唐刻大盧舍那石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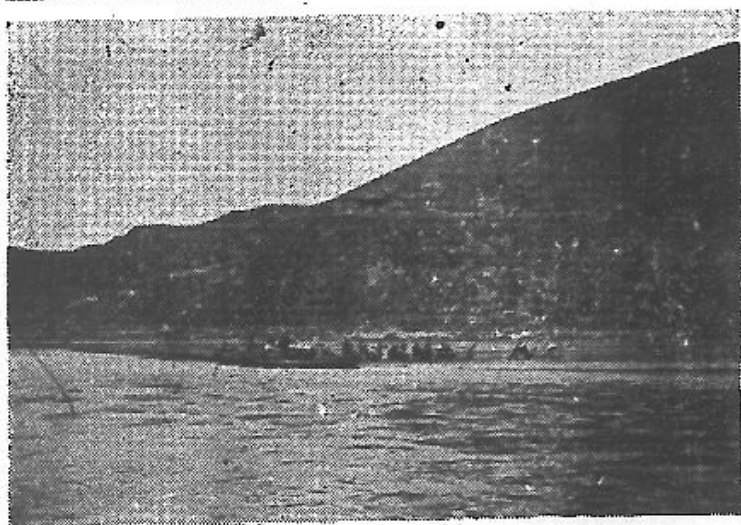
↑ 洞雲翠宮清上(五圖)



(圖六) 龍門



洛陽名勝古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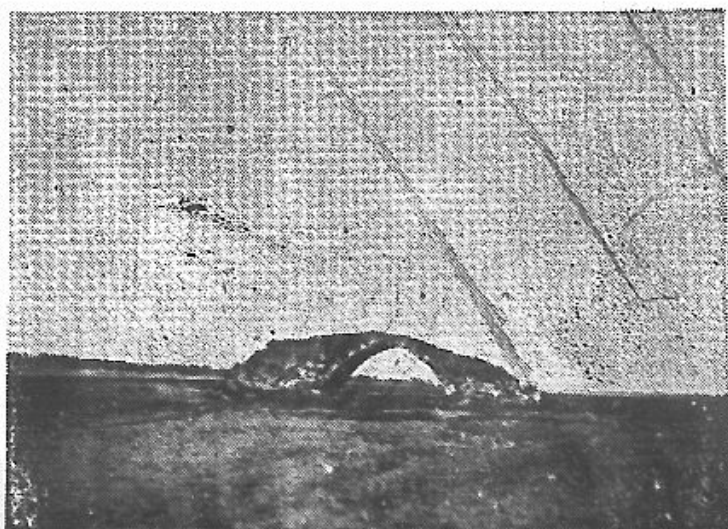
（圖九）香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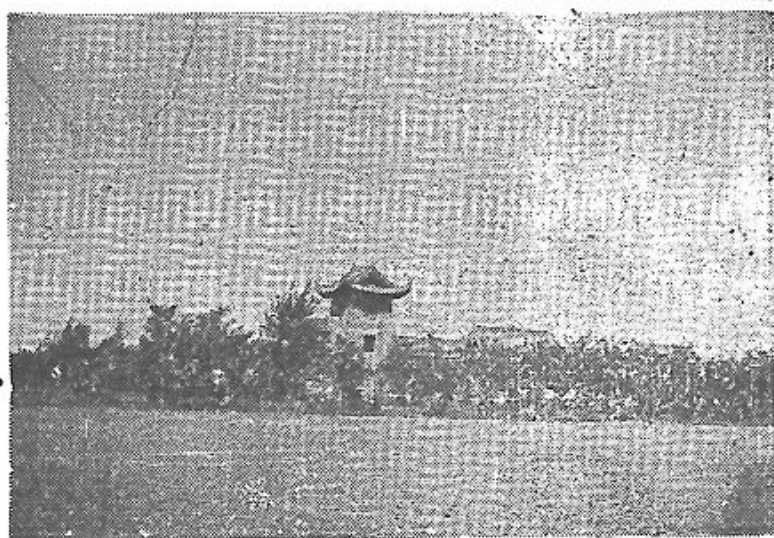


（圖十）關帝塚



（圖十一）古大津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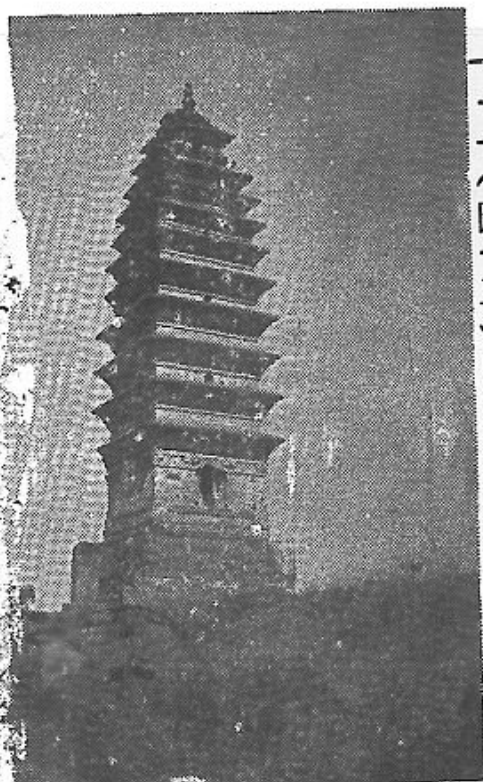


(十二) 東漢白馬寺 →



(圖八) 龍門奉先寺唐代石雕金剛柱 →

(圖十三) 白馬寺舍利塔 ←



(圖十四) 漢和帝慎陵 ←



第四編

洛陽名勝古蹟錄

洛陽古帝都。昔時城郭巍峨。宮闕壯麗。人物殷蕃。盛甲中原。歷經興廢。乃至銅駝荆棘。陵谷滄桑。人物凋喪。風流散失。茫茫今古。莫知紀極。居今日而欲問古聖賢之遺蹟。則故址頽垣。無復存者矣。卽訪諸邱墟漫谷荒烟白露中。其名勝古蹟之僅得存者。亦非復舊觀也。今就其遺址之可攷者、與夫事蹟之可傳者、撮要綴成是編。聊備覽勝懷古之士遊歷之一助。

一、城廂附近名勝古蹟

周公廟

周公廟在縣城西關外、內定鼎堂設周公（旦）召公（奭）諸聖賢靈位。堂前方壇、傍植古柏。堂後側廂內、置唐碑數百方。廟、清時重修、今爲中原社會教育館。廟前大道南立明呂忠節公（維祺）殉難處石碑。

周公（姬旦、文王子、）大聖也。武王崩、成王（誦）立。周公居家宰。以王年少（十三歲）。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鮮）蔡叔（度）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并舉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東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公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民。以封康叔於衛。東土以寧。諸侯復宗周。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迎公返而居攝。乃復制禮作樂。殞

度量制度。又與召公營洛邑。四方入貢道里均焉。其城二、一曰、王城（在西）。周遷九鼎、以朝諸侯。二曰、下都。（又名成周）以居殷民。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長（年廿二）。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奉持於前。洞洞然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秉文武之業。履天子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致政。北面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應時也。周公留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歸政三年後。老于豐。將歿曰、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王也。公卒、年九十九。諡文公。成王葬于畢（今咸陽北、）。從文王之墓焉。六經者、半作於周公。而其作又大半在東都（洛邑）。初公避流言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又作詩曰、七月陳王業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爲詩以遺成王。曰、鷓鴣。又詩之關風、狼跋、皆公居東時作。（或曰周大夫美周公所作）書召誥洛誥者、以營洛邑而作也。古來師萬世者惟孔子。相天下者惟周公。周公之業。包乎天地之外。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統。下開孔孟聖賢之傳。仲尼至聖。猶夢寐以求周公。况下此者乎。前代崇祀之典。率以周公元聖、孔子爲先師。誠所謂不朽而常尊者也、洛陽之民。沐周公聖德之化也、既古且久遠矣。是故洛陽城之西廓。有周

公廟之建立焉。攷今之周公廟。在城西關外。傳爲唐貞觀中分祀周孔處。大約建於明代以前。萬歷四十七年重修。康熙間、知府王來慶又重修。大體仍舊制。其前殿、周公像、衣衣繡裳、赤烏煥如也。列金人欵器。不啻明堂遺制。又建兩廡。以歷代名宦配祀。殿旁折而入。構堂、顏曰定鼎。公像居中。召公畢公配之左右。伯禽君陳、（周公歿、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翼附之。若戟門、角門、櫺星門、次第漸及。繚以周垣五十餘丈。門以外、又建文昌閣。民國初省立第四師範附設廟中。二十一年國民政府遷都洛陽。考試院長戴傳賢、副院長鈕永建等捐貲重建。并設中原社會教育館於內。其定鼎堂、（附圖之一）供石鐫周公、召公、畢公、伯禽靈位於上。旁祀歷代名宦。均刻木書紀其姓名事蹟。懸於壁。不復設像矣。其前有方壇。蓋卽所謂杏壇也。傍、古柏石碑各數。定鼎堂後。有屋數間。中原社會教育館購洛陽新出土唐人墓誌數百方。砌立之於內。儼然唐碑林也。再後有小院極雅潔。古槐一株。形狀如虬龍。周公廟前門外文昌閣仍舊。大道旁有石碑。書曰、明大司馬贈太傅呂忠節公殉難處。忠節公卽明兵部尙書呂維祺也。維祺、新安人。父孔學、流寓洛陽。遂家焉。明末、崇禎十四年季自成寇洛陽。維祺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殺十餘賊。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士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賊中有識維祺者。曰、子非販飢呂尙書乎。稔知公善。常謀出。維祺斃然。賊遂掖出城門。途遇福恭王已被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

重。勿屈膝於賊。見賊渠於周公廟。賊令之降。公曰、世寧有屈降呂尙書哉。按其頂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卒、年五十五。贈太子少保。禘王立。加贈太傅。諡忠節。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一生潛玩躬行。未嘗稍息。著有孝經本義。呂忠節公文集。後世哀之。爲立碑於周公廟前。用表忠烈也。

孔子入周問禮 老子故宅

洛陽城東關大街東首文廟前、有豐碑矗立道左、書曰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附圖之二)
銅駝巷西有祠祀老子、額題老子故宅。邑人云、卽孔老二聖之遺蹟焉。

太史公司馬遷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自漢言之耳)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學說之維繫中國文化而爲之中心也久矣。史蹟有傳。今僅言其入周問禮之經過。周敬王二年、孔子(丘、字仲尼、生於魯。其先則爲宋人、)年三十四。與南宮敬叔俱適周。魯君與之三乘車兩馬一豎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今地屬鹿邑)。姓李名耳、字伯陽、曰聃。諡後世道家尊曰老子。其學主無爲。尙自然。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後見周室衰。乃西出函谷關。莫知所終。孔子適周。老子時爲周守藏室之史。(卽藏書室之史或曰柱下史、柱下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對孔子

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史記老子列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近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退而嘆曰、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又訪樂於長宏。言終而退。長宏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長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旣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叢子）。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而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孔子家語）。又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云（全家語）。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孔子旣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宏。歷郊祀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而嘆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去周返魯後。道彌會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史記孔子世家）。由上言、則孔子適周前後。洛陽實

第四編 一、城廂附近名勝古蹟

二五二

爲當時文物制度禮樂之文化中心點也。

今洛陽東關大街、有舊洛陽縣學。原在城內。明萬曆三十四年知縣杜汝亮移建東關大隆崗。相傳卽宋法祥寺故址。明末流寇燬。清代屢葺治之。今已荒廢。縣學東大道北、有豐碑屹然立、書曰、孔子入周問禮樂至此。(舊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處、)其北銅駝巷西有祠、祀老子、額題曰、魏東寺老子故宅。(今洛縣一區第十一初級小學附設於內。)邑人云、卽孔子老子二聖之遺蹟焉。

銅駝街

今縣城東關文廟北有陋巷曰銅駝巷。洛志云：卽晉索靖指銅駝與嘆處也。

晉、索靖、字幼安。燉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翹、索玠、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燉煌五龍。四人并早亡。惟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初拜駝馬都尉。出使西域。晉武帝擢爲尙書郎。與尙書令衛瓘并以善草書知名。後除雁門太守。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靖屢敗之。後討孫秀有功。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陽諸軍事。被傷卒、年六十五歲。贈司空追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有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

狀。（晉書索靖傳）

晉銅駝街。據水經注云：（穀水）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閭門（宮門正南門）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魏晉都城爲故洛陽城。則銅駝街固在故城中也。而今洛陽城東亦有銅駝巷。地下多銷鑠鐵餘。豈嘗銷銅駝於此乎。洛陽志云、今之銅駝巷、卽索靖與曠銅駝荆棘之故處也。清龐垲有晚出銅駝街詩云、落日東城外。荒棘沒斷垣。銅駝已不見。况復問宮門。（雪崖集）卽指今銅駝巷言也。唐劉滄詩、隋家古陌銅駝柳。石氏荒原金谷花。（全唐詩晚秋洛陽客舍。）若是、則今城東之銅駝巷、似是隋唐之銅駝陌、並非魏晉之銅駝街也。今之銅駝巷、唐宋以來。實稱銅駝陌。如宋邵康節詩：花深柳暗銅駝陌。風暖鶯嬌金谷堤。（繫壤集百尾吟、）宋司馬樞洛春詒：洛陽春水揚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夏陽集）金劉質洛陽懷古詩有句云、銅駝陌上思前事。落日惟聞收笛聲。（元詩選）明王廷相洛中詩、荒原杜宇春啼血。廢陌銅駝夜有靈。（家藏集）至清以後。銅駝陌方改稱銅駝街也。故清李因篤洛陽除夕詩中、有梅花空綻白馬寺。柳葉漸收銅駝街之句。而今城東陋巷空名銅駝、已非復曩昔之情景矣。

夾馬營

夾馬營、宋太祖誕生地也。在洛城東關火燒街（明時街名）。有石碑勒字曰、夾馬營。其旁有宋太祖廟。東卽迎恩寺。

宋太祖趙匡胤、父弘殷、仕周。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故又有香孩兒之稱。或曰、太祖初生時。夜半有赤光冲天。遠處見之。以爲火燒。羣來奔救。既至、則太祖方臨蓐。固無火也。咸嘆異而去。後遂以火燒街爲名云。

王沂公筆錄、夾馬營、夾亦作甲。潘紫岩題陳搏射睡圖云、甲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已著黃袍。太祖生於亥歲故云。又言、宋太祖開寶九年西幸（洛陽）。還其廬、駐驛。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日一石馬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劇之果然。

今洛地東關火燒街北首。傳卽昔日之夾馬營。有宋太祖廟。牆根下一碑、書夾馬營三字。（附圖之三）其北爲明福藩創建之護國迎恩寺。（附圖之四）明崇禎十四年正月流寇李闖陷洛陽。福恭王（常洵、神宗庶三子、萬曆四十二年就藩河南府、）逃匿此寺中。賊跡而執之、遂遇害。識小錄云、福王被擒。賊坐殿上。詰責云、汝爲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以竹批撻之四十、氣絕矣。遂梟首焉。死狀極慘。今迎恩寺已荒廢。

上清宮

上清宮、在洛陽城西北八里許邙山上。卽唐之元元觀也。廟據邙山最高處。有登眺之美。春秋佳日。洛中仕女。多往遊焉。（附圖之五）

上清宮、宋時卽有。司馬光遊上清宮詩云、開陪大尹出都門。邙阜眞宮共尋訪。金元廟廢。至明伊王妃方氏重建。明吳三樂上清宮碑記云、嘉靖二十四年道士張玄恭募修。梁柱椽瓦。悉易以鉄。偏殿覆以琉璃瓦。三十一年功成。規制視昔大異。故昔人稱上清宮爲鉄瓦琉璃殿。三十四年地震。殿宇陷毀。道士馬靜淵輩重修。內外栽松柏雜樹千餘株。明末、流寇亂後。廟久荒廢。清康熙三十一年巡撫閻興邦重修之。廟在邙山最高處翠雲峯上。去洛城八里許。清雍正八年知府張漢重修。今圍垣已圯。所謂鉄瓦已無一片存。詢之道人。唯指以殿角鉄椽云、此卽故物也。庭中古柏數株。枝皆南向。蓋因地勢高、北風疾之故也。正殿中供老子像。民國二十四年道士王青松邑人婁天錫募修。相傳老子修煉於此。殿北、有翠雲洞。(附圖之五)冬溫夏涼。內有井泉。水極甘冽。洞上爲平臺。由洞右摸壁盤旋而登。上有玉皇閣。地勢獨雄。因高望之。邙嶺臥足下。遙望伊洛雙川。細曲如線。伊闕迴合蒼蒼。再其東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嶽。首尾盤曲。逾百餘里。衆山靡迤。惟少室爲尊。嶺巖聳秀。拔立於諸峯之上。北顧太行諸山嶺脈。蜿蜒如走龍。誠天地間之雄觀。而洛陽全城。參差十萬人。盡收眼底。登眺之美。殆無過此者。又、殿前有明萬曆乙卯年碑云、唐開元天寶間。李氏以其姓遂祖老子(李耳)。封元元皇帝。作廟於邙山翠微峯。今上清宮卽其遺址。據舊唐書太微宮使柳璨奏元元觀在北山。請拆於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由此言之。則今之上

清宮。乃唐元元觀（或曰元元皇帝廟）之故址也。翠雲峯、古時樹木森列。蒼翠如雲。武則天曾於上作避暑宮。清時、上清宮之東南苗家溝、有中清宮。再東、邙山半處有下清宮。今已廢、牆角殿基尙存焉。

二、城南名勝古蹟

龍門名勝記

龍門、亦曰伊闕。在洛陽城南二十五里許。古形勝之地。而山水尤佳。唐白居易曰、洛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其客於洛陽者、喜於登臨賦咏。其四方聞名者、咸願身造而目觀之。過洛陽者、亦爲下車一遊龍門。不以事而廢遊也。是故性喜登臨覽勝之士。常以不得一至其鄉爲恨事焉。茲略紀其勝。聊供臥遊。

龍門之勝有四。一曰、遊勝。四時皆宜遊也。二曰、山水勝。山旣雄奇。水流清淺。且有泉甘冽。他處未能成備也。三曰、石佛勝。四曰古蹟蹟勝。有此四勝、稱之爲名勝之區不虛也。

一、龍門山水 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礪石而號龍門者也。禹貢龍門、爲今晉陝接界黃河奔流瀉口處。今之龍門。古稱伊闕。兩山對峙。崖石壁立。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遠相望。佳氣生朝夕是也。（見附銅版圖之六）西山曰龍門

。東山曰香山。或總稱之爲龍門。有泉自山下石罅迸出。其流或湧出、或垂出、或穴出、作千萬態。有涼者、有溫者。泓淳漫流。飲之、冽而甘。稍東、山巖下。有泉、冬月溫。曰溫泉。又有漸流溪者。龍門西絕壁上。石礪橫裂。斜漏天光。懸瀑飛瀉。狀若珠簾。蒸爲雲霧。惟須雨後觀之耳。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人稱爲黑龍潭。伊流清淺。波淨沙明。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泛遊。山麓浸流中。無巖嶺類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遠。自洛城南門往。纔二十五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韋應物詩曰、山木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更幽絕。賞愛未能去。(遊龍門香山泉詩)遊情悠然有致也。龍門山水佳勝。然人多白日閒領略。殊不知其夜景尤妙。李白秋夜宿龍門香山寺詩有句云、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極九霄迴。嘗幽萬壑迢。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風。玉斗橫網戶。銀河耿花宮。是真不啻身遊廣寒宮矣。杜甫亦有宿龍山奉先寺詩曰、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迢。雲臥衣裳冷。亦異曲而同工。龍門堰西澗。昔時爲秋遊佳境。如白居易詩、東岸菊裝西岸柳。柳陰煙合菊花開。一條秋水琉璃色。闊狹纔容小舫回。又、劉禹錫詩云、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

二、龍門石佛龕 龍門之有石佛龕。乃自元魏始。酈道元水經注紀云、伊闕東巖西嶺。竝鑄石開軒。高叟架峯。然固未之詳焉。魏書釋老志載曰、景明(472)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

巖寺石窟（即大同雲崗石佛）。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二十尺。至正始二年（1407）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1404）、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1588）六月以前。計營造二十四年之久。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由此足見元魏造龍門石佛窟工程之浩大矣。金石文字記稱、後魏胡太后崇信浮圖。鑿崖爲窟。中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務人踵而爲之。尺寸可磨。悉鑿佛像。惟武平六年（北齊後主年號、民元前567、太后當國）者。書法差可。唐人則爲總章（唐高宗年號民元前654）以後及武后年號。乃知魏齊唐三代之時。無非女主爲之崇飾耳。隋亦有龍門造像記。述其造像事蹟。據上言、則龍門石佛窟。乃由後魏北齊隋唐時所造。距今則千數百年矣。其間造像。上至帝后王公貴戚。下及仕宦富人。均各鑿崖刻像。亦各有造像記可考。創作非出於一時。工力財費。尤不知其幾千萬也。誠所謂錦鑿斲民脂。萬金不恤窮妖奇矣。（明彭綱題龍門石像詩）

次言石佛窟雕刻之藝術。龍門山、石壁高下。鑿爲大洞。或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十數丈。極細者、寸餘分數。跌坐者、立者、侍者。而龕中、或數佛、數十佛、數百佛。多者、有數千餘佛者。

其數無慮億萬計。佛像或喜、或怒、或閉目冥想、或昂首遙望。皆栩栩欲生。雕刻之巧。可謂精絕。然雕刻之工。有樸有細。以時代分之。大約魏齊所刻之佛。貌奇古而樸。隋唐佛則金碧裝飾。纓絡纒麗。妙相莊嚴。儀態萬方。龍門石佛。實爲吾國最貴重之美術品。而爲東方雕刻藝術之傑作。其與吾國文化史關係甚大。洛陽古蹟之存留者。亦以此較爲完善。美人馬克密曾稱、就中國古物論。當以龍門之古物。爲尤可貴。其英法美術家。亦多有論讚龍門石佛之著述。外人間有盜買得一石佛首者。則視若拱璧。珍貴無已。

惜者、龍門石佛龕。自金元以後。卽開始毀壞。元陸天錫龍門記云。諸石像舊有裂罅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目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元時（*元時*）已然。後世又不知保存。屢加毀壞。近年來、較小石佛。率爲販古奸商盜售海外。更有斷殘大佛之首或臂者。加之牧豎野夫之毀壞。駐軍士兵之恣意椎擊。以此、佛像毀失殊多。幾無一龕石佛、不被碎首損軀。鮮有完者。今石佛首多補以石灰。於是遍山多是白頭佛矣。

三、龍門石刻碑碣。龍門山壁危峭。鑿佛如林。龕內外及佛像傍。多鐫字爲造像紀。半出自後魏人手。其出自北齊北周隋唐人之手者亦有之。宋以降至於元明清、勒石作碣者。亦甚多。總計不下千數百種。好事者、有集拓爲龍門全山。一百品。三十品。二十品者。名稱不一。而亦龍門二十品爲最

可珍貴。二十品者、清德硯香取書法最善者、若孫秋生等、魏靈藏薛法紹、洛州刺史始平公、楊大眼、北海王元詳、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氏、廣川王賀蘭汗、鄭長猷、高樹、廣川王祖母太妃侯氏、安定王元燮、比丘尼慈香、北海王國太妃高氏、比丘道匠、司馬解伯達、一弗、比丘惠感、比丘法生、齊郡王祐、馬振拜等造像記二十種。集名爲龍門二十品。均係後魏太和景明、正始、熙平、神龜年間（氏元前429—1329）人所書。碑碣多刻在高處。拓至不易。每年春間。工人架木高危。鋪紙拂拓。仰視之、搖搖欲墜。今洛陽市上多有賣處。他如、北齊北周隋唐伊闕諸造像記。名目繁多。最著者、爲北齊洛州老人師範碑。唐岑文本褚遂良書龍門山三龕記等。書法絕倫。惜已殘毀不完矣。金石家論龍門石刻之著述甚多。明武億之伊闕諸造像記、言之尤詳。綜言、龍門非僅爲石鑄師場。亦古碑林也。故嗜好石雕藝術及醉心碑碣者。每遊龍門。莫不摩挲終日。讚嘆其精絕。愛之不忍釋也。

又攷、龍門石壁。舊有魏晉石銘。鄧道元水經注、伊闕左壁。有石銘云、（魏文帝）黃初四年（1689）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已下蓋記水之漲滅也。右壁又有石銘云、（晉惠帝）元康五年（1617）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都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襄、斬崖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尙存也。是則後魏時。尙見魏晉石銘。至今則不可尋矣。

四、龍門古蹟名勝 後魏時龍門建有八寺。見於伽藍記者。唯有石窟寺、靈巖寺而已。餘六寺載舊

洛陽志。曰、乾元。曰廣化。曰崇訓。曰寶應。曰嘉善。曰天竺。名勝志又云、龍門八寺最著者。曰奉先。曰香山。洛志亦云奉先香山建於後魏時。是八寺外。益以奉先香山。則成爲十寺矣。唐時龍門諸寺。以奉先香山二寺爲最盛。故詩人李白杜甫、皆有題奉先寺詩。韋應物、楊巨源、有題香山寺詩。白居易詩記尤多。諸寺今已盡廢。遺址亦多不可尋。元薩天錫龍門記曰、伊闕兩岸。舊有八寺。無一存者。但東崖巔有壘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十碑多仆。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如此、則後魏迄於唐代諸寺。元時、卽已毀廢矣。今日龍門之荒圯。又曷足言。

石廡 出龍門鎮南行、入龍門北口。卽見有石臺。其上建方形石屋。臺上起曰、石廡。乃清光緒壬寅郡守文仰修。臺下有池。卽禹王池。又稱龍門古石盆泉。水清而溫。自巨石竅中出。飛溢池外。碎石衝激。噴珠跳沫。以其形若蝦蟆吐水。故名蝦蟆嘴。舊有禹王閣。閣前紫薇二株。圍數拱。高丈餘。俱毀沒於水。有石筍聳立。歐陽修詩、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瑯琊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卽是也。或云石筍、爲大禹鑿龍門之石砮。

潛溪寺 在石廡南山上。卽唐杜宣猷龍門潛溪故處。金石錄云、潛溪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溪谷之勝。爲唐宰相李蕩別墅。宣猷購得之。重加葺治焉。至寺、則建於宋。歐陽修牡丹花品會云、千葉緋紅。出於潛溪寺。以後、至清時寺最盛。今已荒圯。有齋殿堂。內石佛一。佛像甚巨大。

賓陽洞 由齋戒堂上。卽至賓陽洞。卽唐龍門三龕也。或曰、是卽後魏之石窟寺。三石龕、其內穹窿如覆釜。高皆數丈。方圓若食堂。每龕各有大佛一尊。皆就山石之自然者鑿成之。金身丈六。莊嚴博大。其頂及四周壁間。遍鑄佛像。或跌坐蓮臺。或寶幢往來雲間。形狀不一。佛首多毀碎。據集古錄云、唐三龕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太宗后）造。龕外、刻有褚遂良三龕記。可以徵信。惟碑亦毀。賓陽洞前。臨河有閣。望對而香山如畫。

鑼鼓洞 在賓陽洞南石崖中。大不過尺許。因有飛泉懸流下注。風激則響。聲若鼓鑼故名。高處、半山壁上。佛洞無數。明、河南府知府鄭安。以鑼鼓洞處。可憑高以眺。坐石以息。觀水狀深淺。遂就洞前築觀濶亭焉。又有珍珠泉、在崖壁下凹處。水底有細泡湧出。壘壘若貫珠然。

八仙洞 過鑼鼓洞南行。途經大石巖下。有裂縫寸許。而深闊幽邃。稱爲蓮花峯。俯瞰其中。石之上下。天然蓮花瓣瓣。猶若人工所雕琢。再南、有二洞併列。左卽八仙洞。深丈許。高八尺餘。佛像列坐。並非塑道家所稱鍾離呂洞賓之八仙像也。

千佛洞 八仙洞右卽是。兩壁密鑄方格。內二寸小佛。其數千餘。佛首亦多毀。

萬五佛洞 過千佛洞卽是。此洞佛像。爲唐人所造。極爲瑰麗。

郭愛洞 洞前有碑陷土中。題郭愛回爲父造。舊時洞內有泉。流入伊河。故有郭愛河之名。

蓮花洞 洞左壁上。有伊闕二字。或云、後魏遺蹟。內石佛像多毀。頂鑄蓮花寶蓋。方丈餘。圓轉刻巨書、大唐永隆九年十一月卅日造。字絕佳。

龍門 過蓮花洞。山壁中有缺口。旁刻龍門二字。孔大可容一人入。上透山頂。傳、昔爲真龍臥處。後自此飛昇而出。故稱爲龍門。缺口處、頗多後魏永安以後造像記。想後魏時、已有此缺口矣。每雨、山水自此口下注。傅毅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此耶。

奉先寺 爲魏唐龍門十寺之一。俗稱九間房。初建於後魏。唐高宗咸亨三年（672）重建寺造殿。至上元二年（687）竣工。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成之。調露元年賜額。寺在半山。右階磨毀。登高上之頗艱步。有佛像曰、大虛舍那。中坐、高八丈五尺。（或云一百三十尺）以山之高。轉見其低。然必退行、至雕像六七丈外仰視之。方能見佛頂。其高可知矣。（見附銅版圖之七）左右金剛立像。高亦八丈。人立其下。眉僅及靴。遊人戲抱右壁金剛佛脚。卽長臂亦難合圍。（附銅版圖之八）大像座下。刻唐大歷十年（771）造盧舍那大像功德碑。張九齡書牛氏像龕記、魏公殘碑、宋丁裕題字、俱刻石壁間。唐調露元年（683）曾於大像前置寺。今成荒蕪。瓦礫遍地。

藥方洞 下奉先寺南行、卽藥方洞。壁間盡刻醫病藥方。已鑿壞多處。字跡漫漶。不可辨認。

古陽洞 在藥方洞右。俗名老君洞。傳老子煉丹於此。殊不倫類。或云撈金洞。古時有人於此洞撈金故名。老君洞者。蓋撈金洞之訛傳耳。未知是否。此洞大小佛像。悉爲後魏時鑄造。極可寶貴。惜多毀首斷臂。洞頂四周壁上。遍刻後魏造像記多種。前云龍門二十品者。此洞中則有其十九品。琳瑯壁間。中坐石佛後、有洞穴幽邃。深不見底。

牛骨洞 在古陽洞上。綠石巖行。道狹僅容足。遊人多畏難。棄之而去。洞壁上鑄佛像。多爲後魏北齊時鑿鑄。造像記亦多。龍門二十品中之一品。在此洞壁。所云牛骨洞者。傳昔有人燒牛骨於洞故云。牛骨洞下、卽伊闕口。遠望伊川。（舊屬洛陽、今爲伊川縣境）煙樹迷離。村舍疏落。龍門西山諸佛龕至是已盡。此外、又有石經洞。上下四方遍刻佛書無慮卽萬字。古金像洞。雙塔洞。均在龍門西山上。惟皆殘毀。僅略存有道蹟而已。

八節灘 自古陽洞、折回北行乘船渡伊河至香山。所經之灘。卽八節灘也。灘爲唐白居易所開。舊至險峭。不宜舟渡。樂天（居易子）有開八節灘詩、并記其事云、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反破傷。舟人楫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饑凍有聲。聞於終夜。（樂天時居香山寺、故得聞聲）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武宗）會昌四年（858）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書開鑿。資資出力。仁者施財。於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一旦盡除之。歐陽修

有詩咏八節灘云、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朝暮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香山寺 遇八節灘。即龍山東山。所謂香山是也。嶽巖飛泉。翠巖交映。山下有泉三。水從石竇

中出。冬月留温。故稱香山温泉。山上即香山寺。（見附銅版圖之九）舊香山寺。猶在今寺東南山巔上。後魏熙平元年所建。有石樓。唐武元衡詩、清景乍開松嶺月。亂流長嚮石樓風。宋司馬光、石樓臨清空。南眺出千里。（遊龍門）即是也。唐武則天曾遊幸龍門。御香山寺石樓朝羣臣。并命賦詩紀勝。東方虬詩先成。賜以錦袍。宋之間詩後呈。則天嘆賞其詞愈高。乃奪賜虬錦袍以賜之。（唐書宋之間傳）文苑英華載有之間龍門應制詩。詞句工絕。略云、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台映幾重。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林琳瑯擁軒蓋。雲罕纒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巖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雁塔遙遙綠波上。星籠弈弈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白丈泉。綵仗蜺旌透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瀟瀟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發。仙樂初鳴瑞鳥來。花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煙霞裏。歌舞滄流景欲斜。石關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駉駉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感警蹕。唐時、龍門香山寺最盛。故白樂天（居易）云、龍門十寺。遊觀之勝香山首焉。梁天於（文宗）太和三年（1088）爲河南尹。六年、曾修香山寺。有紀云、元徽之相國將薨。託以墓誌文。旣成、

得謝又之贊、約六十七萬。居易因以修香山寺。計造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客院一所。大小屋共七間。於是遊者息肩。觀者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一時俱新。（白氏長慶集修香山寺記）

樂天又修有香山寺藏經堂。并將其自太和三年至開成五年（1083—1072）十二年間。居洛所作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名爲白氏洛中集。納于龍門香山寺藏經堂。以結佛緣。使之得與藏經并傳也。樂天居香山頗久。與寺僧如滿結香火社。白樂天共居洛十八年。朝夕之所遊。詩思之所注。常在此香山寺。遺詩極多。又曾集胡杲吉皎劉真鄭據盧真張渾等六老人。年各在七十歲以上。有在百餘歲者。合樂天爲尙齒七老人會。飲酒賦詩。後又入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年九十五。爲九老會。書姓名、年齒、寫形、刻石爲九老圖。當時稱爲盛事。宋時、富弼、司馬光、文彥博等、又慕其遺風。而集十三人爲耆英會。後世之好事者。尤多效慕焉。香山寺、自魏歷周隋。其名不甚著。至唐、方以樂天故而始顯名於世也。樂天後死於洛第。（居履道里、宅有山水花木之勝、）遺骸葬香山南嶺。今猶有白樂天墓在焉。唐（宣宗）大中三年（853）李商隱撰白敏中書之太子少保右僕射白公碑。已久佚。今墓碑乃近人所書。以上皆紀舊香山寺也。舊寺至北宋時猶存。梅堯臣詩曰、香庵偏岩曲。范純仁亦云、杉松隱映皆祇園。是知北宋、寺尙無恙。不聞鴛鴦也。迨金、魏搏霄至龍門。

始云、向傳已失不可見。是寺之廢。蓋在金元之際。元明以後數百年。皆在榛蕪菲草中。沒無所聞。
今香山寺。在伊闕東山之半。乃清康熙四十七年、學政湯右曾、知府張尹、知縣吳徽觸俸所建。

陝州訓導孟桓恩貢生張所督工修成。可稱之新香山寺。距今二百三十餘年而已。伐石爲基。循山而垣。首有亭五楹。級而升、以次爲殿堂。正殿三楹。殿後爲唐白文公（樂天）祠。祠後觀音堂。雍正七年、知府張漢改祠祀伊川栗主。後又有翰林汪士鋐書曰居易香山記刻於屏間。尙有白樂天讀書圖。香山九老圖。皆清人手筆。乾隆十五年九月、清高宗（弘歷）南封嵩嶽。至洛陽。遊香山寺留詩。寺後御碑亭。卽刻其詩也。今香山寺、亦已荒圯矣。香山寺山後壁上。舊有武則天時書經極工。猶有唐人大足年造像銘、宋王曙詩、真宗龍門銘等。至白居易之香山刻石尤多。皆毀佚不可覓。

萬佛洞。亦稱大萬五佛洞。下香山寺而南行。經羅圈溝。峭壁間刻尺許佛龕無數。皆魏隋唐雕刻品。過溝卽萬佛洞。東山諸洞佛。惟此洞較整齊。左右有二洞。

看經寺。過萬佛洞爲看經寺。清末時修。有小樓。額題曰、看經寺。俗傳唐僧曬經處。前有石、曰曬經石。寺樓已破毀。不蔽風雨。

擂鼓臺。又稱擂鼓寺。內亦有洞及佛像。亦清末時修。臺已塌敗。

乾元寺。過擂鼓台、登高坡。有廢寺遺趾。卽明所建之乾元寺。孫應奎乾元寺紀、舊在伊闕東山

嶺。後魏時龍門八寺。惟此爲甲。去村寫遠。明嘉靖間遷於山麓云。

龍門名勝古蹟。略記如上。歸結言之、龍門兩山。石龕多而石佛少。卽有佛亦多毀壞。幸得而存者。千得一二。極可珍貴。至若寺院多毀廢。空有寺名。而無僧居。誠如明沈荃詩云、千巖石室空。丹梯仍窈窕。紺殿撤玲瓏。兵燹滄桑變。人天感慨同。佛場終古寂。僧臘近年窮。荒草牽獮鹿。停雲響斷鴻。洞虛蒼蠅滴。竇遠暗泉通。浮舸清波裏。捫碑積蘚中。(釋堂集伊闕詩)千古名勝之區。荒廢至此。良可慨已。

關帝塚

關帝塚在洛陽城南十五里、塚廂極崇麗。圍塚樹古柏。多數百年前物。蔚茂成林。故稱爲關林。塚面闕塞。背邙山。洛水出其後。伊水繞其前。高敞而環抱。信聖賢之淨界。域中之勝境也。

關帝諱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今山西解縣)。爲人勇而有義。好誦左氏春秋。方東漢之將亡。黃巾賊起。天下擾亂。曹孟德以奸雄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黃鬚兒孫權。則虎距江東。帝以忠義大節事蜀漢先主昭烈皇帝(劉備)。與張飛爲左右禦侮之臣。由別部司馬而偏將軍、而爵拜漢壽亭侯、而官至前將軍假節鉞。每逢摧鋒破敵、所向無前。負萬人之敵。孟德憚其銳。孔明讚其絕倫。其於徇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乃其效也。帝英武忠勇。今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勳業著於

史乘。大義垂昭於後世。漢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帝與其子平、被孫權將潘彰等害於江陵之臨沮。追諡曰、忠義侯。後主（禪）景耀三年、又追封爲壯繆侯。嗚呼、生爲英賢。死爲神明。是爲不朽。後世仰帝之義。如日經天。乃建廟以奉蒸嘗。歷有年所。

關帝塚、在今洛陽城南十五里。後漢書、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還雒陽。孫權襲害帝。傳首至雒。操以王侯禮葬。故無祠。今祠、明時創建。清代繼加修葺。祠制中爲正殿五間。後爲後殿五間。再後爲寢殿五間。寢殿之後。爲帝塚。周甃甃垣。圍塚植古柏。蒼鬱蔭翳。塚前碑坊甚多。正中一碣。大書云、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陵。最後卽陵門。顏曰、鍾靈處。（見附圖之十）正殿之南、爲儀門三間。又南爲大門三間。左右迴廊四十餘間。東偏有道院。正殿塑帝像。左右關平、周倉王甫廖化等。殿外廊下置鉄鑄青龍偃月刀一柄。後殿塑帝戎裝像。栩栩如生。東間睡像。西間秉燭誦左氏春秋像。廟宇久荒圯。近由武漢行營主任張漢卿河南省主席劉經扶、中央軍校分校主任祝帝南發起捐資重修。關帝塚、天下有數處。雒陽塚、爲操葬帝首之所。其他湖北當陽縣西北五里、關帝墓。爲孫權以諸侯禮、葬帝骸骨之處。山西解縣東二十里常平、帝故里也。有帝先世塋。故後人因造塚置廟祭祀焉。西蜀昭烈皇帝開帝歿。亦於四川東向招魂備衣冠葬以侯禮。墓在成都萬里橋南。是川中有衣冠塚矣。

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燕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爲武廟與孔廟並祀。清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見趙翼陔餘叢考關帝志）

蘇秦故里

舊洛陽志載、縣東南二十里許太平莊、卽周蘇秦故里。又攷得蘇秦墓、亦在洛陽。其地約在今城東四十里。假師界義井舖之東北、今墓已堙沒。

蘇秦者、東周洛陽軹里人也。與其弟代、厲、並爲縱橫游說之士。顯名於戰國時代。太史公司馬遷稱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蘇秦師鬼谷先生。初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皆竊笑之。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而揣摩成。求說於周顯王。弗之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亦不能用。遂去秦至燕、趙、韓、魏、齊、楚。說六國縱合而併力拒秦。六國信從之。由是而縱合之勢成。蘇秦遂爲縱約長。并相六國。當其北投趙王、行過洛陽也。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即王爲之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而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也。蘇秦喟然而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武肅侯封爲武安君。投縱約書於秦。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秦用犀首計伐趙。縱約皆解。蘇秦去趙至燕。燕復使之齊。齊大夫多與之爭詭。而使人刺蘇秦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殉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是則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蘇秦之仇乃得報。（史紀蘇秦傳）宋王荆公（安石）有詠蘇秦詩云、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蘇子有知。或當領首於地下也。

舊洛陽志載、今縣東南二十里許。有周太平莊。爲蘇秦故里。其地在東周下都（敬王所遷都）之東南。其爲軒里之地乎。今村猶名太平莊焉。至蘇秦塚。洛陽伽藍記曰。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寺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是其地在故洛陽城東。攷今地、約在洛陽城東四十里義井舖之東北（假師界）。墓已堙沒矣。唐賈島有經蘇秦墓詩云、沙埋古冢折碑文。六國興亡事繫君。今日淒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浪仙集）。或曰、蘇秦塚在新安縣、又曰在鞏縣、鞏志、縣西南六十里有三蘇塚、蘇秦蘇代蘇厲是也。（洛陽縣志）

平泉別墅

唐宰相李衛公德裕平泉別墅。原爲喬處士宅。德裕得之。經營花草木石、多海內珍奇。爲有唐一代名園。與晉之金谷園併稱豪華。故址在今洛陽城南三十里龍門西梁家屯。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自幼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唐武宗時爲宰相。以功兼封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史稱其出將入相三十餘年。而武宗有特達之遇。言聽計從。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詰其文章、則班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至論章啓奏。料敵制勝。罔有虛發。實稀世之才。惟度量狹容。不能釋憾解仇。終致遭讒。流放崖州司戶。葬身南溟。（大中二年卒於珠崖郡卒時年六十三）才則才矣。語道則難也。曾於東都洛陽伊闕西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後。卽不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於石。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文饒平泉石記云、其營平泉也、乃繼其父之遺志。文饒父、吉甫、趙國忠甫公。元和初宰相。大成貞元中、以譴逐變方。文饒隨侍左右。吉甫每泛舟清眺。悽然遐想。屬目伊川。常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文饒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處。以營平泉別墅焉。其中書樓、瀑泉亭、流盃亭、東谿、西園、雙碧潭、竹徑、花樂欄等處外、臺榭構是。又得他州珍木奇石。列於庭際。文饒有平泉山居草木記。記其異花怪石。不下百品。故平泉花木泉石之勝。甲於一時。茲錄其略云、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榭楡。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櫟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重山之月桂青鯨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藥荆、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粟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

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蘂。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湍。盧阜漏淨之石在焉。又有番禺之山茶。宛陵之柴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絮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俱那。衡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湍。瑯琊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蹟之石。列于佛榻之前。復有鍾陵之同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稽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杜桂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瀝黃心椀子。朱山龍骨。以及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荆、紅筆、密蒙、勾栗木、山靈、碧百合等。（見文苑英華）可謂萃天下之珍異集於一閩矣。劇談錄稱、平泉去洛陽城卅里、并木臺榭、若造仙府。虛欄前對。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賈氏談錄、平泉莊周圍十里、構臺榭百餘所。又據洛志載、平泉有醒酒石。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狀。亦云婆娑石。或曰、醉者臥其上、涼沁脾胃。酒氣立消。故名醒酒石云。然文饒雖有此園泉石。未暇久處。蓋欲留此林居。貽厥後代。故形諸詩歌。以名爲桑梓邑也。并遺誡其子孫曰、醫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記）。文饒死後。子孫遂家洛陽焉。新五代史張全義雜傳云、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遣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而不與。奏以笞殺監軍者。若是、延古誠克家之子矣。然以一石殺人。又豈非文饒石癖之過歟。至宋時、平泉怪石奇卉、多爲有力者取去。終不可保存。

。以是歐陽永叔（修）譏其近乎愚也。（見歐文忠公集李德裕平泉木紀跋。）今者平泉已唯岸爲谷。遺址僅可尋。其地蓋在今洛陽城南三十里龍門鎮之西。有梁家屯。屯中舊有平泉寺。村人指稱爲李德裕花園子者。卽衛公平泉故蹟焉。

午橋莊 綠野堂

洛陽城南十五里有午橋莊者、卽唐裴晉公度故園也。其南卽綠野堂。（今亦爲小村名）宋張齊賢（宰相）歸洛亦曾卜居於午橋。裴張爲唐宋兩代名相、其遺蹟應爲誌出之。

裴晉公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唐貞元初、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橫行朝野。度爲相、適逢時艱。而能奮命決策。戡定叛亂。爲中興宗臣。當時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士君子皆愛重之。莫不望風而歸。歷相憲、穆、敬、文宗四朝。功勳炳彰。爵封至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於開成四年春三月（1073）薨、年七十五歲。文宗爲之震悼、輟朝四日。册贈太傅。初、太和九年、闔啓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板蕩。不復有經濟意。乃置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醴引脈分。映帶左右。度禱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

易劉禹錫酬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書琴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唐書裴度傳）窮幽記云：裴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至宋張文定齊賢罷相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有詩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尙書。師亮齊賢字也。呂氏童蒙訓云、張僕射齊賢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張齊賢原曹州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幼孤貧力學。有遠志。宋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持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爲官。異日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太宗不悅。一榜盡與京官。由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衛州。以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甯福壽時。罕有相比。居相日深。得人主信重。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亦有宋一代之名臣也。

今洛陽城南十五里。猶有午橋莊綠野堂二村。（相距甚近）蓋卽唐宋故蹟焉。

呂蒙正故里

宋宰相呂文穆蒙正故里、卽今洛陽縣城東南三十五里之相公莊。莊內尙有呂氏故窰。

呂文穆蒙正、字聖功、洛陽人也。幼貧苦。孜孜好學。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不數年遷爲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怒。令詰其姓名。文穆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旣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爲人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太宗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歷太宗真宗兩朝。凡三入相。有宋一代三房相位者、惟趙普與蒙正耳。後累封至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加司空、太子太師、封蔡國公。真宗景德二年、陞辭歸洛。其宅在南州坊。有園亭花木。後世稱爲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真宗朝永熙陵（在鞏縣）祀汾陰過洛。曾兩幸其第。賜賚有加。初過洛、蒙正尙能迎謁。及回鑾、已病篤。真宗幸其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甫、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弼）之父（言）貧甚。客蒙正門下。一日。曰、有兒十許歲。欲令入書院拜試廷評大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富韓公弼後果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

、謚曰文穆。（詳宋史呂蒙正傳、名園記、名勝志、）文穆相太宗。猶子夷甫（字坦夫謚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夷簡子公弼（字寶臣謚惠穆）爲英宗樞密副使。爲仁宗樞密使。次子公著、（字晦教謚正獻）爲神宗知樞密院事。相哲宗。公著子舜徒、又爲太上皇右丞。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一門三世宰相）相繼掌七朝政事。世家之盛。古未之有也。

呂蒙正故里。卽今洛陽城東南三十五里之相公莊。出莊東北有呂窰。傳卽蒙正貧時故居也。并有故井存焉。至伊水北流之呂文穆園。則已不可尋矣。

獨樂園

獨樂園宋司馬溫公（光）故園也。溫公居洛十五年、修成資治通鑑一書。園在城南十餘里。舊有村名獨樂園。

司馬溫公光、有宋一代名臣。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年二十舉進士。累官資政殿學士。神宗熙寧三年罷相。四年、公判西京留臺。治家洛陽。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命之曰、獨樂園。自號迂叟。公居洛十五年。陝洛人化其德。師其學。天下人皆以爲真宰相。哲宗卽位。復起爲相。卒於位。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當時名園甚多。而公園獨卑小。然人多慕之者。蓋以公德高望厚。不在於園耳。其園中讀書堂。僅數十椽。惟中則聚書五千卷。讀書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

貫于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堂北爲沼。中央有島一。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環。繚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南北置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竹藥。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爰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闌。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只植兩本。闌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又於園中築臺構屋於其上。以望萬安輶轅至于太室諸山。命之曰、見山臺。公平日多處堂中讀書。體倦則投竿取魚。執社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自爲獨樂園記。并咏之以詩。殊得獨樂之妙趣焉。園何以名獨樂。公釋之曰、叟、何得比君子。(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獨樂園記)是公園雖名獨樂。而實願與人共樂也。故宗澤(西京留守)遊獨樂園詩曰、范公之樂後天下。維師涓公乃獨樂。二者致意出處間。殊途同歸兩不惡也。元城語錄云、涓公營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丁得茶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曰、此汝錢耳。可持去

。再三欲留。公忿、遂持之。顧曰、只端明（公號）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誠所謂有其主必有其僕矣。

洛城南十里許舊有村名獨樂園者、卽是溫公獨樂園故址。洛陽縣志載：明時邑人畢亨曾於故址築園、是稱明畢中丞園。或曰今之司馬莊、卽溫公獨樂園故址。莊在城東南二十里、內有司馬溫公祠。

安樂窩

出洛陽城南關、渡洛河、南行里許、有安樂窩村、故宋邵康節先生之故居也。

邵康節先生、諱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卽今河南輝縣）雍、年卅遊洛陽。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洛陽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於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後受北海李之才傳。

受河圖洛書必犧八卦之四十卦圖像之學。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嘗衍必犧先天之旨、著書凡十餘萬言行於世。然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逢華環堵。不避風雨。而怡然其樂。人莫能窺也。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稚敬雍。恆相從遊。初、嘉祐七年、王拱辰爲河南尹。就天津橋南。五代

節度使安審琦故宅，爲屋卅餘楹以居。雍（天津）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光集錢爲雍買之。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靜坐。閒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興至嘯咏自娛。春秋出遊城中。一人挽小車。惟意所適。故其詩曰、安樂窩中春不虧。山翁出入小車兒。水邊半轉綠楊岸。花外就移芳草堤。（擊壤集安樂窩中吟）每出、士大夫豕誠其車首。爭相迎候。童僕厮隸皆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二人純德。尤爲鄉里所慕。父子昆季。每相飭曰、毋爲小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落者。不之公府必之雍。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忠厚之風聞天下。嘉祐中詔求遺逸。屢徵不起。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元年、從祠孔子廟庭。雍、高明英賢。迥出千古。程顥（明道先生）稱其懷內聖外王之學。既葬、顥爲墓誌、言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亦大儒。康節書法亦絕佳。朱熹邵康節檢束二大字跋、稱其書法謹嚴。所謂從心所欲而目不踰矩者也。近洛陽出土宋祖士衡墓誌銘、係康節撰書并篆。字既渾厚。似面體而勝顏。則朱子未及見也。

邵康節安樂窩。居天津橋南。舊在城內（六城之內也）。康節詩曰、予家洛城裏。况復在天津

•（擊壤集天津幽居）司馬溫公（光）贈堯夫先生詩、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窩。詩句固甚明也。今則安樂窩已成爲村名。在洛城外、洛河南里許。村中居民多邵姓。云是康節之後。據攷安樂窩、自康節亂後。棄於民間。金興。大定初、全真張六公出錢購得之。因九賢祠（程顥程頤司馬光邵雍朱熹等九賢哲）創爲九真觀。元季之末、復燬於兵火。至明景泰初、知府虞廷爾訪得九真觀遺址。乃建邵子祠。繚以垣牆。植以樹木。構屋三間。塑康節像於其中。明末流寇毀祠。清順治五年、洛陽令武攀龍自故址南移數十步。重建邵康節先生祠堂。康熙三年、大中丞閻興邦重建三楹爲先賢祠。今安樂窩村中是矣。祠中祀邵子像。有土簪。額題曰、安樂窩。左設九賢祠。右設書院。外復有石碑甚多。洞庭植牡丹芍藥。枝幹特粗大。春時花開極盛。

天津橋

洛陽城西南洛水上。有故橋廢址。僅存一孔。屹峙河中。（附圖之十一）邑人稱之爲一孔橋。蓋卽隋唐之天津橋。亦有稱之爲洛陽橋者。

天津橋始建於隋。隋建東都、大城周圍七十三里。洛水貫城中。跨河建天津橋。有天漢之象。橋、南去端門（皇城正門）百餘步。南至建國門。出卽龍門。旣爲都城往來通衢。復爲形勝之地。唐因隋都。復壘方石爲脚、重修天津橋。屢爲水漲冲壞。宋初整以巨石。基址較固。唐時天津橋又稱洛陽橋。

李益詩：何堪好風景。獨上洛陽橋。宋以後橋廢。僅存一孔。留至今日。民國十年時、吳佩孚駐洛。新修水泥銅骨大橋於舊橋上。亦曰天津橋。後遭水冲斷。中段橋身猶存。天津橋、歷隋唐五代宋五百年間。爲都城形勝。唐張九齡天津橋詩、清洛像天河。東流形勝多。騷客詩人。喜爲歌咏。故橋雖廢。而其名其景仍藉詩篇以傳焉。

唐白居易（居易）曾賦天津橋詩曰、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遠。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窈娘堤。柳絲裊裊風線出。草縷茸茸雨剪齊。報道前驅少呼喝。恐驚青鳥不成啼。劉希夷公子行亦有句云、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動搖綠波裏。是橋在唐時、實爲都城勝景之一。而遊春最佳。雍陶天津橋上望春詩、津橋春水浸紅霞。煙柳風絲拂岸斜。而非但春景在橋上。卽冬日橋上賞雪亦絕佳。孟東野（郊）洛陽晚望詩、天津橋下冰初結。洛陽陌上人行絕。榆柳蕭疎樓閣閉。月明直見嵩山雪。寫景如畫也。唐時天津橋南有董家酒樓。李白遊洛陽。嘗每日買酒樓上。故太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有句云、憶昔洛陽董糟邱。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至若唐人咏天津橋夏景、秋色、曉月、晚霞之詩。多不勝記。至宋、天津橋亦爲風雅之地。尤以邵康節（雍）卜居橋南。橋復因人而傳盛名。康節伊川擊壤集中詩。咏天津橋者。幾佔其十之三四。蓋其居近天津橋。詩多成在橋上遊賞時也。康節首尾吟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

是天津佇立時。有意水聲千古在。無情山色四邊圍。孤鴻遠入晴煙去。雙鷺斜穿禁柳飛。景物不妨閒自適。堯夫非是愛咏詩。又天津橋詩曰、綠山悠悠際碧天。平蕪更與遠山連。白頭老叟心無事。閑憑欄杆看洛川。而其賦天津水聲詩尤佳、洛水近吾廬。游後到枕虛。湍驚九秋後。波急五更初。細爲輕風背。濛因驟雨餘。出人有此樂。何必待笙竽。司馬溫公等、與康節時常往來。酬唱之間。亦多題賦天津橋。至於慕名渡天津橋訪康節者。見其居近天津。水邊綠楊。花外芳堤。亦莫不讚嘆咏詩以去。是以宋人咏天津橋詩篇。尤多於唐也。洛陽縣志載、天津橋、邵康節聞杜鵑處也。按呂氏童蒙訓載、邵康節行天津橋。忽聞杜鵑聲。嘆曰、不及十年。南人必有人相者。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之、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而北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後王安石爲相果驗。清潘耒咏其事曰、天津橋畔水粼粼。桂楫香車競上春。何處蜀鵲啼過處。行窩愁煞白頭人。

二、城東名勝古蹟

白馬寺小志

白馬寺在城東二十五里。創於漢明帝。距今約一千九百餘年。爲中國最古之佛寺。其寺背邙山。臨洛水。東即故洛陽城廢址。爲洛陽名勝之區。古蹟頗多。

白馬寺之創始 自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立白馬寺於洛陽。而後中國始有佛教。魏收釋老志

云、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乃與沙門攝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而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又曰門）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又云、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洛陽伽藍記又曰、明帝崩。起祇洹於陵（顯節陵）上。自此後百姓塚上或作浮圖焉。浮圖卽塔也。據攷、漢明帝夢金人。在永平七年。遣使之天竺得佛書及沙門。時爲永平八年。白馬寺作成於永平十一年。約民國紀元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白馬寺之名。水經注云、始以榆欒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事物記源、漢明帝時。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晉白馬寺。卽僧寺之始也。惟高僧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乃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此又一說也。

歷代白馬寺興廢記。白馬寺爲中國有佛寺之始。自創立至今幾二千年。雖歷滄桑百變。而巍然獨存。其後於白馬寺而建立之佛寺多矣。卽以元魏一朝而言。其在洛陽所立之伽藍。凡一千餘寺。而今

皆燬沒。無一存者。餘更不須論矣。白馬寺之能存於今日者。豈云得天獨厚。無他、蓋歷代以其爲古之名寺。因時加修葺。香火相傳。魏晉隋唐而下、千數百年而不絕。乃至於今日也。

漢白馬寺建築。悉依天竺舊式。而經藏闌臺石室。畫圖寫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今經像不復存。而廟貌亦非復舊觀矣。惟寺址則尙未變遷。漢立寺於雍門西。元魏時、雍門改西陽門。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今爲縣東二十五里、大道北。按之故蹟。似猶爲舊處也。魏晉兩世。白馬寺名沒不彰。然寺未廢也。至元魏都洛陽。漢時經函猶存。伽藍記云、經函至今猶存。（蓋指景明以後而言。約民元前一四一二至一三八四、）帝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敬禮之。如仰真容。又稱浮圖前奈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實甚大。奈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厚於棗。味并殊美。冠於中京。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半。然白馬甜榴。後未之聞也。魏熙平中（民元前一三九六、）、有高僧寶公、住錫白馬寺。通達過去。預知未來。胡太后（充華孝明帝母后）曾問以世事。寶公云、把粟與鷄呼朱朱。時人莫能解。建義元年（一三八四）、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元魏分東西魏。經北齊北周至隋末。凡百餘年。（民元前一三七八至一二九三。）白馬寺事蹟不可攷。迄唐武則天垂拱元年（一二二七）十月、則天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見通鑑唐紀。）然懷義本淫徒。得幸於則天。因爲寺主。實有汚佛靈也。至宋淳化三年重修。（九二

○蘇易簡有記云。鼎新偉構、寅奉莊嚴。採文石於他山。下瓌材於邃谷。闢蓮室而洞開。列紺殿而對峙。圖八十種之尊相。安二大師之法筵。靈骨宛如。可驗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於漢廷。天風高而寶鐸鏘洋。晴霞散而雕橫輝赫。周之以繚垣浮桂。飾之以法教勝幡。遠舍旬服之風光。無殊日域。旁映洛陽之宮闕。更類天宮（見宋文選）。是宋修白馬寺廟宇、固甚爲壯麗矣。據金李中孚重修白馬寺釋迦舍利塔記（石刻）云、自五代之後。粵有莊武李王。於寺東又建精監一區。號曰東白馬寺。并造木浮圖（塔）九層。高有百餘尺。乃後劫火一炬。寺遂與浮圖俱廢。唯留餘址。鞠爲瓦子堆茂草場矣。至金大定十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民元前七三七、）有彥公者、發起重建。鳩工造甍。因塔之舊。剪除荒埋。重建博深圖一十三層。高一百六十尺。護塔牆垣三重。創修屋宇二十八間。門窺大小三十七座。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經臺兩所。金以後。元至順三年（五八〇）、明洪武二十三年（五二二）、嘉靖三十五年（三五六）、先後增修。至康熙五十二年（一九九）、知縣高綱重修。後續有修葺。民國二十一年、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時。中央委員張繼、戴季陶來洛。慕白馬寺之名。特往訪之。至則繡敗宇場。庭階荒蕪。乃捐貲重建。復置緬甸白玉佛一座於毘盧閣。請德浩法師主持營造。今廟貌又復煥然新矣。（附圖之十二）

白馬寺古蹟名勝
唐張繼詩、白馬馱經事已空。斷碑殘刹見遺踪（宿白馬寺）。今白馬寺之古

蹟。約爲、一曰、清涼臺、或云清源臺。漢明帝圖書佛像、卽置於此臺。白馬後院、毘盧閣僧舍。均建此臺上。台堆土而成。高四丈。周圍方五十餘丈。毘盧閣殿前有甘露井一口。古柏雙株。僧圓覺述白馬寺源流石碑一座。二曰、夜半鐘、洛陽八景中有馬寺鐘聲。蓋指此鐘聲而言。人云、月白清風之夜。每擊此鐘。發聲悠揚。遠聞數十里。今古鐘已廢。三曰、斷文碑、在前院庭中。云爲古碑。字跡漫漶無可攷。今只餘半截。又、白馬寺大門內。有元至順鉅碑。書甚工。宋蘇易簡碑已碎毀。清黃易嵩洛訪碑記云、大殿前、魏造像幢。後殿唐麟德年（一二四八）蘇寶才造像。壁間（後）晉開運（九六八）造像。采摩騰入漢靈記。元正詩刻後殿。元貞鉄鐘一。塔上寧遠將軍造像殘石。今皆毀廢矣。又有佛舍利子石匣。在清涼臺下。今亦毀。惜哉。四曰、騰蘭墓、卽攝摩騰與竺法蘭二大師之墓。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漢明帝遣中郎蔡愔至天竺尋佛法。偕等遇蘭騰。乃邀還漢地。遂同奉經像東還。旣至雒陽。少時便解漢言。乃卽爲翻譯十地斷結佛本行四十二章經等。永平十六年摩騰示寂。法蘭後亦卒於雒陽。年六十餘歲。入白馬寺大門。左卽法蘭墓。右卽摩騰墓。均在院牆角落。五曰、齊雲塔、出白馬寺門東行數十步卽是。又稱金方塔。蓋金大定中所建也、塔係磚造。建土早上。形製頗古。（附圖之十三）前列金大定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民元前七三七年）五月初八日、重修洛陽白馬寺塔記碑

一。傍立明嘉靖三年孟夏吉日修白馬寺塔記碑。塔間舊多碎碑。今盡失之。齊雲塔址。蓋卽漢明帝所建浮圖之故處。三寶記云、白馬寺東南。舊卽有土阜隆起。夜有光在。民間呼爲聖塚。因祀之。疑洛陽神也。漢明帝以問摩騰。騰因言有阿育王者。藏如來舍利（卽佛骨也）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中國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明帝卽駕幸聖塚。而騰蘭隨往拜起。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是白馬寺塔始建於漢。後代屢有興廢。金因舊址而建齊雲塔。非自金後始有塔也。六曰、焚經台、漢明帝世。佛法初入中國。五嶽道士費叔牙等斥佛虛僞。表請與西域沙門較試優劣。于永平十四年（一八四一）正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會道士齋靈寶諸經、與佛經像佛舍利置兩壇。舉火焚燒。佛舍利放光明。道經獨燬燼無存。後人因其處稱焚經臺也。（詳見漢書法本內傳釋經圖記）有唐無名氏咏詩云、青牛漫說函谷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實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僞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全唐詩）。焚經臺、卽其遺址也。臺、於金後重修。民國以來亦時葺治。今在白馬寺村南、隴海鐵路傍有二方形土臺、卽是矣。七曰、狄梁公墓、狄梁公卽唐宰相、梁國狄文惠公仁傑也。仁傑、武則天時爲宰相。爲人忠直。武氏御極。乘唐中衰。羣小用事。濫刑枉殺。公於其時、獨奮忠義。匡復中宗。全唐社稷。蓋世之功也。呂溫頌稱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翼之以飛。允爲至言。公仕唐家洛。故卒葬

洛。今墓在白馬寺東百餘步大道北。有碑屹立。書曰、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墓碑原爲宋大觀元年（八〇五）龍圖閣學士留守范致虛建。明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重立。元、安撫完顏綱刻詩立石碣於其傍。其詩云、神器旁遷幾不留。會將忠義破陰謀。淡煙衰草平林月。猶帶當年帝子愁。舊有狄梁公祠。今則墮圯矣。或云狄梁公墓。不在白馬寺東。而在孟津縣西梁周村。又據清黃易云、雙碑回碑、其一卽唐狄府君碑。府君梁公父也。昔狄氏後賢訪問祖墓。得洛城東道旁一石。題曰、唐忠臣狄梁公墓。遂以墓穴在是。封巖表之。不知雙碑回是確也。（見嵩洛訪碑記）雙碑回、在今城東平樂村北五里許。有唐卽州刺史狄公碑。并狄府君碑一座。惟字漫漶。不可辨年月。唐宋以來。文士之歌咏臨弔者。仍以今墓爲狄公之墓。無確證之前。尙不得指爲非是。八日、宋太師太保魏成信墓、在白馬寺西半里許、大道傍、有神道碑。宋至聖六年九月立。今墓已被鄉民耕闢爲田地。不可得見。石獸石馬尙存。遺蹟宛然。攷魏成信、宋開寶中（九四四）、遷尙永慶公主。知澶州。天禧初（八九五）、爲陝州大都督長史、保平軍節度。以疾告歸。卒葬洛陽。成信知書善待士。惟性吝貪利。至與姪輩爭家產。當時人多譏之者。

周翟泉

今城東北二十五里平樂村東有翟泉村、卽其遺址。翟泉與東周、魏、晉、後魏、都市文化。均有關係。故特誌之。

翟泉、在故洛陽城東北隅。杜預曰、在城西南。酈道元水經注力辨其非。依酈說宜在東北。翟泉本爲殷人墓地。舊有殷王塚。至周、亦爲墓地。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其後周烈王亦葬在翟泉。班固服虔言翟泉在洛陽（故城）東北。爲周之墓地。翟泉又爲周會盟諸侯之地。如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成周。至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乃將翟泉圍於城內東北隅。一曰、周敬王以王子朝亂。東徙都成周。大夫長宏城成周。乃繞翟泉於城內。至晉、泉爲東宮池。卽晉惠帝爲太子時、聞蝦蟆聲處也。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爲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元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蟆。在私地爲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若是、惠帝之愚闇。殊可笑也。又說、爲晉東宮街步廣里之地。陸機洛陽記、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卽翟泉之地。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陽。帝居平陽。至後魏、爲洛陽縣之南池。水經注曰、宮內天淵池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池卽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其他、在今洛陽城東四十里、故洛陽內。明清人、因春秋胡氏傳云、在洛陽城。遂以今洛陽縣東北隅蓮花池當之、實誤。蓮花池、明時尙有水。清有蓮花寺。乃其故址。周之翟泉。據洛陽志載、今縣東北二十五里。平樂莊東、有小翟家莊。今稱翟泉村。村後有泉。蓋卽翟泉之

遺址焉。民十九年、翟泉村後。出土有周代銅器頗多。且均爲極珍貴之古物。有售價至數十萬元者。以此證之。則今之翟泉村。爲古之翟泉無疑也。

漢平樂觀

漢平樂觀在洛陽城上西門外。今城東二十五里、白馬寺西北有平樂村、卽其故址也。平樂村西二里許卽故漢魏之長分橋、橋今沒。

平樂觀、東漢建。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後漢書曰、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射擲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放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見水經注卷十六）。是漢之平樂觀。在故洛陽上西門（城西北首一門）外。乃用以校閱兵將、耀武向遠人示威者也。且有高臺可以臨觀。故曰觀。觀者、觀也。臺下有館。曰平樂館。魏晉均因之而稱焉。李尤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宏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棼梁照耀。朱華飾當。騁武舒祕。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主。而平樂館又爲宴樂之處。曹子建詩、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是也。平樂稱觀或館。皆一地也。

平樂觀遺址。即在今城東二十五里白馬寺西北。有村名平樂者是矣。其地正當故洛陽城上西門外（河南府志）。今平樂村中多郭姓。清代科第蟬聯。爲洛陽望族（洛陽縣志）。漢魏時洛陽都城西、有長分橋。穀水由橋分向南北繞城東行。仕官送行。多在橋上。遺蹟、當在今平樂村西二里許。橋壇圯。出土有隋張禮墓誌、云葬張分橋北可證。

漢魏國子太學遺址

漢魏國子太學、在故洛陽城開陽門南。太學前有蔡邕立石經、魏正始石經。今洛陽東三十五里洛河南大郊村北處。出土魏漢石經殘石甚多。攷故城遺蹟。其地蓋漢魏國子太學故址也。

周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弟子。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漢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今陳留縣東南）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暉、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使工鐫刻於碑。至光和六年竣工。立於太學門外。自此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者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填塞街陌。魏正始中、又刊立三字石經。即古隸篆三體石經也。漢魏石經。關係吾國古代文化甚鉅。歷代皆有損壞。至隋唐壇廢。自宋迄於今日。石經之研究。已蔚爲專學。今洛陽城東二十五里、洛河北龍虎灘。（亦曰龍虎臺、唐初李密所築。）出

土有魏正始三體石經。現碑石存洛陽河洛圖書館中。其東、大郊村北。則出漢石經殘石二千餘方。得者奉若拱璧。近人王獻唐（山東圖書館長）馬衡（北平故宮博物館長）各有跋紀。以述其獲石之經過。以漢魏石經出土地址攷之。則大郊村者。則其爲漢魏國子太學遺址。殆無疑矣。且地近洛水。北向、正當故洛城南之開陽門外。又、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生。勅州郡舉有能者、爲尺牘詞賦及工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鴻都門亦卽今大郊村北是也。或曰：漢魏國子太學在開陽門外、洛水北。今大郊村則在洛河南。龍虎灘在河北。兩地之間。泓泓一水。似非故址也。殊不知洛水舊自大郊村南東流。尙有廢道可尋。今日之洛河已非漢魏時之洛河矣。

金谷園（附遺蹟攷）

金谷園者、晉衛尉卿石崇之別廬也。唐張繼詩、洛陽天子縣。金谷石崇鄉。而今則金谷繁華。化爲隴野。千古風流。雲消煙滅。金谷遺蹟、在今縣城之東北。近人多以城西五里許之金谷園村、指爲石崇別墅殊謬。本篇分述金谷逸事、并考其遺蹟所在焉。

石崇略歷 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其父苞、因佐晉武帝（司馬炎）篡魏有功。進爵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顯貴當時。崇少惠敏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猶不及崇。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崇自弱冠登朝。歷位近三十年。曾於惠帝時、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因在荊州。劫遠使商客。遂致富不貲。

金谷園構築及其韻事

元康六年、崇爲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墅、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翊當還長安。崇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迎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鼓吹送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又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并寫詩著後。集爲金谷。崇親序於首。後世傳爲美事焉。崇後以事免前官。改拜衛尉卿（九卿之一）。時年已五十。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于河陽別業（卽金谷園）。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千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故潘岳金谷詩讚美其景緻云、迴溪縈曲阻。峻阪路逶迤。綠池泛淡淡。青柳沼依依、檻泉龍鱗鬪。激波畫珠擘。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桯。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

季倫豪富 崇財產豐積。堂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如、愷作紫絲布步幃四十里。崇則作錦步幃五十里以敵之。其爭豪如此。故當時豪富。首稱季倫。

金谷二十四友。崇與潘岳、左思、陸機、陸雲、郭彰、劉琨、歐陽建、杜斌、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粲、劉訥、繆徵、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劉興、杜育等二十三人。親結爲友。號爲金谷二十四友。而潘岳爲其首焉。此二十四人者。皆西晉一時之俊才。

石崇寵姬綠珠。崇有愛姬綠珠。貌艷、而善吹笛。姬、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使交州。以真珠三斛買之。（太平廣記云、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卽梁氏故井。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間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填之。）攜歸、教以歌舞。姬善笛。崇爲製思歸引一曲、譜新聲、令奏之。笛聲宛轉悠揚。聞者莫不爲之魂銷。

綠珠墮樓及石崇之刑死東市。初、崇與黃門郎潘岳等譖事賈謚（賈后弟）。每候謚及廣城君郭槐（賈后母）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旣而趙王倫廢賈后。謚被珠。崇以黨與免官。趙王倫專權。孫秀用事。秀嘗受辱於潘岳。崇勸歐陽建與倫有隙。秀知崇有艷妾綠珠。乃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鷄關爵被羅殺。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南王允謀討趙王倫而敗死。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爲亂。矯詔收之。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

。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嘆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刑人之處）。崇嘆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未幾、潘岳亦至。崇謂之曰、安仁（岳字）卿亦復爾耶。岳云、可謂自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自首同所歸。乃成讖。崇岳親族無少長皆被害。崇時五十二歲。有司薄閱崇財產。水糴田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珍寶貨賄田宅稱足。於是石氏滅。金谷風流事散矣。（本節紀事探錄晉書石苞傳、潘岳傳、及石崇金谷詩集序、思歸引序、世說新語。）夫以石崇之貴顯豪富。終不免身刑東市。綠珠之艷。且不脫墮樓之禍。是知財與色兩者。皆天下禍水也。後之人鑒於石氏而有所深戒焉。戒之不足。且復哀之。乃咏爲詩篇。由是、時人欣綠珠。詩滿金谷園（唐蔣冽詩）矣。此石家金谷、綠珠風流。其所以得永傳千古也。

金谷園綠珠詩 唐蘇拯金谷園詩、積金累作山。山高小於址。栽花比綠珠。花落還相似。徒有敵國富。不能買東市。徒有絕世容。不能樓上死。祇此上高樓。何如在平地。韋應物金谷園歌、詞句尤佳。曰、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俊。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闌朝景妍。洛陽陌上人迴首。絲竹飄飄入青天。晉武平吳恣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愛。二十四友日日空。追遊追遊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杜牧金谷園詩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詞皆哀感。而金谷園以美人綠珠而傳。蓋綠珠能不爲勢屈。投身樓下。以死醜季倫。其情殊可憐憫。而行事尤烈也。如、唐汪遵金谷懷古詩曰、大抵花顏最怕秋。南家歌歇北家愁。從來幾許如君貌。不肯如君墜玉樓。又、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元、楊銑厓（維楨）有綠珠行云、主家高樓起金谷。買妾不惜千金斛。美人買得一片心。不買青眉與明目。手持玉筍吹鳳凰。誓與蕭史雙頰頰。樓頭待宴宴未撤。甲光一片樓前雪。神珠一點擲書欄。花作流星火不滅。於乎珊瑚步障裂。行人弔珠在古井。井中照得青天月。石家妾。石家妾。二十四人金谷友。入趨道傍方拜覆。（銑厓集）兩歌皆佳妙。故并錄出之。

金谷園遺蹟攷 再言金谷園遺蹟。今洛陽縣西五里許。有車站名金谷園。南有村亦名金谷園。近人多指以爲石崇之金谷別廬。而遊其地者。村民則指村東南角高處塋地、形似土臺者。云是綠珠粧樓。然據攷得唐代以前人著述。其言金谷園。蓋在今洛陽城東北。晉書石崇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梓澤、地名也。在今縣北邙山後孟津縣境。金谷、水名。以水流歷梓澤東南行。故晉書

云一名梓澤。其地在東北也。石崇金谷詩集敘云、余有別廬在河南縣界（晉因漢魏於王城設河南縣）金谷澗中。後魏酈道元水經注、穀水過河南王城西北。東至千金塢。（千金塢一曰九龍渠、代龍渠、今縣城東北有九龍臺、傳卽其故址。）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渠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洛陽西北）東南。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金谷水又東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逕金塘城北。（見長沙王氏校本水經注卷十六）而潘岳金谷詩、朝登晉京陽。夕次金谷澗。亦可以推究之。顧祖禹方輿紀云、金谷澗在河南府東北七里。河南府卽今洛陽縣。由上而論。則石崇金谷園。固在今城東、故洛陽城西明矣。穀水古道。雖可於城東邙山南張村前、尋其遺蹟。而所謂金谷澗中之金園谷、水聲不流。臺影久消。只土嶺頽糝。田塍層壘。故蹟已不可得而問矣。惟今洛城東北十八里邙山後有金橋庵（隋云黃門橋）。有水、源出西北鳳凰台（唐爲陶村宋爲鳳凰村）嶺南。東南流歷劉家坡北。又東南流歷金橋庵東。再下淤塞。廢蹟宛然。豈此水卽古之金谷水乎。以地論之、似是也。唐杜牧金谷詩有句云、淒涼遺蹟洛川東。浮世榮枯萬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綺羅魂斷玉樓空。徐凝金谷覽古詩、金谷園中數尺土。問人知是綠珠臺。是則唐時城東（約唐都上東門外）、金谷遺蹟、猶可尋也。唐有中隱堂。卽金谷園。白居易有詩刻石（洛陽縣志）。唐時金谷園中、春時花明柳綠。爲士大夫游宴之地。李建勳金谷園落花詩曰、愁看清明後。紛紛蓋地紅。惜看

難過日。自落不因風。李益上洛陽橋詩、亦有金谷園中柳。春來似舞腰之句。他若詩人金谷傷春悲秋之作尤多。是以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春望詩云、莫悲金谷園中月。莫嘆天津橋上春。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也。宋時河南縣（宋并置河南洛陽二縣）。有金谷鄉。蘇文忠公集、富文忠（弼）神道碑云葬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今之南張村。或即宋之南張里。若然、則晉金谷園。當在南張村之東偏也。自金元兵燹禍後、隨唐宋洛陽都城宮闕邱墟。金谷故蹟蕩然。人遂以金谷園在洛陽縣城西矣。金楊奐詩、洛陽園池天下無。金谷近在西城隅。晉時花草不復見。野人猶解談齊奴。（還山遺稿）、是則今洛城西之金谷園。蓋自金已稱之矣。遊人不詳致。以為即齊奴（崇小字）之別館實誤。而明清以後。誤者多矣。其誤始自李濂通志。蓋水經注明言、金谷園在千金塢下金墉城上。千金塢在今府城東九龍臺。即古代龍渠也。據是、則金谷園當在今府東為無疑事。而通志則曰、金谷園在府城（河南府）西十三里。晉石崇因川阜造園館。自作詩序。內有清涼臺。即其妾綠珠隱樓處。此與水經注異。而其所言之金谷園。以里數計。亦非今城西之金谷園村。李濂之所以誤記者。其要在金谷水。水經注言、金谷水、出自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再東南流逕石崇故居。穀水過千金塢。左會金谷水。東逕金墉城北。濂謂金谷水、即今洛陽縣西之金水河。此河、水經注記曰、離山水。世謂之慈澗水。山海經稱為少出。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邙山于穀城（舊時洛陽縣西三十里有穀城、今

無）。東南流注於穀水。與穀水亂流。南入於洛。此水與金谷水一東一西。相距甚遠。且流源亦不同。李濂混言爲一、謬矣。至離山水之稱金水河。蓋自隋後。隋煬帝築西苑。自西引水入金渠、遶皇城。不使流入澗水。稱之爲金水渠。是金水河當爲金水渠之訛傳明矣。金谷園在金水澗中。不在離山水澗。李濂之誤。不言可知。乾隆重修河南府志、竟沿李濂通志之誤。故亦云金谷園在城西。且言府城東今無金谷水者。恐水經注傳寫之誤。今之金水河。當卽金谷水。更屬無稽。夫滄海桑田。山川之變遷。何代無之。今城東豈但金谷水已壅沒。卽所謂穀水者。亦不可尋蹟。而澗河已涸。更非昔時之澗水矣。酈道元、後魏人。水經注一書。爲其精心傑構。况洛陽帝都、山川河流。皆其親歷目睹。焉能有誤。至如清魏絳洛陽縣志、且直書金谷澗、在縣西八里。石崇金谷園卽在其中（卷九山川志）。則與府志又有別。蔡方炳廣輿記則曰、金谷園在府西。皆誤也。清初王鐸金谷賦云、金谷園大約在七里河左右、北邙山之上。似屬孟津西幸界、不屬洛陽。亦爲妄加揣測之詞。而金谷園不在今城之西。又一論證。卽唐詩人、咏金谷園詩篇最多。或歌其落花。或賦其弱柳。或弔其荒臺荆榛。今之城西、固隋唐洛京宮城之西部。再西卽建春苑（隋曰西苑周。二百餘里。）內亭台館池。帝王所遊幸。非常人所能自由出入。假稱金谷園卽在今城西。其地在唐當適居都城之內。而接近西苑。地屬清禁。豈能容詩人優遊於其中、作金谷懷古詩耶。此理至明。以是知今之金谷園者。絕非故地。蓋金元已後人之假

設耳。欲尋石氏金谷。仍當去城東也。

四、古蹟拾遺

洛神廟 本稱虞妃廟。俗云洛神廟。或曰曹子建作洛神賦於此。廟在洛陽城東關南石堰頭。元至正六年建。明清續修。

分金溝 在城東二十里白馬寺西。有村名分金溝。傳管仲鮑叔牙曾分金於此。近人趙震致云、分金溝者以金谷水由此分注穀水而名。至有理。

龍虎灘 縣東二十五里。唐初李密築龍虎臺以閱武於此。後訛臺爲灘。

白鹿莊 城東北三十里邨山上。後魏世祖太平眞君八年、洛州獻白鹿。即獲於此。或曰、唐太宗獲白鹿於此。

諸葛村 縣東南二十五里。蜀漢諸葛誕仕魏居此。

裴村 唐裴遵慶曾居此故名。

潘家寨 宋潘美屯兵處。孟家寨 宋孟良屯兵處。

焦家寨 宋焦贊屯兵處。關家莊 有關子明墓。均在城東南二十五里。

杜康村 今稱杜村。在洛陽城西。傳卽杜康故宅。

王祥河 傳卽晉太保王祥臥冰處。有墓、在孝水邨山上。距縣西二十里。又北七里。有王村溝者。傳王祥曾居此。

魏家屯 明劉文靖公（健）之故里。其先塋在焉。今縣西南二十里。

涼樓 村名。在縣南十里。傳卽前代避暑宮。

水磨村 在縣南十里。傳卽漢雲臺故址。惟文選五臣注、前殿靈臺作雲臺。東京賦前殿雲臺。張銑注

、殿名。是雲臺爲殿。在漢洛陽都城南宮中。顯宗圖二十八將於雲臺者。圖於殿中也。非圖於臺上也

。今水磨村俗稱雲臺故址。不知何所致。

花子砦 縣南二十五里處。龍門西北。人云、卽唐上林苑故址。

彭婆鎮 在縣南四十里。有彭祖之母墓。又傳爲彭祖國故址。舊屬洛陽。今爲伊川縣境。

孝村 在縣南五十里。村頭溝內。產竹一叢。生筍早于他處。邑人謂孟宗泣筍卽在是處。

府店 在縣南六十里伊水之西。有二程夫子墓。

朱家嶺 在縣南七十里。有五代後梁太祖朱全忠墓。註、孝村府店朱家嶺今均屬伊川縣。

五、古城遺蹟攷

歷代洛陽都會。已見專篇。此章僅記歷代古城遺蹟所在。其建築沿革。不另詳述。

- 一、周王城 周公（旦）營。成王遷九鼎。平王東遷都之。故址在今縣西五里、金谷園村西。
- 二、成周城 卽周下都。在今縣東二十五里、白馬寺東北翟泉村南。周敬王所遷都也。
- 三、周程伯城 漢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甫之國。一曰、程國城。史記、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洛陽縣志云、在縣南。
- 四、周戎城 縣南卅里、伊闕內、伊洛之間。杜預曰、縣西南有戎城。處伊洛之間。
- 五、周甘公城 王子帶故邑。今洛陽縣西南甘水東。（見水經注）
- 六、周大解小解城 左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解。五禮通考、大解在洛陽縣南。小解在縣西南。
- 七、周穀城 春秋定公八年、單子伐穀城。杜預注曰、在河南縣西。方輿紀要云、在河南府西十八里。漢置縣。晉以後廢。
- 八、漢洛陽都城 古成周地。漢高祖初都之。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十月入雒陽。遂定都焉。河南尹洛陽縣。均設在都城内。今縣東三十里。尙有故城遺址。
- 九、魏西晉後魏洛陽都城 均因漢雒陽城。惟逐漸廓大之。
- 十、魏金墉城 水經注云、魏文帝（曹丕）築。方輿記要曰、明帝築。在故洛陽城西北角。今縣東北三十里、金村西、傳卽金墉城故處。其地下多出周秦漢魏間古物。

十一、晉洛陽小城。永嘉亂。結爲壘。號洛陽壘。城連金墉城。稍東偏。

十二、北齊伐惡城。方輿記要、齊天保五年、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殿城門南城。因巡四城。以挑魏師。魏師不出。

十三、隋東都城。煬帝大業元年營建。東去故洛城十八里。大城周迴七十餘里。洛水貫城中。今洛陽縣、僅其東南之一隅耳。攷今縣治東、里許、有土城門。縣治西近七里河有土城嶺。南渡洛水。有城角邨。北依邨嶺。亦有故城廢址。以上蓋其外城遺蹟也。宮城在中。今縣西尙有遺址。和平新村北和平橋西高崗。卽是故基。今縣似當宮城之東南。外城之內耳。河南郡治洛陽縣、舊在故洛陽城內。自隋皆西移治新都內。漢魏故洛城乃廢。隋東都城內。又有含嘉城、寶城、圓壁城、皆小城也。

十四、隋回洛倉城。在縣東北、邨山背後、孟津縣界。周迴十里。中穿二百窖以貯粟。

十五、李密偃月城。城臨洛水。與回洛倉城相應。李密與王世充爭戰。乃築是城。今縣東二十五里。有廢城基址。人呼爲李密城者卽是。攷其地、卽是爲漢魏故洛陽城址。蓋隋末、漢魏城廢。密因之以築偃月城也。

十六、唐金城。唐東都（一曰神都、一曰東京）城。武則天時、又曰金城。卽隋東都故城。唐又建曜儀城於都城東。（見六典）又今縣西北邨山翠雲峯。武則天曾於上築避暑城。

第四編 六、歷代帝王將相陵墓

三〇六

十七、唐中潭城 李光弼屯兵處。在邙山之北。

十八、唐懸瓠城 在縣西。劉義隆置司州時、所築。

十九、五代洛陽郡城 後梁後唐後晉都洛陽。均因隋唐故城。後漢後周皆因之。

二十、宋西京城 仍五代故城。靖康難作。遼金蒙古入侵。兵燹禍連。隋唐五代迄北宋之洛陽都城遂毀廢。

南宋以後。元、明、清、河南府洛陽縣城。卽今縣城。惟明城燬於流寇。今城乃清代所修。

十六、歷代帝王將相陵墓

歷代墓地 洛陽爲九朝都會。歷代帝王將相陵墓之在洛陽者。不可勝記。其陵墓多在北邙山上。

若以歷代墓地而言。大約殷周墓地。在今洛陽之東北三十里、邙山之南、洛水之北。近年來出土商周朝代銅器極多。可以爲證。漢魏及晉人墓地。則在今城東北、故洛城北。出土有漢黃腸石。晉左棻荀岳等墓誌銘。後魏墓地、則屬今洛陽縣西、澗水以東之地。所謂澗澗之闕是也。後魏人墓誌銘。多出在今洛陽西北邙山上。舊時、縣西近邙山處多古墓。隋唐墓地、則在邙山前後嶺。其長數十里。以後因地營墓。漫無可攷矣。

至於歷代陵墓之營構 亦頗有別。帝王山陵。代有定制。今僅言及一般墳墓之形狀。秦漢之墓。

則圓而高。形似小山頂。宋人墓、則作方形。此種攷據、純基於洛陽之以掘發古墓爲業者所言。洛陽有一種專以掘發古墓爲職業之人。有累世父子相傳、至數代者。本其經驗。以鉄鏟（長木柄、端置鉄製圓鏟、口經寸餘、中孔）試墓地之土色。即可辨明其爲何代之墓。并有無貴重古物。他處所未聞也。彼等掘發古墓。有一歌訣云、宋方、唐圓、漢鋪場。（土語、卽言圓而不高、但平闊也。）由此歌訣。可見上言之不謬。據掘古墓之人言。歷代陵墓之內部構造。亦不一致。周人乃於地上作四方坑。南北掘深溝。稱爲墓道。靈柩則由坑上而下放。上鋪石板。堆土起墳。墓中置銅器等殉葬物。秦人作墓。係先掘一四方小坑。坑內再向北掘土洞。以石灰塗洞門。棺則由坑下推入洞內。而後封其門。坑內置璧鏡銅器等殉葬物。坑前（南向）掘墓道。今洛陽人作墓。猶多仿秦人之營墓制度焉。漢以後多因秦墓。惟洞則以磚砌之。是爲不同耳。

洛陽古帝王將相陵墓。雖代有修築葺治。而亦代有破壞。周漢之陵墓、毀於董卓呂布。魏晉之陵墓、毀於永嘉之亂。後魏陵墓、毀於北齊北周之兵爭。隋唐之墓、被安祿山史思明黃巢相繼破壞。繼之以五代干戈不息。兵燹劫餘。百無一存。宋代陵墓、又毀於遼金元之兵禍。降至明末、李自成陷洛陽。則古墓古蹟。莫不受焚燬掘發。於是自明而前之墓。盡皆蕩然。清以後、屢加修葺。並嚴禁盜掘。然迄清末民初。戰事頻繁。村民之窮貧者。或盜掘、或闢墓爲田。又以民十七八年前後。准許人民

自由掘墓。所餘古墓。幾被盜盡。今者、即有墓亦多爲空墓。墓之存者。亦寥寥矣。茲略述歷代帝王陵墓。其將相以下而在列傳者、亦記之。餘則從略。

一、歷代帝王陵墓

殷王塚 在故洛陽城、東北隅。旣稱殷王。當存盤庚以後。乾隆九年、知縣龔崧林於縣東北冒郭村攷得之。周八十五弓。高八丈。佔地九畝餘。

周靈王塚 文獻通攷、周靈王葬河南城西柏亭西周山上。龔崧林於今縣城西南三山村攷得之。惟前數年、塚中出古物。多秦漢間物。有大盤、銅鼎。疑非周墓。陵周二百八十七弓。高十六丈。佔地十畝六分。

周景王塚 太平寰宇記云、景王葬於翟泉。魏晉洛陽城太倉之北。其地蓋在故洛陽城之東北。民國十九年、曾出土周銅器。售價數十萬元。龔崧林則於洛陽北蟠龍冢村攷得之。陵周一百零二弓。高九丈五尺。佔地十畝餘。或云、是魏人墓。龔攷誤。

周三王陵 一曰、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西征賦云、定王當爲敬王。水經注云、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名號。攷之碑記。周墓明矣。陵在今縣西南三山村西嶺。周二百三十三弓、高十四丈。佔地十畝餘。

周威烈王冢 文獻通攷云、威烈王冢在河南洛陽城（故城）中西北隅。水經注云、葬洛陽城內東北隅。龔崧林於今城東三十里金村北、攷得之。陵周五十九弓。高五丈。佔地約十畝。

東漢明帝顯節陵 後漢書、永平十八年秋、八月、明帝崩。葬顯節陵。明德馬皇后合葬。帝王世紀曰、顯節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龔崧林於今縣東北平樂村北攷得之。今俗稱顯節陵爲大漢塚。陵周二百五十九弓。高二十一丈。佔地九畝九分。

漢章帝敬陵 後漢書、章和二年春正月、章帝崩。葬敬陵。龔崧林於今城東北平樂村北攷得。陵周二百十五弓。高十六丈。佔地十畝六分。今當地村人俗呼敬陵爲二漢冢。

漢和帝慎陵 後漢書、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和帝崩。葬慎陵。和熹鄧皇后合葬順陵。龔崧林於今城東北平樂村北攷得之。陵周一百三十弓。高十丈。佔地十畝四分。俗呼慎陵爲三漢冢。（附銅版圖之十四）

漢殤帝康陵 後漢書、延平元年八月帝崩。九月葬康陵。注、陵在慎陵塋中庚地（西偏）。今無攷。

漢安帝恭陵 後漢書、延光四年三月帝崩。四月葬恭陵。安思閭皇后合葬。文獻通攷云、在洛陽西北十五里。古今註、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龔崧林於今城北蟠龍塚村南攷得之。陵周一百六十

弓。高九丈五尺。佔地九畝九分。

漢順帝憲陵 後漢書、建康元年八月帝崩、葬憲陵。順烈梁皇后合葬。注、在洛陽西十五里。龔崧林於今城西北塚頭村攷得。陵周九十二弓。高六丈。佔地十畝一分。

漢沖帝懷陵 後漢書、永嘉元年正月帝崩、葬懷陵。注、在洛陽西北十五里。龔崧林於今城西北塚頭村東北攷得之。懷陵卽在憲陵塋內。如康陵故事。

漢質帝靜陵 後漢書、本初元年閏六月、被大將軍梁冀鴆弑。葬靜陵。注、在洛陽東南三十里。龔崧林於今城東龍虎灘村西北攷得之。陵周七十五尺。高六丈。佔地九畝七分。按質帝陵。在今城東三十里白馬寺東、李密城（卽古洛城遺址）中。隴海鐵路南。其地當故洛城繁華之處。不宜有帝王陵。似崧林之攷誤。且其陵方形。當爲宋人墓耳。

漢桓帝宣陵 後漢書、永康元年十二月帝崩。靈帝元年二月、葬於宣陵。桓思竇皇后合葬。龔崧林於今城東北劉家井村攷得之。陵周二百三十六步。高十二丈。佔地九畝七分。

漢靈帝文陵 後漢書、中平元年四月帝崩。六月葬文陵。靈思何皇后合葬文昭陵。注、在洛陽西北三十里。龔崧林於今城西北大小冢村攷得之。陵周一百八十四弓。高十丈。佔地九畝八分。

蜀漢後主墓 三國志、安樂公（後主禪降魏封安樂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不言葬所。攷今城東北

三十五里、霍家村東北。約當故洛陽城東北角。有地俗稱爲阿斗小城者。想係後主劉禪之墓地也，今墓已廢。

魏明帝高平陵 三國志、景初三年正月帝崩。葬於高平陵。水經注、大石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後漢書馬融傳注、大石山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洛陽縣南。今之萬安山在今縣城之南。惟高平陵已無攷。

魏高貴鄉公墓 三國志、甘露五年五月高貴鄉公卒。皇太后令以民禮葬。太傅司馬孚等請葬以王禮。從之。注、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灋澗之濱。似在今城之西。墓已無攷。

晉宣帝高原陵 宣帝、卽司馬懿也。炎禪魏、立國晉。尊諡爲宣帝。宣穆張皇后合葬高原陵。通志、陵在河南府城北二十里。裴崧林於今城北攷得。舊名青菜塚。與通志不符、或云、是後魏人墓。

晉武帝峻陽陵 晉書、太熙元年四月帝（司馬炎）崩、五月葬峻陽陵。武元楊皇后合葬。通志、陵在河南府城北。今已堙沒。

晉惠帝太陽陵 晉書、光熙元年十一月崩葬太陽陵。通志、在河南府東南。今已堙廢。

後魏孝文帝長陵 魏書、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崩、葬長陵。幽皇后馮氏葬長陵墓內。昭皇后先葬長陵東南。肅宗移葬長陵西北六十步。其地在灋水西。今已堙圮。陪葬王公、出土墓誌百餘種。均在今城邨

山上。可資葬明。

後魏宣武帝景陵 魏書、延昌四年正月崩、二月葬景陵。陵在北邙。唐太宗伐鄭。登魏宣武陵、知王世充軍可擊者是也。龔崧林於今縣城北上鹽河村攷得之。陵周六十九弓。高六丈。佔地十畝四分餘。

陳後主墓 南史、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終於洛陽。葬河南洛陽邙山。墓已壞、不可攷。

五代後梁太祖宣陵 五代史、乾化二年元月朱友珪弑之、帝崩。十一月葬宣陵。五代會要、陵在洛京伊闕縣。今陵在縣南五十里龍門東南、地稱朱家嶺。舊屬洛陽。今爲伊川縣轄境。陵周一百二十二弓。高五丈。佔地九畝八分。

五代後梁末帝墓 五代史、龍德三年十月崩。揮塵錄、梁末帝葬伊闕縣。今攷陵亦在朱家嶺。與梁太祖陵近接。

五代後唐明宗徽陵 五代史、長興四年十一月帝崩、清泰元年葬徽陵。揮塵錄、明宗徽陵在洛陽北。龔崧林於今城東北護駕莊攷得之。陵周一百零七弓。高七丈五尺。佔地十畝餘。

五代後唐愍帝墓 五代史、愍帝之亡也。（應順元年四月被廢旋遇弑。）穴於徽陵。其土一隴。路人見者。皆爲之悲。是墓亦在護駕莊也。

五代後唐末帝墓 五代史、帝自焚死。後晉高祖（石敬瑭）葬其燼骨於徽陵城中。若是亦在護駕莊也。按後唐莊宗遇弑死。伶人焚其屍。明宗葬骨於洛陽。陵墓不明。或亦在護駕莊。
南唐李後主墓 宋史、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卒、葬於邙山。墓無攷。

二、后妃陵墓

漢光武帝廢后中山王太后郭氏墓 後漢書、建武二十八年薨、葬於北邙。龔崧林於今城北馬家坡攷得之。陵周八十九弓。高七丈。佔地十畝餘。

漢和帝廢后陰氏墓 後漢書、永元十四年、葬臨平亭部。卽亭部內之地。今無攷。

漢順帝母恭愍皇后李氏陵 後漢書、安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瘞洛陽城北。順帝（保）初不知、閔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以禮葬恭陵北。在今城北蟠龍塚村南。近漢安帝恭陵。

漢桓帝廢后鄧氏墓 後漢書、葬在北邙。今無攷。

漢清河孝王慶母朱貴人墓 後漢書、葬於洛陽樊濯聚。注、在洛陽城北。今無攷。

陳宣帝后柳氏墓 南史、宣柳皇后、隋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葬於洛陽之邙山。今無攷。

唐和麗妃墓 開元四年葬於邙山之陽。今無攷。

三、歷代藩封諸王墓

東漢城陽恭王墓 王諱祉、光武族兄。葬洛陽北邙。無攷。

東漢千乘貞王樂安夷王墓 後漢書、伉、章帝子。建初四年封。薨、子寵嗣。改國名樂安。薨、是爲夷王。父子皆葬洛陽。無攷。

東漢王光陵 洛陽縣志、以爲東漢諸王陵。然宜稱墓、不應稱陵。龍崧林於縣西北路莊家溝求得之。陵周二十弓。高一丈五尺。佔地二畝八分。

明伊厲王墓 妃劉氏合葬。王諱櫟、明太祖廿五子。封伊王。永樂六年、就藩河南府。墓在今城北、東老井村。

明伊簡王墓 妃謝氏合葬、王名禹煥。墓在今城西南、老井村。

明伊安王墓 妃張氏合葬。王名勉堡。墓在縣東北十里 邙山之南。

明伊悼王墓 妃馬氏合葬。王名謚鉞。舊洛陽縣志、墓在縣西三十里魏山。

明伊定王墓 妃沈氏合葬。王名謚鏗。墓在縣西北上店保乾山陽。

明伊莊王墓 王名訐淵。墓在縣西北十里上店保、乾山陽。

明伊敬王墓 王名訐淳。墓在今縣城正北、西老井村。

明光陽榮靖王墓 妃孫氏合葬、王名勉圻。伊簡王子。成化四年封。墓在縣西三十里。

明方城懷僖王墓 王名鏗鏘。伊安王子。成化四年封。墓在縣西南沙坡村

明方城溫僖王墓 王名褒煊。墓在縣西北陡溝村。

明西鄂安僖王墓 妃李氏合葬。王名謏欽。伊安王子。成化四年封。墓在縣北十里。

明西鄂恭靖王墓 妃郭氏合葬。王名訐潑。墓在縣北二十里。

明福忠王墓 王名由桀。墓在縣西北十五里、金水河上厓。

四，歷代將相名人墓

歷代名人將相墓之在洛陽者。不可勝記。只後魏一代、邙山出土墓誌銘、近三百種。多爲王公將相。若唐代墓誌銘之出土者。幾爲數三千。餘猶未計及。今邙山古墓塚。已悉平爲田。古蹟難尋。若據出土墓誌以述古墓則至多。無已、只紀其著者。

殷彭婆塚 在縣南四十里彭婆鎮四北。土人以爲彭祖葬處。又傳爲殷老彭母墓。彭婆鎮得名以此。今地屬伊川縣。

周長宏塚 後漢書郡國志、雒陽注、引皇覽曰、縣東北山長宏塚。北山、卽芒山也。宏、周大夫、孔子問禮於長宏。今偃師有長宏墓。

周蘇秦塚 洛陽伽藍記載青陽門外（東城南首一門）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地當今縣東四十里義井舖之北。墓已墮廢。

秦呂不韋墓 史記、裴駟注、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塚是也。近人謂之呂母塚。蓋呂不韋妻先葬故也。

齊田橫墓 清劉青黎田橫墓詩、洛陽城東三十里。道北有塚巋然起。殘碑剝落字依稀。云齊田橫葬於是。旁二小丘稍東偏。想是從來之二士（高陽集）。今墓在偃師縣西十餘里新寨西（即古尸鄉置）。或曰、即在今縣東南三十餘里東西田村。

漢汝陰侯夏侯嬰墓 博物志、滕公薨。（嬰初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忽馬踣地悲鳴。跑蹄下地得一石。有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今墓無攷。

漢曲逆侯陳平墓 在今縣東南二十餘里碑樓莊西南。

漢什方侯雍齒墓、通志、在河南府城東。今無攷。

漢梁王太傅賈誼墓 河南府志、在洛陽縣東北、邙山上、大坡口道西。

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 隋唐嘉話、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得一墓銘。文曰、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

今墓在縣西南三十里谷水鎮北。雍正五年知府張漢立石墓前。并於大道旁立神道碑。

後漢西華侯鄧晨墓 晨尙光武姊元、卽新野節義長公主。公主遇兵害。晨卒、備公主官屬禮儀、招魂合葬於北邙。

後漢平壽侯鄧訓墓 通志、在北邙。後漢書、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墓賜策追封。中宮自臨。百官大會。

後漢羅侯鄧騭墓 葬洛陽北邙。

後漢穎陽侯竇遵墓 通志、墓在河南府北邙山。後漢書、建武五年喪至河南。光武車駕素服親臨葬所。

後漢太僕祭彤墓 通志、在河南府城北邙山。

後漢大將軍何進墓 通志、墓在河南府城西北杜村保。

後漢摩騰竺法蘭二僧墓 在今城東二十五里白馬寺中。

三國魏東武侯王基墓 基墓附父母舊塚。墓卽在今城北安駕莊。曾出土王基碑。

蜀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墓 在今城南十五里。稱關帝塚。今城東南三十五里關家莊、有關子明墓。子明傳卽關公後裔。

晉睢陽侯王祥墓 晉書、祥疾篤、遺令西芒山土自堅貞。勿用甃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擲取容棺。其子奉而行之。墓在今城西金水河北邙山上。

晉衛尉卿石崇墓 晉書、崇被孫秀殺害。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通志、墓在河南府城北邙山上。

晉南城侯羊祜墓 晉書、祜葬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通志、在北邙山。約在今城東北二十餘里處。

晉臨海侯裴楷墓廣武侯張華墓 京洛朝市圖云、兩墓均在修義坊。久堙沒

晉安豐侯王戎墓 聞見錄、東都殖業坊有王戎墓。隋時釀酒家穿窖。得銘云、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戎墓。久堙沒。

後魏駙馬都尉昌黎王馮熙墓 魏書、熙薨於代。詔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喪至七里澗。高祖（孝文）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府志、在城南。而今城東北馮王山（俗曰鳳凰山）上、有馮王塚。府志似誤。

後魏隴西公李冲墓 魏書、葬於覆舟山。（即首陽山）近晉杜預墓。（今地屬偃師）其傍有昌國侯王肅墓。其餘如南安王元楨齊郡王元簡等均葬今洛陽城北邙山上。出土、有墓誌銘可證。

隋吏部侍郎高構墓 在縣西南二十里范家灘。題高孝基墓。孝基、構之字也。

唐建昌公王義童墓 貞觀十五年薨於洛陽清化里。葬伊闕之萬安山。楊炯譔神道碑。夫人褚氏卽中書令河南郡公褚遂良之妹。萬安山在今城南三十里、龍門之東是也。墓無攷。

唐梁國公狄仁傑墓 在今城東二十五里白馬寺東大道北。

唐徐國公劉幽求墓 通志、墓在河南府城東北鳳凰保。

唐梁國公姚崇墓 文苑英華、張說譔神道碑。薨於東都之慈惠里。諡文獻、葬於萬安山之南原。

唐光祿卿姚彞墓 唐書、崇三子、稔、昂、奔、皆至卿刺史。畢沅中州金石紀云、徐嶠之書姚彞碑。在洛陽許家營。

唐尚書右丞姚奕墓 墓舊在今龍門南、伊水之東、萬安山下。

唐商州刺史姚昂墓 唐書、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傍。

唐司徒張建封墓 白氏長慶集燕子樓詩序、尚書旣歿。歸葬東洛。故詩中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也。通志、在河南府城東。

唐贈丹州刺史張鷟墓 張說自譔墓碑。安厝於萬安山陽。

唐燕國公張說墓 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張九齡作墓銘。

唐宣武軍節度使董晉墓 文苑英華、權德輿撰神道碑。葬河南萬安山之原。其次子溪爲商州刺史。墓亦在萬安山下。董溪墓誌銘、韓愈所撰。

唐贈尚書右僕射白居易墓 居易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致仕河南。大中元年卒。遺命葬龍門香山僧如滿師塋之側。康熙四十八年、學使湯右曾立石墓前。并建祠堂之楹。今龍門香山上、墓猶存焉。

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德輿墓 韓文公文集、故相權公墓碑云、葬河南北山。今洛陽邙山北嶺出土德輿女墓誌。

唐太原參軍苗蕃墓 韓文公文集云、元和二年卒、妻張氏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今洛陽北邙小嶺村、出土有苗蕃夫婦墓誌。

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墓 今縣北掛圖溝出土有墓誌。

唐尚書左僕射劉昌裔墓 舊志云、在縣金谷保。

唐溧陽縣尉孟郊墓 韓文公集、葬洛陽其先人墓左、無攷。

唐長江主簿賈島墓 舊志、在伊闕東山。墓碑見存、今無攷。

唐贈太子少傅薛守恩墓 通志、在河南府城北上店保。

唐右僕射高元裕墓 墓在洛陽南、柳公權書神道碑。

唐右僕射裴遵慶墓 府志、葬萬安山。今龍門南有攷。

以上略志唐墓。據石金略所言唐人墓碑之在京者。不可勝數。而近年來洛陽出土唐墓誌幾三千餘種。是則唐人墓之在洛陽者多矣。至若裴氏、李氏、崔氏、鄭氏、盧氏、等均爲唐代之望族。在洛陽皆有塋地。參閱新安張氏千唐誌齊藏石目錄可知矣。

五代後周贈中書令何復進墓 在今縣西北杜村保。

五代後周瀛王馮道墓 通志、在河南府東南碑樓保。

宋鄧王錢俶墓 續通鑑綱目、俶薨、追封秦周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葬洛陽。墓址無攷。

宋衛國公石守信墓 舊志、在今縣西北上店村。今碑兒窪大家是也。

宋上柱國西平郡開國公石保興墓 楊億撰神道碑。葬河南洛陽縣平樂鄉宣武村之先塋。夫人宏農縣君祔焉。

宋上柱國駙馬都尉西平郡開國公石保吉墓 李宗諤撰神道碑。葬同上。魯國大長公主合葬。保興保吉皆守信子。三墓均在今城東三十五里平樂村。墓志銘、同時同地出土。

宋齊陽王曹彬墓 通志、在河南府城北。今無攷。

宋韓國公潘美墓 通志、在河南府城西。今無攷。

第四編 六、歷代帝王將相陵墓

三二二

宋駙馬都尉魏咸信墓 在今縣東二十五里白馬寺西。尙有石獸并神道碑存焉。

宋贈左僕射張詠墓 舊志、在縣東三十里、天皇嶺駱駝峯上。明正統間御史周濟開墾得方石視。之、乃張忠定墓誌也。

宋尙書左丞資政殿大學士范雍墓 通志、在河南府城東南。今無攷。

宋贈中書令萊國公寇準墓 宋史、天聖元年薨。歸葬西京。人皆設祭。哭於路側。皇祐四年、詔孫抃遷神道碑。帝自篆額曰旌忠。或曰、寇公墓在鞏縣西南寇家灣。

宋贈中書令許國公呂蒙正墓 洛陽縣志、富弼撰神道碑。葬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墓無攷。

宋贈中書令許國公呂夷簡墓 贈太師申國公呂公著墓 今皆無攷。但在洛陽無疑也。

宋贈尙書令魏國公韓琦墓 宋史、發兩河卒爲治塚。篆其碑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勳。墓址失攷。邑人云在韓家窪。

宋贈兵部尙書汝南郡公范仲淹墓 宋史、御題神道曰、褒賢之碑。皇祐四年五月薨於徐州。十二月葬河南伊樊里萬安山下。今村名尙未改。在龍門南、伊水東。

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墓 宋史、御題神道碑曰、世濟忠貞之碑。舊志、忠宣暨弟純祐、純禮、純粹、諸子及孫。俱祔葬文正萬安山墓。是萬安山麓。乃范氏塋地也。康熙三十三年、河南知府孫居湜

重修范公墓。今屬伊川境。

宋贈鄭國公富弼墓 宋史、御題碑額曰、顯忠高德之碑。蘇文忠公文集、富文忠神道碑、葬河南金谷鄉南張里。

宋右僕射張商英墓 舊志、在碑樓保大徵村。

宋贈兵部侍郎楊偕墓 府志、在洛陽縣宣武營平樂鄉。其子楊忱爲大理寺卿。從偕墓葬。王安石爲撰墓誌銘。

宋贈河南伯程顥墓 宋史、文獻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撰墓表。葬於伊川。

宋贈伊陽伯程頤墓 二程全書、伊川先生葬於先塋。程氏祖塋、即在伊川。今伊川縣府店西。

以上略志宋墓。宋人墓志銘、洛陽近出土者亦多。大約宋人墓多在今城南龍門萬安山一代。唐人墓則多在北邙也。

元贈穎川王察罕帖木兒墓 舊志、在縣西五里薦福寺西。今寺已廢。墓在城西北八里許石碑凹、金谷園村北邙山下。方形墓。東西各二十八弓。南北各三十弓。高八丈。佔地九畝六分。帖木兒爲有元一代名將。駐鎮河洛。威名遠鎮。今墓已作爲駐軍練習射擊靶場。墓前翁仲石獸猶存焉。

元贈淮陽王伯顏察兒墓 舊志、在縣東三十里平樂村。

第四編 六、歷代帝王將相陵墓

三三四

元汪平章墓 在今縣東北呂家廟村。石獸尚在。

明鎮國將軍朱龍泉墓 舊志、在縣城北。

明右都御史畢亨墓 舊志、在縣南梁村。邱濟譔墓碑。

明太師大學士劉健墓 舊志、在邙山麓。神道碑、楊一清譔。今縣東北七里澗劉文靖公石碑。墳外有大碑四。俗名曰、四角樓。

明御史閻禹錫墓 在邙山麓。白良輔志。

明太僕卿白良輔墓 在縣北五里邙山麓。畢亨譔碑。

明尙書孫應奎墓 在邙山麓。有諭祭碑。

明王事尤時熙墓 洛陽人。稱西川先生。墓在縣西澗水東。張元忭誌。

明尙書沈應時墓 在縣西北五里邙山陽。有諭祭碑。劉賚誌。

明尙書董堯封墓 在縣東北八里邙山陽。

明尙書魏養蒙墓 在縣東五里保。

明尙書王邦瑞墓 在縣西南秦山東。郭樸誌。

明巡撫吳瀚御史瀛墓 在縣北八里翠雲峯後。瀛墓、許詣誌。

明總督張松墓 在邙山陽。張四維誌

其他御史、按察使、副使、知州、知縣墓多矣。至清人墓，以年代較近。姑從略。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畧

洛陽爲歷代名都。古文化之府。年來出土古物、金屬玉器及碑石。率皆珍遺。種類繁多。不可勝記。今僅志其略、以嗜諸好古癖者。

一、金屬 玉器 陶器 泥作

某攷古家稱、洛陽金墉城下、（金墉城卽在今縣城東三十五里）古物甚多。實則洛陽遍處地下皆埋藏貴重之古物。不止金墉一城也。今洛陽出土之金屬玉器諸件。多售於平滬古董商。間亦由外人購得者。洛陽古玩舖雖有十餘家、（多在東大街如九如春等）然多星零殘件。且雜有贗偽。其稍有價值者、多售於外矣。河洛圖書館所藏古物。爲數亦有限。近自古物保管委員會成立。嚴禁盜掘古墓。古物之來源漸絕。民十六七年駐京設古物徵收稅處於洛陽。准人民發掘陵墓。故當時洛陽出土古物最多。以言其種類。則爲一、金屬 出土有三代之銅器。如殷周之鼎、爵、觶、觚、提梁卣、甗、鬲、圓盤、銅戈、銅鈴、銅鏡、多秦漢以後之物。二、玉器 以金村出土之玉觀音爲最珍貴。（售價數十萬）其餘如方玉片、玉七、玉卩、玉環等亦多漢魏時美藝品。三、陶器 出土最多。如人、馬、駝

、牛、飛獸、碗、盤、壺、罐、井臼、灶房等。或素燒或繪彩彩釉。製造精美。具美術上之價值。朝代有漢魏隋唐宋不一。而最使人感興味者、實莫如唐代殉葬之人物與馬。其人物、如婦女上服均反領、猶若西裝。天足着蠻靴、跨馬上。風致瀟灑。體態健美。絕不類今日女性之盈盈然如風中擺柳也。而馬又特高大。亦不同於今馬。四、泥作 人物居多。且多屬唐代物。至於漢之泥瓦罐及千鍾粟罐亦多。

二、石刻（碑 墓誌 造像記）

吾國碑帖。河南幾佔十之四五。洛陽則佔河南三之二。漢熹平蔡邕書一字石經、魏正始三字石經。在文化史上有莫大之價值。洛陽出土殘石幾二千數百方。至若漢魏石刻、晉碑、六朝墓誌、隋晉宋以後碑石墓誌出土尤多。惟碑石留於洛陽者幾少。存於開封博物館者亦無多。率皆售於外地。碑文拓片。洛陽人郭君玉堂所藏甚富。碑帖店中所售者。則多偽刻翻印。少有原拓。茲記其要目如次。

漢代石刻

漢熹平一字石經 蔡邕等書 後漢熹平四年 隸書 殘石 山東王獻唐北平馬衡洛陽郭玉堂等藏石

漢買夫人馬姜記 延平元年九月

漢元敞碑 缺年月 甘陵相碑 缺年月

漢元安碑 永元四年閏月

漢黃腸石 永建三年四月三日分書 新安張鈞藏石

魏石代刻

魏正始三體石經 河洛圖書館藏石 千唐誌齋藏二方殘石

魏王基斷碑 景元二年四月 皇女殘石 無年月

晉代石刻

晉馮恭鄗銘 太康三年二月三日

晉徐夫人管洛墓碑并陰 永平元年二月十九日

晉處士成晁碑 元康元年七月十六日 分書

晉樂生墓誌柩銘 元康三年八月十七日

大晉辟雍碑 咸甯四年十月二十日

晉左祭墓誌并陰 永興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晉張朗墓碑并陰 永康元年十一月壬申

晉荀岳暨夫人劉氏誌并陰側 永安元年四月十八日

晉石遼墓誌并側 永嘉二年七月十九日

晉石定墓誌 永嘉二年七月十九日

北魏墓誌銘

魏南安王元楨墓誌銘 太和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七行行二十三字 正書

魏城門校尉始平公元假誌 太和二十二年六月七日 九行行十六字 行書

魏齊郡王元簡墓誌銘 太和二十三年三月 八行行十八字 正書

元簡妃常季繁墓誌蓋 正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缺文

魏侍中司徒公廣陵王元羽墓誌銘 景明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十三行行十五字 正書

魏任城王妃李氏墓誌銘 景明二年九月 太農府功曹史臣茹忠造 十二行行十四字 正書

魏太尉領司州牧文獻公穆亮墓誌銘 景明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十行行二十三字 正書

穆亮妻尉太妃墓誌銘 神龜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 正書

魏大長秋卿并州刺史張整墓誌銘 景明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五行行十六字 正書

魏豫州刺史李慈字簡子墓誌銘 正始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七行行十三字 行書

魏樂陵王元思字永全墓誌銘 正始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十八行行十七字 正書

魏武衛將軍侯氏張夫人墓誌銘 正始四年季秋 十二行行十七字 行書

魏揚州刺史高平剛侯元嵩墓誌銘 正始四年七月十六日 十七行行十七字 正書

魏城陽康王元壽妃元淑淚時墓誌銘 正始四年八月十六日 八行行十五字 正書

魏太宗正卿樂安王元緒墓誌銘 正始四年十月三十日 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 行書

魏太師領司徒公彭城武宣王元勰墓誌銘 永平元年十一月六日 十四行行十七字 正書附行二

元魏妃李媛華墓誌銘 正光五年八月六日

魏侍中太傅領司徒公北海王元詳墓誌銘 永平元年十一月六日 十二行行十六字 正書

魏益州刺史樂安哀王元悅墓誌銘 永平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廿二行行廿字 行書

樂安王妃馮季華墓誌銘 正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廿六行行廿二字 正書

魏安樂王詮墓誌銘 永平五年八月廿六日 廿二行行廿三字

魏故處士元顯備墓誌銘 延昌二年二月廿九日 十九行行廿一字 正書并蓋

魏掾尉少卿梁州刺史元演墓誌銘 延昌二年三月七日 十八行行二十三字 行書

魏元颺墓誌銘 延昌三年十一月四日 碑售於日本 拓本極少

元颺妻王氏墓誌銘 延昌二年十二月四日 碑售於日本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二三〇

魏長孫史瑱墓誌銘 延昌三年十月廿一日 廿行行十八字 正書大字

魏顯祖成嬪墓誌銘 延昌四年正月九日 十二行行十二字

魏尙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元珍墓誌銘 延昌三年十一月四日 廿四行行廿七字 正書

魏鷹揚將軍太子屯騎校尉山暉墓誌銘 延昌四年三月十八日 碑陰晉刻 十五行行十五字 正書

魏徐州刺史昌國縣開國侯王紹墓誌銘 延昌四年閏十月廿二日 廿九行行廿五字 正書

魏侍中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元懷墓誌銘 熙平二年八月廿日 十六行行廿字 正書大字

魏右光祿大夫中護軍饒陽男元遙墓誌銘 熙平二年九月二日 廿九行行廿八字 正書

元遙妻梁氏墓誌銘 神龜二年八月十日 十行行六字 大字正書

魏太妃李氏墓誌銘 熙平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三十行行廿三字 正書

魏瑤光寺尼慈義高英墓誌銘 神龜元年十月十五日 十五行行十五字 正書大字

魏涇州刺史齊郡王元祐墓誌銘 神龜二年二月廿三日 廿四行行廿三字 正書

元祐妃常季繁墓誌銘 正光四年二月廿七日 拓本極缺傳碑已售外人

魏司空公領雍州刺史文憲公元暉墓誌銘 神龜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三十一行行廿字 正書花邊

魏假節鎮遠將軍恆州刺史元諶墓誌銘 神龜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六行行十五字 正書大字

魏宮一品太監劉華仁墓誌銘 正光二年三月十七日 十八行行十五字 正書

魏宮第一品張安姬墓誌銘 正光二年三月十九日 十五行行十五字 正書

魏宮一品王遺女墓誌 正光二年 十五行行十六字 正書

魏充華嬪盧令媛墓誌銘 正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廿三行行廿三字 正書

魏直閣將軍護國將軍長樂馮嵩妻元氏墓誌 正光三年十月廿五日 有蓋花邊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 正書

魏鎮遠將軍燧煌鎮將元倪墓誌銘 正光四年二月廿七日 十九行行廿二字 正書

魏元靈曜墓誌銘 正光四年三月廿三日 廿七行行廿七字 正書

魏王基墓誌銘 正光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廿一行行廿四字 正書

魏比丘尼統慈慶墓誌銘 正光五年五月八日 廿六行行二十六字 正書

魏杜傅母銘 正光五年十月三日 有蓋 十二行行十六字 正書

魏元謚墓誌 正光五年閏二月三日 正書大字 拓本極少

元謚妻馮會墓誌 熙平元年八月二日

魏元昭墓誌 正光五年三月十一日 正書 拓本極少

魏假節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元顯魏墓誌銘 孝昌元年十月廿六日 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 正書

魏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元誘墓誌銘 孝昌元年十一月廿日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元誘合婦馮氏墓誌銘 景明三年八月 十五行行十八字 正書

元公夫人薛伯徵墓誌銘 孝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

魏荊州刺史廣川孝王元煥墓誌銘 孝昌元年十一月八日 有蓋 三十一行行三十字 正書

魏文成皇帝夫人于氏墓誌銘 孝昌二年四月四日 十三行行十五字 正書 有蓋

魏冀州刺史武陽縣開國公侯剛墓誌銘 孝昌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蓋邊 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 正書

魏豫州刺史元珽墓誌銘 孝昌二年十月十九日 十五行行十八字 正書有蓋

元珽妻穆夫人墓誌銘 神龜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十行行二十字 正書

魏寇治墓誌銘 孝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正書

魏雍州刺史南平王元暉墓誌銘 武泰元年三月十六日 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 正書

魏儀同三司尚書令東平王元略墓誌銘 建義元年七月十八日 三十四行行三十三字 正書

魏侍中司空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王誦墓誌銘 建義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 正書

王誦妻元氏誌銘 熙平二年八月二十日 十六行行十九字 正書

甯陵公主墓誌銘 永平三年正月八日 十一行行二十字 正書

魏司州牧司空公鍾平縣開國侯元欽墓誌銘 永安元年十一月八日 三十七行行三十五字 正書

魏尚書江陽王次妃石夫人墓誌銘 永安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八行行二十字 正書

魏侍中太宰丞相柱國大將軍假黃鉞都督十州諸軍事雒州刺史武昭王元天穆墓誌銘 普泰元年八月十一

日 三十五行行三十五字 正書

魏雍州刺史安豐王元延明墓誌銘 太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四十五行行四十字 正書

元延明妃馮氏墓誌銘 武定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魏北海王元顥墓誌銘 三十二行行三十二字 太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元顥妃李元姜墓誌 延昌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銘。不下三百餘方。以上僅擇其精者著者紀之。以于氏鴛鴦七誌齋藏石最多。幾佔全數四之三。其餘開封博物館藏廣平王元懷等八種。河洛圖書館藏元延明元固等十餘種。除墓誌銘外。猶出土劉根造像一石。雕刻精美。現石藏開封博物館。

北齊墓誌銘

北齊故魏爾朱氏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河清三年正月二日 鴛鴦七誌齋藏石

洛陽古今談 第四編 洛陽名勝古蹟錄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北齊高僧護墓誌銘 武平四年十一月 十五行行十六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北齊元子遂誌 天保六年十一月七日

北齊赫連子悅墓誌銘 武平四年十一月卅日 三十六行行三十六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北齊赫連子悅妻閻炫墓誌 河清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北周墓誌銘

北周寇徹哲墓誌銘 宣政二年正月四日

北周寇熾墓誌銘 宣政二年正月四日

北周寇嶠妻薛氏墓誌銘 宣政二年正月四日

北周梁嗣鼎墓誌銘 大象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隋代墓誌銘

隋寇府君夫人姜氏墓誌 開皇三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于氏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梁邕墓誌銘 開皇二年十月二十日

隋王通墓誌銘 開皇五年七月十五日

隋楊暢墓誌銘 開皇八年七月十七日

隋張禮墓誌銘 開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有蓋 十九行行十四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元範妻鄭令妃墓誌銘 開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隋車騎歸化郡開國公爾朱端墓誌 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分書篆蓋 張氏千唐誌齋藏石

隋孟常暨夫人呂氏墓誌 開皇十三年十月八日

隋謝岳墓誌 開皇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隋美人董氏墓誌 開皇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隋張儉暨夫人胡氏墓誌 仁壽三年八月十五日

隋楊德墓誌銘 大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十七行行十七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梁瓌墓誌 大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隋祕書監左光祿大夫陶丘簡侯蕭瑒墓誌銘并序 大業七年八月十三日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隋宮人司樂劉氏墓誌銘 大業六年正月八日 十六行行十七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後宮人司仗五品程氏墓誌銘 大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十五行行十八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宮人司器賈氏墓誌銘 大業六年閏十一月十九日 十六行行十七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宮人典練六品朱氏誌銘 大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十四行行十三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宮人司燈李氏墓誌銘 大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行行十五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宮人尙寢衣魏氏誌銘 大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行行十五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宮人司寶陳氏墓誌銘 大業十年七年二十九日 十三行行十四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蕭濱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十四行行十五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蕭汎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四行行十六字 鴛鴦七誌齋藏石

隋吳遂進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隋卞察暨夫人劉氏墓誌 大業十二年十月六日

隋王袞暨夫人蕭氏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蔡允恭撰

隋張壽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隋蕭翹墓誌銘 大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蔡叔悌製文

隋張潯墓誌銘 大業十二年十月二日

隋蘇威妻宇文氏墓誌銘 大業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洛陽出土隋人墓誌銘二百餘種。以上紀其略。于（右仁）氏鴛鴦七誌齋藏石頗豐。至隋代伊闕造像石刻。亦至精美也。

唐代墓誌銘

唐左光祿大夫蔣國公屈突適墓誌 貞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唐張才墓誌 永徽六年四月十六日 賈無名撰

唐上護軍朝議郎行邛州蒲江縣令蕭慎墓誌 顯慶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學士賀紀製

唐尚書吏部郎中張仁諱墓誌 儀鳳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餘今撰

唐巫州龍標縣令崔志道墓誌 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靈獻文

(武) 周六品亡宮墓誌 長壽二年六月三日

唐右翊衛清廟臺齋郎天官常選王豫墓誌 神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謝士良撰

唐士議大夫都督守雋州刺史許樞墓誌 聖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昇撰

唐瀛州文安縣令王德表墓誌 聖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薛稷文 子景書 楊倓篆

唐幕州刺史洛陽宮總監褚夫人王氏墓誌 久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唐相州刺史袁公瑜墓誌 久視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狄仁傑文

唐殿中侍御史王齊兵墓誌 景龍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路敬潛文

唐梓州銅山縣尉楊承福墓誌 景龍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寇淑撰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三三八

唐朝議郎行衛尉寺丞柳順墓誌 景龍四年五月二日 何茂文

唐中散大夫守荊州大都督府司馬鄧森墓誌 景雲二年二月七日 王紹望文

唐戴令言墓誌銘 開元二年十二月七日 賀知章撰

唐信安縣主元思忠墓誌 開元五年八月五日 歐陽植文并書

唐正議大夫上柱國巢縣開國男邕府長史周利貞墓誌 開元八年十一月八日 孫浩然文賈廷芝書

唐正議大夫使持節相州刺史賀蘭務溫墓誌 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李昇期文

唐大興真觀楊法師生墓誌 開元十年五月 袁暉文

唐河南府河南縣丞龐夷遠妻李氏墓誌 開元十年十月十五日 毋嬰文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荊州大都督清河郡開國公上柱國崔太之墓誌 開元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崔沔文 李迪書

唐京兆府宣化府折衝攝右衛郎將橫野軍副使樊庭觀墓誌 開元十二年五月二日 宋務靜文

唐河南府新安縣丞崔諧字貞本墓誌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宋華文

唐大理寺評事梁郡高崇隱墓誌 開元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李系文

唐州崇儒府折衝煖陽鄭仁穎墓誌 開元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鄭虔撰 張勳書

唐興州司馬王游藝墓誌 開元十五年十月五日 姚景山文

唐故崔守給墓誌 開元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韋隱之撰

唐朝請大夫尙書司勳郎中吉渾墓誌 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康堯臣文

唐柏虔玉墓誌 開元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馬光淑文

唐左領軍衛執戟李侂墓誌 開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崔珪撰文

唐泗洲司馬苗善物墓誌 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十日 苗延嗣文

唐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開休元墓誌 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郭靈己文

唐夏侯昕墓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四日 宋禮文

唐漢州刺史獨孤炫墓誌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一十七日 子乘文 孫潛書

唐程冬筭墓誌 開元一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崔愿文 劉峴書

唐姚處璉墓誌 開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胡象文

唐濟州司戶參軍鄭摛墓誌 開元二十七年正月八日 蔣溢文 寇戀書

唐通議大夫鄂州刺史上柱國盧夫人張氏墓誌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 鄭長裕文

唐大洞法師齊國田仙窠玄達墓誌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日 李華文 盧肅書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三四〇

唐廣平郡太守恆士府長史寇洋墓誌 天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賀蘭弼文 寇填書

唐國子監丞李濟墓誌 天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劉去奢文

唐河南府壽安縣尉明晉墓誌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日 楊諤撰

唐兗州鄒縣尉盧仲容墓誌 乾元三年二月十二日 徐峴撰

燕聖武觀女道士馬凌虛墓誌 安祿山聖武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李史魚撰

燕左威衛左中候內閣長都尉陳牟墓誌 安祿山聖武元年五月十三日 陳元文

燕齊州禹城縣令李夫人崔氏墓誌 史思明順天二年十一月十日

燕朝議郎行大理寺丞司馬望墓誌 史朝義顯聖元年六月十九日 鄧齊舟撰 紫閣書

唐東平郡鉅野縣令李瑛墓誌 廣德元年十二月九日 韋應物撰

唐河南府新安縣令張靈墓誌 大歷六年八月十九日 李繁文

唐崔夫人盧氏墓誌 大歷十三年四月八日 崔沔誌

唐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緋魚袋張翊墓誌 建中元年二月十四日 獨孤良弼文 獨孤愿書

唐朝散大夫曹州考城縣令柳均及夫人李氏墓誌 貞元六年十月 李師稷撰

唐金州刺史鄭夫人盧氏墓誌 貞元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鄭易撰

唐陸州建德縣尉蔡浩夫人殷氏墓誌 貞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趙南華撰

唐登仕郎常州參軍司士襲武城縣開國伯崔千里墓誌 貞元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孤子崔恕文

唐何夫人邊氏墓誌 元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沙門文皎文書

唐太原參軍苗蕃墓誌銘 元和二年十二月 韓愈撰

苗蕃妻墓誌銘 會昌元年二月十三日 子愔文 子暉書

唐李德裕妻徐氏墓誌銘 太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德裕撰

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崔公夫人李氏墓誌 太和二年二月十六日 崔耿撰 崔杭書

唐滎陽鄭氏墓誌 太和九年四月十日 鄭縝書 鄭紀文

唐京兆杜氏墓誌 會昌三年秋八月 楊宇文 李義山書

唐晉昌唐汝幼墓誌 會昌四年二月十九日 唐師禮文

唐茅山燕洞宮大洞鍊師劉致柔墓誌 大中六年十二月 自製誌文

唐國子助教盧當墓誌 大中九年二月十一日 鄭勃撰 盧岫書

唐江州尋陽縣丞支光墓誌 大中十年五月十八日 朱賀文

唐天維軍節度使九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 殿侍御史 張諒墓誌 咸通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盧兼文 李慶復書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三四二

唐東都北衙左羽林軍副使魏儔墓誌 咸通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李球文

唐朝議郎河南府參軍賈洮墓誌 咸通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弟涉文 頤昭孫書 陳利物篆

唐楊知退妻盧氏墓誌 乾符三年八月十六日 楊知退文 楊知言書

以上唐人墓誌銘、新安張氏（鈞）千唐誌齋藏石。洛陽出土唐墓誌。不下三千餘種。張氏藏其三分之一。餘則流散四方。中原社會教育館及河洛圖書館藏石。共計亦有七八百方。

五代墓誌銘

梁宋州觀察使支使祠部員外郎賈弼文墓誌 貞明元年五月十二日 鄭山甫文

梁左藏庫使右威衛大將軍金紫 蕭符墓誌 龍德二年七月十八日 姪蕭遵文 子處謙書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

唐清河張氏墓誌 天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匡習撰并書

唐東南而招討使寧江節度西方鄴墓誌 天成四年十月十八日

晉商州長史梁瓌墓誌 天福五年三月十八日 李芝文 李書

晉隴西郡夫人開氏墓誌 八月二十二日 楊敏昇文 僧人惠進書

漢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邢德昭墓誌 乾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王成允文
司農卿之柱國河間縣開國男

周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劉光贊墓誌 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郭紀文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宋彥墓誌 顯德五年十月十一日 高弼文 高繼昇書

周檢校勅議功臣寧州刺史權袁彥進墓誌 顯德三年七月十三日 韓柱文 張紹節書

以上五代墓誌銘。張氏千唐誌齋藏石。詳目、見郭玉堂編千唐誌齋藏石目錄。

宋代墓誌銘

宋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校大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五千戶實封二千三百戶太子大師王守恩墓誌 建隆元年二月十四日 楊廷美文

宋鄭州衙內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御史上柱國安崇禮墓誌 開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李泰文

宋光祿大夫大保和州刺史兼御史孫漢筠墓誌 開寶八年五月一日 張賀文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福軍府事源護墓誌 至道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楊世英撰 藥爲光書

宋殿中丞張曙墓誌 咸平六年三月十二日 魏用文 楊儼書

宋西頭供奉西京都監院吳元吉墓誌 景德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王深文 劉惟清書

宋廣平宋可度墓誌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魄望日 商敦古文 相里及書 劉策蓋

第四編 七、洛陽出土古物金石志略

三四四

宋禮部郎中焦宗古夫人薛氏墓誌 嘉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薛通文 王辦書

宋三班奉職宋世昌墓誌 元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張起文 世隆書 張成務篆

宋朝散郎知普州軍州管内勸農劉乙墓誌 元祐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李誼伯文 楚潛書 馮如晦篆蓋

宋成延年墓誌 崇寧元年三月 張羽誌

宋王士英墓誌 政和四年十月 李藝文 宋元常書 周洵蓋

以上宋人墓誌銘。張氏千唐誌齋藏石。

宋提點梓州路諸州軍刑獄公事朝奉郎守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姚疏墓誌 邵雍撰王慎言書任達篆蓋

宋故朝請大夫尚書禮部郎范陽縣開國伯祖士衡墓誌 熙寧五年十月二十日 伊川邵雍書丹并篆蓋

以上邵康節先生所撰并書兩誌。于氏鴛鴦七誌齋藏石。

明代墓誌銘

明洛陽遺彥張振墓誌 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 喬縉撰 張樹書 李釗篆

明登封郡主墓誌 嘉靖十四年十月二日 方偕文 豐儉書 李淮蓋

明登封郡主孔彰妻墓誌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方偕撰 豐儉書

明書辦官南溪季尚仁墓誌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喬佑文 方偕書 魏果篆

明散官安軒公夫人王氏墓誌 嘉靖 年 月 日 應文撰 劉贊書

明伊瀋方城王馮氏墓誌 萬歷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魏養蒙文 范宗文篆 邢衍祚書

明王季子室人牛氏墓誌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牛從亟文 王秉灝書

以上明人墓誌銘。千唐誌齋藏石。

第五編 洛陽小品

第一章 人物

一、政事武功類

燧人四佐出洛

劉恕曰、燧人氏、民食果蠹蟻。腥臊臭惡。傷害腹胃而多疾病。有聖人作。上觀星象。下察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養人利性。避臭去惡。遂天之意。有天下百餘代。八萬年。或云一千二萬年（通鑑外紀）。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明由、曠升級。必育、受粉俗。成淳、受古諸。（原注、受古諸、古諸侯職等）隕邱、受延禧。（原注、延長禧興也主受此錄）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

漢高祖用三傑取天下

史記、高帝五年二月、即位汜水。西都洛陽。高祖置酒洛陽兩宮。高祖曰、列侯諸侯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吳公薦賈生

賈誼、漢大儒、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致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顏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

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文帝議誼任公卿之位。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馮敬之等。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帝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音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楚賢臣被譏放逐作離騷賦自投汨羅江死）。因以自諭。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不祥鳥也。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復爲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而問鬼神之事。誼具道所以。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帝少子）太傅。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倣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卽治安策論長太息者六也）文帝深納其言。後梁王勝（一曰揖）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僅三十三。天年早終。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興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適逢國體。雖古之伊（尹）管（仲）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也。

种暉德澤化匈奴

种暉、後漢名臣。字景伯、洛陽人也。順帝末爲侍御史。多所刺舉。擢監太子。中常侍高梵單駕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多惶惑。暉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無詔。何以知非姦

邪。今日有死而已。杜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出。喬退而嘆息。愧嵩臨事不感。帝亦嘉其持重。出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後爲梁州刺史。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選。吏人詣闕請留之。梁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遼東烏桓反叛。轉嵩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拜於界上。坐事免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爲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沙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邊方宴然。入爲大司農。延嘉四年遷司徒。既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悼。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

馬援擇主而事漢光武

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漢末、羣雄割據。援初事隗囂。公孫述與援同里。少相善。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至、述則盛陳陞衛以延入。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曰、公孫如偶人形。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囂復使至洛陽。光武引見於宣德殿。迎笑謂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光武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

下反獲。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既還、說隗囂降。囂初信之。既而怨悔。遂發兵拒漢。援乃上書自陳滅囂之計。且助光武破囂。後定隴西、征交趾還、得駱駝銅鼓乃鑄爲馬式。表上之。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以功封至伏波將軍新息侯。援嘗謂、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而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善論兵決策。勇而有謀。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建武二十四年、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令試之。援據鞍顧阿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鏗哉是翁也。乃遣帥將征五溪。竟以冒疫病卒於軍。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明帝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

班超投筆從戎

班超、字仲升。後漢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土封義陽侯）張騫（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言其生燕頰虎額。當封侯萬里之外。久之。明帝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

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超爲假司馬、隨竇固出擊匈奴。多斬獲而還。固以爲能。乃遣與從事郭洵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初奉超禮敬甚備。後以匈奴使來。禮忽疎懈。超偵知其情。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今之計。惟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郭洵）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器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亂驚。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衆百餘許人悉燒死。明日還告郭洵。洵驚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洵乃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明帝壯超節。以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於是降撫于宣王、并收撫疏勒龜茲。後連莎車月氏車師西域數十國。漢威遠震。和帝因以超爲西域都護、封定遠侯。超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故土。永元十二年上疏言、願得生

還玉門關。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爲超請還。和帝威其言。乃徵超還。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以病於其年九月卒。朝廷愍惜焉。

長孫無忌與唐太宗君臣無間

唐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其先拓拔氏。後魏宗室。累世封王。唐太宗文德皇后、卽其妹也。無忌雖貴戚、而好學。該博文史。有籌略。少與太宗友善。佐太宗創唐基業。爲開國元勳。初、建成元吉謀害太宗、無忌與尉遲敬德等討平之。太宗卽位。禮遇優重。封齊國公、旋拜尙書右僕射。并賞令出入臥內。或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太宗則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猶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爲請之。乃許罷射僕、以爲開府儀同三司。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後拜司徒。令畫圖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臨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既高宗卽位。進拜太尉。後以高宗欲立武昭儀（墨）爲皇后。無忌與褚遂良嘗力諫沮之。武氏立。心銜之。以譖構流黔州死。非其罪也。當時人皆哀之。後詔追復其官爵。

論武則天

武則天、名曌、并州文水人。父士護、官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則天初在襁褓中、相士袁天綱（仕隋爲資官令成都人）、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旣相諸子。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令舉目視之。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爲天下之主矣。貞觀十一年、太宗選爲才人。（唐宮制、才人七人、正四品、掌敘燕寢理絲枲以獻功歲。）時年十四歲。二十三年太宗崩。出居感業寺爲尼。年廿六歲。永徽五年、高宗拜爲昭儀。（唐宮制、昭儀爲九嬪之首、居妃下、正二品）時年卅一歲。翌年、冊爲皇后。子弘生三年矣。顯慶四年後。高宗苦風眩。后卽專政宮闈。凡廿五年。年五十一歲、稱天后。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年六十歲。中宗尊爲太后。臨朝稱制七年。至六十七歲、稱皇帝。改唐爲周。又十五年。中宗復辟。遷太后于上陽宮。凡十月而崩。年八十二歲。計掌政四十七年之久。其爲政也。多有新創。且朝綱獨攬。權不下移。而知才善任。納諫從善。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李絳言、后命官猥多、而開元名臣多出其選。允稱確論。雖其刑殺甚濫。然唐室社稷。并未因之而墮廢。可稱爲聰明之主。爲歷代女主中所僅有。呂后禍漢無論矣。卽清之慈禧、禍國亡家。亦不能與則天并論。史臣言、武氏不能亂唐。高宗自亂武氏也。然則天雖亂

唐而未嘗亂天下。如誠能亂天下。則動地鼙鼓。當不待玄宗天寶之末也。而廣明之亂。亦無待於巢儒而起矣。或謂、武氏多淫惡。如僧懷義之公然入幸。張易之張昌宗弟兄之淫穢宮庭。罪不可恕。斯亦誤矣。果如是、然則歷代帝王之嬪妃數逾三千。豈非罪惡。武氏既稱皇帝。又曷不可以男易女、列如嬪妃。况寵侍者。寥寥數人。不爲過也。若彼張昌宗之流。每敷粉塗脂以求幸。此實陽而陰雄而雌者。已非男子中人。後世之人。何苦爲此輩爭氣。明徐樹丕識小錄、曾論武則天云、唐祚之得長。武氏繁之也。中宗非令主。韋氏多失德。房陵無異于桐宮。悔艾不終允德。武氏不帝而誰帝乎。二十二年之間。使環海恬波。金甌無恙。吾知中宗之不能辦也。讀檄憐才。懷靡戒容。魏元忠以廷辯赦。狄仁傑以忠鯁任。張柬之以片言進。非聰明命世之主。其誰能之。向使天促其年。相從於乾陵（高宗）之下。韋條煽禍。烈于鸚鵡。不知李氏百年社稷。作何面目矣。蓋中宗之闇弱、甚於高宗。韋氏之才略、不逮武后。高祖太宗、或陰壽之以待臨淄（玄宗）之壯。絜天下而還之子孫。彼中宗者爲之傳舍而已。周興來俊臣（酷吏）之徒。不過吠戶司警。假爲翼而未始恃爲弊。是以告密雖煩。未嘗殺一名士。至於赤族既加（俊臣被滅族）。蒼生洩憤。固亦燁然其爲大愆。而凡宗室之屠裂。私門之寵侍。皆此輩羅織諂媚成之。出搗馬之辣手而甚焉者。何嘗亂天下。亦何嘗亂唐也。言至有理。故吾于武氏有所取焉。

狄仁傑推薦張柬之

狄梁公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唐室忠臣也。高宗甚敬憚之。及武則天稱大周皇帝。仁傑爲宰相。時宵小用事。唐宗室大臣多被陷害。仁傑以忠貞處其間。終無恙。每匡得失。則天皆優納之。則天嘗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惟仁傑賜宅一區。恩寵無比。中宗謫居房陵。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爲言。則天漸省悟。遂召還中宗。仁傑在朝。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皆後輔佐中宗復辟之名臣。又薦張柬之爲相。初、武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乃薦張柬之。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又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後果興復中宗。仁傑推薦之功也。

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

宋宰相趙普、字則平。原籍幽州薊人。父迥、舉族徙洛陽。遂爲洛陽人。普以佐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功。久居相位。宋太祖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皆咨決焉。普少事吏事。寡學術。及爲相。每歸私第。輒閉戶啓篋取書而讀之。次日臨決如流。既卒（淳化三年卒追封真定王）。家人啓篋視之。

則論語二十篇也。後人因稱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焉。

劉文靖公以身任天下之重

明劉文靖公健、字希賢、洛陽人。有明一代之賢輔也。少好學，鍵戶讀書。人以木強目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受知於孝宗。以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累封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每朝退、僚屬私謁。不交一言。大明會典成。孝宗特褒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始。每有奏。孝宗呼以先生而不名。嘗屏左右。親聞奏議。武宗嗣立。內官劉瑾亂政。健被削藉爲民。瑾誅復官。世宗立。時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

一一、忠節類

萇宏被殺血化爲碧

上古無所爲忠。忠自夏龍逢始。自是以還。殷曰比干。周曰萇宏。漢而後、忠臣益繁。萇宏、周大夫萇叔也。孔子入周。訪樂於萇宏。周敬王十年冬十一月、（春秋魯昭公卅二年）萇宏與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兵城成周。衛彪後（一曰晉女叔寬）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宏其不殒乎。欲支天之壞。

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四世矣。長宏違天。必受其咎。此蓋言周道已衰。非長宏一人之力所能挽救也。是時、諸侯莫朝周。長宏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物怪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宏。說苑、長宏城成周。惡於晉叔向。數見長宏於成周。因伴遺書云、長宏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劉文公）而立單氏。劉請之君曰、此長宏也。乃殺之。宏死。藏其血、三年化爲碧。今偃師縣有長宏墓。唐呂溫、古東周城銘有云、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齊桓晉文）之後。時無義聲。大夫長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滅必振。求而不獲。乃以亡徇。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言至有理也。柳宗元亦有弔長宏文。

稽侍中血

稽侍中、晉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稽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康爲司馬昭所害故云）。靜居私門。山濤掌選職。啓白武帝。詔起爲祕書丞。後官至侍中。惠帝永興元年、太弟成都王穎僭倂於鄴。目無君上。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旻、奉惠帝北征鄴。越爲大都督。徵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臣子扈駕。死生以之。佳馬何

。大軍至安陽。以聞鄴中皆已離散。因不甚戒備。不期、石超率五萬軍掩至。乘輿遂敗績於蕩陰。（蕩陽縣）惠帝傷頰、中三矢。百官及侍衛皆散。惟稽紹儼然端冕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士引紹於轅中砍之。惠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二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驚墮於草中。亡六圍。石超奉帝幸其營。事定、惠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浣也。

顏常山舌

顏常山者、唐忠臣、常山太守顏杲卿也。杲卿琅琊臨沂人。性剛直。有吏幹。玄宗開元中、爲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天寶十四載、攝常山太守。其年十一月、安祿山舉范陽之兵反。十二月陷洛陽東都。是時河北諸郡。聞祿山反。靡不望風降賊。惟杲卿忠義奮發。與其從弟太原太守顏真卿、崛起拒賊。並遣長史袁履謙等謀執祿山將欽湊高邈何千年等而殺之。開十門之路。（河北要道也）并徵河北諸軍討賊。郡縣聞之。皆殺賊守將。遠近響應。由是反正者十五郡。兵威大振。玄宗聞之。加杲卿爲衛尉卿兼御史大夫。并爲司馬。以袁履謙爲常山太守。安祿山方率衆而西。至陝、聞河北有變而還洛陽。命史思明蔡希德率衆渡河。天寶十五載、史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衆寡不敵。禦備俱竭。八月、城陷。杲卿袁履謙皆爲賊所執。送於洛陽。安祿山見杲卿。面責之曰、汝昨自

范陽戶曹。我奏爲判官。遂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魯汝何事而背我耶。臬卿瞋目而報曰、我世爲忠臣。常守忠義。縱受汝奏署、復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羈奴耳。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令縛於洛水上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至氣絕。大罵不息。是日、臬卿幼子誕姪、及袁履謙、皆被先截手足。賊將何千年弟適在旁。臬卿含血噴其面。因加縛制。路人見之流涕。肅宗乾元元年五月、詔追贈太子太保。常山罵賊。後人美之。宋丞相文文山（天祥）正氣歌有句曰、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睢陽者、卽守睢陽城拒賊之張巡也。其將許遠。亦被祿山遣將執送至洛陽。勸誘不降。就義而死。

二、操行（方正）

洛陽大俠劇孟

劇孟者、漢洛陽人也。當時洛人多以商賈爲資。劇孟則以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東出爲大將。至河南（卽今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魯人、與灌高祖同時、亦以用俠聞）。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葬、車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可謂俠矣。

嚴子陵高節

嚴光字子陵。漢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後漢光武帝（劉秀）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卽變名姓隱身不見。帝物色訪得之。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洛陽。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就。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今在浙江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臺）

梁冀一兔殺十人

漢梁冀、安定烏氏人。順帝永和元年爲河南尹。復拜爲大將軍。居職暴恣多行非法。順帝崩、梁太后（冀妹）臨朝。命冀參錄尙書事。以貴戚攬權。侈暴滋甚。冲帝崩、冀立質帝而鳩弑之。復立桓帝。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等名臣。海內嗟怨。冀一門、歷數帝。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寵貴之隆。代無其比。冀乘輿擬於天子。大起第舍。彈極土木。連房洞戶。樓閣周通。圖以雲氣仙靈。異方珍奇。充積臧室。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飛獸。馴走

其間。冀與妻壽時共犖車、張羽蓋、飾金銀、游觀其間。笙歌流連。又拓林苑。禁同王家。周旋封域。殊將千里。冀二弟嘗私遣人獵之。冀聞而捕殺其賓客三十餘人。又於河南城西起苑園。亘數十里。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有西域買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夫以一兔而至殺十餘人。冀之兇惡。尚可言乎。既冀伏誅。收其貨財。縣官斥賣合卅萬萬。以充主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張綱埋輪

後漢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貴公子。而厲布衣之節。順帝時爲御史。闔宦用事。綱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歸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天下號曰八俊。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至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貪恣枉法。條陳其罪狀十五事。書上、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官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劉禎磨石

魏文帝（曹丕）在東宮。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禎平仰觀之。太祖（曹操）以爲不敬。送徒薄祿部。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觀薄作。諸徒咸敬。而禎攝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

非劉禎也。石如何性。禎曰、石出荆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以爲文學。

王祥兄弟孝友

晉太保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也。德望清遠。與其弟王覽均以孝友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幃。乃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今洛城西有水名王祥河、古稱孝水。傳卽王祥昔日臥冰處也。祥弟覽、繼母朱氏生。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後官至宗正卿。祥有五子。惟鍾愛烈芬二子。並幼知名。祥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今洛陽孝水上。猶有王祥墓焉。

阮嗣宗幽默

晉阮嗣宗籍、陳留尉人也。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好老莊。嗜酒善嘯。善彈琴。當其得意

。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初仕魏。高鄉貴公封爲關內侯。藉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藉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晉文帝（司馬昭）初欲爲武帝求婚於藉。藉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藉嘗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卽拜爲東平相。藉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藉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藉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會帝將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藉爲其辭。藉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藉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藉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藉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之。藉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人往吊之。藉則倨傲不爲禮。禮俗之士多嫉之。藉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稽康齋酒挾琴造之。藉大悅。乃見青眼。其行事幽默、類如是。

王戎有胆識而生膏肓之疾

王戎字濬仲。晉琅琊臨沂人。年六七歲。於宣武場（洛陽城北）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

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李。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長與阮藉等七人爲竹林之遊。號竹林七賢。鍾會將伐蜀。過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譏者以爲知言。戎後官至尚書令。位居三公。時、士大夫尙清談、戎無所匡救。但與時浮沉。而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詩人謂之苴盲之疾。又、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似此頗獲譏於世。

劉伶善飲酒

晉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好飲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常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畢吏部盜飲

畢卓、字茂世。晉新蔡銅陽人。太興末、爲吏部侍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四、俊逸類

殿中無雙丁孝公

漢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幼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明帝永平十年、詔至洛郡。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明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郭林宗名振京師

後漢郭泰、字林宗。早孤。郡縣欲以爲吏。泰嘆曰、大丈夫何能執鞭斗屑哉。遂辭。至洛陽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李膺一見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振京師。嘗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作拆角巾。卽歸。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泰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山濤知王夷甫

山濤、字巨源。晉河內懷人也。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有知人之明。晉武帝任爲吏部尚書。掌選事。前後選舉。周遍內外。而并得其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王衍、字夷甫。惠帝時位任顯要。名蓋四海。惟務清談。貽誤國事。衍、總角時、嘗造山濤。濤見其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嗟嘆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後衍果以清談亡西晉。

王夷甫預識石勒禍晉

石勒字世龍、初名國、晉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无渠之胄。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夷甫（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至懷帝永嘉五年、東海王越帥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石勒。卒於軍中。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與戰。衍軍敗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王衍及襄陽王範等公卿以下。悉被執遇害。勒於是陷洛陽。焚燒晉宮闕。虜懷帝至平陽。唐司空圖洛陽詠古詩曰、石勒童年有戰機。洛陽長嘯倚門時。晉朝不是王夷甫。大智何由得預知。

稽康廣陵散絕矣

魏中散大夫稽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幼有奇才。遠邁不羣。寬簡有大量。博學、無不該通。善彈琴。嘗遊乎洛西。慕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初康居貧。與河內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晉將篡魏。鍾會乃言於晉文帝司馬昭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譖康將不利於司馬氏。司馬昭信之。遂害康。稽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死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

左思賦成洛陽紙貴

晉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陋口訥。而辭藻壯麗。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會妹芬入宮。武帝納爲貴嬪、少好學、善屬文、名亞於思、著有離思賦及誄頌等數十篇行於世。乃移家洛陽。思、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

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以其作不謝班（固）張（衡）。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著作郎張載、爲注魏都。中書郎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解略。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乃嘆服。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杜元凱有左傳癖

晉杜預、字元凱。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晉武帝泰始中、預守河南尹。舉多美政。嘗以孟津涉險有覆歿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言、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預在內七年。捐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咸甯中、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旋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遂率軍平吳、降孫皓。以功封常陽縣侯。立功之後。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爲釋例。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夏仲御乘舟會羣公

晉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以母病篤。因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會稽夏仲御也。充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棹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鰓躍。後作鯨鯢引。飛鶴首。撥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躍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曰、頗能作卿土地間歌曲乎。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霧響集。引咤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輝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充欲耀以文武鹵簿。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茄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挂襪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張華博物得劍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惠帝拜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卽宰相任也。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

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澆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鮮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平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既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宿、共登樓仰觀。煥曰、此寶劍之精上徹於天乎。華詢之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遣使送一劍并土於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以南昌土不如華陰亦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被誅。劍失所在。煥卒、其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張華之博物

多此類。著有博物志十篇。

東晉解說三日曲水之義

古時、三月上巳禊飲。臨流水以泛觴。魏晉盛行之。至今洛人猶沿其俗。昔晉武帝嘗問尙書郎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尙書郎束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

陸機嘆華亭鶴淚

陸機字士衡、吳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與其弟雲。均天才秀逸。辭藻宏麗。文章冠世。張華嘗謂機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推稱至如此。晉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爲祭

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等。後以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時晉世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時成都王穎有虛譽。機嘗受救於穎。又見朝廷多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焉。惠帝太安二年、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二十餘萬衆進趣洛陽。兵敗七里澗。孟玖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怒、遣將牽秀收機。機見秀兵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穎牋。詞甚悽惻。嘆曰、華亭鶴淚。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弟雲、子蔚夏、亦同被害。士卒痛之。莫不流涕。天下皆以爲冤枉。按、機華亭鶴淚之嘆。有李斯成陽市上嘆黃犬之意。晉時、吳郡嘉興縣東有華亭谷。其地出鶴。士人謂之鶴窠。

崔湜弱冠登科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後三年、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白樂天能全其名

裴晉公度、居洛。嘗夜飲半酣。公索句。元（微之）白（居易）有得色。公爲破題。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樂天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

顧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韋乾度不識牛僧孺

唐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除伊闕尉。（僧孺後拜相）臺參、乾度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對曰、某制科連捷。忝爲刺頭。僧孺歸以告韓愈。愈曰、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尙不知。子何怪焉。

李德裕輕抑白居易

唐太和中、白居易爲太子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劉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旣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覽焉。但恐迴吾精絕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

盧渥軒冕之盛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當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設祖筵。凡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傅卒鳴指嘆曰、老人爲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

。未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爲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徧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詩版、後爲易定帥王存尙書所毀。

邵康節自作象贊

邵康節先生、自爲其像作贊云、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而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邵子全書)語極瀟灑。

張齊賢飲啖兼數人

宋宰相張齊賢。洛陽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生未嘗飽。遇村人作會方飽。

呂蒙正未遇時

宋呂蒙正、洛陽人。爲有宋一代名宰相。未遇時、薄遊一邑。胡旦隨其父爲邑宰。或稱呂能詩。舉其佳句曰、挑盡寒燈夢不成。且笑曰、此一渴睡漢耳。及呂登第。遣人報胡曰、渴醒漢及第矣。胡笑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

洛陽才子

唐孟浩然詩、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洛中訪袁拾遺不遇）徐凝詩、洛陽自古多才子。唯愛春風爛漫遊。今到白家（居易）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全唐詩、和秋遊洛陽）是洛陽者、古以多才子稱也。而洛陽才子。當首以漢賈誼稱之。迄後雖代不乏才學之士、然少有逮及賈生者矣。宋初、李慶孫有文名。洛陽人安鴻漸則以才著。故時人語曰、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鴻孫。（見庶齋老學叢談）然其文不甚流傳。

五、風流類

漢靈帝共宮人裸遊

拾遺記載云、後漢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塔。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蕩於渠中。其水清澄。盛暑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鳥。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葉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蓮。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城所獻茵暉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澆。使人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鷓鴣鳴於館

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又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其宮館。至魏成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禱。至魏明帝末、稍掃除矣。

梁冀妻工媚術

漢梁冀妻孫壽、桓帝封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石。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長公主儀服同藩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畫眉細而曲）嘔衄、（薄拭目下若啼痕）墮馬髻、（束髻側在一邊）折腰步（足不任體）齟齬笑、（若齒痛不忻忻）以爲媚惑。自壽爲此妖態。京師仕女翕然皆倣效之。風俗一變而爲淫靡。壽性鉗忌。能制御梁冀。冀甚寵憚之。冀父商、嘗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嫁之。冀則遣人盜還通期。且與之私居。壽偵知其居處。伺冀出。多從蒼頭取通期歸。截髮刮面苦之。欲上書告其事。冀懼、頓首謝乃止。冀嘗遣人四出道路。掠取妓女御者。壽則乘間、與冀所愛監奴秦宮通焉。

賈后車載美少年入宮

晉惠帝愚闇無能。后賈氏南風干政。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數以車載美少年入宮淫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憚而辯之

。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韓壽偷香

韓壽、晉南陽堵陽人。曾祖暨、仕魏爲司徒。壽、美姿貌、善容止。太尉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賈午（賈后南風之妹）、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後婢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健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武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伴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後官至散騎常侍、河

南尹。

擲果潘岳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惠帝時爲著作郎。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詠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時、張載（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世說新語則曰、左太冲（思）絕醜。亦復效岳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反。與前說稍異。

看殺衛玠

衛玠字叔寶。晉河東安邑人。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仕晉武帝、爲尙書令、加侍中。見之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備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當時、盛行清談。王澄王玄王濟竝有盛名。皆出玠下。故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懷帝時、天下變亂。玠扶母移家南行。至豫章。王敦甚敬重之。後由豫章至建鄴（卽今南京）。人久聞其姿容美。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病。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年纔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

孝文帝廢后

後魏孝文帝、北朝英明之主也。其后馮氏。太師熙之女。熙二女。俱入侍孝文。初、長女以病還家爲尼。次女得立爲皇后。貞謹有德操。及長女病愈。重召入宮、拜昭儀。因有恣媚。寵愛殊甚。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幸。譖廢其妹。立爲皇后。孝文頻事征戰。宮闈久虛。后遂私於中官高菩薩。及孝文在懸瓠城病篤。后益肆行醜恣。中常侍雙蒙爲之心腹。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寡居。后欲強之婚其弟北平公馮夙。婚有日矣。公主志不願。密與侍婢家僮數十輩。乘輜車冒霖雨、詣懸瓠訴於孝文。因道后與高菩薩亂狀。孝文疑而祕之。后聞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曰、使帝疾不起。一旦得爲太后輔幼主。當賞不貲。孝文遠洛。收高菩薩雙蒙。案問具伏。帝病臥含溫室。夜引后并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令菩薩等陳狀。后祈屏左右、有所密啓。中待悉出。惟長秋卿白整在側取銜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之知。既畢。喚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軀欲手办吾脅。吾以文明太后（孝文母）家女。不可復逐廢。且使虛居宮中。有心庶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唏噓。入居後宮。嬪御奉之。猶若后禮。惟命太子無朝謁而已。後孝文南征。病於軍中。北

還至穀塘原。謂彭城王勰曰、吾死之後。可賜后自盡。葬以禮。免貽馬門羞。既殂、北海王詳宣遺旨、使長秋卿白蠶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飲。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誓持強之。乃飲藥而卒。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胡太后淫亂禍國亡身

後魏宣武帝。靈后胡氏。貌美而有才學。宣武殂、肅宗沖齡踐位。靈太后臨朝聽政。初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后性敏悟、多才藝。親攬萬機。手筆斷決。嘗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后詩曰、光化造物含氣貞。肅宗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后悅、百官賜帛有差。性喜佛、建刹興浮屠。所費不貲。以致政教墮廢。后私德不修。清河王懌、美姿容而博才學。后逼而幸之。淫亂肆情。朝野惡之。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乃舉兵幽后。殺元懌。后用高陽王雍計。復臨朝。淫穢愈甚。鄭儼李神軌徐紇等、并得親侍。汗亂宮掖。宣淫朝廷。因之恩威不立。文武解體。牧守所在貪污。四處亂逆。肅宗殂。后立臨洮王世子釗爲帝。年始三歲。權臣乘釗而起。既爾朱榮舉兵渡河。后乃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自亦落髮。榮遣騎執后及幼主於河陰。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起。乃將后并幼主沉於河。一代風流女主。如此收場。迨後、魏世迭亂。不數年而乃裂爲東西魏。終至於亡。胡氏淫亂之過也。革

馮小寶得幸於武則天

唐薛懷義者、本名馮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宮奏武則天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幸之。恩遇日深。則天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令度爲僧。賜名懷義。改姓薛氏。使太平公主增薛紹、以季父事之。懷義出入乘廐馬。武承嗣與三思等折節事之。每乘馬。承嗣等必爲之執轡。人間呼爲薛師。後以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寵衰。怨恨頗甚。驕倨非法。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女數十、密縛而殺之。

中宗韋庶人醜行

中宗謫於房州。韋氏隨從。累年同艱苦。中宗嘗謂之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復辟。韋氏得志。受上官昭容勸。欲行武則天故事。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韋氏雙陸。中宗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於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俟之。恣爲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武三思。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昭容以爲援。因私通於韋氏。宮中潛讖。三思又陰令人疏韋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因云敬暉等所爲。於是敬暉王同皎諸名臣。相次夷滅。後中宗還都長安。韋氏安樂公主等鳩弑之。臨淄王發難。收捕韋氏武氏宗族殺之。追廢后爲悖逆庶人。

上官昭容有才而無德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上官儀之孫女也。幼以父罪配入掖庭。長有文詞。明習吏事。武則天時。婉兒嘗計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自聖歷已後。百官奏議。則天多令參決。中宗卽位。又令專掌制命。尋拜昭容。婉兒初與武三思淫亂。後通於吏部侍郎崔滉。引知政事。且教唆韋后亂政。無行極矣。惟好才學。嘗與詞學之士遊宴唱和賦詩。每代中宗韋后及安樂公主等賦詩數首。詞甚綺麗。時人諷誦之。韋氏被誅。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文集爲二十卷。令張說爲之序。

洛陽女兒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唐王維詩也。（洛陽女兒行）後世人慕焉。蓋洛陽爲漢唐名都。曩昔繁華風流。人物俊秀。今則已而。曹子建（植）名都篇云、名都出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門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又、沈約詩、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裙傍日開。趙帶隨風靡。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雖云詩人善假託。亦當時寫景也。文苑英華載唐劉希夷代悲白頭翁（七言古）、詞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

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清陳維崧洛陽女兒行云、朝登洛陽城。暮出洛陽道。洛陽城中多女兒。洛陽道上春風吹。陸機詞賦成名日。王濟樓船得意時。陸機王濟才華盛。少年游俠誇姓名。金谷園開玳瑁鏡。銅駝巷掛珊瑚鏡。女兒袿服惜娉婷。但願春醒不願醒。挾彈只經宣曲觀。吹簫常坐夕陽亭。六街三市連青瑣。洛下何知有江左。賈充關內慣薰香。潘岳車前爭擲果。永嘉名士正風流。典午騷奢百不愁。頃刻南朝成六季。須臾西晉已千秋。桑田滄田難相待。疇昔韶光竟誰在。朝內潛悲青蓋非。城中暗泣紅顏改。輾轅伊闕一番新。寂寂風光愁煞人。只有北邙山下路。蘼蕪還作洛陽春。（湖海樓集）讀上詩、誠使人不禁興昔日洛陽人、今作茫茫洛陽塵之感。

第一章 文章

太史公史記

唐張守節論史例云、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自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幅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託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天地。勸獎箴誡。爲後世之楷模也。所論甚是。通攷、晁公武曰、史記一百三十卷。乃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是歲、（武帝元封元年）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封禪泰山）而太史公（司馬談）滯留周南。（韓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與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秩六百石、司馬遷時年二十八）。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遷言。則史記者、乃遷父司馬談所編次。留滯洛陽不傳其稿。遷續其父談書、而成之者也。

班固前漢書

班固，字孟堅。父彪，漢之通儒也。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而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初，固父彪論司馬遷作史記。言其垂於探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議論淺而不篤。雖具良史之才。而善敘事理。文質相稱。然不無瑕疵也。因奏請慎覈其篇載。而續其史。帝納之。至固，則復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明帝聞而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光武帝）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復探譌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時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焉。議者咸稱司馬遷班固父子，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事覈。固則文瞻而事詳。班固之妹昭（一曰姬），亦博學高才。夫、曹世叔早卒。有節行。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分皇后諺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大儒）嘗伏於闕下。從昭受讀焉。

陳壽三國志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晉平蜀。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壽於洛陽、撰成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其爲時所重如此。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失街亭之役）。壽父亦坐被髡。亮子諸葛瞻又輕壽。故壽爲諸葛立傳、謂亮將略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後復以張華薦舉。得授治書侍御史。壽母將死。遺言令葬洛陽。壽遵母志。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議。元康七年病卒。尙書范滂等表稱壽作三國志、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宋司馬溫公光、字君實。英宗治平四年、命公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并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公乃寓居洛陽十五年。偏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摛幽隱。芟萃而成書。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三年。勒爲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爲目錄三十卷。又作者異三十卷、蓋用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也。至元豐七年奏上。神宗以其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因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端。公自謂精力盡于此書。當時襄助公治是書者。漢

則劉邠。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共歷十九年。書方修成。高氏緯略曰、公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自前秋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向後卷數。又須倍此。更須三年方可成。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胡三省曰、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仲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偏觀者矣。後公以通鑑籍藉浩繁。故著通鑑舉要歷八十卷。便於人閱讀也。

虞初周說

虞初、洛陽人。張衡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前漢書藝文志、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曰、初、河南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

蔡邕創飛白體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故圉縣在今陳留縣東南)博學多藝。好辭章數術天才妙算音律。建甯三年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奏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前。有益後學匪淺。又嘗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離亂不得成。王允誅董卓。以邕有附卓嫌。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繼成漢史。不能得。竟卒獄中。士大夫皆惋惜之。邕工書。嘗創飛白體。

觚臚記云、蔡邕過鴻都門、見匠人以墨畫壁。乃師其意、作飛白書。

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

觚臚載、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經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攜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減之。每書輒削其柎。梁鶴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竊其柎。鶴後亦以善書名。

章草以漢章帝得名

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都三十二章。法用隸書。以赴速就急。便於繕寫。爲草書之權輿。其爲體、出於分隸。參以古籀篆文。而用、則較篆隸爲省便。實爲最簡易之文字。至言章草者、或言漢齊相杜操伯度援葉作草書。章帝好之。詔上章表用。故號章草。（東觀餘論淵鑑函類）書斷云、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令劉廣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唐韋續纂五十六種書載、字有五易。倉頡變古文。史籀製大篆。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漢代作草是也。日知錄云、魏文帝令劉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然章草雖曰草、而隸筆仍在。且草、字字有區別。字字不牽連。定體有則。省變有源。草體而楷寫。自鍾王以後。以意行書。章草法度。漸以晦昧。迄於今日。草書者、率信手揮灑。去古更遠矣。

蔡倫造紙

蔡倫字敬仲、後漢桂陽人也。以永平末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和帝卽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閭宦中所少有也。後加位尙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當時人咸稱蔡侯紙。(倫以元初元年受封爲龍亭侯)

倭國入貢蠻書無禮

隋大業三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曾遣朝貢使者至洛陽。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衆法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覽書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第二章 洛陽八景

洛陽八景

洛陽八景。曰、金谷園春晴。洛浦秋風。天津曉月。銅駝暮雨。馬寺鐘聲。龍門山色。平泉朝遊。邙山晚眺。此八景名。不知傳自何時。今人多稱之。言金谷者、金谷園也。洛浦、洛水之濱也。天

津、天津橋也。銅駝、今城東關銅駝巷也。馬寺、城東白馬寺也。龍門、城南三十里是也。平泉、李德裕平泉別墅。邙山、在城北。

洛陽四時佳景

洛陽四時景皆佳。宋邵康節先生閒適吟云、春看洛城花。秋翫天津月。夏披嵩岑風。冬賞龍山雪。寫景如畫也。

洛陽春

洛陽四時。春日最佳。二三月花開如錦。遊人遇之。少有不心醉者。昔隋煬帝東宮春詩曰、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春曲。自是風流天子語。唐宋人詠洛陽春詩尤多。茲錄數首。唐劉禹錫詩、帝城宜春入。遊人喜意長。草生季倫谷。花出莫愁坊。斷雲發山色。輕風漾水光。樓前戲馬地。樹下鬥鷄場。白頭自爲侶。綠酒亦滿觴。潘園觀種植。謝墅閱池塘。至閑似隱逸。過老不悲傷。相問焉功德。銀黃遊故鄉。(和白樂天洛城春)又、洛中早春贈樂天云、漠漠復鷺鷥。半晴將半陰。春來自何處。無迹日以深。韶嫩冰後水。輕盈煙際林。藤生欲有託。柳弱不自任。花意已含蓄。鳥言尚沈吟。期君當此時。與我恣追尋。翻愁爛熳後。春暮却傷神(隨州集)。宋司馬溫公(光)詩曰、

洛城二月春搖蕩。桃李盛開如步障。高花下花紅相連。垂根更出高花上。（遊上清宮詩）又、洛陽看花云、洛陽春日最繁華。紅綠陰中十萬家。誰道羣花如錦繡。人將錦繡學羣花。宗澤至洛詩云、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忠簡集）。張暉洛陽觀花詩、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真。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王直方詩話）。王操洛陽春云、帝里山河異莫裁。就中春色似先來。暖融殘雪當時盡。花得東風一夜開。斂日綺羅香上苑。沸天簫鼓動瑤臺。芳心只恐煙花暮。閑立高臺望幾回（宋文鑑）。又、司馬樞洛春謠七言古一首、詞尤佳麗。曰、洛陽春水揚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高樓登柳絲相向。綉帳金鸞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拳毛赤色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蛾皓齒別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黃。羅屏繡幙圍寒玉。帳裏吹笙歌鳳凰。細絲圍紅暖煙濕。車馬駢駢去櫛櫛。瓊葉杯深琥珀濃。鴛鴦枕鏤珊瑚盪。吹龍笛歌白紅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瀟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別傷南浦。（夏陽集）

洛陽花木

古時、洛陽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唐以後、迄宋尤盛。歐陽修周師厚皆有記。至當時洛陽花卉之所以盛者。蓋有數因。其一、即洛陽之地脈宜花。其二、洛陽之俗好花。其三、洛人善植花接木。以

是得獨盛也。而花木之種類。多至千餘種。其著名者亦數百種。歐陽修風俗記云、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幕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坡隄、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是宋時、洛陽春天有花市也。李格非亦記曰、天王院花園子。至花時。張幙帷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遊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蘇轍獨樂園詩有句云、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輿逼入王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葉爭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須賒。其花市之盛況。可以想見矣。以言今日洛陽之人。俗仍好花。若洛河以南、安樂窩李家樓諸村。皆有花園子。灌植花卉。春時花開。担售城市中。花價甚廉。故無人家不購置花木。惟宋時洛城春有花市。今則無耳。

又、李格非名園記云、李衛公（德裕）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花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杏梅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園茉莉蘭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周師厚洛陽花木記又曰、若天下四方所產珍藪佳卉。得於園館。足以爲美景異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陽衣冠之潤藪。王公將相之圃第鱗次而櫛比。其宦

于四方者。舟運車輦取之于窮山遠徼。而又得沃美之士。與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擬其美且盛也。今撫舊譜之所未載者、得芍藥四十餘品。雜花二百六十品云。李周二記。言北宋之洛陽花事也。至於今日。滄桑歷變。已非昔日之盛矣。吳佩孚駐洛時。車輦洛陽四鄉所種植之花木。栽植於西工營坊。又向他處移運珍奇至洛。故當時西工、有洛陽花窟之稱。兵燹後蕩廢。什存其二三。軍校設分校於洛後。整事園藝。兩載於茲。春時花木猶盛於他處也。

洛陽牡丹甲天下

洛陽花木盛。而以牡丹甲天下。宋歐陽修曰、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以後。洛陽牡丹始盛。又據龍城異人錄云、武后詔遊後苑。百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又載云。宋單父、洛陽人。善種植之術。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上皇（玄宗）嘗召至驪山。植萬本。色各別。無萎棄者。賜千金歸。宮人呼爲花師。是唐時洛陽牡丹即盛矣。然其名品。則不甚著。若沈約、宋之間、元稹、白居易、皆善詠花草。而少有所聞。至宋、自歐陽修作洛陽牡丹記。爲之攷釋其品名。李格非周師厚復相繼撰文記之。梅聖俞蘇軾等又詩歌以詠之。花因文士詞章以傳。而洛陽人之善植花木者。又復競奇鬥妍。遂盛極一時。由是洛陽牡丹甲天下之名。遂流傳於世。雖歷久而不

衰。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品序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菓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宋時牡丹名品頗多。歐陽修牡丹記、言其嘗謁錢思公（惟演、判河南府）、見其雙桂樓下小屏細書錄九十餘種。而時人所稱者纔卅許。曰、姚黃、魏花、左花、牛家黃。皆以姓著。曰、青州紅（一曰鞞紅）、丹州紅、延州紅者。則以州名。曰、細葉壽安、麤葉壽安、潯溪緋、則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乃以色著者。若猷來紅、添色紅、九藥眞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而周師厚洛陽花木記、稱其所見牡丹凡百餘品。千葉黃花十。紅花三十四。紫花十。緋花一。白花四。千葉凡五十九品。多葉紅花三十二。紫花十四。黃花三。白花一。多葉凡五十品。牡丹品名雖多。而著名者、則爲姚黃魏花。錢惟演曰、人謂牡丹

花王。姚黃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牡丹記云、姚黃者、千葉黃花。出北邙山白司馬坂姚氏家。地屬河陽（今孟津）。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蔡條銖團山叢談記云、姚黃雖有花王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開。開或得一兩本而已。遇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走觀。彼餘花縱盛勿視也。於是姚黃苑圃主人。是歲爲之一富。又云、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洛陽適進姚黃一朵。花而盈尺有二寸。遂却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傳以爲盛事。牡丹記、魏花者、（一名魏紫）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得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亡其園。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至七百葉。再次爲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餘載牡丹記者從略。

姚黃魏花二種。在北宋時、爲牡丹中之名品。只言接頭（即接花）。姚黃一接頭直五千。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李格非言、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名園記）。其貴可知矣。宋人好競研鬥奇。故牡丹年呈新枝。名品日異。以上所記概略耳。歐陽修牡丹圖詩、客言近歲花特異。往往變花呈新枝。洛陽競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費。比新較舊難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又曰、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梅堯臣答韓聖欽問洛陽牡丹之感詩、有句云、韓君問我

洛陽花。爭新較舊無窮已。今年誇好才絕倫。明年更好還相比。又、洛陽牡丹詩、古來多貴色。歿去定何依。清魄不應散。艷花還所依。紅棲金谷妓。黃值洛川妃。朱紫亦皆附。何言人世稀。

靖康亂後。名園邱墟。牡丹移種。洛陽牡丹。遂無復往昔之繁盛矣。今日、洛陽城東十許里。洛河南李家樓村、有梁氏花園子。園內牡丹品種多於他園。詢其品名。云、有五十餘種。然其所稱姚黃、僅碗大之淺黃色花。而魏紫者、亦只爲稍紫色之花。並非如歐陽永叔之所記者也。其品種有稱孩兒面者、緋紅色花。二喬者、一枝花開二色。猩猩紅、則花之深紅色者。豆綠、牡丹之豆青綠者。他白色、淡紅者多種。則爲他處所稀見。梁氏云、牡丹之出洛者。種最佳。雖移植遠處。其色不變。故遠至甘肅綏遠等省。多有向其訂購牡丹者。安樂窩西場諸村花園子。亦多植牡丹。然不及梁家之盛。年前洛城中某氏家中。牡丹開并蒂花。據觀者言、其花特大。淺紅色。並蒂而開。芬馥逾於常。蓋花之妖者也。

天下名園重洛陽

宋邵康節先生曰、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邵西山（博）亦言、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蓋洛陽自周公營洛邑以及北宋。爲帝都爲陪京者二千餘年。其間宮殿樓閣。宏傑壯麗。足以窮人世之技巧。竭山海之蓄藏。不知凡幾。而當其勝也。士大夫之宅榭連簷街衢。園圃接影谿山。

。遠之若梁冀築園十里九阪。石氏金谷風流繁華。至於隋唐。其公卿大夫王侯貴戚之屬。列第東都者。嘗不下千餘。至宋、則園林尤盛。李文叔（格非）之洛陽名園記。嘗略誌之矣。靖康以後。兵燹回祿。名園灰燼。降至今日。遺蹟蕩然。誠令人不勝千古興廢之感。洛邑名園歌舞沉。亂鴉啼破幾深林。宋人余知開已慨然言之矣。（懷洛陽舊園）李文叔言、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言之深矣。

今摭拾諸家載籍。歷舉洛陽公卿園圃之著名者。如下、（一）漢梁冀園、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崑。（二）漢袁廣漢園、廣漢巨富。築園北邙山下。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爲山高十餘丈。（三）晉金谷園、石崇因川阜以造園館。（四）晉潘安仁園、潘岳閒居賦言有藥樹竹林之美。（五）晉華廡首霜園、多栽異草。（六）唐富春園、元稹白居易有詩讚之。（七）唐歸仁園、宰相牛僧孺置。（八）唐婁師德園、後爲袁師德得之。（九）唐太平公主園、載京洛朝市圖。（十）唐白居易園、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天竺石一、華亭鶴二。（十一）宋富鄭公園、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弼）園爲近關。而景最勝。（十二）宋董氏西園、東園、董氏以財雄洛陽。城中有二園。亭臺花林。不爲行列。有醒酒池。（十三）宋環溪王開府宅園、亭榭樓臺。宏大壯麗。時無逾者。（十四）宋劉給事園、源堂高卑。制度適可。甚愜人意。（十五）宋叢春園、有喬木流水亭臺。（十六）

宋天王園花園子、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十七)宋歸仁園、河南府城方五十里。中多大園。此園爲冠。有竹百畝。桃李彌望。牡丹芍藥千株。(十八)宋王溥園、苗帥園、趙氏園、節度使苗侯卜居河南最佳處。得宰相王溥園。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竹萬株、皆大滿二三圍。其東、直龍圖閣趙氏園。大創第宅。稍北曰郊廓陌。列七丞相之第。(十九)宋趙韓王園、經畫制度。殆侔禁苑。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居汴京。罕居之。遂廢。(二十)宋李氏仁豐園、洛中花木。無所不有。(廿一)宋吳氏園、原爲唐袁象先園、宋宰相李文定公初得之。後歸吳氏。有松木數百。故又號松島。(廿二)宋文潞公(彥博)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可泛舟遊。(廿三)宋紫金臺張氏園、胡氏二園、張氏園亦澆水而富竹木。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灑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前臨清流。(廿四)宋會隱園、一曰大字寺園。唐白樂天故園也。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廿五)宋獨樂園、司馬溫公之園也。園甚雅潔。(廿六)宋湖園、在唐爲宰相裴度宅園。有百花洲并置堂亭臺榭等。(廿七)宋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水茂而竹盛。其他若、楊侍郎園、師子園、李氏園、靳氏圃、銀李圃、袁氏圃等。亦皆具花木水竹之勝。宋以後、歷元明清三代。其園圃無著者。故闕焉。

第四章 異聞

王子喬吹笙昇仙

王子喬、名晉。周靈王太子。生而神異。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去之。後復至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列仙傳）

祝鷄翁

周時、有洛人祝鷄翁者。居尸鄉（今偃師地）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卽依呼而至。賣鷄及子。得錢千餘萬輒棄去。後至吳、作養魚池。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嘗止其傍云。（列仙傳）

雙鳥化履

漢王喬、河東人。明帝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前所賜尙書官屐履也。（後漢書本傳）

九宮一算

三國時、洛陽人趙達。精治九宮一算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避亂渡江。事吳大帝孫權。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言。以是見薄。祿位不至。嘗有人難達術爲妄者。達令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定其數。驗覆果信。又、一日遇故知。爲具酒食。謂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奈何。達因取盤中著。再三縱橫之。笑曰、君家東壁下。有酒一斛。鼎脯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慚謝曰、以君善射覆。故相試耳。其靈驗類如此。後達死。孫權索書不得。發棺視之。亦無所得。其術遂絕。（吳志本傳）

曹操之死

三國志、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操薨於洛陽。年六十六。異苑載曰、操自漢中至洛陽。欲營建始殿。聞濯龍潭祠前。有梨樹高十餘丈。可以作棟。相傳樹有神異。工不敢採。操乃親詣樹下。鄉老諫曰、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居其上。下有龍伏潭中。伐之、恐將致禍。操怒拔所佩劍親砍之。鏗然有聲。鮮血迸濺。操心惡之。以爲不祥。上馬而歸。是夜、夢一人衣黑披髮仗劍。怒目向操。揮劍砍之。覺時、遂頭痛不可忍。尋寢疾以卒。

帝辛之枕

魏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走。帝使宦者伺之。見一白虎子過房而走。俟者以戈投之。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并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尙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是殷氏遺寶也。（抱朴子）

黃犬傳書

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羈寓洛京。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搖頭援尾作聲。乃爲書以竹筍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後因以爲常焉。

王猛貨畚

晉、北海王猛。少貧賤。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隨其家取直。猛利其貴、從之。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猛進拜。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山也。猛後果相符堅。

佛圖澄

圖佛澄、西域人。晉永嘉中來洛陽。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言事無不驗。左乳旁、有一孔通腹內。時以絮塞之。遇夜說絮。一室洞明。或臨流引腸洗之。已復納入。石勒石虎、甚敬事之。比死之日。有人見於流沙。虎既殮澄。疑其不死。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虎曰、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晉書藝術傳）

孫巖妻

後魏洛城西大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貨輜車爲業。有業輓歌孫巖者。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追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粧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練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洛陽伽藍記）

韋英

後魏洛城西有準財里。多富人居之。有京兆人韋英宅。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曰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自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

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絃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乃舍宅爲寺焉。（伽藍記）

崔涵

（後魏洛陽城南。過洛水、有菩提寺。西城胡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塚取磚、得一人以進。時、（胡）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友明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昏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果有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否。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以實陳。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舍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以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道路。遇疫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伽藍記）

隋文玉磬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衣神人擊來之。其聲妙絕（洽聞記）

秦瓊鎗

唐秦武衛瓊、字叔寶。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瓊復馳馬舉之以還。迄後、國家每大陳設。必列鎗於殿庭、以旌異之。

集翠裘

唐薛用弱集異記載、（武）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階。因以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去。

賣藥洛藥市

唐時，洛陽有藥市。醫藥之業殊盛。唐人筆記。多有賣藥洛陽市之紀載。如劍俠傳載、崑崙奴、爲其主人盜得豪貴家姬。遭圍捕。逃之洛陽市上賣藥。又、王勃、文名冠世。與楊炯盧昭鄰駱賓王并稱初唐四傑。其秋宴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有句云、山人賣藥。忽至神州。又、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亦有曰、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是唐時洛陽賣藥之風實盛。勃接拾眼前景取而爲文而已。並非眞賣藥洛陽也。朝野僉載記、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負一大壺賣藥。柳信者、世居洛陽。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乃延布衣至家。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須臾塊破。有一小蛇突出。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布衣叱之。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行幸萬里

唐玄宗幸東都。與一行師同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玄宗遐顧淒然。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對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後西狩至成都。遙見大橋。問左右曰、何名。節度崔圖躍馬前曰、萬里橋。玄宗追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松窗錄）

李德裕生平食萬羊

唐李衛公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願結壇設佛像觀之。凡三日。謂衛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色怒。明日又問。僧對如初。公益不樂曰、何以明其不妄。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掘下數尺。果得石函。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相國生平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曰、此御史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某、遣使致書贈五百羊。公大驚曰、萬羊將滿。吾其不還乎。旬日叱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宣室志)

天津老人

唐宰相裴度徵時。羈寓洛中。嘗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須待此人爲相。僕聞以告。度曰、彼見吾落魄聊相戲耳。後憲宗朝爲相。平淮西。泊留守洛都。嘗話天津老人事。(劇談錄)

天津橋乞兒

洛陽古今談 第五編 洛陽小品

唐大曆中、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端楷。（酉陽雜俎）

病鶴

唐李石未遇時。遊嵩山。草中有病鶴、一足將折。忽作人語。曰、某已爲仙。厄運所鍾。見傷於樵人。得三世人血方愈。乃授一眼眶。曰、持往東都。但映照卽知矣。李自照、乃馬首也。至洛、所視悉非全人。遇一老翁。照之人也。因拜言病鶴事。老翁刺血。持至濡鶴傷立愈。謝曰、公卽爲宰相。後當輕舉。冲天而去。（朝野僉載）

三生石上

唐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圓觀、與李源相友善。共處者二十年。一日、約遊峨眉。圓觀欲由長安出斜谷。而源必欲由楚三峽。行次荆江。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遙達錦鑿。負器而汲。圓觀泣曰、向之不欲由此。正爲此婦人也。其中孕婦姓王。乃某託身之所。願公少駐行舟。葬我山下。後二十年中秋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圓觀既沒。源歸惠林。至期、詣杭赴約。時山雨初晴。月夜滿灘。忽聞葛洪川畔歌聲遙發。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因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視之、則一牧童騎牛。頭挽雙髻。乃圓觀也。掛源曰、公眞信人矣。源邀之共話。復歌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欲話前因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甘澤謠）今杭州西湖天竺、猶有三生石故蹟焉。

古井美人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者。家居金陵。多金帛。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數千金至洛陽。於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見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其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安得屍。仲躬異之。因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華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而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者。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嘆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滅。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紛。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蠱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非所願。昨爲太乙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乙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

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愛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遂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里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所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字。皆蝌蚪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管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博異記）

葫蘆生

唐竇廷芝分司洛邑。常敬事葫蘆生。（卽大葫蘆也）一日、生言君家禍將成。若非遇黃中君。但得鬼谷子。亦可無患。乃具述形貌衣飾。戒以浹旬求之。乃遣人遍訪洛下。時李泌居河清。因事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驪忽驚逸。徑入尹之所居。泌與僕造其門。見者皆驚愕。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家。所失驪收在馬廄。請客入。主人願修謁。不得已就之。庭芝延接懇懇。留數日去。贈遺甚厚。既庭芝陷朱泚。德宗反正。首命誅之。泌爲宰相。謝滅其罪。帝不許。因具以前事聞。特原之。帝曰、黃中君指朕也。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帝在河清鬼谷前。恐以此言之也。

二書生

唐時、田璆與友鄧韶。皆博學能文。家於洛陽。元和間、中秋之望。同攜榼出門。求望月地。遇二書生。邀入別莊。有飛泉松桂奇草異花。頃見羣仙相會。歌詩和樂。既辭出。不復見門舍。惟嵩山嵯峨。比歸家。已歲餘。其家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遂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不知所終。（施肩吾嵩嶽記）

裴珙

唐時、有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邳寒劣。日勢已晚。方

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資溫之暨。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塔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其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那處。何今日不至邪。遂涕下。而座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下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顧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鞭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慶耳。今當領卦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禮。將人命爲戲。明日龜尊父書、令筭之。旣而囊鞭者招洪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囊鞭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事陳於家。(集異記)

崔玄微月下遇花神

唐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伏苓二十載。因藥盡。饋童僕入嵩山采之。采畢方迴。時春季夜蘭。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進。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願暫借此歇。玄微許之。青衣乃引入數美人。有綠裳者前曰、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相見畢。請坐於月下。詢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處。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祇此不惡。諸處亦未勝于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襲人。玄微命酒。各歌以送之。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東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明夜又來。醋醋進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王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難也。玄微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於月中送之。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

此日立幡。時則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玄微服之。云可延年却老。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年將近百歲）。容貌如三十許人。偶言此事於人。咸不之信也。（博異記）

巧技

唐時、有洛人殷文亮者。爲縣令。性巧好酒。嘗刻木爲小兒。衣以繪彩。使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妓。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木小兒不肯把杯。飲未竟。木妓歌管連催。時莫測其神妙也。（朝野僉載）

鸚鵡成佛

唐時、洛陽有人養鸚鵡慧甚。以施於僧。教之誦經。往往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蓋已成佛去矣。（廣異記）

煮食洛河石

宋王處訥、洛陽人。少遇一老父於洛水濱。煮洛河石如麵。令食之。又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

納腹中。覺而心胸開悟。因留意星歷。深究其旨。後歷仕五代漢周、爲司天監之官。（宋史方伎傳）

洛陽懷古詩鈔

五律二首

過洛陽城

唐于武陵

古來名與利。俱在洛陽城。九陌鼓初起。萬車輪已行。周秦時幾變。伊洛水猶清。二月中橋路。烏啼春草生。

經故洛城

唐王貞白

卜世何久遠。由來仰聖明。山河徒自壯。周召不長生。幾主任姦諂。諸侯各戰爭。但餘崩壘在。今古共傷情。

七律十七首

故洛城

唐許渾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勢山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洛陽古今談 洛陽懷古詩鈔

四一三

經故洛城

唐羅鄴

一片危牆勢恐人。牆邊日日走蹄輪。築時驅盡千夫力。崩處空爲數里塵。
長恨往來經此地。每嗟興廢欲霑巾。那堪又向荒城過。錦雉驚飛麥隴春。

經故洛陽城

唐羅隱

敗垣危堞跡依稀。試駐羸驂弔落暉。跋扈以成梁冀在。簡書難問杜喬歸。
由來世事須翻覆。未必餘才解是非。千載昆陽好功業。與君門下作恩威。

故洛陽城有感

唐杜牧

一片宮牆當道危。行人爲爾去遲遲。鞏圭苑裏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
銅鞮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洛陽

唐杜牧

文爭武戰就神功。時似開元天寶中。已建元戈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
侯門草色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鴻。疑有女娥西望處。上陽煙樹正秋風。

洛陽

金 元好問

千里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沉。已爲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輦夢秋衾。
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

洛陽懷古

元 楊 果

洛陽雲樹鬱崔嵬。落日行人首重回。山勢忽從平野斷。河聲偏傍故宮哀。
五噫擬逐梁鴻去。六印休驚季子來。惆悵青槐舊時路。年年無數野棠開。

洛陽懷古

元 劉 質

攬轡登臨感興濃。東都形勝古來雄。兩關地扼東西外。一氣天分子午中。
雲淡嵩邙高塚在。水流伊洛故城空。銅駝陌上思前事。落日惟聞牧笛聲。

洛陽懷古

明 周 敘

春風弔古洛城邊。一望川原思渺然。綠野堂湮空宿燕。天津橋廢不聞鶻。
成周故國寒烟外。汴宋諸陵夕照前。獨有瀟澗流水在。滄波東去自年年。

洛中

明 王廷相

中天葱鬱周南國。西望龍蟠古甸層。洛水微茫隋大業。邙山隱見漢諸陵。
荒原杜宇春啼血。廢陌銅駝夜有靈。誰弔遺蹟雲霧裏。暮笳哀角不堪聽。

洛陽懷古

清 盛符升

風雨當年卜帝鄉。土中還倚上游強。澗瀍合處開雙闕。河洛分來會北邙。
何地南宮臨逝水。誰家西苑帶斜陽。山川不共興亡異。天外嵩高對渺茫。

洛陽懷古

清 吳 旻

天中貯鼎自前周。彤勝眞乘萬里優。龍首西通子午谷。鴨頭東下甲庚溝。
茫茫冠蓋松杉積。渺渺樓臺月霧浮。惟有大河將洛水。年年無恙作長流。

洛中詠古四首（錄二首）

清 潘 耒

嵩邙環抱洛潑汙。表裏山河譏舊都。族姓千年人厚質。桑麻萬井土膏腴。
平分晷影調寒燠。輻輳梯航便輶輪。定鼎由來非一地。宅中終是古規模。

曲水華林跡總平。六街三市蔓縱橫。官殊唐宋無留守。地歷金元失禁城。
蟻賊躡來多戰壘。劫灰過後少耆英。牡丹移種金松朽。那得園池尙有名。

洛陽秋思八首（錄一首）

清 呂履恒

西風落木下孤城。今古人同遲暮情。三市塵沙淹夕照。兩宮砧杵斷秋聲。
縱橫無地憐蘇子。神鬼何知問賈生。寂寞鴻都聞見絕。十年愁思賦東京。

洛陽

清 商弈驥

洛陽東去草芊芊。幾見耕奴斫墓田。夜月魂啼誰家塚。西風人喚渡頭船。
陳思稅駕旋成夢。子晉吹笙便作仙。自笑勞勞銜汞客。至今猶在藥爐前。

洛陽

清 孟 騏

環樞拱極應中天。伊洛龍門會澗瀦。魑魅跡迷周鼎沒。蒲牢聲吼洛鐘懸。
水流交甫明珠浦。草長蘇卿負郭田。此地興亡翻覆手。津橋切莫聽啼鶻。

七絕二首

過故洛城

唐 錢 起

故城門外春日斜。故城門裏無人家。市朝欲認不知處。漠漠野田空草花。

過故洛陽城二首

宋 司馬光

四合連山繚繞青。三川滉漾素波明。春風不識興亡意。草色年年滿故城。
煙愁雨嘯奈華生。宮闕簪裾舊帝京。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校後贅言

本書共分五編。都三十餘萬言。參攷書籍。不下百數十種。引證書名。已附註文中。不另列參攷書目。各編並非一時寫成。又以各編之性質有別。故其體例章法。不求其絕對相同。然縱合各編。則全書系統分明。上下貫通。若使各編橫裂。亦可單獨成編。讀者儘可就性情之所近。披閱某一編。絕無就此而失彼之憾。如嗜研史地。則二二兩編。可供需求。若性喜登臨覽古。讀第四編名勝古蹟錄。即可識其概略。不須讀畢全書然後得也。此爲本書體例之特色。而與他書所不同者。其第五編洛陽小品。係用筆記體裁、小品文句。以敘述洛陽千古風流人物、文章逸話、花卉景色、以及異聞掌故。固可爲茶餘消閒之助。然洛陽往昔文物之盛。實可由其中覘得二三。夫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監察院于院長右任先生、親爲本書署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視主任紹周先生、劉副主任海波先生、惠賜序文。爲本書增色。譚者實深感荷。

所附例圖。按其性質。附於各編編首。便于稽閱。各圖、原定一律製成鐸版。但因材料印刷種種困難。不得已暫用石印。名勝古蹟照片十四幅。乃知友唐君季涵所攝贈。季涵君於今秋九月、初次北遊。訪古洛陽。曾爲校閱本書原稿。臨去、贈以名勝古蹟照片若干張。友情至可感也。

本書於十月底脫稿發排。至本月二十日始印就。裝訂成書。閱時凡兩月。洛陽印刷。不及京滬遠

甚。關於印刷排版裝訂紙張之選擇。實已煞費心思。然因其印刷材料缺乏。設備簡陋。誠難再求其盡善盡美。本書在印刷上之缺點。惟有待諸再版印行時改進之。全書印竣。譯者於忙中抽暇。手校一遍。已將錯字訛句校正。并作一勘誤表附書末。尙有校勘不到之處。仍希讀者原諒。茲於全書校勘之後。謹綴數言。藉識厓略。幸垂鑒焉。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健人謹識。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辨	校
三	九	二	邱仲說	邱仲說	正
七	一	六	文化	文獻	
八	二	一〇	章帝時、史	章帝勝於史游之	
九	七	五	游御	舊壤	
一	一	一	白馬山。一	白馬山。一	
一	一	一	曰白馬阪	曰白司馬阪	
三	二	四	逸	迹	
三	八	二	誠能求訪	誠能訪	
四	一	三	益重之	益重之	
五	七	一	和殿	和殿	
六	二	三	田漢祚	因漢祚	
六	一	三	陵霄	凌霄	
七	四	一	又在於西園	又令賣西園	
八	五	三	之芙蓉魚園	之芙蓉籃子	
九	三	一	南樓	南陽王樓	
九	六	一	堂太上	濟太上	
一	九	一	宇	堂宇	
一	九	一	衣物	衣冠	
一	五	一	十三。(通鑑隋紀十三)	紀十三。(通鑑隋紀十三)	
一	五	一	東	我	
一	五	一	玄數	玄宗	
一	二	四	宗計	數計	
一	九	二	張官	判官	
一	三	二	張昌齡	王昌齡	
一	七	七	龔時	龔時	
一	五	三	開年	開平	
一	五	三	重觀	重觀	
一	一	五	雅音律	雅好音律	
一	一	三	政府	政治	
一	一	二	龍山	諡曰龍。	
一	一	二	此耶	龍門	
一	一	二	遇	其此耶	
一	一	四	丞相	過	
一	一	七	執	丞相	
一	一	一	遠	執	
一	一	一	酒	迷	
一	一	一	彈	醉	
一	一	一	鴻	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初版

洛陽古今談

全一册

每册定價銀洋貳圓整

(外埠訂購酌加郵寄包裝費一成)

譯述者 卽 墨 李 健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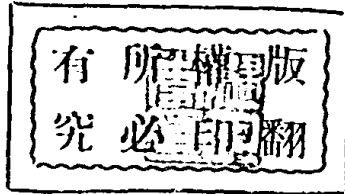
校閱者 湘 潭 唐 季 涵

出版者 史 學 研 究 社

洛陽東大街鼓樓東

印刷所 河 洛 印 刷 所

發行所 河 洛 印 刷 所



代售處

上海 南京 杭州 漢口 成都
北平 天津 濟南 開封 洛陽
各大書局

